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郭楚海作品选



生活在电脑和网络的时代

在我没有接触电脑以前，我一直认定电脑是精密仪器，只有专家才拥有操作它的权利，这个念头直到去年才被我自己推翻。

我接触电脑是为了写作，我虽然喜欢写小说，但是我已经厌倦了趴在桌子上爬格子的写作方式，于是，我决定改变一下这种写作方式，起初我只想拥有一台打字机，后来听说电脑也可以打字，我便报名参加了电脑培训班，那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培训教，我在哪里单纯学了一个月打字，老师不负责任的态度，至今给我留下一个很差的印象。

离开培训班以后，父母开始为帮我卖电脑的事大费周章，因为我家座落在这个小镇的一个角落里，我一直以为镇上并没有人卖电脑，母亲听说一个亲戚家里有一台电脑，她便到那位亲戚家里打听在哪里才能买到电脑，得到的却是令人失望的结果，那位亲戚说他家的电脑是从汕头卖回来的，又说镇上根本就买不到电脑，这件事使我感到苦恼。

幸好我在电脑培训班时，认识过一位朋友，他曾经告诉我，他有一位在流沙的朋友开了一家电脑公司，于是，我来到培训班里找到了他，请他帮我到他的朋友哪里卖一台电脑，这位朋友很是热心，他一口就答应了，当天他就带着我乘坐公共汽车到流沙，最糟糕的是我这个人平时极少乘车，一到车上，就昏头转向，上午吃下去的食物开始在肚子里作起怪来，最后所有食物终于通过我的嘴巴离开了肚子，那是我乘坐过最难受的一趟车，我渴望尽快到达目的地，但是公共汽车总是跟我过不去，它必须沿途接客，跑了又停，停了又跑，我被它折腾得狼狈不堪。

好不容易才来到流沙这座镇子，可是当我和这位朋友来到他的朋友的电脑公司一看，我才发现所谓的“电脑公司”，原来只是一间极小的铺子，里面除了一台用了一年的电脑之外，还有十几台拆得七零八落被蜘蛛网重重包围的破旧电脑，我当时的感觉是大失所望，但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卖电脑的人告诉我，如果我想买电脑的话，他随即都可以将电脑上门来，我告诉他，先让我回家跟父母商量好再说。

回到家里以后，我把经过告诉父母，于是，母亲又有了新的顾虑，她觉得流沙镇毕竟我家太远，如果到哪里买电脑，日后电脑有什么故障，要去对方来修理，那就太麻烦了，我仔细一想，这倒也是，就这样，这件事暂时搁了下来。

又过了一些日子，母亲让我再到镇上看看，究竟有没有人卖电脑，于是，我骑着自行车在镇子上兜了一圈，最后在一家自选商场里发现了一台电脑，次日，我带着母亲到这座商场里跟主人讨价还价，最后以四千八百五十元的价格拍板，又过了一天，我把电脑搬回了家里，从那天起，我开始了新的写作方式。

接触电脑的时间多了，我对电脑的用途也越来越感兴趣了，当我得知上网可以投稿以后，我开始渴望我的电脑能够上网，我渴望能在网上投稿，最近，在父母的支持下，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让电脑上了网，但是，我发觉自己

的心理负担越来越重了，原因是我怕自己辜负了父母对我的期望，我常常在想，如果我这辈子不能出人头地，我应该如何面对他们？令我产生心理压力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担心上网的时间太久，会花去太多的网络费用，虽然我们家属于那种小康之家，还不能算是十分富裕，但是，几乎每一次上网的时候，我都会抬头看看墙壁上的闹钟。

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很清楚，随着一个新世纪的到来，电脑网络和人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密切了，我记得曾经在电视广告上听到这么一句话：“网络就是生活。”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所以我衷心地希望所有的人能够走进五彩缤纷的网络世界，畅游我们美丽的地球村！

讽刺小说二则

屏幕

某市副市长 K 坐在家里唉声叹气。

“怎么啦？”妻问。

“我有几天没上电视了？”K 反问。

“三天。”妻答。

“这就对了，”K 皱着眉头说，“不上电视的滋味真难受！”

妻明白了。

K 又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自从 K 当上副市长以后，他就染上了上电视的瘾，他喜欢看着自己的形像占领电视屏幕，喜欢听到自己的声音通过电视屏幕，进入千家万户的居民们的耳朵里。

“嘻嘻。”妻笑了。

“亏你还有心思笑。”K 瞪了妻一眼。

“想上电视还不容易吗？”妻笑着说。

“怎么？你有什么高招？”自知智商低人一筹的 K 向妻请教。

妻对 K 耳语。K 笑。

次日，K 决定到市敬老院慰问老人，从副市长秘书口中得到这个讯息以后，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影机像跟屁虫似的，跟着 K 大摇大摆地进入了敬老院。

摄影机毫不犹豫地把 K 热情慰问老人们的场面吃进肚子里。

当天晚上，K 的形像占领了电视屏幕，电视台的记者对这位敬老爱幼的副市长作了一番高度评价。

坐在屏幕前的 K 看得不亦乐乎。

早已被 K 当做包裹丢到一边的父亲坐在电视机前，肚里暗暗骂娘。

三个月后，K 因贪污受贿而被揭发，警察、手铐、记者、摄影机迅速地

出现在 K 家里。

K 的形像再一次占领了电视屏幕，他的声音再一次进入千家万户的市民们的耳朵里，一脸正义凛然的记者对 K 的人品作了另一番评价……

报应

你往常一样，某百货公司营业员 C 戴着一副毫无表情的面孔，坐在百货柜旁，两只眼睛射出两首冷冰冰的目光，注视着每一位进来购买东西的顾客，给人一种警察审视罪犯的感觉。

一位顾客来到柜台前。

C 拿出化妆盒，开始往自己脸上涂脂抹粉。

“小姐，请结帐。”顾客说着把东西往柜台上一放。

“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来。”C 嘟哝了一句。

她依然我行我素。

“小姐！”顾客叫道。

“干吗？”C 白了顾客一眼。

“请给我结帐。”顾客把话重复了一遍。

“没看见我正忙着吗？讨厌！”C 没好气地说。

“你的态度怎么这样？”顾客不满了。

“我的态度怎么啦？想来教训我，也不瞧瞧自己那副德性！”

“你……”顾客气得满脸通红。

“嘟嘟嘟……”电话铃响了。

C 拿起了电话。

毫无表情的面孔出现了担忧的神色。

电话是幼儿园的阿姨打来的，C 从话筒里得知，她的儿子在幼儿园的时候，肚子忽然疼了起来，大概是得了急性阑尾炎，已经把他送往医院了。

C 丢下了电话，丢下了顾客，拨腿往外跑。

她一口气跑到了医院，找到了孩子以后，立刻来到挂号的柜台前。

柜台里坐着一位正在涂脂抹粉的挂号员。

“喂，我要挂号！”C 冲着挂号员叫道。

“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来。”挂号员嘟哝了一句。

C 觉得这句话好像在哪里听过。

挂号员继续往脸上涂脂抹粉。

“小姐！”C 叫道。

“干吗？”挂号员瞪了 C 一眼。

“我要挂号。”C 把话重复了一遍。

“没看见我正忙着吗？讨厌！”又是一句熟悉的话钻进 C 的耳朵里。

“你的态度怎么这样？”C 不满了。

“我的态度怎么啦？敢来教训我，也不瞧瞧自己那副德性！”

“你……”C 气得满脸通红。

这时响起了一阵电话铃。

挂号员拿起了电话。

本来挂着一副冷淡的表情的面孔，开始由阴转晴。

电话是她的朋友打来的，她从电话里得知，朋友刚刚给她物色了一个男

朋友，要她现在就去见面。

挂号员满面春风地丢下了电话，丢下了C，拨腿往外跑。

C仍站在挂号台前发愣……

我和武侠小说

“凡是武侠小说都不是好书！”过去，我一向这么认为，我断定武侠小说是败坏社会风气的根源，以致有一段时间，我对武侠小说十分反感，那时摆放在书店和书摊的一套套武侠小说都无法吸引我的目光，尽管在我眼中，它们倍受冷落，但在其他的同龄人眼里，它们总是能占有一席之地，那时我常常想：武侠小说到底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它？而且动不动就谈到金庸、古龙、梁羽生，那个时候我对这些作家一点也不了解，我弄不懂他们写武侠小说的意义。

尽管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过根据《射雕英雄传》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而且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留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顽皮可爱的老顽童周伯通、忠厚诚朴的郭靖、古灵精怪的黄蓉、性情孤僻的东邪黄药师、阴狠毒辣的欧阳锋、还南帝、北丐、中神通这些人物，时至今日，他们的形像仍然留在我的脑海里，然而，那时我并不知道这部电视剧是根据武侠小说改编的，直到有一次，我到一家书店里租书的时候，无意中看到《射雕英雄传》这部小说，我一下子被书里的故事情节吸引住了，那天我把这部小说租回家里看了一遍，我这才发现武侠小说并不是我想像中那么坏，打那以后，我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彻底地改变了。

后来，我又陆续看了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雪山飞狐》、《连城诀》、《天龙八部》、《越女剑》、《鸳鸯刀》、《书剑恩仇录》等，又看了根据这些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我成了百份之百的金庸迷，我从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学到不少做人的道理，也懂得了不少历史典故。

在我十八岁那年，我忽发奇想：“我也应该自己创作一部武侠小说。”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能耐，于是，我天始着手创作一部名为《大宋义侠传》的长篇武侠小说，这部小说一写就是五个年头，现在正在修改中，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这部小说能够在报刊上连载，但愿我能如愿以偿。

在创作武侠小说时，我体会到写作的苦与乐，金庸是我心目中的指导老师，尽管金庸不知道有我这么个学生，但我仍然十分感激他。

贝尔格来德上空的飞机

轰隆隆，轰隆隆……北约的战斗机耀武扬威地在贝尔格来德上空咆哮着罪恶的导弹像熟透了的果子一个接一个地往下掉

夺去了无辜平民的性命
这完全不是我们的意思，要知道，这是误炸！
北约外交官的舌头在新闻发布会上使用跟傻瓜说话的口气向世界各国的记者解释南斯拉夫人民的性命像蚂蚁一样成为北约导弹的牺牲品
张牙舞爪的导弹肆无忌惮地进入了中国大使馆一夜之间把三位中国公民带进了另一个世界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贝尔格来德的上空飘扬导弹夺去了英雄的性命却夺不去他们的精神
这完全是误炸！
也是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北约外交官的脸上继续戴着厚颜无耻的表情向世界各国人民解释他试图用舌头掩盖血的事实但是他们失算了人民不是傻瓜
轰炸不是罪恶，罪恶是米拉舍维奇。
一脸诚实的克林顿张开满是血腥的嘴巴对着记者的麦克风高谈阔论
轰隆隆，轰隆隆……北约的战斗机依然耀武扬威地在贝尔格来德上空咆哮着一颗颗导弹扔向市民们的脑袋误炸、误炸……

长尾、短尾和黑妮

—

长尾和短尾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长期以来，这两只老鼠家族中的同胞兄弟，住在这间屋子的一个破角落里，导致他俩的日子过得困难的原因是屋子里那只名叫黑妮的黑猫，长尾和短尾对她怕得要命。
他俩在黑猫的叫声中度过了饥饿的一天。
“出去弄点吃的吧？”已经饿得受不了人短尾忍不住说。
“万一被黑妮抓住怎么办？”长尾提心吊胆。
“可咱们不出去弄吃的，总会饿死的呀！”短尾愁眉苦脸。
“那有什么办法？谁叫咱们是老鼠呀？”长尾叹息。
“我要是只猫，那该多好呀！”短尾羡慕地说。
“胡说！没有咱们老鼠，猫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长尾瞪了短尾一眼，他觉得短尾的话有损老鼠家族的尊严。
“这倒是。”短尾觉得哥哥的话有理，“家里没有咱们老鼠，人家还养猫干吗呀？”
“可不是嘛。”长尾点头。
“照这么说，猫离不开咱们老鼠呀！咱们一走，她的饭碗就丢了。”短尾乐了。
“就是。”长尾说，“可是黑妮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对了，咱们应该提醒她！”短尾灵机一动。
“提醒她？”长尾不明白。

“告诉她咱们对她有多重要呀！”短尾说。

“是呀，只要她意识到咱们的重要性，说不定会对咱们好一点。”长尾开窍了。

“对，咱们告诉黑妮，她以后要是咱们好一点的话，咱们就长期住在这里，她要是不答应，咱们就离开这儿。”短尾笑着说。

“这样一来，她的饭碗就保不住了。”长尾幸灾乐祸。

“咱们现在就去跟她说。”短尾迫不及待。

“万一黑妮不肯听咱们的话，还要把咱们抓起来，那怎么办？”长尾皱眉。

“这……”短尾犹豫了。

短暂的沉默。

“为了以后能过上好日子，只好冒险去碰碰运气了！”短尾下了决心。

“没错，反正咱们呆在这儿也是个死。”长尾表示同意。

长尾和短尾开始行动了。

二

自从黑猫黑妮来到这间屋子以后，很明显，老鼠都不敢出来偷东西了，因为这个缘故，黑妮得到了主人的赏识。

黑妮感到自豪。

这天，黑妮正在吃午饭，两只老鼠——长尾和短尾——闯入了她的眼帘。

“老鼠？！”黑妮瞪大了眼睛，她没想到这两只老鼠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在她面前，她对这两只老鼠的胆量感到吃惊。

黑妮本能地朝长尾和短尾扑了过去。

长尾和短尾灵活地避开了黑妮的攻击。

在黑妮准备再度向两只老鼠发动攻击时，长尾的话钻进了她的耳朵里：

“我们是来跟你谈判的！”

“谈判？”黑妮一愣。

“没错。”短尾壮着胆子说。

“谈什么判？”黑妮认定这两只老鼠的脑子有问题。

长尾和短尾七嘴八舌地把谈判的内容告诉黑妮。

“什么？要我以后对你们两只老鼠好一点？”黑妮加重了“老鼠”这两个字的语气。

“没错。”长尾不否认。

“休想！”黑妮一口拒绝，她觉得好笑。

“那我们就离开这里。”短尾尽量使用威胁的口吻。

“没有了我们老鼠，人类还养你干吗呀？”长尾也说。

“……”黑妮想起她的一个朋友帮人类抓完老鼠以后，被主人赶出去的经历，她不得不承认长尾的话有点道理。

“怎么样？只要你以后给我们点吃的，我们一辈子都住在这里。”长尾看出黑妮动摇了。

“好吧。”黑妮终于点头了。

长尾和短尾欢呼。

“我们肚子饿了，现下就想弄点吃的。”短尾对黑妮说。

“哪儿有吃的。”长尾的目光落在黑妮身旁那碗猫食上。
他俩迫不及待地跑到碗边，大口大口地吃起猫食来，这顿饭吃得特香。
突然，两只爪子分别按住了长尾和短尾。
他俩抬头一看，禁不住大吃一惊——那是黑妮的爪子！
“你要干吗？”长尾大声质问。
“臭老鼠，你们敢吃我的东西！活得不耐烦了！”黑妮厉声喝道。她不能忍受两只老鼠分享她的食物而自己无动于衷。
“你答应过给我们吃的，怎么还要抓我们？”短尾说。
“可我现在不答应了！”黑妮出尔反尔。
“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长尾生气地说。
“笑话！对付你们这些臭老鼠，还用得着讲信用？”黑妮冷笑一声。
“放开我！”短尾叫道。
“没门！”黑妮大声宣布。
“你要是吃了我们，对你自己也没好处。”长尾说。
“对，主人准会把你赶走的。”短尾也说。
“哼，我才不管呢！”黑妮说，“就算真的没有你们这些臭老鼠，我也有办法让主人养我。”
“什么办法？”长尾反问。
“我可以假装抓老鼠，主人不但不会赶我走，还会以为我很卖力呢！”黑妮一脸的狡黠。
长尾和短尾没想到黑妮还有这一手，都愣住了。
短尾使劲儿挣扎。
长尾趴在黑妮的爪子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黑妮大疼得叫起来，爪子一松，长尾撒腿就跑。
短尾也趁机溜走了。
黑妮气得直跺脚。

三

长尾和短尾窜回了鼠洞里。
“好险！差点就没命了！”死里逃生的长尾感到庆幸。
“黑妮真坏！居然说话不算数。”短尾生气地说。
“咱们马上离开这，黑妮的饭碗就保不住了！”长尾说。
“就这么走太便宜她了。”短尾不甘心。
“那你说怎么办？”长尾问。
“得想个办法好好教训她一下！”短尾这么说。
“那你快点想吧。”长尾知道自己的智商不如短尾，他把用什么办法教训黑妮的权利让给了短尾。
短尾想了一整天，脑子都想疼了，可就是想不出教训黑妮的办法。
夜幕降临了。
“肚子又饿了。”长尾摸摸肚皮，说。
“先出去弄点东西填饱肚子再说。”短尾想了想，说。
“可是黑妮在外边呢。”长尾心有余悸地提醒短尾。
短尾小心翼翼地把头探出鼠洞，只见屋子里黑漆漆的一片，什么也看不

见，显然主人已经去睡觉了。

“屋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黑妮准是睡着了。”短尾小声说，“咱们出去吧。”

长尾犹豫了一下，跟着短尾钻出了鼠洞。

他俩凭着感觉，蹑手蹑脚地向食品柜靠近。

突然，他俩的脚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抬头一看，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影。

“黑妮！”长尾和短尾的脑海里同时出现一个名字。

“快跑！”短尾说着拔腿就跑。

长尾跑得更快。

于是，他俩又回到鼠洞里。

“奇怪，屋里怎么没有动静？”短尾纳闷了。

“黑妮刚才见到咱们，怎么一声不吭？”长尾也觉得奇怪。

短尾探头一看，只见屋子里那个黑影始终一动不动。

“这家伙一定有问题，我出去看看。”短尾自告奋勇。

“小心点！”长尾叮嘱了一句。

短尾重新来到屋子里，然后悄悄地靠近黑影。

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短尾才知道这个黑影不是黑妮，而是一只布袋木偶狗，他这才松了口气。

“我想到一个对付黑妮的办法了！”短尾兴气冲冲地从外跑回来。

“真的？”长尾眼睛一亮，问，“危不危险？”

短尾趴在长尾耳边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

长尾乐了。

四

天亮了，太阳像往常一样从东边升起，向新的一天开始了。

一个声音把黑妮从睡梦中惊醒：

“快醒醒！”

黑妮睁开眼睛一看，顿时吓了一跳——一只黑狗出现在她面前。

“你……你想干吗？”黑妮下意识地向后倒退，她怕狗。

“我听说你经常欺负小老鼠，有没有这回事？”黑狗凶巴巴地质问。

“没……没有！”黑妮撒谎。

“撒谎！”黑狗瞪着眼睛做了个准备扑向黑妮的姿势，“快说实话！”

“我说，我说！”黑妮忙说，“我是经常欺负老鼠，不过抓老鼠是我的任务呀！”

“住口！这座屋子里的老鼠都是我的朋友，以后不许你欺负他们，听见没有？”

“这……”

“怎么？你敢不听我的话？”

“我……我听！”

“这还差不多，以后要是让我知道你敢欺负老鼠，我就跟你不客气！”

黑狗说完大摇大摆地走了。

黑妮一点也不不知道黑狗是长尾和短尾用布袋木偶打扮的。

长尾和短尾笑得死去活来。

五

自从长尾和短尾打扮成黑狗把黑妮吓中唬了一番以后，黑妮果然对他们奉若神明。

长尾和短尾的生活开始有了改善。

然而，好境不长……

“最近黑妮好像又开始瞧不起咱们了。”长尾说。

“不要紧，咱们再扮狗吓唬她。”短尾笑着说，“她准得乖乖听咱们的。”

“她这一次要是不听怎么办？”长尾表示担心。

“黑妮最怕狗了，她怎么会不听呀？”短尾觉得长尾胆子挺小。

“这倒是。”长尾点头说。

于是，通过化妆，他俩再一次变成黑狗出现在黑妮面前。

黑妮一见到黑狗，立刻变得服服帖帖。

短尾通过舌头把黑妮狠狠地教训了一番。

当长尾和短尾转身离开时，黑妮发现黑狗的屁股上拖着一条极长的老鼠尾巴！

黑妮恍然大悟。

她马上扑了过去，把黑狗按在地上，然后将长尾和短尾从布袋木偶里揪出来。

长尾和短尾企图摆脱黑妮的爪子，但是没有成功，他俩几乎是同时离开这个世界的。

六

屋子里没有老鼠以后，黑妮开始在夜里表演抓老鼠的场面，一开始主人还表扬黑妮呢！

可是，日子一长，主人见屋子里的老鼠老是抓不完，于是，他认定黑妮已经不中用了。

半个月后，主人炒了黑妮的鱿鱼。

当世界上没有动物以后

终于有一天，世界上的动物全都消失了，也就是说，所有的动物都灭绝了，由此引出了一串又一串的故事，遗憾的是，我收集到的都是些对话，不过，这样也好，你们看起来也不用费劲儿。

(一)

“呜……”

“您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

“全世界的动物都灭绝了，我能不伤心吗？”

“看样子，您跟动物一定有很深的感情吧？”

“那当然。我得靠动物养活全家人呢。”

“您得靠动物养活全家？”

“没错。我抓到了动物，就把它们卖给动物园，赚来的钱就用来养家里人呀！”

“请问您的职业是——？”

“猎人。”

“啊！……”

(二)

“唉，连老鼠也在地球上消失了。”

“可不是嘛，过去老鼠多如牛毛，现在一只也没有了。”

“我现在才发现老鼠一点也不讨厌，而且还特别可爱。”

“是呀，在吃饭的时候，要是家里人谈起老鼠，我吃饭就会吃得津津有味。”

“咱们以前太冤枉老鼠了。”

“就是，过去咱们对老鼠的误解太深了。”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养一只老鼠。”

“我也这么想。”

(如果老鼠又多了的话，不知这两位先生又会作何感想)

(三)

“唉，看来我这个兽医的饭碗是丢定了——要知道，现在什么动物都没有了。”

“那你可以改行嘛。”

“改行？”

“没错，我看你可以去当商品推销员。”

“不行，推销商品我是外行。”

“那你去开间书店算了。”

“不行，不行。”

“那你到底想找什么工作？”

“对我来说，到医院里当一名医生，那是再适合不过了。”

“啊……”

(四)

“可惜，实在太可惜了。”

“你说的可惜，指的是什么？”

“马呀。唉，马就这么灭绝了，我画马的时候，再也没有模特儿了。”

“不过，对你来说，这也是一件好事。”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画的马将会更加值钱。”

“为什么？”

“物以稀为贵嘛。”

(五)

“请问你们为什么不买本商店的商品？是不是本店有什么服务不周到的地方？”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明摆着的事？”

“你们商店的皮包都不是真正的动物皮做的。”

“这……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本店的皮包完全是货真价实的真皮制品，童叟无欺！”

“那好，我问你，现在世界上的动物都灭绝了，你们制作皮包的动物皮都是从哪来的？”

“这……”

(六)

“老大，看来咱们这个集团得解散了。”

“闭嘴！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解散？你小子想洗耳恭听手不干，再去叫警察来抓我，对不对？”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快说！”

“老大，难道您没听说吧？现在世界上的动物差不多都灭绝了，咱们上那偷珍稀动物呀？”

“笨蛋！这样不是挺好吗？”

“……”

“这样一来，任何一种动物都是珍稀动物，只要咱们弄到一只老鼠，或是跳蚤什么的，准得发财！”

“可是……”

“没有可是，我说不能解散，就不能解散，我是老大，这里由我说了算。”

（这个盗窃珍稀动物的团伙一直都没有解散，但是他们连一只珍稀动物都没找到）

(七)

“喂，是电视台吗？”

“是的。”

“请问你们电视台的《动物世界》为什么停播了？”

“您是知道的，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动物了，我们没有了片源，这个节

目只好停播了。”

“但是你们还可以重播以前的《动物世界》呀！”

“对不直，我们不能答应您的要求。”

“为什么？”

“我们刚刚接过另一个观众的电话，他请我们千万不要播放《动物世界》，因为他一看到电视上的动物，就会伤心得死去活来。”

(八)

“现在，我郑重宣布——动物保护协会正式解散！”

“为什么要解散呀？”

“全世界的动物都灭绝了，还有什么动物可以让我们保护呢？”

“啊，动物真的灭绝了？”

“是呀，难道你们一点也不知道吗？”

“我听说了，不过，我还以为是人家在开玩笑呢。”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虽然动物灭绝了，但是我们还可以成立别的协会呀，比方说，环保协会什么的。”

“请诸位想一想，我们连动物都保护不了，成立别的协会又有什么用？”

“……”

(九)

“小朋友，你喜欢小动物吗？”

“喜欢。”

“可是，现在没有了动物，你伤心吗？”

“伤心。不过，我想，总有一天，动物还会到地球上来的。”

“为什么呀？”

“因为我经常在梦里碰见小动物，他们告诉我，总有一天，他们还会回来的。”

(记者的眼睛湿润了)

豆芽失踪记

—

这座屋子里除了主人之外，还有尖嘴、细尾巴和丽丽三个住户，在这三个住户之中，尖嘴和细尾巴最先在屋子里定居，随后才是丽丽，由于丽丽的出现，尖嘴和细尾巴结束了昔日安宁的日子，生活进入了紧张状态。

尖嘴和细尾巴是老鼠家族的成员，他俩一起居住在屋子里一个破角落

里。丽丽则是他们的克星——大花猫！

丽丽常常跟尖嘴和细尾巴过不去，所以他俩对丽丽又恨又怕。

尖嘴和细尾巴每天轮流出洞找食物，今天轮到了尖嘴，他像往常一样，道先把脑袋探出洞口，看看丽丽有没有在屋里。

“怎么样？丽丽在不在？”细尾巴低声问。

“这家伙趴在墙角里睡大觉呢！”尖嘴回答。

“太好了！现在正是出去找东西的好机会。”细尾巴眉开眼笑。

“要是她在装睡，怎么办？”尖嘴心虚。

“没事。你瞧，这家伙睡得死死的，哪儿像装睡呀？”细尾巴给尖嘴打气。

“万一……”尖嘴还是不放心。

“没事，快去吧！”细尾巴说，“要不，这家伙呆会醒过来，可就麻烦了！”

尖嘴只得硬着头皮，小心翼翼地钻出了鼠洞，他在屋子里东张西望了一番，最后目光停在桌子上边的一盘花生米上。

尖嘴咽了一下口水，一边蹑手蹑脚地向桌子靠近，一边丽丽看去，生怕她突然醒过来，所以心里做好了随时往回跑的准备，还好，丽丽睡得很死，一点也没有发觉尖嘴。

尖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到了桌子上，他迫不及待地从盘子里抓起几颗花生米往嘴里塞，嗨，真香！

细尾巴站在洞口朝尖嘴打手势，示意他快回来。

尖嘴不由得向丽丽看去，他看见丽丽的身子动了一动，知道她要醒了，心里大吃一惊，顿时手忙脚乱起来，一不小心，盘子从桌子上掉了下去，摔到地上，哗啦一声，盘子被摔得粉碎，花生米也掉了一地。

丽丽被惊醒过来。

尖嘴吓坏了，他迅速地从桌子上窜了下来，朝鼠洞跑去。

“臭老鼠，大白天竟敢出来偷东西！”丽丽立刻发现了尖嘴，她马上朝尖嘴扑了上去。

尖嘴来不及躲开，身体被丽丽的爪子紧紧地按在地上。

“救命！”尖嘴大声呼救起来。

“笑话！谁会来救你们这些臭老鼠？”丽丽觉得好笑。

正当她准备对尖嘴执行死刑时，她后腿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咬了一下，回头一看，是细尾巴！

“臭老鼠！”丽丽骂了一句。

细尾巴冲着丽丽扮了个鬼脸，然后撒腿就跑。

“我非抓住你不可！”丽丽火了，她松开了尖嘴，拨腿朝细尾巴追上去。

细尾巴东跑西窜，可是丽丽很快就追了上来，她一脚踩住了细尾巴的尾巴。

“看你还往哪儿跑？”丽丽的口气像个得胜的大将军。

细尾巴使劲儿挣扎着往前跑，突然他的尾巴断成两截，鲜血流了出来，细尾巴疼得差点昏死过去，他一咬牙跑回了鼠洞里。

尖嘴跟着跑了回来。

丽丽在洞外破口大骂。

“你怎么样了？”尖嘴问。

“真疼！”细尾巴回头看已经断了半截的尾巴，心疼地说。

“丽丽可真狠！”尖嘴气愤地说。

“应该找个机会报复她一下！”细尾巴咬牙切齿。

尖嘴同意。

二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丽丽产下了一只小花猫，这只小花猫的个子比老鼠还小，丽丽给她取了个名字，叫做豆芽。

豆芽问世不久，丽丽就教给她抓老鼠的本领。

一天下午，丽丽抱着女儿在墙角里睡觉，很快，丽丽就进入了梦乡，豆芽却一点也睡不着，她从妈妈怀里钻了出来，然后打量着屋子的东西，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很感兴趣。

当豆芽来到床底下时，她发现了一个老鼠洞。

这时，丽丽正在做美梦呢，她在梦里见到女儿一口气抓了十几只老鼠，被主人表扬了一番，丽丽高兴得笑出声来。

当她醒过来的时候，才发现女儿不见了，她把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找遍了，就是没有女儿的踪影。

当丽丽判断豆芽失踪以后，她嚎啕大哭起来。

豆芽到哪里去了呢？

三

“来了一只小猫！”这天下午，尖嘴把这个发现告诉细尾巴。

“小猫？”细尾巴问，“在哪儿？”

“就在外边。”尖嘴回答。

“是来找咱们麻烦的吧？”细尾巴猜测。

“好像不是。”尖嘴摇头。

“那她来干什么？”细尾巴觉得奇怪。

“不知道。”尖嘴说，“不过，那只小猫好像是丽丽的女儿。”

“丽丽的女儿？就是那只叫豆芽的小花猫？”

“没错，就是她。”

“太好了！咱们正好把她抓起来！”

“抓她干吗？”

“让丽丽也着急着急！”细尾巴说。他没有忘记丽丽害得他断尾巴的事。

“对呀，只要咱们抓走了豆芽，丽丽找不到豆芽，一定很着急！”尖嘴开窍了，“她老是欺负咱们，这回轮该到咱们欺负她了。”

于是，他俩钻出了鼠洞。

这时，站在尖嘴和细尾巴对面的就是丽丽的女儿——豆芽。

“这家伙长得真像丽丽！”尖嘴看了豆芽一眼，禁不住打了个冷战。

“先抓住她再说！”细尾巴说着向豆芽走近。

“她该不会把咱们吃了吧？”尖嘴心有余悸。

“哪能呀！”细尾巴说，“她的个子比咱们还小，就是想吃咱们，也没那个能耐呀！”

尖嘴仗着胆子跟在细尾巴后边。

豆芽见到尖嘴和细尾巴，她知道他们是老鼠，心里立刻想起妈妈教给她的本事：一见到老鼠就大叫一声，然后扑上去。于是，她冲着尖嘴和细尾巴叫了一声：

“喵——”

尖嘴吓得撒腿就跑。

“怕什么呀？”细尾巴一把拉住了尖嘴，说。

“这家伙的叫声挺吓人的。”尖嘴惊魂未定。

这时，豆芽朝他俩扑了上来，可是，非但没有抓住尖嘴和细尾巴，反而被他俩一把按倒在地上。

“先带她回洞里。”细尾巴说。

小花猫豆芽被两只小老鼠押进了鼠洞里。

四

细尾巴和尖嘴把豆芽推倒在地上。

“你们要干吗？”豆芽质问。

“你妈妈得罪了我们，我们要让她也要得罪她一下！”细尾巴说。

“快放我走，我不喜欢呆在这儿！”豆芽从地上爬起来，朝洞口走去。

“站住！”尖嘴拦住了豆芽的去路。

“我妈妈说老鼠都是坏蛋，我不想跟你们在一起。”豆芽大声说。

“你妈妈才是坏蛋呢！”细尾巴瞪了豆芽一眼。

“你……你胡说！”豆芽生气了。

“我没胡说，你妈妈老是欺负我们。”细尾巴说。

“那是因为你们是老鼠，我妈妈才会欺负你们，老鼠都是大坏蛋！”豆芽不甘示弱。

“闭嘴！”细尾巴打了豆芽一记耳光。

豆芽吓得哭了起来。

“不许哭！”细尾巴使用命令的口气喝道。

豆芽哭得更欢。

“吓唬她一下就行了，干吗打她呀？”尖嘴觉得细尾巴太过份了。

“谁叫她骂咱们老鼠是坏蛋呀！”细尾巴嘴里这么说，心里却后悔了。

“要是让她妈妈听见，那就麻烦了。”尖嘴看着细尾巴说，“你赶快向她道歉吧。”

细尾巴犹豫了一下，对豆芽说：“对不起！求求你别哭了。”

豆芽的哭声开始由强变弱。

“其实我们老鼠也不全都是坏蛋呀！”尖嘴对豆芽说，“就好像你们猫里边也有坏蛋一样。”

豆芽对尖嘴的话似懂非懂，不过，她开始发觉这两只小老鼠并不像她想像的那么坏了。

“我们只是想让你妈妈担心一下，过几天就放你走。”细尾巴告诉豆芽。

“我肚子饿了。”豆芽说。

“我出去给她弄点吃的。”尖嘴对细尾巴说。他的胆子忽然变大了。

“小心点。”细尾巴点头说。

尖嘴出去了。

五

过了没多久，尖嘴拿着一个纸包东西回到了洞里。

“是什么呀？”细尾巴问。

“花生米。”尖嘴说着把纸包打开，露出许多香喷喷的花生米，然后把它递到豆芽面前，“快吃吧。”

“我吃不下。”豆芽看着花生米摇头。

“你不是饿了吗？”尖嘴觉得奇怪。

“你真笨！她是猫，又不是咱们老鼠，怎么会喜欢吃花生米呀？”细尾巴提醒尖嘴。

“这倒是。”尖嘴说，“那我再去给她弄条鱼吧。”

“这次让我去。”细尾巴说着走出洞去。

细尾巴知道食品柜里有鱼，当确定丽丽不在屋子里以后，他朝食品柜的方向走去。

终于，细尾巴艰难地登上了食品柜。

他打开食品柜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条大鱼从食品柜里拖出来。

当细尾巴拖着大鱼准备返回鼠洞里，一只爪子按住了他的身体，细尾巴抬头一看，天哪，按在他身上的是丽丽的爪子！

“臭老鼠，看你还往哪跑？”丽丽把细尾巴拧了起来。

细尾巴企图摆脱丽丽的爪子，但是没有成功，他绝望了。

六

尖嘴和豆芽从洞里看到这一切，尖嘴急了。

“你肯不肯帮我把细尾巴救出来？”尖嘴问。

“肯，我现在就去叫妈妈把他放了！”豆芽回答。

“别去！你妈妈最恨我们老鼠了，她不会听你的。”

“那怎么办呀？”

“别急，我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我假装把你当人质，再用你把细尾巴换回来，你妈妈准得答应。”

“什么是人质？”

尖嘴解释。

“行，就这样。”豆芽一口答应。

于是，尖嘴押着豆芽从洞里走出来。

“妈妈——”豆芽冲着丽丽叫。

丽丽大喜过望。

“臭老鼠，快把豆芽放了！”她冲着尖嘴喝道。

“你放了细尾巴，我就放你女儿。”尖嘴大声说。

“好吧。”丽丽一口答应。

她狠狠地把细尾巴掷到地上。

“细尾巴，快跑！”尖嘴说着放开了豆芽。

当细尾巴和尖嘴撒腿往鼠洞跑去的时候，丽丽突然扑过去，同时把他俩抓住了。

细尾巴和尖嘴都傻眼了。

“妈妈，快了他们！”豆芽忙说。

丽丽瞪了豆芽一眼，她没想到女儿居然会替老鼠说话。

尖嘴和细尾巴被丽丽当场判了死刑。

豆芽嚎陶大哭。

虎皮儿

—

今天小老虎虎皮儿头一次出来玩，可是，他发现自己所到的地方，小动物们都吓得东奔西跑，虎皮儿特想跟他们交朋友，可是……

“喂，你们别……”虎皮儿的话还没说完，小动物们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为什么他们都不理我呀？”虎皮儿不解地想。

为了弄清为什么大家一见到自己就跑，虎皮儿不得不抓住一只小鹿。

“你……你要干吗？”小鹿吓得浑身直发浑，她断定自己的末日到了。

“怎么你们一见到我就跑呀？”虎皮儿问。

“你们……老虎……抓我们……吃，我们……当然怕你了。”小鹿一边发抖一边说。

虎皮儿恍然大悟。

“可我没打算吃你们呀！”虎皮儿这么说。

“大家……不会……相信的。”小鹿说。

“那你相信吗？”虎皮儿问。

小鹿想，反正自己要死了，干吗还这么没出息呀？她不害怕了：“我也不会相信的。”

虎皮儿听了，心里满是孤独的感觉。

“你可以走了。”他说着放开了小鹿。

“什……什么？”小鹿怀疑自己听错了。

“你可以回去了。”虎皮儿重复了一遍。

小鹿做梦也没想到虎皮儿会放了她，她看了虎皮儿一眼，掉头就跑。

虎皮儿想哭。

二

“妈妈，咱们干吗要抓小动物吃呀？”虎皮儿躺在妈妈身边问。

“孩子，咱们要是不抓小动物，那吃什么呀？”妈妈说。

“那不能吃青草什么的吗？”

“咱们老虎世代都是靠吃肉为生，怎么能吃青草呢？要是让人家知道了，多不像话！”

“可是，抓小动物们吃，我会没有朋友的。”

“那你说，你要朋友还是要食物？”

“我要朋友，我宁愿饿肚子，也不吃他们。”

“就算这样，他们也不会把你当朋友的。”

“我想总有一天，他们会把我当朋友的。”

真的，打这以后，虎皮儿开始不吃食物了，每当他想到自己以前吃的食物都是小动物时，他就恨自己。

三天过去了。

妈妈把两只被她咬死的野兔放在虎皮儿面前，说：

“孩子，快吃吧，别饿坏了。”

“不，我不吃。”虎皮儿坚决地说。他看着两只被妈妈咬死的野兔，伤心极了。

“别傻了，就算你饿死了，小动物们也不会相信你的。”妈妈劝儿子。她见儿子三天没吃东西，心疼极了。

“就算这样，”虎皮儿说，“我也不会吃的。”

妈妈没办法，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挨饿。

三

虎皮儿饿着肚子到外边散步。

小动物们仍然一见到虎皮儿就吓得抱头鼠窜。

“你们别跑呀！我只是想跟你们做朋友！”虎皮儿使出浑身的劲儿喊。

然而，小动物们跑得更快。

虎皮儿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孩子，别伤心了。”不知什么时候，妈妈已经站在虎皮儿身边。

“我不想抓他们呀，可他们怎么就是不理我？”虎皮儿带着哭腔说。

“干脆，妈妈去抓两只小动物给你当朋友！”妈妈忽然冒出这么个主意。

“那我不要。”虎皮儿想都没想，就说。

“为什么？”妈妈不明白了。

“我要的不是强迫的朋友。”虎皮儿说。

就是，强迫人家当朋友们，有什么意思？

妈妈叹了口气。

又过了几天，由于没有吃食物，虎皮儿饿死了，临死前，虎皮儿希望自己下辈子能当一只兔子。

虎王画像

自从老虎家族问世以来，世代都很强大，为此，虎王感到十分得意，

他从来都不把其它家族的大王放在眼里。

这天，一位幕僚建议虎王画像，然后，把画像发放到虎家族的所有家庭悬挂，让虎民们每天都能瞻仰虎王的风采。

虎王采纳了幕僚的建议。

虎家族最有名气的画家被召进了王宫里为虎王画像。

虎王突然想到，让画家画像时，自己必须坐着一动不动，他可没有那个耐心。

“臣倒有个主意。”幕僚说。

“快讲！”虎王喜出望外。

“可以让画家记住大王的模样，再让他画出来。”幕僚回答。

“好，就这么办。”虎王一口答应。

于是，虎王下令让画家照幕僚说的办，并且限画家在三日之内完成画像，这可难为了虎画家，但这是虎王的命令，他不敢违抗。

虎画家记住虎王的模样以后，开始绞尽脑汁地画了起来。

三天后，虎画家带着画像来到虎王面前。

虎王一见画像，登时大怒：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把朕画得如此没有王气，这简直是对朕的侮辱！”

虎画家的脸都吓白了。

“大王息怒，于臣之见，暂且饶他一次，让他再画一幅，立功赎罪，大王要是不满意，到时再处置也不迟。”一位大臣给虎画家求情。虎画家曾给他好处。

虎王点了点头，说：

“好，朕就饶你这次。”

虎画家磕头谢恩。

虎画家回去后，决定把虎王发怒的样子画出来，这样就能显示出虎王的王气了。

画像一画完毕，虎画家就提心吊胆地带着画像去见虎王。

虎王看了，勃然大怒：

“朕那是这副模样？你分明是在丑化朕，来呀，把他拉下去，斩了！”

就这样，虎画家的脑袋搬家了。

据说，虎王的画像至今还没完成，不知为什么。

灰耳朵的故事

—

灰耳朵是一只兔子的名字。

灰耳朵对自己的耳朵感到苦恼，导致他苦恼的原因是他的耳朵太长了……

那天灰耳朵饿着肚子外出觅食，一只大灰狼瞪上了他，当大灰狼出现在

灰耳朵面前时，天生胆小的灰耳朵险些儿晕过去，他吓得拨腿就跑。

大灰狼穿追不舍。

最后，灰耳朵被大灰狼揪住了长长的耳朵。

“看你往哪跑？”大灰狼拎着灰耳朵得意地说。

“求求你放了我！”灰耳朵哀求着。

“放了你？休想！”大灰狼一口拒绝。

就在这时，附近响起了一阵枪响声。

“猎人来啦！”灰耳朵灵机一动。

大灰狼吓呆了，要知道，他最怕猎人的猎枪了。

灰耳朵趁机趴在大灰狼的身上咬了一口。

“哎哟！”大灰狼疼得叫起来。

灰耳朵趁这家伙的手一松，一下子就溜到了地上，撒腿就跑，大灰狼气坏了，他立刻追了上去。

灰耳朵使劲儿跑，突然拐了个弯，一头窜进了一片草丛里，直到大灰狼的脚步声越去越远，灰耳朵这才松了口气。

“都怪我的耳朵太长了，要不，刚才就不会被大灰狼抓住了！”一想到大灰狼，灰耳朵不禁打了个冷战。

打这以后，灰耳朵开始恨自己的耳朵了。

二

这天，灰耳朵走出了森林，来到居民区附近散步。

“救命！”突然一个呼救声钻进了他的耳朵里。

灰耳朵顺着声音看去，只见一只猫正在追赶一只小老鼠，小老鼠一边拼命逃跑，一边大声呼救。

“傻瓜才会来救你呢！”大花猫大声说。

灰耳朵知道老鼠的名声不好，他装做没看见，站在一旁观看。

“你跑不了啦！”大花猫宣布。

大花猫和小老鼠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不知为什么，灰耳朵的脑海里浮现起自己被大灰狼追赶的情形，他忽然觉得自己跟小老鼠同病相怜。

“应该救救小老鼠！”灰耳朵下了决心。

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跑上前，拦住了大花猫的去路。

“你要干吗？”大花猫对于灰耳朵的出现表示不满。

“小老鼠你快跑！”灰耳朵回头冲着小老鼠说。

“谢谢您！”小老鼠感激地看了灰耳朵一眼，撒腿就跑。

大花猫明白过来了：这只兔子原来是想救那只臭老鼠！

“你怎么能帮那只臭老鼠？”大花猫火了。

“谁叫你欺负人家？”灰耳朵反驳。

“什么？我欺负人家？哼，那家伙是老鼠，我是想抓住他。”大花猫振振有词。

“反正你欺负人家，我就要管。”灰耳朵说。

“你……你是老鼠的同谋！”大花猫气得直瞪眼。

“随便你怎么说好了。”灰耳朵不在乎。

大花猫推开了灰耳朵，想去追赶小老鼠，可是小老鼠已经不见了。就这样，灰耳朵救了小老鼠一命。

三

几天后，灰耳朵和小老鼠在一个垃圾堆邂逅。

“谢谢你那天救了我！”小老鼠感激地说。

“别客气，我最看不惯人家欺负弱小了。”灰耳朵说。

“你好像不大高兴呀！”小老鼠挺细心，他发现灰耳朵脸上有苦恼的表情。

“因为我的耳朵太长了。”灰耳朵叹了口气。

“那有什么呀？”小老鼠不明白了。

“危险呗。”灰耳朵回答。

“危险？”小老鼠更加糊涂了。

“对，那次就因为这两只耳朵，我差点儿被大灰狼吃了。”灰耳朵把那一次的经历告诉小老鼠。

“真够危险的！”小老鼠吐了吐舌头。

“可不是嘛，所以我恨死这两只耳朵吧了。”灰耳朵说。

“我倒有个办法。”小老鼠说。

“真的？什么办法呀？”灰耳朵眼睛一亮。

“咱们来换耳朵吧。”小老鼠这么说。

“换耳朵？”灰耳朵一愣。

“没错，就是把你的耳朵换给了我，把我的耳朵换给你，这样你就不用担心被大灰狼抓住了。”小老鼠回答。

“那怎么行？你要是遇上大花猫不是很危险吗？”灰耳朵反对。

“没事，我跑得快，大花猫抓不到我的。”小老鼠说。他决心报答灰耳朵的救命之恩。

“这……”灰耳朵犹豫了。

“别犹豫了，听我的没错。”小老鼠说。

“那好吧。”灰耳朵答应了。

于是，灰耳朵跟小老鼠换了耳朵。

四

灰耳朵回到森林里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他的好朋友白耳朵----一只漂亮的白兔。

“你是谁？”这是白耳朵见到灰耳朵后，说的第一句话。

“我是灰耳朵呀！”灰耳朵笑着说。

“胡说！灰耳朵怎么会是你这个样子？”白耳朵不信。

“我真是灰耳朵！”灰耳朵有点着急了。

“灰耳朵的耳朵很长，你的耳朵这么短，哪像他呀！”白耳朵说。

“那是因为我跟小老鼠换了耳朵。”灰耳朵忙说。

“你跟老鼠换了耳朵？”白耳朵问，“你真是灰耳朵？”

“是呀，你现在认出来了吧？”灰耳朵乐了。

“不管你是真的灰耳朵，还是假的灰耳朵，反正你跟老鼠换了耳朵，你就不再是兔子了。”白耳朵大声说。

灰耳朵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换了耳朵以后会是这样的结果。

他垂头丧气地离开了白耳朵的家。

灰耳朵茫然地在森林里走着，一路上，动物们都朝他指指点点，用看怪物的眼光看灰耳朵。

“你们瞧，这家伙的样子真怪！”

“他怎么长了这副德性呀！”

“他是老鼠还是兔子？”

“谁知道呢？大概两样都是吧。嘻嘻……”

动物们的话都争先恐后地钻进了灰耳朵的耳朵里。

灰耳朵恨不得在地上挖个洞，然后一头钻进去。

他这才发现还是原来的耳朵好。

五

“我应该去找小老鼠，让他把耳朵换回来。”灰耳朵心想。

打这天起，灰耳朵开始在居民居住区寻找小老鼠。

一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十天过去了。

灰耳朵始终没找到小老鼠的踪影。

“说不定小老鼠已经被大花猫吃了！”一个可怕的念头闯进了灰耳朵的脑海里。

灰耳朵失望地返回森林里。

“站住！”突然一个声音喝道。

灰耳朵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天哪，只见大灰狼的两只发着绿光的眼睛正瞪着自己。

灰耳朵撒腿就跑。

大灰狼立即扑上去，把灰耳朵按倒在地上。

“这下看你还往哪跑？”大灰狼哈哈大笑。

灰耳朵拼命挣扎，可是，一点儿也不管用。

就在这时，大灰狼的屁股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哎哟，真疼！他回头看去，原来是一只小老鼠。

“小老鼠！”灰耳朵激动地叫起来。

“灰耳朵，快跑！”小老鼠叫道。

灰耳朵反应过来，他趁大灰狼不留神，摆脱了这家伙的爪子。

小老鼠带着灰耳朵躲到一个隐蔽的地方。

“真险呀！”小老鼠喘着大气说。

“小老鼠，谢谢你救了我！”灰耳朵说。

“客气什么呀？你以前不是也救过我吗？”小老鼠一笑。

“噢，小老鼠，我换给你的那两只耳朵呢？”灰耳朵这时才发现小老鼠头上那两只耳朵不见了。

“那次我一不小心，耳朵给大花猫吃了。”小老鼠回答。

“这可怎么办呀？”灰耳朵哭丧着脸说。

“怎么了？”小老鼠奇怪。

“我跟你换了耳朵以后，大家都把我当成怪物了，他们都瞧不起我。”灰耳朵说。

“原来是这样。”小老鼠明白了，“要不，这样吧，如果你不嫌弃我，我

以后跟你就是好朋友，咱们一起住在森林里。”

“真的？”灰耳朵高兴了。

“骗你是大花猫！”小老鼠一本正经地说。

灰耳朵笑了，

冒牌米老鼠

—

小老鼠路克爬到写字台上，上面放着一本画册，路克无意间朝画册看了一眼，他惊讶地发现上面画着一只米老鼠！

“人类不是最讨厌我们老鼠吗？怎么……”路克觉得奇怪。

好奇心促使路克打开了画册，他瞪大眼睛把画册的内容看了一遍，他发现里面全都是米老鼠的故事！

“米老鼠一定很了不起！”路克这么想。

路克真希望自己就是米老鼠，那样的话，他也会受到人类的欢迎。

这时，路克的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

“人家能当米老鼠，我干吗不试试呀？”

于是，路克决心当一只米老鼠。

说干就干，路克忍痛拔掉了胡子，还弄来了一套漂亮的衣服，跟米老鼠穿的差不多……

折腾了半天，路克总算打扮好了，他来到镜子前边一站，嗨，他现在的样子跟画册上的米老鼠一模一样。

路克乐了，原来当米老鼠并不难。

二

路克刚要回鼠洞，就在这时，一只大花猫走了进来，路克本能地朝鼠洞的方向跑去，可是他刚跑了几步，转念一想，自己已经是米老鼠了，大花猫一定不敢对米老鼠怎么样，于是，他壮着胆子朝大花猫迎了上去。

大花猫正打算向路克扑过去的时候，他定神一看，嗨，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明星米老鼠吗？大花猫兴奋了。

“您……您是米老鼠先生吗？”大花猫来了个“先生”。

“嗯，没错。”路克装出很平静的样子回答。其实，他的心跳得快极了。

见了猫不害怕，大花猫更加相信路克就是米老鼠了。

“我想和您交个朋友，行吗？”大花猫小心翼翼地说。

跟猫交朋友？！猫还会主动跟老鼠交朋友——路克做梦也没想到。本来，路克最恨猫了，可是现在，他不能败露自己的身份，他点点头，同意了。

大花猫顿时高兴得跳起来，要知道，米老鼠可是人人羡慕的明星呀！

“我请您吃东西！”大花猫说。

“行啊。”路克摸了一下肚皮，他的肚子正在向他请求支援呢。

大花猫带着路克来到一个盘子旁边，盘子里放着一条大鱼。

路克头一次吃得饱饱的。

“米老鼠还真出息！”路克为自己有这样的同胞感到自豪。

不过，路克觉得，同样是老鼠，自己只是改变了一下外貌，人家就会用另一种方式对待他，他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事挺怪。

三

吃饱喝足以后，路克准备回老鼠洞去。

“我得去看看洞里那些同胞们了。”路克告诉大花猫。

“什么？您要去看那些老鼠？”大花猫的脸上戴上了一副吃惊的表情。

“怎么了？”路克不明白大花猫干吗这么大惊小怪。

“他们都是小偷，您要是跟他们在一起，一定会损坏您的名声！”大花猫振振有词。

路克想咬大花猫一口。

“可我也是老鼠呀！”路克说。

“您跟他们不同，”大花猫说，“他们是靠偷东西过日子，而你没有了。”

路克看了大花猫一眼，大花猫一脸的诚实。

“反正我非去不可！”路克说。他要真是米老鼠，他也会这么做的。

大花猫没办法，他只好给路克让路。

路克跑回了老鼠洞，老鼠们一下子就认出了他——米老鼠！他们立刻就把路克团团围住了。

“你们瞧，他的衣服多漂亮呀！”

“他的样子更漂亮！”

“可不是嘛，明星跟咱们就是不一样。”

老鼠们七嘴八舌。

路克想，同胞们要是知道他们面前的米老鼠只是一只普通的老鼠，他们又会怎么对待他呢？

米老鼠的光临，一下子轰动了老鼠城，鼠王决定亲自接见米老鼠。

路克见到了鼠王。

“你平时都吃些什么呀？”鼠王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可多啦，比方说，奶油蛋糕什么的。”路克胡扯。

鼠王咽了一下口水，要知道，他当鼠王才吃过几次蛋糕呢！

“还有什么？”

“还……还有猫肉。”路克觉得米老鼠吃猫肉不算过份。

“什么？猫肉？！”鼠王想都不敢想。

“那当然。”路克回答。

“味道怎么样？”

“好极了！”

鼠王舔了一下嘴唇，他发誓死活也要让他的鼠民们弄些猫肉给他尝尝，要不，这个鼠王算是白当了。

路克又告诉鼠王，他住的地方比宫殿还要漂亮，鼠王羡慕极了！

四

路克成了老鼠们心目中的米老鼠，谁也没有对他的身份发生过怀疑，其实，别的老鼠也可以成为米老鼠，可惜他们都没想到。据说，下一代的鼠王候选人就是路克。

小白鼠过生日

这天，小白鼠真高兴，他一大清早就起床了，要知道，今天是他的生日呀！他呆在家里等着朋友们送礼物给他呢。

“朋友们会送给我什么礼物呢？对了，一定是送给我一个大蛋糕，太好了，我最喜欢吃蛋糕了！”小白鼠歪着脑袋坐在椅子上想。

想着想着，小白鼠仿佛看见他的朋友们来了：小老鼠、小松鼠和小鼯鼠抬着一个大蛋糕来到自己面前，嗨，这个蛋糕可真大呀！上边还用奶油写着：祝小白鼠生日快乐！

“小白鼠，祝你生日快乐！”小老鼠说。

“小白鼠，祝你天天都过得快乐！”小松鼠也说。

“小白鼠，祝你每天都过得愉快！”小鼯鼠这么说。

“谢谢大家！”小白鼠高兴地说。

然后，小白鼠一口气就把蛋糕上的蜡烛全吹灭了，这时，小老鼠、小松鼠和小鼯鼠全都不见了，就连那块漂亮的大蛋糕也不见了，小白鼠从幻想中清醒过来。

“朋友们怎么还不来呀？”小白鼠心说。

就这样，小白鼠在家里等呀等呀，一直到了傍晚，始终连一个朋友也没来。

“他们都不来给我过生日了。”小白鼠伤心地想。

忽然，小白鼠想起了一件事：朋友们都不知道今天是他的生日呀！怎么会来给他过生日呢？

小白鼠觉得自己真糊涂，怎么没想到提前去通知朋友们呢？

唉，生日只有一天，小白鼠的生日就快过去了，多没意思呀！

这时，门开了，小白鼠一看，噢，原来是爸爸妈妈回来了。

“儿子，看我们给你带什么来了。”爸爸举起手里的东西说。

“生日蛋糕！”小白鼠眼睛一亮。

“没错，”妈妈笑着说，“我们可没忘了你的生日！”

“太好了！”小白鼠高兴得跳起来，“谢谢爸爸妈妈！”

这是小白鼠过得最快乐的一个生日。

写于 1994 年 8 月 24 日

修改于 1999 年 5 月 7 日

小蜜蜂做好事

这是一个春天的早晨，小蜜蜂在花丛里飞来飞去。

她在采蜜吗？

不是。小蜜蜂要去做好事。

是呀，好孩子就该做好事，小蜜蜂决心做个好孩子，所以她要做好事。

飞呀飞呀，小蜜蜂来到了一个地方，她看见一只小蚂蚁背着粮食吃力的往前走。

“小蚂蚁，小蚂蚁！”小蜜蜂叫起来。

“干嘛呀？”小蚂蚁抬头问。

“你背着粮食上哪去呀？”小蜜蜂好奇地问。

“我得把它背回家去。”小蚂蚁回答。

“那你累不累？”小蜜蜂又问。

“挺累的。”小蚂蚁这么说。

小蜜蜂本来想帮帮小蚂蚁，可是她转念一想：“小蚂蚁的粮食这么沉，背起来多累呀！”

“我才不干嘛呢！我还是去做别的事吧。”

于是，小蜜蜂飞走了。

一只小青蛙在花丛里急得乱蹦乱跳，小蜜蜂看见了，觉得很奇怪，就叫起来：

“小青蛙，小青蛙！”

“干嘛呀？”小青蛙抬头问。

“你在干嘛呀？”小蜜蜂不解地问。

“我要回家去，可是迷路了，”小青蛙说，“对了，你能帮我找家吗？”

小蜜蜂心里说：“帮小青蛙找家，那多麻烦呀！要是找不着，不就白费功夫了吗？我还是去做别的好事吧。”

于是，小蜜蜂就对小青蛙说：

“不行，我还有事呢。”

小蜜蜂又飞走了。

这是一个春天的早晨，小蜜蜂在花丛里飞来飞去。

她在干嘛呀？

她要去做好事。

做了多少件好事？

一件也没有。

这是为什么呀？聪明的小朋友，你说呢？

小力克奇遇记

小力克买了一盘儿童歌曲录音带，当他把录音带放进录音机的时候，奇迹发生了——

一股巨大的吸引力一下子把小力克吸进了录音机里。

小力克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一个剧场的舞台上，而且，还有一只穿着衣服的大花猫站在他旁边。

“你是谁？”大花猫惊讶地问，“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你……你会说话？”小力克瞪大了眼睛，他的惊讶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大花猫。

“当然会。”大花猫不否认。

“会就够了，还‘当然’。”小力克心说。

“我是小力克。”小力克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多来米。”大花猫回答。

“多来米？这名字真逗！”小力克笑着说。

“因为我爱唱歌，所以就取了这么个名字。”多来米告诉小力克。

“怎么没人来听你唱歌呀？”小力克朝台下看了一眼，他发现下边一个人也没有。

“唉——”多来米叹了口气。

“怎么啦？”小力克不解地问。

“以前大家都爱听我唱歌，可是，后来不知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听我的歌了。”

“有这等事？”

“千真万确。”

“你能把歌唱给我听吗？”小力克问。

“当然可以。”多来米的眼睛一亮。

于是，多来米唱了一支他最拿手的歌曲，小力克立刻被她的歌声陶醉了。

“你唱得不坏呀！”小力克夸了一句。

“你喜欢听，那我再多唱几遍。”多来米高兴极了。

她把自己最拿手的这支歌唱了一遍又一遍，渐渐的，小力克开始觉得厌烦，可不，再好听的歌，没完没了地唱下去，谁听了都会受不了的，现在小力克总算明白大家为什么不听多来米的歌了。

“你怎么了？”多来米发现小力克在皱眉头，她停止了歌唱，问。

“你怎么老是唱一支歌曲呀？”小力克反问。

“你不喜欢？”多来米愣住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小力克说，“我是说，你应该再唱些别的歌曲。”

“可我不会别的歌曲，”多来米为难了，“就会这首。”

小力克恍然大悟。

“那我教你唱呀。”小力克是个热心肠。

“太好了！”多来米乐坏了。

小力克就把自己所有会唱的歌儿统统教给了多来米，小力克不得不承认多来米块唱歌的料，他一学就会，而且唱得动听极了。

“以后你可以把歌曲轮流唱，”小力克给多来米出主意，“大家听了，就不会觉得厌烦了。”

“对呀！”多来米的脑子开窍了。

“那你现在开始唱吧，大家一定会来听的。”小力克鼓励多来米。

多来米开始演唱小力克教她的歌曲。

她的歌声通过喇叭飘到剧场外边，尽管没有音乐，但还是那么动听。

过了一会，有两只老虎走进了剧场，接着又进来了狗熊，还有熊猫、兔子、狐狸、山羊……很快，整个剧场就挤满了观众。

多来米的歌声博得了动物们一次又一次的掌声。

多来米心里最感激的人就是小力克。

音乐家的故事

一位寿终正寝的音乐家来到天堂向上帝报到。

“听说你谱写的乐曲都很出名？”上帝对音乐家的素有耳闻。

“不敢当。”音乐家谦虚。

“你能不能演奏一支曲子给我听听？”上帝问。

“没问题。这是我的荣幸！”音乐家一口答应。

于是，音乐家用小提琴演奏了他的成名曲——《来世再当音乐家》。

上帝听得如痴如醉。

曲毕，上帝依依不舍地离开音乐世界。

“果然名不虚传！”上帝评价。

“谢谢夸奖！”音乐家笑着说。

“你是个音乐天才，下辈子应该再当音乐家。”上帝说。

“您的意思是……”音乐家激动地问。

“我想让你到人间继续当音乐家。”上帝告诉他。

“太好了！谢谢您！”音乐家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他热爱音乐。

上帝吩咐秘书把地球上所有的孕妇的资料拿出来，让音乐家选择到谁是肚子里投胎。

在音乐家到上帝哪里报到的第二天，音乐家离开了天堂。

当音乐家再一次来到人间时，世界在他眼中依然是美好的：蓝色的天空、绿色的大树、魁伟的高山……这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音乐家的新任爸爸是个画迷，他对美术的喜爱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遗憾的是他没有当上画家，因为这个缘故，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在他眼中，儿子是他生命的延续，他下定决心要把儿子培养成举世闻名的大画家，为此，在音乐家懂事以后，爸爸就开始培养儿子对美术的兴趣。

然而，音乐家讨厌画画，喜欢音乐，他渴望自己能够拥有一架钢琴，可是，爸爸妈妈没有意识到儿子的音乐才能，他们一心一意要把儿子送上画家的台阶。

渐渐的，在音乐家的眼中，五彩缤纷的世界再也不存在了，地球变成灰色的。

在父母想方设法把儿子送进全国第一流的美术学院时，忍无可忍的音乐家对此表示抗议。

“我不想去美术学院！”音乐家大声宣布。

“为什么？”爸爸一愣。

“我讨厌画画！”音乐家回答。

“你……”爸爸做梦也没想到儿子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再说一遍！”

“我讨厌画画，我想当音乐家！”音乐家一本正经地说。

“住口！”爸爸勃然大怒，“你是我儿子，你身上只有美术细胞，没有音乐细胞！”

“可我喜欢音乐！”音乐家说。

“喜欢音乐并不等于就能当音乐家！”爸爸反驳。

经过一番舌战，音乐家终于屈服了，他不得不循规蹈矩的依照父母给他设计好的路子前进，然而，他并没有成为画家。

“一位音乐天才就这样被人类扼杀了！”上帝遗憾地想。

他为人类叹息。

儿童小诗

小蜜蜂嗡嗡嗡，嗡嗡嗡。

是只小小的蜜蜂，小蜜蜂，飞呀飞。

它要飞到哪里去？飞进花丛去采蜜。

小青蛙我是一只小青蛙，张开嘴巴叫呱呱。

请你不要嫌我吵，田里害虫归我抓。

懒小猪呼噜噜，呼噜噜，原来是头懒小猪。

懒小猪，真小妙，天亮还在睡大觉。

馋小熊小熊小熊真不小，身子长得大又胖。

小熊小熊你快看，哪边有个蜂蜜罐。

小熊急忙跑去看，打开罐子空荡荡。

大公鸡一二三，三二一，我家养只大公鸡。

大公鸡，喔喔叫，不让大家睡懒觉。

唱歌一二三四五六七，小朋友们在一起。

齐声唱起歌儿来，哆来咪哔嗦啦西。

放鞭炮新年到，新年到，小朋友们放鞭炮。

鞭炮响，噼噼啪，小朋友们捂耳朵。

小白兔小兔子，大耳朵，红眼睛，三瓣嘴。

短尾巴，四条腿，四条腿，会跑步。

一跑跑了几里跑。

错歌鸭子咪咪叫，老牛蹦又跳。

大马吃白菜，熊猫跑步快。

白兔圆耳朵，老虎叫呱呱。

老鼠比猪胖，公鸡会下蛋。

到底错在哪？请您想一想。

真与假

由于工作太忙，导致 B 常常不能按时回家，为了这事，B 经常被妻埋怨：“你呀，整天就知道工作工作，你眼里还有没有我？有没有这个家？”

“我这不是工作需要嘛？” B 为自己辩解。

“工作？又是工作？” 妻瞪眼，“你以后别回家了，干脆住在公司得了！”

“你还别说，最近我们公司忙得不得了，我还真得搬到公司住呢。” B 说。

“哼！” 妻白了他一眼，走了开了。

B 一屁股坐到沙发上，顺手拿起一张报纸看了起来，报上有则广告吸引了他：

广告

最近，A 市的 K 教授发明了一台
人体复制机，该机器可以根据一个
人，复制出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人，
欢迎有意者前来联系！

“复制人的机器？有意思！” B 感兴趣的想。“看样子，我应该去复制一个自己，然后，让复制出来的我，留在家里陪老婆，我自己就可以安心在公司里工作了。”

于是，B 按照广告上的地址找到了 K 教授，他向 K 教授说明来意。

K 教授立刻使用复制机复制出了另一个 B。

“还真像！” B 用惊讶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复制品。

“完全一模一样。” K 教授得意地说。

“你能保证他不会让我老婆认出来？” B 说。

“当然。” K 教授肯定，“你要是不信，还可以试一试。”

B 把假 B 的言行举止考验了一番，果然跟自己一模一样！

B 高兴地买下了假 B 以后，命令他回家陪伴妻子，自己则回公司上班。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

这天是 B 和妻子结婚五周年的日子，B 决定回家和妻子庆祝一番。

当 B 带着礼物出现在家里时，妻吓呆了——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有两个老公。

“你……你是谁？” 妻质问 B。

“我是你老公呀！” B 回答。

“不对。他才是我的老公。” 妻向假 B 一指。

B 哈哈大笑。

“你笑什么？” 妻不解。

B 把自己复制假 B 的经过告诉妻。

“什么？你说他是假的，你才是真的？” 妻瞪大了眼睛。

“没错。” B 不否认。

“那我宁愿要这个假的。” 妻破天荒地说。

“什么？” B 怀疑自己的听觉出了故障。

“我宁愿让这个假的当我老公。” 妻一字一句地回答。

B 当场昏死过去。

隐身药

第一章

小力克神秘地失踪了。

在他失踪一天以后，爸爸妈妈给警察快局打了报警电话。

一个小时后，警察光临小力克的家。

“你儿子是什么时候不见的？”警探开始盘问小力克的父母。

“今天上午。”爸爸回答。

“在他失踪以前，他有没有说要到哪去？”警探又问。

“没有。”妈妈摇了摇头，又说，“不过，他今天一直呆在家里。”

“一直呆在家里？”警探觉得奇怪。

“是的。”爸爸肯定地点头。

“你能肯定？”警探说。

“完全肯定。”爸爸的口气绝对肯定。

“今天上午，我们一直让他呆在家里写作业，没有让他出去过。”妈妈补充。

“那么在这之前，你儿子有没有过离家出走的迹象？”

“离家出走？没有。”爸爸妈妈同时摇头。

警探沉思，过了一会，他跟另外几个警察低声议论起来。

“到底出了什么事？”爸爸忐忑不安地问。

“是这样的，我们怀疑你的儿子被人绑架了！”警探回答。

“绑架？！”一向认为这种只有发生在有钱人家的事的爸爸妈妈异口同声叫起来。

“是的，最近城里出现了一伙犯罪份子，专门绑架小孩。你们的儿子极有可能被他们绑架了。”警探神色郑重地说。

“这怎么可能？小力克一直在家里，难道坏蛋会到家里绑架？”妈妈不信。

“可能你们的儿子趁你们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到外边玩了。”警探推测。

爸爸妈妈觉得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可是我们家并不富裕呀！”爸爸说。他认定犯罪份子有眼无珠。

“或许犯罪份子绑架他不是为钱，而是有其它原因。”警探这么说，“不过，这些只是我们的推测，还得有待证实。”

“怎么证实？”妈妈问。

“你们儿子要是真的被人绑架了，犯罪份子一定会给你们打电话，威胁你们去做什么事。到时候就可以证明他是不是被绑架了。”警探这么说。

爸爸妈妈提心吊胆地看了电话一眼。

第二章

星期天上午，小力克被爸爸妈妈关在房间里写作业，小力克最讨厌写作业了，他常想如果自己当了教育部长，就把这些对学生有害无益的作业撒掉。

“唉，真没劲！”小力克说着把写作业的本子搁在一边，他想到外边玩，可是爸爸妈妈在家里看着他，没辙！

他钻到床底下，想找些什么好玩的东西，终于被他找到了一只大箱子，小力克打开箱子一看，嗨，里边有小汽车、小皮球、火车头、电动飞机、还有……都是他小时候的玩具。

忽然，小力克发现在箱子的一个角落里有一瓶药。

“哪来的药？”小力克心说。他记不起这瓶药是什么时候放在这里的了。他拿起药瓶看了看，上边写着“隐身药”三个字。

“隐身药？是童话吧。”小力克撇撇嘴，不信。

再细仔一看，只见“隐身药”三个字下边还有一行小字，是这样写的：

本产品每次只能服一片，药效持续一个

小时，也就是说，凡是服用了本产品的人，

能在一个小时里隐身。

“试试看，没准是真的！”小力克眼睛一亮。

他拨开瓶塞，取出一片药，吞进肚子里，过了大半天，小力克觉得自己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什么隐身药？骗人的！”他随手把那瓶药扔掉了。

这时，外边传来妈妈的声音：“小力克，作业写好了没有？”

“糟糕，妈妈要来检查作业了！”小力克吐了吐舌头，要知道，他的作业还没写呢！

他赶紧回到写字台旁边的座位上，刚要动手写作业，这时，妈妈已经推门走了进来。

“完了！”小力克想。

“小力克，你躲到哪去了？快出来吧！”妈妈打量着屋子，却没见到小力克的影子，她认定儿子在跟她抓迷藏。

“我不是在这吗？”小力克觉得奇怪。

“咦，这孩子跑哪去了？”妈妈自言自语。

“对了，一定是隐身药的作用，隐身药真的能隐身！”当小力克反应过来时，他兴奋了。

为了试试自己是不是真的隐身了，小力克故意走到妈妈跟前，妈妈果然没看见他！

“我真的隐身了！”小力克激动地想。

小力克决定到外边玩个痛快，于是，他悄悄地从家里出来。

第三章

小力克走出家门不久，就看见两个大男孩拦住了一个女孩的去路，小力克认出那个女孩是他的同班同学张小璐。

“你们要干吗？”张小璐倒退了一步，问。

“大哥这几天手头有点紧，想跟你借点钱花花！”一个眼珠比较小的男孩厚颜无耻地说。

“我身上没带钱。”张小璐回答。

“我们打听过了，你家里有的是钱，你会没钱？你骗得了谁呀！”另一个面孔特别长的男孩冷笑一声。

“我真的没带钱！”张小璐说。

“快把钱交出来，要不，你今天就别想回家了！”小眼珠使用威胁的口气说。

“你……你们这是拦路抢劫！”张小璐生气了。

“对啦，咱们哥儿俩就是拦路抢劫，你识相的就把钱交出来，要不，就别想活命！”长脸大声说。

“就算我身上带了钱，也不会把它交给你们这两个坏蛋！”张小璐大声说。别看她是个女孩子，关键里刻可一点也不含糊。

“好样的。”小力克佩服张小璐的胆量。本来他挺瞧不起女孩子的，现在他的看法改变了，他发觉女孩子一点也不比男孩差。

“啪！”长脸狠狠地打了张小璐一记耳光。

“交不交出来！”长脸大声质问。

“不交！”张小璐不甘示弱。

“岂有此理！”长脸大怒。

“别跟她罗嗦，先搜她的书包再说！”小眼珠说。

长脸一把抢过张小璐的书包，搜了起来。

“这两个家伙真坏！得教训教训他们！”小力克心想。

于是，他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在长脸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长脸冷不防被踢倒在地上，他回头一看，没人？！顿时愣住了。

“刚才是谁踢我？”长脸问小眼珠。

“不知道。”小眼珠摇头。

“是谁？快出来！”长脸喝道。

“是我！”小力克冲着长脸大声说。

他伸手狠狠地拧住长脸的耳朵，长脸疼得直咧嘴！

“有鬼！”小眼珠听到小力克的声音以后，一个念头闯进他的脑海里。

小力克跟着也在小眼珠的屁股上踹了一脚。

“妈呀——”毛骨悚然的小眼珠吓得拨腿就跑。

长脸以百米赛跑的速度步小眼珠后尘。

小力克笑得死去活来。

“你是谁？”张小璐听到小力克的声音居然一点也不害怕。

“是我，小力克！”小力克告诉她。

“你在哪儿？”张小璐又问。

“我就在你身边。”小力克回答。

“你就在我身边？我怎么看不见你？”张小璐不解。

“那是因为我吃了隐身药。”

“隐身药？是什么东西呀？”

小力克就把自己怎样找到隐身药的经过告诉张小璐。

“真有这种东西？”张小璐说。

“那当然。”小力克肯定，“我就是证明。”

“真好玩！”张小璐羡慕地说，“对了，谢谢你刚才帮我！”

“别客气！”小力克笑了。

“我该回去了，再见！”

“再见！”

小力克目送着张小璐向远处走去。

就在这时，一辆小轿车在张小璐身边停了下来，车门开了，跟着从车上下来几个大人，其中一人抓住了张小璐，另外两个人用绳子把张小璐五花大绑。

“救……”张小璐刚想大声呼救，一个人用布块堵住了她的嘴。

张小璐拼命挣扎，结果还是被那几个人推进了车里。

小轿车一溜烟跑了。

第四章

“不好，张小璐被人绑架了！”一个念头迅速地闯进了小力克的脑海里。

他顾不上细想，拨腿朝小轿车追了上去，大概是因为小力克服了隐身药的缘故，他居然跑得特别快，不一会儿，就追上了小轿车。

小轿车里的人一点也没发觉有人在后边追赶。

不知过了多久，小轿车停在一座屋子门口。

张小璐被押下了轿车。

小力克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冲上去救张小璐，但他转念一想，决定先看看绑架张小璐的人是谁，再设法救人。

几个人押着张小璐走进了屋子里。

小力克跟在这伙人后边，谁也没有瞧见他。

没多久，小力克就看见屋里的沙发上坐着一个中年男人，这家伙穿着西装，系着一条灰色的领带，样子很是神气。

小力克对灰带领挺反感。

“她就是那个有钱人的女儿？”灰领带朝张小璐看了一眼。

“没错，就是她。”一个头上戴着鸭舌帽的坏蛋说。他是负责绑架张小璐的人之一。

“富翁的女儿起码也值十万块钱。”灰领带眉飞色舞。

小力克已经清楚这是一个专门绑架孩子的犯罪团伙。

灰领带拿起了电话。

“这家伙准是想给张小璐的爸爸妈妈打电话，跟他们要赎金。”小力克猜测。他经常从电视上看到这样的场面。

小力克决定抓弄灰领带一下，他一眼瞥见一把放桌子上的剪刀，灵极一动，拿起剪刀剪断了电话线。

当绑匪们看到桌子上的剪刀突然飞起来时，都吓得目瞪口呆。

“这……这屋子有鬼！”鸭舌帽头一个反应过来。

其他的绑匪纷纷拨腿就跑。

“站住！”灰领带喝道。

没人听他的。

灰领带火了，他拔出手枪，朝屋顶开了一枪，吓得面如土色的绑匪们，又重新回到灰领带麾下。

“准是有人在作怪！”灰领带使用怀疑的目光把屋子打量了一遍，大声说，“是谁？快出来！”

“别怕，我是小力克，我会想办法救你的。”小力克趴在张小璐耳边低声说。

张小璐点点头。

灰领带立刻注意到张小璐的举止。

“你知道是谁在作怪？”灰领带说着从张小璐嘴里取出布块。

“不知道！”张小璐大声说。

“那你干吗点头？快说实话！”灰领带质问。

张小璐索性不说话。

灰领带大怒，他打了张小璐一巴掌。

小力克一头撞在灰领带背上，灰领带差点儿摔倒。

“难道真的有鬼？”灰领带心虚了。

他瞄准空气开枪。

小力克一直站在灰领带身后，所以灰领带一枪也没打中他。

“怪事？”灰领带自言自语。

小力克觉得好玩，他抓住了灰领带的右腿，使劲儿一扯，扑哧一声，灰领带摔倒在地上。

就在这时，绑匪们看见灰领带身旁站着一个正在哈哈大笑的男孩，正是小力克。

“小力克，你……你……”张小璐惊叫起来。

“怎么啦？”小力克不明白张小璐怎么也大惊小怪起来。

“我……我看见你了！”张小璐告诉小力克。

小力克这才知道时间一过，隐身药的药效已经消失了。

“糟了！”小力克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

他刚想拨腿往外跑，可是，灰领带一挥手，两名大汉立刻朝小力克扑上去，用绳子把他捆住了。

“原来是你这小子在搞鬼。”灰领带把小力克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说，“你到底是谁？”

“我偏不告诉你！”小力克哼了一声。

“你会魔法？”灰领带问。

“是呀，你最好把我们放了，要不，呆会我变只老虎把你们吃了！”小力克说。

“臭小子，活得不耐烦了！”灰领带打了小力克一记耳光，“说不说？”

小力克不理他。

“先把他们俩关起来！”灰领带对鸭舌帽说。

“是。”鸭舌帽应道。

小力克和张小璐被关进一间又脏又臭的房子里。

第五章

夜幕降临，夜空中一颗星星也没有，月亮被厚厚的云朵遮住了，只散发出一丝淡淡的光芒。

淡淡的月光透过窗户，映照在小力克和张小璐身上。

“都是我不好，把你给连累了。”张小璐内疚地说。

“这怎么能怪你呀？”小力克说，“都是那帮坏蛋不好！”

“我爸爸妈妈现在一定很担心我。”张小璐叹气。

小力克也开始想念爸爸妈妈了。

“不行，咱们不能呆在这儿等死，得想个办法逃出去！”小力克这么说。

“可是怎么逃出去呢？”张小璐问。

“有了，我先把捆在你身上的绳子咬断，然后你再帮我解开绳子。”小力克的脑子转得挺快。

张小璐同意。

小力克使用牙齿跟张小璐身上的绳子搏斗。

“行了。”小力克小声说。他的牙齿战胜了绳子。

张小璐摆脱了绳子的束缚。

她解开了小力克身上的绳子。

“快走！”小力克说着轻轻推开房门。

他俩蹑手蹑脚地离开了房子。

外边一片漆黑，张小璐一不小心，不知碰到了什么东西，发出当的一声响。

“准是那两个小家伙逃跑了，快去抓住他们！”从对面的屋子里传出了灰领带的声音。

绑匪们从屋子里冲了出来。

小力克和张小璐拨腿就跑。

但是，绑匪们跟小力克和张小璐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你往哪边跑！”小力克指着一个方向对张小璐说。

“那你呢？”张小璐问。

“我去引开他们。”小力克说回答。“呆会再去找你。”

“不行，你这么做太危险了！”张小璐反对。

“没事。”小力克说，“要是我没去找你，那就证明我给他们抓住了，你就到我家去跟我爸爸妈妈说一声。”

“可是……”

“别犹豫了，要不，呆会咱们一块被抓住了更倒霉。”

张小璐点点头，转向朝小力克指的方向跑去。

小力克向西边跑去。

“站住！”小力克身后响起灰领带的声音，“再不站住我可要开枪了！”

小力克心头一横，使劲往前跑。

但是，灰领带和手下很快就赶上了他。

小力克再一次落入绑匪手里。

小力克的父母在家里等了一天一夜，始终没有儿子的消息，他俩急坏了。正在这时，张小璐闯了进来。

“你是小力克的同学？”妈妈认出了张小璐。张小璐以前到过小力克家。

“不……好了！”张小璐上气接不着下气。

“到底出了什么事？”警探忙问。

“小力克被坏蛋抓住了！”张小璐说。

“坏蛋在哪？到底是怎么回事？”爸爸问。

张小璐把经过说了一遍。

“你马上带我们去！”警探说。

张小璐点头答应，她忽然想起隐身药，她征求小力克的爸爸妈妈同意以后，跑进小力克的房间里找到了那瓶隐身药。

“把它带在身上，没准用得着。”张小璐心想。

她把隐身药放进口袋里。

在张小璐的带领下，爸爸妈妈和十几个警察一起前去拯救小力克。

第六章

小力克被绑匪们押回了屋子里。

“臭小子，竟敢逃跑！不想活了！”灰领带打了小力克几记耳光。

小力克觉得脸上火辣辣的，难受极了，但他始终一声不吭。

“你们家住在哪？电话号码是多少？”灰领带大声问。他在打小力克家的主意了。

小力克狠狠地瞪着灰领带，一句话也没说。

“臭小子，你倒挺有骨气！”灰领带一脚把小力克踢倒在地。

“老大，那个小丫头跑了，没准会去报案，咱们还是赶快撤吧！”鸭舌帽提醒灰领带。

“没错，咱们马上就走。”灰领带点头。

就在这时，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走进来报告：

“老大，有人想跟买个男孩传宗接代，问咱们有没有货？”

“那人靠不靠得住？”灰领带谨慎地问。

“那家伙是个乡巴佬，绝对靠得住。”墨镜一脸肯定。

“好极了，咱们手头上刚好有货，正好卖给他。”灰领带说，“叫他进来吧。”

“是。”墨镜走出屋子。

“这家伙不但绑架小孩，还贩卖人口，真够坏的！”小力克心说。

不一会儿，就见墨镜带着一个小个子进来。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灰领带和小个子终于谈妥了价钱。

“从现在起，你就是他儿子。”灰领带指着小个子对小力克说，“快叫爸爸。”

“你才是他儿子呢！”小力克瞪了灰领带一眼。

“叫不叫？”灰领带用手狠狠地捏着小力克的脸蛋。

“打死我也不叫！”小力克大声说。

“老大，不……不好了！”一名绑匪慌慌张张地跑进来。

“什么事？”灰领带瞪着眼睛问。

“警……警察已经包围了咱们这座屋子！”绑匪边说边喘大气。

绑匪们都慌了。

“有人质在咱们手上，你们慌什么？”灰领带说着看了小力克一眼。

“屋子里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赶快弃械投降吧！”屋外响起了警察的声音。

灰领带把小力克押到门口，然后用枪指着他的太阳穴。

“谁敢过来我就毙了他！”灰领带喝道。

“小力克！”爸爸妈妈同时惊叫起来。

“爸爸妈妈！”小力克叫道。

小力克的父母想要冲上前去，却被警察拦住了去路。

“你去把车开过来，咱们立刻就走。”灰领带冲着鸭舌帽说。

鸭舌帽点头。

当鸭舌帽刚把小轿车开到灰领带身旁时，灰领带突然咧嘴痛叫，他的右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手枪顿时掉在地上。

小力克趁机摆脱了灰领带。

灰领带俯身去捡手枪。

突然，手枪从地上飞了起来，瞄准了灰领带。

灰领带傻眼了。

警察冲上前把绑匪们一网打尽。

“小力克！”一个女孩声音钻进了小力克的耳朵里。

“张小璐！”小力克冲着身边的空气叫道，“你也吃了隐身药？”

“没错。”张小璐说，“我现在就在你身边。”

小力克乐了。

奇怪的耳机

—

在小力克生日那天，他得到了一只耳机——这是爸爸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小力克高兴极了，要知道，他早就想拥有一只耳机了。

这天晚上，小力克戴上了耳机，准备听音乐，就在这时，耳机里传出一个唉声叹气的声音：

“唉，肚子真饿呀！”

咦，耳机里怎么会有说话的声音？小力克奇怪了，他不由自主的把屋子里打量了一遍，除了他自己，没有别人呀！他纳闷了。

“大概是错觉吧。”小力克判断。

“再这样下去，我非饿死不可！”那个声音又通过耳机钻进了小力克的耳朵里。

“该不会是闹鬼吧？”小力克毛骨悚然地想。

“是谁在说话？快出来！”他壮着胆子大声说。

没有人回答。

“小力克这家伙怎么还不睡觉？他要是睡着了，那多好呀！我出去弄吃的，就不用担心给他发现了。”那个声音自言自语。

“这家伙真不简单，还知道我的名字，他究竟是谁呀？”小力克更加奇怪了。

忽然，小力克灵机一动，他拿了一把手电筒，然后关闭了台灯，假装闭着眼睛躺在床上睡觉，他想看看究竟是谁在说话，于是，他把眼睛睁开一条

小逢儿，盯着屋子里的一切。

不一会儿，一个小黑影从床底下窜了出来，然后迅速地向写字台靠近，写字台上放着一块小力克吃剩下的蛋糕，很明显，那个小黑影是冲着这块蛋糕来的。

小力克立刻打开手电筒，一束亮光射向那个小黑影，小力克仔细一看，原来是只小老鼠！

小老鼠吓坏了，它“噌”的一下从写字台上窜了下来，小力克早有准备，他迅速地扑过去，把小老鼠逮住了。

“原来是你这家伙在搞鬼！”小力克拎着小老鼠，得意极了。

当小力克明白这只耳机能把老鼠的话翻译成人类的语言以后，他兴奋了。

“放开我！”耳机里传出小老鼠的叫声。

“休想！谁叫你出来偷东西呀！”小力克大声说。

“我也不想偷东西呀，可是我的肚子饿坏了，不得不出来弄点吃的呀！”小老鼠一边说一边挣扎。

“就算肚子饿了，可也不能偷东西呀！”小力克说。

“可是不这样做，我会饿死的。”小老鼠哭丧着脸说。

小力克一想，可不是嘛，饿肚子的滋味多难受呀！他同情小老鼠了。

于是，小力克把小老鼠放到了写字台上。

“这块蛋糕送给你吧。”小力克把蛋糕拿到小老鼠面前。

“真的？！”小老鼠瞪大了眼睛。

“不骗你！”小力克肯定地点头。

“谢谢您！”小老鼠相信了，它大口大口地吃起了奶油蛋糕。

这天晚上，小力克和小老鼠成了好朋友。

二

第二天，小力克为了知道耳机能不能翻译其它动物的语言，他戴着耳机来到了动物园里。

小力克最喜欢老虎，于是，小力克来到一个关着老虎的铁笼子旁边。

“您好！”小力克跟老虎打招呼。

“您好！”耳机里传来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

“是老虎在说话！”小力克激动地想。

“你是谁？”老虎看着小力克问。

“我叫小力克。”

“你能听懂我说的话？”

“没错。”

老虎瞪大眼睛打量着小力克，它觉得不可思议。

“你喜欢动物园吗？”小力克冒出这么个问题。

“一点也不喜欢。”老虎叹了口气。

“为什么？”小力克一愣，“动物园的管理员虐待你了？”

“这倒不是。”老虎摇头。

“那是为什么呀？”小力克不解。

“它不喜欢住在动物园里，是因为它想家。”住在老虎隔壁的一只灰狼插

嘴。

“想家？”小力克说，“这儿不就是你的家吗？”

“才不是呢，我的家在大山林里。”老虎告诉小力克。“哪里有花草树木，还有小鸟，河流什么的。可好玩了！”

“可不是嘛，就算这儿再好，也比不上自己的家。”灰狼也说。

小力克觉得这话挺有道理。

这天，动物园里的动物们差不多都跟小力克谈过话，小力克发现动物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它们都想回自己的家。

老虎渴望回到大山林里、河马怀念家乡的河流、小鸟想念在空中自由自在飞翔的日子，因为天空就是它们的家……

小力克的眼睛湿润了，他同情动物园里的动物。

三

小力克决心帮帮动物们，他找到了动物园的管理员。

“你有什么事吗？”对于小力克的到来，管理员感到奇怪。

“叔叔，您能不能把动物们都放了？”小力克问。

“什么？你说什么？”管理员怀疑自己听错了。

“请您把动物们放了。”小力克重复了一遍。

“把动物都放了？”管理员说。

“是呀。”小力克点头。

“为什么？”

“因为它们想家呀！”

“你怎么知道它们想家？”

“是它们告诉我的。”

“它们亲口告诉你的？”

“没错。兔子说它希望能回到森林里跑步，狐狸说……”

“胡闹！你这孩子准是童话看多了，满脑子胡思乱想！”管理员显然不信。

“我说的是真的！”小力克认真地说。

“你再胡闹我可要赶你走了！”管理员大声说。

小力克叹了口气。

四

晚上，小力克躺在床上，翻来复去，总是睡不着，白天动物们跟他说过的话，都在他耳边回响着。

“有什么办法能把动物们都放出来呢？”小力克使劲儿动脑筋，可是，一个办法也没想出来。

这时，床头柜上的台灯亮了，小力克看见小老鼠站在台灯旁边。

小老鼠冲着小力克吱吱叫，可是，小力克听不懂它在说什么。

“小老鼠，什么事呀？”小力克戴上了耳机以后，问。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能不能把它说出来？说不定我能帮你。”小老鼠说。

小力克把动物们的事告诉了小老鼠。

“噢，原来你想帮动物们离开动物园呀！”小老鼠明白过来。

“嗯。”小力克说，“可就是想不到办法。”

“别急，我倒有个办法。”小老鼠挺聪明。

“真的？什么办法？”小力克乐了。

小老鼠把办法告诉小力克。

“你是说，由你去理管员哪儿把钥匙偷出来，然后再用钥匙把关动物们的笼子打开？”小力克说。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小老鼠不否认。

“这……不太好吧。”小力克犹豫。

“没事，再说咱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帮那些动物呀！”

“这倒是。”

为了动物们能过上好日子，小力克豁出去了。

五

说干就干，小力克拿了一把手电筒，然后带着小老鼠从家里出来。

小力克神通广大，他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动物园。

月光照亮了整座动物园，动物们都看见了小力克，它们激动了，要知道，小力克答应过要帮它们的。

“小老鼠，现在就看你的了！”小力克低声说。

“没问题。”小老鼠胸有成竹。

它一溜烟，窜进了管理员住的屋子里。

小力克在附近焦急地等待着。

“啊，老鼠！”突然，从屋子里传出了管理员的叫声。

小力克吓了一跳，他看见小老鼠拖着一大串钥匙从屋子里跑出来，管理员从屋子里追了出来，他一边叫喊，一边拿着扫帚朝小老鼠身上打去。

“小力克，接着！”小老鼠说着把钥匙掷向小力克。

小力克急忙伸手接住。

“怎么又是你？”管理员发现了小力克。

小力克拿起钥匙，打开了身边的笼子，老虎高兴地从笼子里走了出来。

“谢谢你！”老虎感激地说。

“你应该谢谢小老鼠！”小力克笑着说。

当管理员看见小力克和老虎站在一起时，他吓得昏死过去。

在小力克和小老鼠的帮助下，动物们离开了动物园，回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龙的故事

早已讨厌过着隐居生活的龙们终于骤集在一起，召开一个关于龙的前途的讨论会。

“我觉得咱们不能再隐居下去了，应该向世界公开我们身份。”一条年轻的龙首先发言。

“可是，隐居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咱们怎么能随便更改呀？”一条上了年纪的龙眉头紧皱。

“那怎么办？难道要咱们世代都过着这种生活？我可受不了。”又有龙发表见解。

“就是，同样是动物，你们看，熊猫、老虎、还有狼，他们都能光明正大的活在世界上，多好呀！哪像咱们……唉！”

“大概老祖宗是怕咱们受到伤害，才立下这样的规矩吧。”

“不管怎么说，我反对过着这种隐居的生活！”

“你反对也没用，规矩是老祖宗立下的。”老龙说。

“规矩是死的，咱们龙可是活的！”年轻的龙冒出了这么一句。

“要不，这样吧，咱们通过投票来决定要不要继续过着隐居的生活，怎么样？”有龙提议。

龙们都没意见。

于是，经过投票，反对隐居的票数一举击败了赞成隐居的票数。

龙们决定向世界公开身份。

整个寂寞已久的龙家族顿时沸腾起来。

二

当龙们出现在街头上时，人类都被吓坏了，他们纷纷抱头鼠窜，全世界进入了紧张状态。

“怎么回事？”一脸茫然的龙们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的场面。

“人类是不是害怕咱们？”一条龙猜测。

“这怎么可能？他们不是自称是‘龙的传人’吗？”另一条龙这么说。

“龙的传人？是什么意思？”一条头脑比较简单的龙不解。

“就是说人类是咱们的后代！”一条见多识广的龙解释。

“人类是咱们的后代？”

“没错，听说过去的皇帝都欢喜拿咱们龙当标志呢。”

“那他们怎么一见到咱们，就吓得乱跑？”

“大概人类是在欢迎咱吧。”

“这么欢迎咱们？”

“也许人类的欢迎仪式就是这样。”

恍然大悟的龙们得意了。

人类对龙们动用了导弹。

然而，导弹根本就伤害不了龙们。

“人类还挺讲礼貌，居然放鞭炮欢迎咱们！”把导弹误以为是鞭炮的龙们陶醉了。

数百架飞机吊着大网扑向了龙们。

毫无防备的龙们被一张张网牢牢地套住了。

人类欢呼起来。

三

龙们愣住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人类竟然会用这种方式来欢迎他们的祖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龙们惑然。

“咱们应该派一个代表去向人类问个明白。”老龙提议。

那条年轻的龙成了龙们的代表。

“我们是龙——也就是你们人类的祖先，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龙代表质问人类。

“你们是龙？”一位画家使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龙们。

“是呀。”龙代表肯定。

“你别蒙人了，龙怎么会是你们这个样子？”画家不信。

“我们本来就是这个样子。”龙代表认真的说。

“就算你们真的是龙，可你们一点也不像我们想像中的龙，就不能算是龙了。”

“你们想像中的龙？那是什么样子呀？”龙代表反问。

画家拿来一幅龙的画像。

“这画上的龙一点也不像我们呀！”

“就是，咱们那有角呀！”

“你看，他们还把身子画得那么长，真够难看的！”

“可不是嘛……”

龙们七嘴八舌。

“这就是你们想像中的龙？”龙们觉得好笑。

“没错。”画家点头。

“你们以前又没见过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模样？”

“我们认为龙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可我们才是真正的龙呀！”

“要我们承认你们是龙，除非你们长得跟画里的龙一样。”

龙们叹息，他们没想到自己还不如画像上的龙。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龙们决定再度隐居。

大网难不住龙们，他们轻轻一挣扎，大网顿时裂开了。

龙再次在人间消失。

西克的和橡皮狗

一

这天，小老鼠西克钻出鼠洞觅食，他在屋子里使劲儿东张西望，想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填饱肚子，忽然，一个声音钻进了西克的耳朵里：

“你能不能帮帮我？”

西克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唷，只见一只橡皮狗瘫痪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你怎么啦？”西克问。

“我刚才不小心踩到一根钉子，身体给扎破了，我现在一点劲儿也没有。”橡皮狗有气无力地说。

西克仔细一看，真的，橡皮狗体内的气体全都跑光了。

“你能不能帮我往身子里充气？”橡皮狗问。

“没问题。”西克一口答应。要知道，他是个热心肠。

“太好了！”橡皮狗乐了。

西克找来了一块胶布，然后把它贴在橡皮狗的伤口上，接着就往橡皮狗体内吹气。

很快，橡皮狗就站起来了。

“谢谢你！”橡皮狗一脸的感激。

“别客气！”西克一笑。

“你的肚子饿了吧？”橡皮狗听到西克的肚子发出了请求支援的叫声。

“嗯。”西克不否认。

“我去给你弄食物。”橡皮狗说。

“真的？谢谢你！”西克眼睛一亮。

“你在这儿呆着，我一会就来。”

橡皮狗说完，就转身走开了。

不一会儿，西克就看见橡皮狗回来了，后边还跟着一只大花猫。

西克感到不妙。

“他就是那只臭老鼠！”橡皮狗指着西克告诉大花猫。

西克万万没想到橡皮狗竟然是去叫猫来抓自己，他顾不上细想，赶紧撒腿就跑，可是，大花猫立刻拦住了他的去路。

“臭老鼠，看你还往哪跑？”橡皮狗冲着西克喝道。

“你……”西克知道什么叫恩将仇报了。

“大花猫，快抓住这家伙，别让他跑了。”橡皮狗提醒大花猫。

大花猫立刻朝西克扑了上来，西克迅速地避开了大花猫的攻击，撒腿就跑。

“站住！”橡皮狗上前拦住西克。

西克火了，他一头把橡皮狗撞了个跟斗，当他回过神来时，西克已经溜回了鼠洞里。

“让这只该死的臭老鼠跑了，真倒霉！”大花猫气得直跺脚。

“别急，我有办法对付他。”橡皮狗的眼珠一转，说。

“什么办法？”大花猫忙问。

“只要咱们把鼠洞的洞口堵住，那家伙非活活饿死在里边不可！”橡皮狗一肚子都是馊主意。

“对呀！”大花猫开窍了，“就这么干！”

于是，他俩用一个皮球堵住了鼠洞。

当西克发现洞口被堵住的时候，他傻眼了。

“这可怎么办？”西克着急地想。

他试图把大皮球推开，可是，没有成功。

西克认定自己要被活活困死在洞里了。

一天过去了，西克仍然被困在洞里，他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乱叫了，西克终于下决心到边碰碰运气。

“我投降了，你们快放我出去吧！”西克冲着洞外叫道。

大花猫和橡皮狗听到了叫声。

“哈哈，这家伙肯投降了！”橡皮狗一脸得意。

“放他出来，让我处置他！”大花猫决定拿西克填肚子。

他俩动手搬开了大皮球，就在这时，西克一下子从鼠洞里窜了出来。

“臭老鼠，别跑，站住！”大花猫叫着追上去。

西克迅速地爬到一个食品柜里饱餐一顿，大花猫气坏了，他立刻朝食品柜爬上去，西克见势不妙，抓起一根香肠，朝大花猫脸上掷去。

“哎哟！”大花猫顿时摔倒在地上。

西克一溜烟，窜到了床底下。

大花猫和橡皮狗来到床底下一看，哪儿还有西克的影子呀？

“这家伙跑哪去了？”大花猫瞪眼说。

“没准他又溜回鼠洞去了。”橡皮狗判断。

“那咱们再去堵住洞口，这回说什么也不能放他出来。”大花猫咬牙切齿。

就这样，西克的鼠洞再一次被皮球堵住了。

三

大花猫和橡皮狗做梦也没想到，西克根本就没有回洞去，他躲在床底下的一只破靴里，大花猫和橡皮狗的话清清楚楚地钻进了西克的耳朵里。

“橡皮狗真坏！”西克狠透了橡皮狗。

直到大花猫和橡皮狗离开以后，西克才离开了破靴，小心翼翼地床底下钻出来，探头往外边一看，大花狗和橡皮狗都站在洞口旁边守着。

“咦，里边怎么没有动静？”大花猫，纳闷了。

“没事，那家伙跑不了。”橡皮狗的口气绝对肯定。

“万一他不在里边怎么办？”大花猫说，“还是搬开皮球看看吧。”

“要是这家伙又趁机逃走呢？”

“这次我一定会捕住他！”

于是，他俩推开了大皮球，大花猫瞪大眼睛朝鼠洞里搜索，果然没有西克。

“臭老鼠真的不在洞里！”大花猫气得干瞪眼。

“那他跑哪去了？”橡皮狗一愣。

“我怎么知道？”大花猫没好气地说，“都怪你！”

“这怎么能怪我呀？”橡皮狗不高兴了。

“就怪你！”大花猫往橡皮狗身上出气，“要不是因为你，那只臭老鼠怎么跑得了？”

“你自己没本事抓老鼠，还敢怪我，真不害臊！”橡皮狗使用舌头还击。

“你说什么？”大花猫狠狠地瞪了橡皮狗一眼，问。

“我说你没本事抓老鼠！”橡皮狗大声宣布。

“你……你混蛋！”大花猫骂人了。

“你俩才混蛋呢！”橡皮狗不甘示弱。

“岂有此理！”

大花猫朝橡皮狗扑了过去，在他的脖子上狠狠地咬了一口，橡皮狗体内的汽体顿时跑了个精光。

大花猫哼了一声，大摇大摆地走了。

四

西克松了口气，他从床底下走出来。

橡皮狗看见了西克，可是，他现在一点也神气不起来了。

“西克，求求你，再帮我一次。”橡皮狗哭丧着脸说。

西克一句话也没说，就回洞里去了。

“大花猫，那只臭老鼠回洞了，快去抓住他！”橡皮狗叫道。

“你想骗我，没门！”听到橡皮狗的叫声以后，大花猫这么回答。

橡皮狗的身体依然瘫痪在地上。

吹牛

大路旁，有一块石头。

石头上坐着一只青蛙，它歪着脑袋，两眼望着天空，好像在想什么事。

一只蛤蟆路过这里，它看见了青蛙，就上前打招呼：

“喂——您好！”

青蛙定了一下神儿，说：“您好！”

蛤蟆说：“能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吗？”

青蛙告诉它：“我在想一件事儿。”

蛤蟆问：“是什么事儿呢？”

青蛙回答：“我刚才看到一条鱼在天上飞。”

蛤蟆听了，一点也不惊讶，它说：“噢，那条鱼是我养的。”

青蛙倒是有点惊讶：“是吗？”

蛤蟆说：“没错儿，我把那条鱼儿养大以后，就把它放到天上飞了。”

青蛙说：“我打算把那条鱼抓住，所以，我就找了一支猎枪，然后瞄准了那条鱼……”

蛤蟆插嘴：“你朝它开枪了？”

青蛙点了一下头，然后做了个开枪的姿势：

“是的，我就这样，‘砰’的一声，朝它开了一枪。”

蛤蟆忙问：“打中了吗？”

青蛙摇头说：“没有。不过，那条鱼被枪声吓得掉进了河里，从此，鱼就生活在水里了。”

蛤蟆说：“原来是这样。”

路边有一棵大树，树枝上站着一只麻雀，它听见了青蛙和蛤蟆的谈话，就说：

“我今天也碰到一件有趣的事儿。”

青蛙问：“是什么事呢？”

麻雀说：“我看见一只青蛙和一只蛤蟆，拿着一张牛皮使劲儿吹，突然，‘啪’的一声……”

青蛙和蛤蟆瞪大了眼睛：“怎么啦？”

麻雀冲着他俩一笑：“牛皮吹破了呗。”

青蛙和蛤蟆的脸一下子红了。

小朋友，你学到了一个什么道理呢？

睡觉

故事发生在一个小湖里。

在一叶绿色的荷叶上，睡着一只青蛙，大概是因为它困坏了，所以睡得特别香。

这时，一条鱼儿游过来，它发现了在荷叶上睡觉的青蛙，就自言自语地说：

“嗨，它睡得多香呀，我可不能吵醒它！”

鱼儿正要游走，就看见不远处游来一只小鸭，小鸭一边游一边扯着嗓子唱着歌儿：

“啦啦啦……”

鱼儿赶紧游过去，冲着小鸭说：

“嘘——小声点！”

小鸭很奇怪，它低头问鱼儿：

“怎么啦？”

鱼儿小声告诉小鸭：“青蛙正在睡觉——而且睡得很香，请不要吵醒它！”

“噢！”小鸭明白过来，它点了点头，表示不唱歌了。

鱼儿笑了。

“喂——青蛙！”一只蜻蜓飞地过来叫青蛙。

小鸭学着鱼儿的样子，冲着蜻蜓说：

“嘘——小声点。”

蜻蜓不明白了：“出什么事了？”

小鸭告诉它：“青蛙睡着了，请别吵醒它。”

蜻蜓看了青蛙一眼：

“噢，我明白了。”

这时，鱼儿开口说：

“让青蛙睡吧，我们该走了。”

小鸭和蜻蜓都没意见。

鱼儿静静地游开了。
小鸭游得老远老远，才放开喉咙唱起来。
蜻蜓轻轻地拍着翅膀飞走了。
周围变得静悄悄地，青蛙睡了很久很久。
青蛙终于醒过来了，它打了个哈欠：“啊——”这一觉睡得可真香呀！
但量，青蛙一点也不知道，在它睡着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小朋友，你懂得了什么呢？

吹牛大王旅行记

我本来打算坐飞机去旅行，但是由于我舍不得花钱买昂贵的机票，只好打消了坐飞机的念头。

不过，我很快就想出一个去旅行的好办法，我钻进了一台大炮的炮膛里，然后把一只手伸出炮口，用打火机点燃了导火索，只听嘭的一声响，大炮弹像发射炮弹一样，把我送到了天上。

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轻飘飘的，活像一只在天上飞翔的小鸟，好玩极了！飞呀，飞呀，突然，我的脑袋碰到了什么东西，哎呀，真疼！我定神一看，只见一架航天飞机像被炮弹打中似的，一头往下栽！

这是怎么回事呀？我仔细一想，噢，明白了-----刚才我的脑袋准是撞到了飞机上，这才把飞机给撞坏了！真糟糕！

我伸手摸摸脑袋，还好，除了有点疼之外，倒没什么大问题，可是，我被飞机这么一阻拦，身子顿时从天上掉下来。

哎呀，怎么办呀？总算我的脑子转得快，立刻就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我张开嘴巴，使劲儿往嘴里吸气，我的身体慢慢地涨了起来，不一会儿，就涨得像个满了气体的大汽球，风一吹，我的身体就飘起来。

就这样，我的身体随着风在天上飘，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有个猎人朝我开了一枪，-----大概他把我当成天上的小鸟了-----砰的一声，不好！我被子弹打中了，身子立刻出现一个小孔，我体内的气体一下从小孔漏了出来。

“嗖-----”我的身子在天上绕了几个圈，最后，只听扑通一声，我掉进了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海里。

幸好我是个游泳健将，我迎着一个个扑过来的巨浪，飞快地向岸边游去，速度快极了！

眼看快到岸边的时候，一头鲨鱼映入了我的眼帘，这家伙的胃口真大，一口就把我吞进了肚子里。

我到了鲨鱼的肚子里一看，唷，这家伙肚子里的东西还真不少，有鞋子，轮胎，破帽子.....简直就像个垃圾堆，大概这家伙什么都吃吧-----我这么想。

我居然在垃圾堆里找到一把宝剑，于是，我用它在鲨鱼的肚子里捅了个窟窿，然后，从这个窟窿里钻了出去，我重新获得了自由。

这时，疼得到外乱窜的鲨鱼，一头撞在我的屁股上，撞得我朝空中飞去，越飞越高，最后飞到了月球上，我这才松了口气。

可是，当我在月球上俯身一看，这里距离地球这么远，怎么下去呢？很快，我又想出了一个法子：我在月球上找了一根长长的绳子，用绳子的一头结结实实地捆住月球，然后，我就顺着绳子往下爬。

当我爬到一半的时候，绳子突然断了，我顿时又从天上掉了下来，身子正好压在一辆车上，这辆车立刻被我压扁了。

这时，警察开着警车赶来了，我认定他们准是来抓我的，正打算离开的时候，警察过来告诉我，这辆车里有个犯人，幸好我把汽车压偏了，犯人呆在里头跑不了，所以，他们决定授予我“勇敢市民”称号。

我的第一次旅行就这么结束了，不过，对于我的第二次旅行来说，才刚刚开始。

西克的故事

—

这天，玩具们差不多找遍了整间屋子，可就是找不到铁皮狗那把上发条的钥匙，铁皮狗急得差点哭鼻子，要知道，没有钥匙上发条，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屋子里都找遍了，就是不见钥匙的影子。”吹气猫告诉铁皮狗。“这可怎么办呀？”铁皮狗说，“没有钥匙上发条，我以后再也动不了啦！”

“别急，你再仔细想想，到底把钥匙丢在哪儿了。”瓷人西克安慰铁皮狗。

“我使劲儿想了，可就是想不起来。”铁皮狗哭丧着脸说。

“会不会给谁偷走了？”木头鸭冒出这么个念头。

“不会吧，”西克说，“人家偷铁皮狗的钥匙干么？”

“没准人家故意跟铁皮狗作对，就把钥匙弄走了。”吹气猫也说。

“就是，准是给人家偷走了。”木头鸭更加肯定了。

“那会是谁呀？”铁皮狗急了。

“你以前有没有得罪过别人？”吹气猫问。

铁皮狗想了一会，说：“我忘了。”

这时，不知从哪传来一个声音：

“喂，你们在干吗呀？”

玩具们顺着声音的方向望去，看见一只小老鼠站在对面。

“我们……”西克说。

“老鼠的名声不好，别理她！”吹气猫说。

“臭老鼠，滚开！”木头鸭冲着小老鼠喝道。

“你们是不是在找这个？”小老鼠说着举起手里的钥匙。

“对，就是它。”铁皮狗激动地叫起来。

“原来是你偷走了钥匙！”吹气猫从小老鼠手里夺过钥匙，说。

“不，我没偷。”小老鼠否认。

“你没偷，钥匙怎么会在你手里？”木头鸭不信。
“钥匙是我要床底下找到的。”小老鼠诚实地说。
“胡说！我在床底下找过了，根本就没有钥匙。”吹气猫振振有词。其实，他压根儿就没到过床底下。
“钥匙真是在床底下找到的。”小老鼠感到委屈。
“瞎说！”木头鸭瞪了小老鼠一眼，“准是让你偷走的。”
“既然不是小老鼠偷的，咱们就别冤枉人家。”西克给小老鼠解围。
“老鼠的话怎么能相信？”木头鸭不高兴了。
“要真是小老鼠偷的，那她干吗又把钥匙送回来？”西克反问。
“这……”木头鸭无言以对。
“那准是她想充当好人。”吹气猫帮木头鸭说话。
“不管怎么说，我相信钥匙不是小老鼠偷的。”西克坚决地说。
“你……”木头鸭气得干瞪眼。
小老鼠感激地看着西克。

二

这时，吹气猫给铁皮狗上足了发条，铁皮狗又有劲儿了，他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的神气，他朝小老鼠瞪了一眼，说：

“你说钥匙不是你偷的？”
“对。”小老鼠肯定地点点头。
“笑话！你是老鼠，怎么会不偷东西……对了，我想起来啦！”铁皮狗一拍脑袋，说。
“你想起什么了？”吹气猫忙问。
“我得罪过这只臭老鼠，他才存心向我报复！”铁皮狗回答。
“你什么时候得罪过我？”小老鼠茫然地问。
“哼，那次你到食品柜里偷东西吃，让我瞧见了，我就冲着你‘汪’地叫了一声，把你吓跑了，后来你知道是我干的，你就对我怀恨在心，对不对？”铁皮狗正气凛然地说。其实，根本就同这回事。
“是哪一次的事呀？我怎么不知道？”西克觉得奇怪。
“就是哪次呗，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吹气猫给铁皮狗圆谎。
“我也记得。”木头鸭说。
“不，根本就没这回事。”小老鼠摇头。
“事实俱在，你还不认账？”铁皮狗瞪眼说。
“小偷偷了东西，当然不敢认帐。”吹气猫说。
“就是，”木头鸭附和，“有那个小偷敢说自己偷了东西呀？”
“我不是小偷！”小老鼠说着转过身去。
西克看见小老鼠用手背擦眼睛……
“小老鼠，别伤心，”西克走上前说，“我相信你不是小偷。”
“真的？！”小老鼠激动了。
“不骗你。”西克肯定地说，“我想跟你交朋友。”
“你……你不嫌弃我？”小老鼠挺兴奋，要知道，还是头一次有人主动跟她交朋友。
“我干吗要嫌弃你呀？”西克认真地说。

“因为我是老鼠，名声不好……”小老鼠低头说。
“我不会嫌弃你的。”西克一字一句地说。
“西克，你怎么能跟老鼠交朋友？”吹气猫生气地说。
“小老鼠挺好呀，”西克说，“我为什么不能跟她交朋友？”
“老鼠是小偷，你跟她做朋友……哼！”木头鸭气呼呼地说。
“那他就是小偷的同伙。”吹气猫接着说。
“小老鼠不是小偷！”西克大声宣布。
“你还敢帮她说话？”铁皮狗从鼻孔里一哼。
“人家要跟小偷交朋友，就让他去做吧，”吹气猫说，“咱们走，别理他。”
玩具们都远远地走开了。
“对不起，是我连累你了。”小老鼠内疚地说。
“别这么说。”西克一笑。
就这样，西克和小老鼠成了好朋友。

三

西克和小老鼠一起做游戏，直到傍晚，小老鼠才依依不舍地回到洞里。西克回到了玩具们中间，可是，大家都不理他。
“怎么啦？”西克问。
“你居然跟老鼠做朋友，真不要脸！”木头鸭冒出这么一句。
“其实，小老鼠真的不坏呀！”西克说。
“哼，我才不信呢！”铁皮狗大声说。
“西克，你还想不想跟我们做朋友？”吹气猫问。
“当然想。”西克回答。
“那好，你想跟我们做朋友，就得跟小老鼠断绝关系。”吹气猫这么说。
“为什么？”西克一愣。
“因为我们不想跟小偷的同伙做朋友。”吹气猫解释。
西克这才明白过来。但是，要他跟小老鼠断绝关系，他办不到。
“怎么样？”铁皮狗问西克。
“不行。”西克摇头。
玩具们没话说了。
打这以后，西克天天去找小老鼠玩。

四

有一天，西克跟小老鼠正在做游戏，突然看见铁皮狗和吹气猫慌慌张张地跑过来。

“臭老鼠，快把钥匙还给我！”铁皮狗冲着小老鼠说。
“钥匙？我没拿呀！”小老鼠忙说。
“准是又给你偷走了，你还不认帐？”吹气猫大声说。
“我真的没拿！”小老鼠急了。
“小老鼠一直跟我在这一带，我可以证明她没拿铁皮狗的钥匙。”
“你就会护着她！”铁皮狗冲西克瞪眼。
“你说你没偷钥匙，那敢让我们到你洞里搜吗？”吹气猫质问。

“行。”小老鼠一口就答应了。
于是，他们来到小老鼠洞里，这儿又阴暗又潮湿，还有股难闻的味道。
“钥匙在这儿！”铁皮狗忽然叫起来。
西克一看，真的，洞里放着一把钥匙！
“这回你救不了了吧？”铁皮狗使用胜利者的口气说。
“不是我偷的。”小老鼠说。
“那它怎么会在你的洞里？”吹气猫问，“难道是它自己跑进来的？”
“这……”小老鼠不知该怎么回答。
“西克，你现在相信这家伙是小偷了吧？”铁皮狗对西克说。
“小老鼠，真是你偷了铁皮狗的钥匙？”西克气愤地问。
“我没有。”小老鼠否认。
“这是我亲眼瞧见的，还会有假吗？”西克说。
“先把押她出洞再说。”吹气猫说。
小老鼠被吹气猫和铁皮狗推出了鼠洞。
这时，木头鸭带着一只大花猫赶来了。
“那只臭老鼠在哪儿！”木头鸭指着小老鼠告诉大花猫。
小老鼠见势不妙，撒腿就跑，可是，大花猫迅速地扑了过去，用爪子把小老鼠死死地按在地上，小老鼠使用劲儿挣扎，可是一点也不管用。
“臭老鼠，看你还往哪跑？”大花猫喝道。
西克想上去救小老鼠，但是，他想到铁皮狗那把钥匙，他忍住了。
大花猫拎着小老鼠走了。
西克一辈子也忘不了小老鼠那绝望的目光。

五

“那只臭老鼠总算被抓走了。”木头鸭笑着说。
“多亏了吹气猫的主意。”铁皮狗夸了吹气猫一句。
“什么主意呀？”西克忙问。
“就是……”铁皮狗说。
“我哪有什么主意呀？铁皮狗，你别瞎说。”吹气猫一边说，一边冲着铁皮狗挤眼睛。
“对，是我瞎说的，吹气猫哪有什么主意呀？”铁皮狗反应过来。
“到底是什么事？”西克说，“你们别瞒我。”
“那好，我跟你说实话吧，”吹气猫说，“其实，那把钥匙是我们放进洞里去的。”
“你们……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西克大吃一惊。
“我们也是为了你好呀！”吹气猫说。
“为了我好？”西克一脸茫然。
“是呀，我们不忍心看着你跟小偷做一辈子朋友，才想出这么个法子，让你离开她。”吹气猫回答。
“这么说，那把钥匙不是小老鼠偷的？”西克问。
“当然不是。”铁皮狗说。
西克这才知道自己冤枉小老鼠了，他很后悔，可是，已经太迟了……

刀剑奇缘录

当当当，当当当，六声大响，青脸汉子连砍六刀，都被那蒙面女子挥剑荡了开去，刀剑相交，火花飞溅，蒙面女子虽然未被敌刀伤到，但她握着剑柄的手却被对方的力道震得隐隐发麻，长剑险险撒手落地，心中微微一惊，兀自凝了凝神，力骤右臂，紧紧握住剑柄，脚步向前一掠，唰唰两剑，一上一下，分刺青脸汉子咽喉和小腹，剑招凌厉已极，青脸汉子骂道：“贼丫头，这也难得倒老子吗？”上身略侧，避开第一剑，跟着鬼头刀一沉，拦住蒙面女子刺来的第二剑，左足“风扫落叶”，反攻蒙面女子下盘，蒙面女子跳跃避开，身法灵动已极。

青脸汉子欺身逼近，呼呼呼，三刀连环劈出，蒙面女子知道对方刀法了得，不愿再跟敌人以硬碰硬，当下展开小巧功夫，身子左飘右忽，迅若风飘，青脸汉子刀法虽快，却是碰她不到，心中焦躁起来，口中哇哇乱叫，鬼头刀更是猛攻猛劈，直是刚猛已极，蒙面女子依然身法如风，堪堪让开敌刀，猛地里飞起一脚，朝青脸汉子右腕踢到，青脸汉子大喝一声，鬼头刀顺势往她腿上砍落，势道凶猛已极，蒙面女子急忙提身向后跃出。

青脸汉子欺了过去，喝道：“贼丫头，死在眼前，还不束手待毙，更待何时？”他口中说话，鬼头刀又猛砍过去，一招紧似一招，直取对方要害关节，蒙面女子或闪或挡，或守或攻，将青脸汉子的刀招一一逼开，陡然间左脚飞出，在青脸汉子右膝上踹了一脚，青脸汉子身子一晃，险险跌倒。

蒙面女子正要趁机进击，忽觉脑后生风，心知不妥，不及细想，唰的一声，长剑寒光闪动，已向身后递去，当当两响，将两件自身后攻来的兵刃格了开去，蒙面女子随即拧步转身，站在她身后的却是一个黑衣妇人，长发披肩，容貌极丑，直如鬼魅一般，两只犹如鸡爪般的手分别握着一只铁钩，她适才从蒙面女子身后偷袭，所使的兵刃便是这两只铁钩。

蒙面女子凝住心神，不待那黑衣丑妇出招，已自挺剑疾刺而出，剑快似电，直取对方胸腹要害，黑衣丑妇左钩护在身前，右钩递出，格住长剑，跟着右肘倒撞，猛击蒙面女子胸口“膻中穴”，蒙面女子吃了一惊，右脚斜退一步，左掌在胸口一封，以掌心托住黑衣丑妇肘尖，猛力往外一推，长剑变招攻出，“青龙取水”，剑尖直刺黑衣丑妇要害关节，黑衣丑妇武功究竟不弱，岂会轻易着对方的道儿？她冷笑一声，忽地挥钩一掠，抢到蒙面女子身后，左钩钩她后脑“玉枕穴”，右钩直取后腰“凤尾穴”，双钩齐出，狠辣已极，蒙面女子心中一惊，要待回身招架，却已不能，身子一晃，闪身往前扑出，黑衣妇人却是得理不让人，身形闪处，跟着向蒙面女子欺到，双钩照样钩出，仍是直取蒙面女子两处要穴。

蒙面女子正要转身，那知青脸汉子一声大喝，也朝她欺了过来，鬼头刀挟着呼呼劲风，劈面砍到，在这电光石火之间，蒙面女子横剑拦住鬼头刀，左脚一点，一个“蜻蜓点水”身法，身子凌空而起，长剑顺势将青脸汉子的钢刀御了开去，身形晃动，已从青脸汉子头顶越过，飘落在他身后，她这一着使得恰到好处，身法又是巧妙之极，黑衣丑妇双钩非但伤她不到，一个收势不住，钩头竟向青脸汉子身上钩去，青脸汉子脸上色变，急忙向后跃开，

喝道：“臭婆娘，你想谋杀亲夫吗？”黑衣丑妇呸的一声，道：“什么谋杀亲夫，我又不是故意的……啊哟，贼汉子，小心啦！”原来蒙面女子趁他们说话之时，挺剑向青脸汉子后心疾刺而至，黑衣丑妇见了，便脱口叫了出来。

青脸汉子听得老婆的叫声，心头一凛，突然回转身子，鬼头刀顺势劈出，当的一声，正好跟蒙面女子的长剑相交，蒙面女子倒退两步，青脸汉子鼻孔里一哼，提刀冲上前去，正要举刀砍出，蒙面女子骤然斜身一掠，挺剑往青脸汉子脸上刺去，她这一剑来势奇速，青脸汉子大吃一惊，情急之下，疾忙仰身后跃，蒙面女子提剑欺近，唰唰唰唰，一连四剑，朝青脸汉子戳到，剑招又狠又快，青脸汉子身子斗然跃起，鬼头刀左挡右格，倏然间呼的一掌，往蒙面女子身上拍去，蒙面女子竟是躲避不及，登时向后直跌而出。

青脸汉子占了便宜，心下大是得意，哈哈大笑，道：“贼丫头，我老吴好歹总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你今日栽在老子手里，那也是你前世修来的福份了，这就送你去见阎王爷罢！”大刺刺地走到蒙面女子身旁，举起鬼头刀便要往她身上砍落，蒙面女子突然跃起身来，飞起一脚，不偏不奇，正好踢中青脸汉子“大包穴”，青脸汉子只道她先前已给自己打得重伤，没料到她竟会突然跃起，不由得脸色大变，啊哟一声，周身一震，登时瘫倒在地。

蒙面女子格的一笑，道：“你想送我去见阎王爷，阎王爷可嫌我年纪太轻，阳寿未尽，不肯收留我呢！”青脸汉子怒道：“他妈的，你这臭妮子太也狡狴，老子着了你的道儿啦！”蒙面女子笑道：“不是姑娘狡狴，是你自己太蠢啦，你要怪，那也只能怪在自己头上，可别来怪我。”青脸汉子厉声道：“哼，臭丫头，有本事便解开老子的穴道，待老子再跟你打过！”蒙面女子道：“姑娘自然有本事，却未必一定要解开你的穴道，更回用不着再跟你打过。”青脸汉子骂道：“他奶奶的，真正是岂有此理！”向黑衣丑妇叫道：“喂，老婆，还不快过来给我解了穴道！”黑衣丑妇眼见丈夫遭了蒙面女子的暗算，哪有袖手旁观之理？当下身形一晃，抢上前去。

蒙面女子冷笑一声，向黑衣丑妇道：“你只管给你老公解穴罢，姑娘可不奉陪啦。”身影闪动，竟自凌空而起，她身在半空，大步迈出，竟是迅速绝伦，当下提剑朝大街中央一顶大轿飘去，黑衣丑妇刚刚为丈夫解开穴道，便见寒光闪动，蒙面女子的长剑竟笔直往轿子刺去，黑衣丑妇大惊失色，要待抢过去相救轿内之人，已是不能。

正在此时，东北角青影一闪，一人身法如电，轻似疾鸟，朝蒙面女子飞掠过去，唰的一声，单刀出鞘，刀光闪处，将蒙面女子的长剑荡了开去，跟着反手一掌，势快若电，拳猛如雷，向蒙面女子肩头拍到，蒙面女子只顾刺杀轿中之人，竟未防到中途会杀出这等武功好手，一惊之下，肩头中掌，登时向后飞跌出去，总算对方出手不重，是以蒙面女子并未受伤。

她一个“鲤鱼打挺”身法，从地下跃了起来，注目看去，只见对面站着一人，却是个二十左右年纪的少年，穿着一身青衣，身材瘦长，相貌却颇英俊，右手提着一口单刀，显是适才出手阻挡她那人，蒙面女子微微一怔，随即喝道：“喂，姑娘要杀轿里那个恶人，却要你来管什么闲事？”青衣少年道：“轿里的人是恶人吗？我瞧不见得罢。”蒙面女子道：“他不是恶人，难道姑娘倒是恶人了？”青衣少年微微一笑，道：“姑娘当街杀人，纵然不是恶人，可也……可也……哈哈，得罪，得罪！”蒙面女子道：“什么可也可也的？你这人说话吞吞吐吐，我瞧你才不是好人了！”青衣少年笑道：“是吗？如此说来，在下才是恶人了。”蒙面女子道：“可不是吗？你来帮轿子里那人，

还会是好人么？”

青脸汉子插口道：“他妈的，你这臭妮子刺杀朝庭命官，真是罪大恶极，难道还算不上是恶人么？”黑衣丑妇向青衣少年打量了几眼，寻思：“瞧这少年适才的武功身手，显然不是泛泛之辈，我却瞧不出他是什么来头？这可奇了。”只听蒙面女子大声道：“喂，我不跟你罗嗦啦，你快让开罢，可别挡着姑娘杀人！”青衣少年笑道：“倘若我一定不让开呢？姑娘便要连我也一并杀了，是也不是？”蒙面女子道：“是啦，你若是不想死，这就让开罢！”青衣少年却摇了摇头，道：“非也，非也。”

蒙面女子一怔：“什么非也非也？”青衣少年道：“区区在下早就活得不耐烦啦，正想一死了之，姑娘既肯成全，那真是再好不过。”蒙面女子见他毫无惧意，心里反倒一惊，倒退了一步，说道：“你……你……”青衣少年指着自已胸口，道：“姑娘，你只消往在下这里刺上一剑，在下这条小命立时呜呼哀哉，岂不甚妙？”蒙面女子道：“你要寻死，那有什么难了？你手里不是有刀么？自己用刀往脖子上一抹，不就成了啦？”青衣少年点头道：“那也说得是，只不过，在下自行了断，跟死在姑娘剑下，味道可就不大相同了。”蒙面女子奇道：“那有什么不同了？”

青衣少年道：“大大的不同，在下若是死在自己手里，死后终究只能做个孤魂野鬼，岂不是糟天下之大糕么？”蒙面女子道：“你若是死在我手里，那也一样做个孤魂野鬼，那又有什么不同？”青衣少年道：“同样是鬼，不过，此鬼可就非那鬼了。”蒙面女子道：“什么？”青衣少年道：“倘若在下死在姑娘手里，那也总是个风流鬼，岂不是胜过做孤魂野鬼了？”蒙面女子呸的一声，道：“胡说八道！”青衣少年道：“怎么是胡说八道了？有一句话姑娘难道没听过么？”蒙面女子问道：“什么话？”青衣少年道：“倘若在下当真死在姑娘剑下，这就叫做‘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这‘风流鬼’三字，用在在下身上，岂非贴切之极？”蒙面女子嗔道：“呸，油嘴滑舌！我不理你啦！”倏然间，身子一晃，径自从青衣少年身侧绕了过去，提剑向那顶大轿冲了上去。

青衣少年身影也是一晃，抢到蒙面女子身前，叫道：“姑娘，你在这里杀人，我这口单刀太过爱管闲事啦，它一定要管到底不可，你说怎么是好？”蒙面女子哼了一声，道：“好，姑娘这就杀了你，瞧瞧你的单刀还怎么管闲事？”青衣少年道：“是极，是极。只要在下一死，这口单刀没了主人，多半会神智大失，走火入魔而死！”蒙面女子听他一味胡说八道，禁不住格的一声，笑了出来，喝道：“看剑！”唰的一剑，刺了出去，青衣少年侧身一闪，避开长剑，笑道：“想来在下要死在姑娘手里，可也不大容易。”蒙面女子道：“那有什么难了？”她口中说话，手上却是丝毫不缓，长剑挟着隐隐龙吟，向青衣少年疾刺而至，剑招凌厉之极。

青衣少年身影如风，忽左忽右，闪掠来去，如鱼游水，滑溜异常，饶是蒙面女子剑法卓绝，竟也没有一剑伤他得到，青衣少年微微一笑，叫道：“姑娘，我说过要死在你剑下，实在不大容易，你却总是不信，这可相信了罢？”蒙面女子哼了一声，却不答话，长剑如蛇，又向青衣少年招呼过去，一剑紧似一剑，斗到紧处，蒙面女子一招“白鹭上天”，长剑先攻对方下盘，剩敌人闪避之际，剑锋陡然一起，自下而上，朝青衣少年面门挑去，直戳他眉尖“阳白穴”，青衣少年大叫：“啊哟，乖乖不得了！”身形一矮，已然从蒙面女子剑下钻了过去。

蒙面女子脚下一个箭步，向青衣少年冲了上去，挺剑又是一刺，青衣少年仰身闪避，蒙面女子剩机挥腿扫出，青衣少年竟然没能避开，失声惊呼：“啊哟！”登时跌倒在地，蒙面女子欺近身去，只见青衣少年倒在地下，竟是一动也不动，便道：“喂，别装死啦！你可瞒不了我的。”说着朝青衣少年身上踢了一脚，青衣少年仍是一动也不动，蒙面女子心中一奇，暗道：“难道这人当真死了？”正自迟疑之间，青衣少年斗然跃起，伸出手指，在蒙面女子右腕“神门穴”上一点，蒙面女子顿觉手臂一麻，当的一声，长剑撒手落地。

青衣少年向后跃开两步，哈哈一笑，抱拳道：“得罪，得罪！”蒙面女子又惊又怒，道：“你……你果然是在装死！”青衣少年笑道：“是啊，在下这一招乃是跟姑娘学的，这叫做‘以牙还牙’。”蒙面女子暗运内劲，意图冲开穴道，那知青衣少年的点穴手法极是古怪，她连运数次，都是无法将穴道冲开，不由得大急。

青衣少年道：“姑娘，请你这就知难而退罢。”蒙面女子大声道：“哼，姑娘干么要听你的话？你赶我走，我就偏偏不走，你要怎样？”青衣少年笑道：“既然姑娘不走，在下也是不走的了。”蒙面女子道：“你留在这里干么？想要杀了我吗？”青衣少年道：“姑娘生得如花似玉，若是死了，岂不可惜？”蒙面女子道：“呸，你又没见过我的模样，怎知姑娘生得如花似玉了？”青衣少年道：“姑娘纵然不是个大美人，那也不见得会是丑八怪。”蒙面女子道：“是吗？哼，你也不用来讨姑娘欢喜啦！”青衣少年道：“怎么是讨你欢喜了？难道姑娘说自己是丑八怪么？”蒙面女子道：“我是不是丑八怪，可跟你毫不相干！”青衣少年嗯了一声，道：“这话倒也不错。”

蒙面女子道：“今日这事，你一定要管到底了，是不是？”青衣少年道：“正是。倘若姑娘执意杀人，在下只好跟姑娘死缠烂打下去了。”蒙面女子心知自己不是他的对手，兼之自己手上的穴道受制，若再跟他纠缠不清，自己定然讨不好去，说道：“好，姑娘回头再来找你算帐！”俯身从地下拾起长剑。

这时青脸汉子喝道：“臭丫头，你胆敢行刺朝庭命官，罪名大是不小，这就想一走了之么？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向黑衣丑妇道：“贼婆娘，咱们合力将这贼丫头毙了！”黑衣丑妇点头道：“好！”两人身形一闪，已然抢到蒙面女子身前，一人提刀，一人挥钩，同时向蒙面女子攻到，蒙面女子挥剑荡开敌人的兵刃，大声道：“阴阳双煞，姑娘可没空奉陪啦！”青衣少年听到“阴阳双煞”四字，心头一凛，寻思：“怎么？这两人便是黑道上的阴阳双煞么？”向黑衣丑妇看了一眼，心道：“想来这妇人必是‘阴煞’卫三娘了，那汉子自是他丈夫‘阳煞’吴铁虎了。”又想：“师父常说阴阳双煞为人阴险毒辣，他们夫妇奋力保护轿中之人，难道轿中那人当真是个奸恶之徒？”

正自迟疑，忽听得吴铁虎大声喝道：“臭丫头，这还跑得了吗？快给老子站住！”青衣少年抬头一看，只见蒙面女子展开轻功身法，径向东北角飞身掠去，阴阳双煞齐声呼喝着追了上去。

青衣少年望着蒙面女子的背影，心想：“不知这位姑娘是什么人？”

过了一会，便见阴阳双煞奔了回来，两人走到那顶大轿之前，一齐躬身行礼，恭恭敬敬的道：“阁老，属下无能，教那刺客逃了去，请阁老治罪！”话音刚落，便见轿中伸出一只手，将轿帘掀了开来，随即走出一个官员，须发灰白，神色和蔼，他右袖一拂，淡淡的道：“罢了。”径自走到青衣少年跟

前，打量了他一眼，说道：“少年，你叫什么名字？”青衣少年答道：“在下姓袁，名辟邪。”吴铁虎喝道：“兀那小子，见到严阁老，怎地还不跪下来磕头行礼？”那官员正是当朝首辅严嵩。

其时是明朝嘉靖年间，严嵩深得嘉靖皇帝宠信，权倾朝野，为人却极是奸恶之极，那少年袁辟邪久居深山，这一次初出江湖，自不知官场之事，听得吴铁虎称呼严嵩为“阁老”，心下自是不大了然，当下愕然不答。

严嵩微微一笑，道：“这位小兄弟不是官场中人，不明礼数，那也怪他不得。”袁辟邪道：“大人既然无恙，小人这可告辞了。”转身要走。严嵩道：“且住。”袁辟邪道：“阁老还有什么吩咐？”严嵩笑道：“吩咐可不敢当了。适才若非小兄弟出手相救，老夫早已性命不保，这般大恩，老夫岂可不报？”袁辟邪道：“小人路见不平，这才拔刀相助，决不是为了图阁老的报答。”严嵩道：“小兄弟助人不图报答，那更是难得了，倘若小兄弟不嫌弃，这便到寒舍一叙，不知意下如何？”袁辟邪道：“既然如此，小人便打扰了。”当下跟随严嵩和阴阳双煞向严府走去。

走出数十丈，天色渐暮，只见迎面便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府第，正是严府所在，进得府来，严嵩唯恐那蒙面女子又会混进府来对自己不利，是以命府上侍卫加强戒备，随即设宴款待袁辟邪，又对他日间出手相救之事，大加赞扬一番，阴阳双煞是严嵩的贴身侍卫，眼见严嵩一味夸奖袁辟邪，却冷落了他们夫妇，心下都是极不受用，均想：“日间赶走那刺客，咱们夫妇纵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阁老却只顾向这小子道谢，对我们夫妇却是不理不睬，太也岂有此理啦！”两人同时瞪了袁辟邪一眼，心中都是说不出的嫉妒，却又不便发作。

过得片刻，吴铁虎再也忍耐不住，当下斟满了一杯酒，站起身来，粗声道：“袁兄弟救了阁老的性命，功劳当真大得很啊！来，来，来，兄弟敬你一杯！”说着将酒杯捧到袁辟邪面前，袁辟邪抱拳道：“那怎么敢当？”吴铁虎道：“有什么不敢当了？袁兄弟若是不干了这杯酒，那便是瞧我老吴不起了。”袁辟邪心中暗忖：“此人是江湖上的恶霸，他来向我敬酒，量来决不会安什么好心的了，倒须小心提防才是。”笑道：“既是吴爷一番好意，那便恭敬不如从命了。”当即伸手却接酒杯。

那知便在这时，袁辟邪只觉一股力道顺着酒杯传了过来，竟向自己直逼而至，心中一凛：“好啊，原来是试探小爷的武功来着。”兀自凝住心神，运劲于臂，朝吴铁虎的内劲迎了上去，吴铁虎脸色微变，暗道：“好小子，你倒跟老子干上啦！”鼻孔里一哼，暗自提了一口丹田气，右手奋力向外推出，袁辟邪的身子微微一晃，吴铁虎只道他抵受不住了，心中一喜，喝声：“去！”猛力一推，那知袁辟邪内劲陡收，突然缩身向后跃了开去，吴铁虎身前没了着力之物，身子一晃，登时便要向前扑倒。

卫三娘见势不妙，身影闪处，已然抢到了丈夫身后，探手一抓，拿住吴铁虎后背一拉，吴铁虎这才稳稳站住。

袁辟邪哈哈一笑，向吴铁虎道：“吴爷，得罪啦。”

卫三娘沉脸道：“袁公子，我也来领教一下你的高招！”不待袁辟邪答话，左袖迎面攻到，手掌自袖底穿出，朝袁辟邪面门猛劈而至，势道既急且劲，既猛且狠，袁辟邪心中一凛，当即斜身避开敌掌，右腿飞出，反踢卫三娘腹部，卫三娘双手交叉，封住敌腿来势，跟着变守为攻，右掌劈出，斩向袁辟邪项颈，左肘倒撞，击他心口要穴，袁辟邪见她一招两式，招数着实狠辣，

倒也不敢小觑，左脚向右边一滑，避开敌掌这一斩，跟着右臂横拦，格住卫三娘右肘，左手发拳，往她胸口猛击。

严嵩也想见识一下袁辟邪的武功，是以眼见袁卫二人大打出手，并不出言阻止，当下只是凝神观斗。

卫三娘见他拳势刚猛，急忙后退一步，斜身一闪，避过敌拳，左腿扫出，攻向袁辟邪下盘，袁辟邪跳跃避让，左臂横扫，反击卫三娘腰肋，卫三娘反手一勾，格开来势，右手一撩，“天马行空”，五个尖尖的指头，一齐朝袁辟邪脸上抓去，她这一招去势迅速绝伦，眼看袁辟邪的面孔便要给他抓中，正当在这电光石火之间，袁辟邪双臂上挥，卫三娘抓势虽快，但袁辟邪出手更快，瞬息之间，双臂已然护住面部，跟着一招，“野马分鬃”，双手向外一分，化开敌招攻势，左掌一圈，在卫三娘肋下拍了一掌，卫三娘脚下一个踉跄，险险跌倒。

袁辟邪微微一笑，问道：“还打不打了？”

蓦地里，只听得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怎么不打？他奶奶的，你这家伙欺侮我老婆，老子跟你打个乱七八糟再说！”正是阳煞吴铁虎。

袁辟邪还未回身，便听得身后呼呼声响，知是吴铁虎挥刀砍到，兀自收敛心神，长剑后递，当当当，将吴铁虎的鬼头刀荡了开去，猛地里，右足“回风腿”回身猛扫，吴铁虎冷不防，给他一脚扫中，身子一晃，向后直跌出去。

卫三娘脱口叫道：“贼汉子，你怎样？”吴铁虎粗声道：“他妈的，这浑小子倒是很有些门道，臭婆娘，你要小心啦！”卫三娘道：“袁公子，咱们在兵刃上比个高下罢？”袁辟邪道：“甚好！”卫三娘一声娇叱，将那对系在腰间的铁钩拨了出来，朝袁辟邪双肩抓到，袁辟邪早就防到这一着了，他微微一笑，喝道：“来得好！”话音刚落，那口本来负在他背上的单刀已然被他握在手中，连卫三娘也没瞧清他是怎么将刀拨出来的，出手之快，实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她正自暗暗心惊，耳听得当当两声，一对攻出去的铁钩还未碰到袁辟邪的肩头，已被他的单刀化解开来。

袁辟邪喝声：“得罪！”刀光闪动，瞬息间三刀已出，疾似电闪，卫三娘心中一凛，脱口叫道：“霹雳刀法！你……你……”她的话还来不及说完，袁辟邪单刀已然砍到，卫三娘急忙挥刀还击，当当当，当当当，刀钩相击，声响不绝，袁辟邪笑道：“你倒知道我的刀法？”卫三娘道：“怎么不知？你是湖南‘霹雳刀神’杨闪电的门下，是也不是？”袁辟邪心道：“既然给她瞧出我的师承来历，那也不须引瞒了。”说道：“不错。”卫三娘道：“霹雳刀法，果然名不虚传！”嗖嗖嗖，两柄铁钩同时攻出，直取袁辟邪周身要害关节。

袁辟邪身影如风，来去如电，那套“霹雳刀法”使将开来，劈、斩、踹、挑、削、砍，招招快如电闪，刚猛已极，饶是卫三娘双钩飞舞，左挡右架，但始终被袁辟邪逼得直退出，愈斗愈是心惊，倏然间，袁辟邪单刀落处，直砍卫三娘右腕，卫三娘大骇，情急之下，左钩疾递，护在右腕上侧，当的一声，单刀砍落在铁钩之上，袁辟邪哈哈一笑，倏地单刀倒转，撞中卫三娘胸口，卫三娘一声闷哼，身子向后直飞出去。

吴铁虎见老婆受挫，不由得脸上色变，叫道：“臭婆娘，你怎样？”奔近前去，将她从地下扶起，卫三娘道：“我……”话犹未已，只觉喉头一甜，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血来，原来她适才虽是跟袁辟邪比试功夫，但袁辟邪知她为人奸恶，是以出手并不留情。

吴铁虎气得满脸通红，向袁辟邪戳指大骂：“你奶奶的，贼小子，胆敢伤我老婆，老子跟你没完没了！”提刀鬼头刀又要向袁辟邪砍去，却听得严嵩喝道：“住手！”吴铁虎一怔，道：“阁老，这……这臭小子……”严嵩摆了摆手，道：“你们夫妇技不如人，再斗下去，又有何益？”吴铁虎见严嵩袒护袁辟邪，心下大是不悦，却又不便出言反驳，只得铁青着脸，兀自一言不发。

严嵩向袁辟邪看了一眼，笑道：“小兄弟，你的武功好得很啊！”袁辟邪道：“小人这点微末技俩，倒教阁老见笑啦！”严嵩正色道：“袁兄弟不过必谦，似袁兄弟这般人材，实是难得一见，倘若袁兄弟不嫌弃，便留在老夫身边如何？”袁辟邪抱拳道：“多谢阁老好意，不过，小人向来喜欢独来独往，倘若留在阁老身边，只怕反而有所不便，还望阁老见谅！”严嵩尚未答话，吴铁虎忍不住插口道：“臭小子，你好大胆！”袁辟邪奇道：“怎么？”吴铁虎厉声道：“你说这话，那分明是瞧阁老不起了！狗胆真是不小啊！”袁辟邪笑道：“是吗？如此说来，吴爷的狗胆也是不小的了。”吴铁虎一呆，道：“什么？”袁辟邪道：“我在跟阁老说话，阁老还没开口，吴爷便来抢着说了，吴爷的狗胆难道还不小么？”吴铁虎骂道：“放你奶奶的臭狗屁！”

言话之间，忽听得厅外有人大声道：“什么人？胆敢擅闯阁老府，想作死吗？”严嵩脸色微变，当即转出厅来，问道：“出什么事啦？”一名侍卫上前禀道：“禀报阁老，那边……那边……”话犹未已，便见西南面掠过一条黑影，径向府外飞掠而出。吴铁虎大声喝道：“兀那狗贼，既然来了，还跑得了吗？趁早给老子站住！”提刀向那黑影追了上去，卫三娘和阁老府上一众侍卫也纷纷向府外追出。

袁辟邪心道：“严阁老待我这般好，他府上出了刺客，我可不能袖手旁观了。”脚下一个箭步，向府外冲了出去，奔得数丈，袁辟邪心念忽动：“不好，可别中了刺客的调虎离山之计！”想到这里，立即转身奔回府内，只听得府中呐喊之声大作，袁辟邪凝神一看，只见几名侍卫围住一个女子恶斗正紧，那女子似乎便是日间遇到的那个蒙面女子，袁辟邪心中一凛：“果然是调虎离山之计！”蒙面女子长剑抖动，一连刺倒五六名侍卫，倏地身形一起，飘到严嵩身旁，唰的一声，剑锋直戳严嵩咽喉。

袁辟邪见严嵩处境不妙，身影闪处，单刀已然长剑格开，笑道：“姑娘，咱们又见面啦！”蒙面女子白了他一眼，道：“怎么又是你？你可真是阴魂不散了。”袁辟邪道：“姑娘能阴魂不散地来严府行刺阁老，在下自然也能阴魂不散地跟着来，有什么不妥吗？”蒙面女子哼的一声，长剑刺出，剑到中途，手臂向下一沉，长剑也跟着下沉，仍是疾刺过去，使的是一招“飞流直下”，袁辟邪吸腹拔背，向后滑开一步，右手单刀挥出，朝蒙面女子左肩削去，蒙面女子斜肩急避，长剑递处，跟袁辟邪的单刀粘在一起，袁辟邪凝劲于臂，向外一推，蒙面女子脚下一个踉跄，倒了出去，袁辟邪右腿倏地勾出，蒙面女子闪避不及，给他一脚勾倒在地。

严嵩见状，喝道：“拿下了！”

众侍卫齐声应道：“是。”话音刚落，一干人同时向蒙面女子扑了上去，蒙面女子不及挺身跃起，右手长剑刺出，正好戳中一个侍卫胸口，那侍卫长声惨叫，倒地身而亡，另外两个侍卫一齐挥刀，往蒙面女子身上砍落，蒙面女子横剑拦住，左掌斜发，将右首那个侍卫打得跌了个跟斗，跟着右腿上撩，在左首那侍卫腹部踹了一脚，那侍卫仰身便倒。蒙面女子趁机挺身一跃，倏

地脑后生风，知是有人从身后偷袭，心中微微一惊，挥剑往便身后刺去，只听啊哟一声，那个从身后偷袭的侍卫被刺中胸膛，当堂毙命。

这时，袁辟邪欺近蒙面女子身旁，呼呼两刀，攻了过去，蒙面女子立即还招进击，刀剑交锋，当当声响，袁辟邪跟着又攻出三刀，剩蒙面女子凝神应付刀法之际，左手食指陡伸，在蒙面女子的“贞肩穴”上一点，蒙面女子登时动弹不得。

袁辟邪笑道：“姑娘，这可得罪啦。”伸手取下蒙面女子脸上的黑巾，登时露出一张圆圆的脸蛋，脸上的肌肤白里透红，竟是个美貌绝伦的女郎，袁辟邪不禁瞧得呆了，一时间竟自说不出话来。

严嵩当即命侍卫将蒙面女子押下去囚禁起来，随即又向袁辟邪道谢了一番，阴阳双煞赶回府中之时，得知刺客已被袁辟邪擒获，当下自不免又遭到严嵩一番冷落，夫妇心中对袁辟邪更是又恨又嫉。

严嵩道：“袁兄弟，现下天色不早，倘若你不嫌弃，便在寒舍住下罢。”袁辟邪道：“多谢阁老！”严嵩唤来一名仆人，命他为袁辟邪准备住处。

这日晚间，那蒙面女子的身影总是在他脑海里飘来忽去，兀自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心思：“不知阁老要怎生处置那位姑娘？”又想：“她行刺阁老，罪名大得很了，谅来阁老决不会轻易便饶了她。”想到那女郎的处境，他心中开始懊悔起来，禁不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当下站起身来，剔亮油灯，正要开门出屋，忽听得屋外响起一阵脚步声，跟着有人喝道：“他妈的，贼丫头，到了这当儿还不老实！可别惹恼了老子，否则给你来个先奸后杀，瞧你还能怎样？”袁辟邪心中一凛，顺手从墙上摘下单刀，在屋门上揭了条小缝，顺着小缝往外一看，借着月光一看，只见两个仆人模样的汉子架着一人从门口经过，那个被架着的人正是那女郎，她周身上下被绳索紧紧缚住，口中塞着一团布块，身子却是不住地挣扎着。

袁辟邪心中一奇，寻思：“他们要把这位姑娘带到哪里去？”只听另一个仆人嘿嘿笑道：“老陈，你这家伙穷心未脱，色心又起，少爷瞧中的小妞儿，几时轮得到你了？”又道：“你想将她先奸后杀，少爷可不答应。”先前那人嬉皮笑脸的道：“兄弟不外是随口说说而已，你倒当真起来啦，少爷瞧中这小娘皮，我便是有天大的胆子，那也不敢打她的主意。”另一人道：“不敢就好，否则得罪了少爷，你便是有十个脑瓜子，那也保不住了。”两人一边嬉笑怒骂，一边架着那女郎向东北角走去。

袁辟邪决意瞧个究竟，当下出得屋来，悄悄地跟随在那两个仆人身后，绕过一座花园，穿过两道长廊，来到一座大屋门口，屋门两侧分别站着一名侍卫，一个仆人向侍卫说了几句话，那侍卫当即入内禀报，过得片刻，那侍卫转出屋来，说道：“少爷叫你们进去。”两个仆人齐声应道：“是。”恭恭敬敬地抬着那女郎进了屋里。

袁辟邪隐身在大屋附近，过了一会，只见那两个仆人都从屋内走出，待这两人走得远了，袁辟邪从地下捡起两枚石子，扣在拇指和食指之间，嗤嗤两声，两枚石子同时射出，门口那两个侍卫立时应声倒地，两人都被石子击中穴道，昏迷过去。

袁辟邪心道：“不知屋里究竟有什么古怪？且待我进去瞧瞧再说。”当即展开轻功，身子轻飘飘地掠到大屋门口，刚刚站定，便听得屋中传出一个女子的声音：“你干什么？”正是那女郎的声音。另一个男子的声音笑嘻嘻的道：“咱们孤男寡女独处一室，你倒说说我要干什么啊？”那女郎骂道：

“你……你不要脸！快走开！”那男子笑道：“这里是我家，我为什么要走开？真是好笑！”那女郎道：“你……你别碰我！”那男子道：“我一定要碰，那又怎样？你想杀了我吗？只怕没有这个能耐罢？”那女郎怒道：“你再不走开，我可不客气啦！”那男子哈哈大笑，道：“你只管对我不客气好了，又有谁要你待我客气了？”那女郎道：“你……你……”

袁辟邪用单刀揭了一道门缝，定睛往屋内看去，只见那女郎躺在地下，身旁蹲着一个锦衣男子，身形略显肥胖，他一边伸手摸那女郎的脸蛋，一边吃吃淫笑，袁辟邪看得怒气上冲，心道：“这人太也不要脸啦，今日教我撞见，须饶他不得！”正要破门而入，忽然想到：“适才那两个仆人说这家伙是什么少爷，难道他竟是严阁老的儿子？哼，瞧在严阁老的份儿上，我不杀他，也就是了。”那男子正是严嵩的儿子侍郎严世藩，此人生性最是贪花好色，他得知府上拿住了一个美貌刺客，心中邪念顿生，当即派了仆人将那女郎押到屋中。

这时严世藩嘻嘻一笑，伸手但去解开那女郎身的上衣带，那女郎不住地挣扎，无奈周身被绳索困住，只得破口大骂道：“你……你这不要脸的淫……淫……”话犹未已，严世藩哈哈一笑，道：“你骂我淫贼，是不是？哈哈，我这就‘淫’给你瞧瞧！”袁辟邪再也忍耐不住，双手齐探，把那两个被他打倒在地的侍卫提了起来，跟着飞起一脚，砰的一声，将屋门踢了开来，严世藩大吃一惊，喝道：“是谁？”话音刚落，袁辟邪右手一扬，奋力将一侍卫掷了出去，那侍卫身如薄纸一般，直飞出去，严世藩还未看清对方是谁，已被那侍卫的身子压倒在地，袁辟邪随手又将另一名侍卫掷了过去，径自身影一闪，抢到那女郎身边，伸手将她抱了起来，一个箭步，向屋外直冲出去。

严世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那两个压在他身上的侍卫推开，随即奔出屋来，大声叫喊起来，严府上下的侍卫纷纷闻声而至，随即向府外追出。

袁辟邪抱着那女郎飞身出了严府。

奔出数十丈远，袁辟邪避开了众侍卫的耳目，这才停住脚步，将那女郎放了下来，那女郎白了他一眼，道：“你也来欺侮我么？”袁辟邪道：“那怎么敢？”说着拔出单刀，将她身上的绳索刮断，那女郎怔怔的看着他，奇道：“你干什么？”袁辟邪道：“我带你出来，自然是要把你放了。”那女郎哼了一声，道：“你有这等好心？”袁辟邪道：“难道姑娘疑心在下别有居心了？”那女郎道：“哼，你先前帮着严嵩，现下又来帮我，难道还不是别有居心么？”袁辟邪眉头微皱，道：“既然姑娘不相信在下的话，那也无法可想。”那女郎道：“你说我不过，自然无法可想，那有什么奇怪？”

袁辟邪道：“姑娘，你这就走罢，只要你不来跟严阁老为难，我便不来跟你计较。”那女郎道：“姑娘为什么要听你的话，你叫我别跟严嵩为难，我却偏偏要跟他为难，你待怎样？”袁辟邪道：“严阁老究竟跟姑娘有何仇怨？何以姑娘总是要来杀他？”那女郎道：“姑娘自然跟他有仇怨，却未必必要告诉你！”径自转身便走。

袁辟邪忽道：“姑娘，且住！”那女郎回身瞪了他一眼，问道：“干什么？”袁辟邪道：“在下还未请姑娘尊姓。”那女郎道：“我不跟你说！”当即展开轻身功夫，提身向西南面掠去，她的轻功身法极是了得，几个起落之间，已然不见踪影。

袁辟邪望着那女郎离去的方向，兀自怔怔出神，心中却是思潮起伏：“我先前得罪了这位姑娘，想来她现在必是恨极了我！”长叹一声，又想：“不知

要到几时才能见到她了？”想到这里，竟自痴了。

过了半晌，袁辟邪才转回严府，只见严嵩领着一众侍卫迎了上来，问道：“袁兄弟，那女刺客呢？”袁辟邪脸色微变，道：“什么？”严嵩道：“世藩说哪女刺客给人救了出去，难道你不是出去追赶么？”袁辟邪心中略宽，暗道：“听阁老这话的口气，显是不知是我放走了那位姑娘。”便道：“不错，小人确是去追赶那女刺客了，不过小人无能，教她给跑了。”严嵩道：“既然如此，那也罢了。”

袁辟邪道：“阁老，有一件事小人不明白，想向阁老请教。”严嵩道：“袁兄弟请讲。”袁辟邪道：“请问阁老跟那……那女刺客究竟有何仇怨，何以她总是三番四次来行刺阁老？”严嵩脸上色变，但片刻即转宁定，说道：“袁兄弟，你可有所不知了，那女刺客来行刺老夫，乃是受了旁人的指使。”袁辟邪问道：“受了谁的指使？”严嵩道：“是一个姓海的狗官，那狗官贪脏枉法，十恶不赦，他跟老夫素有过节，这才派那女子来行刺老夫，总算老天有眼，教袁兄弟来保护老夫，这才免遭那女子的毒手！”袁辟邪恍然道：“原来如此。”顿了一顿，又道：“既然那狗官如此可恶，阁老也不须跟他客气了。”严嵩道：“话是不错。不过，老夫数次上奏朝庭，请皇上治那狗官的罪，只是皇上对那狗官颇是信任，总是不信老夫的话，那也无法可想。”兀自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袁辟邪问道：“请问阁老，那狗官叫什么名字？”严嵩道：“那狗官名叫海瑞，是宛平县知县。”袁辟邪道：“好，小人这就去会一会那姓海的狗官！”严嵩问道：“怎么？”袁辟邪凛然道：“家师命我出来行走江湖，再三叮嘱我要惩恶扬善，那狗官既然教我撞见，自是不能轻易放过他了！”严嵩大拇指一跷，朗声道：“袁兄弟当真是位英雄好汉，老夫便在寒舍静候佳音。”袁辟邪当下别过严嵩，径自转身出了严府。

袁辟邪赶到宛平县时，已是次日清晨，他知日间行事不便，是以到得晚间，袁辟邪这才来到县衙附近探视了一番，随即展开轻身功夫，飘身进了县衙，他身法迅捷，县衙外虽有侍卫把守，却是谁也没有发觉袁辟邪。

进得衙门，袁辟邪从一名衙役口中得知海瑞的卧室所在，当下飞身来到卧室房顶，右手轻轻揭去一块屋瓦，注目往屋内一看，只见屋中亮着油灯，一个中年官员正自坐着看书，袁辟邪心中一动，暗道：“这人多半便是那姓海的狗官了。”那中年官员正是知县海瑞。

袁辟邪身形一晃，一个跟头，已从屋顶飘落，他大步走到卧室门口，飞起一脚，将屋门踢了开来，一个箭步冲进屋中，海瑞斗然见到有人闯入屋来，大吃一惊，喝道：“什么人？”袁辟邪厉声道：“姓海的狗官，你今日撞上了小爷，算你倒霉了！”海瑞凝了凝神，道：“你待怎样？”袁辟邪道：“我待怎样？哼，小爷先杀了你这狗官再说！”举起单刀便要向海瑞顶门劈过去。

海瑞喝道：“且慢！我有话说！”袁辟邪问道：“你有什么话了？”海瑞道：“小兄弟……”袁辟邪吓的一声，道：“你这狗官也配来跟小爷称兄弟？”海瑞道：“既然你不欢喜我这般称呼，那便罢了。”语音一顿，又道：“你来刺杀我，想来必定跟我有深仇大恨了？”袁辟邪道：“哼，那倒没有。”海瑞道：“既然如此，你何以却来行刺我？那是什么缘故？”袁辟邪正色道：“好，小爷今日便教你死个明白！你这狗官贪脏枉法，罪大恶极，难道不该杀么？”

海瑞摇了摇头，朗声道：“你这话可差了，海瑞向来自问行事光明磊落，

对得起宛平县的百姓，这‘贪脏枉法，罪大恶极’四字，当真是从何说起？”袁辟邪哼的一声，道：“你这狗官贪生怕死，现下死在眼前，小爷谅你也是不敢认帐的了！”海瑞摇头道：“你不相信我的话，那也无法可想，不过，我劝你凡事须得三思而行，倘若鲁莽行事，到时便后悔莫及了。”袁辟邪冷笑一声，道：“如此说来，倒是小爷冤枉你了？”海瑞叹道：“你还是不相信我的话。”袁辟邪道：“事到临头，多言何益？”呼的一刀，朝海瑞猛劈而至。

便在这时，忽听得房外一声娇喝：“住手！”屋里已然多出一个人来，剑光一闪，已将袁辟邪的单刀荡开，袁辟邪凝神一看，对方竟是那个女郎，脱口叫道：“姑娘，怎么是你？”那女郎道：“是啦，就是我了，怎么样？”袁辟邪道：“姑娘，你快让开，待我杀了这狗官再说！”那女郎呸的一声，道：“什么狗官？在这宛平县有谁不知海大人是位好官？你帮着严嵩那个恶人，才不是好人了！”袁辟邪道：“姑娘一定要来跟我过不去了，是也不是？”那女郎道：“是啦，你阻着我杀严嵩，我便来阻拦你杀海大人，这就叫做‘以牙还牙’，谁教你先惹恼了姑娘？”唰唰唰，三剑刺出。

袁辟邪左闪右避，让开两剑，那女郎第三剑招呼过来之时，袁辟邪单刀挥出，格开来剑，喝道：“姑娘，得罪了！”呼的一刀，反劈过去，但他无意伤害对方，是以这一刀劈出，只是要将那女郎逼退而已，那女郎却不示弱，当下剑走偏锋，迎击单刀，当当当，迸出数朵剑花，斗到紧处，袁辟邪脚下突然一错，朝那女郎下盘反扫，那女郎跳跃避开，袁辟邪剩她避让之际，欺身逼近海瑞，单刀挥处，往海瑞项颈砍到。

那女郎眼见海瑞处境不妙，当下长剑斜斜递了出去，护在海瑞身前，当的一声响，单刀砍在剑身之上，那女郎向海瑞叫道：“海大人，你快走罢！”海瑞道：“姑娘，你……”那女郎不及答话，挺剑朝袁辟邪疾刺过去，袁辟邪斜身一闪，那女郎突然欺近身来，左手倏出，探入袁辟邪怀中，袁辟邪微微一惊，道：“姑娘，你干什么？”正要反手拿着对方的手腕，那女郎嘻嘻一笑，已然缩臂后跃，笑道：“喂，你瞧这是什么？”袁辟邪凝神一看，只见那女郎手里拿着一块青龙玉佩，正是他恩师送给自己之物，急道：“姑娘，快把玉佩还给我！”那女郎道：“不还！”袁辟邪右手探出，朝她手臂抓到，满拟将玉佩夺回来，不料那女郎身形一闪，竟自向屋外掠出。

袁辟邪急忙冲出屋去，叫道：“姑娘！”

那女郎回头看了他一眼，格的一笑，道：“你抓得到我，玉佩便还给你！”右足一点，身子凌空而起，径向衙外飘了出去，袁辟邪身形一起，跟着飘出。

追赶了一阵，猛地里听得身后有人粗声喝道：“姓袁的小子，这就给老子站住罢！”袁辟邪心中一凛，回头看去，月光之下，只见身后站着两人，竟是严嵩的贴身侍卫阴阳双煞，袁辟邪道：“原来是两位。”吴铁虎大声道：“不错，就是我们了！”袁辟邪对阴阳双煞颇是反感，便道：“在下还有要事在身，不能奉陪啦。”便要向那女郎的方向奔去。

吴铁虎喝道：“他妈的，事到临头，你这还跑得了吗？”袁辟邪听他语意不善，心道：“他们夫妇来这里找我，多半不会安什么好心的了。”说道：“吴爷要待怎样？”卫三娘嘿嘿一笑，道：“袁兄弟，你可不要误会，阁老唯恐袁兄弟出了意外，这才命我们夫妇来看一看。”袁辟邪道：“原来这样。”卫三娘忽然向吴铁虎使了个眼色，倏地两人同时向袁辟邪欺了上去，一人挥刀，一人使钩，一齐往袁辟邪身上招呼。

袁辟邪微微一惊，总算他心中有所防备，单刀一扬，当当两响，荡开两

件兵刃，喝道：“两位果然不怀好意！”吴铁虎道：“哼，是又怎地？”袁辟邪道：“你们原来是来杀我的，难道也是奉了严阁老之命来的吗？”吴铁虎厉声道：“要杀你这小贼，也用得着阁老吩咐么？你可把自己抬得高了罢。”袁辟邪道：“听他这话的口气，显是并非奉严阁老之命而来，他们何以却要杀我？这可奇了。”兀自愕然不解。

原来阴阳双煞见袁辟邪一进严府，便甚得严嵩器重，夫妇俩自是又嫉又怒，心想这一番袁辟邪若是行刺海瑞成功，自己在严府的地位更是不保了，是以两人商议之下，决意合力除去袁辟邪这个大患，当下两人便连夜赶到宛平县来了。

卫三娘剩袁辟邪沉吟之际，身形急晃，铁钩挥处，往袁辟邪咽喉钩到，袁辟邪凝住心神，身形略侧，避开钩头，呼呼呼，单刀猛劈而出，这三刀迅捷绝伦，卫三娘骇然色变，双钩齐挥，左挡右架，勉力挡开了两刀，但她终究没能避开第三刀，当下被袁辟邪的单刀劈中左肩，登时鲜血飞溅。

吴铁虎见状大惊，叫道：“臭婆娘，伤得怎样？”卫三娘心头一横，厉声道：“罗嗦什么？杀了这小贼再说罢！”吴铁虎道：“好！”鬼头刀挟着一股劲风，猛力朝袁辟邪砍到，袁辟邪展开“霹雳刀法”，刀光闪闪，迎敌还击，吴铁虎一刀接一刀地砍过来，却被袁辟邪一刀接一刀地挡了开去，焦怒之下，口中连声大吼，鬼头刀更是猛砍猛劈，势道刚猛无复，饶是如此，却始终没有一刀碰到袁辟邪。

袁辟邪哈哈一笑，道：“吴爷，你的刀法盖世，小弟今日可领教啦！”吴铁虎知他这话是在讥讽自己，登时怒气上冲，喝道：“你奶奶的，老子便不信砍你不到，再吃我一刀！”呼的一刀，劈面砍来，袁辟邪晃身避开，叫道：“吴爷，你这一刀小弟吃不到啊！你说怎么是好？”吴铁虎怒道：“王八糕子，再吃老子一刀！”袁辟邪道：“一刀一刀地吃，那有什么味道，再喂我两刀如何？”吴铁虎哼的一声，鬼头刀挥处，当真向袁辟邪“喂”了两刀，袁辟邪单刀“晴天霹雳”，自上而下，招数精妙已极，当当两声，已然鬼头刀逼开，跟着左脚飞出，砰的一声，踹中吴铁虎腹部，吴铁虎叫得一声：“啊哟！”身子平平向后飞出，摔了个四脚朝天。

蓦然间，只听西南面有人拍手笑道：“喂，姓吴的家伙，你这一招是什么功夫啊？是不是叫‘四脚朝天神功’？”吴铁虎被摔得周身酸软，过了半晌，才耸身跃起，定神一看，才知说话的是那个三番两次行刺严嵩的女郎，禁不住怒气上冲，喝道：“臭妮子，原来是你！”那女郎笑道：“就是我啦，我可不能姓臭，你这家伙才是臭得紧呢！”吴铁虎心道：“这臭妮子是行刺阁老的刺客，我若是能将她毙了，功劳可大是不小！”想到这里，嘿嘿一笑，道：“臭妮子，吴大爷正在找你，你自己倒送上门来啦？哈哈，妙极，妙极！”突然欺到那女郎身旁，举刀便砍。

那女郎道：“要打架吗？姑娘可不怕你！”

话音刚落，长剑已然出鞘，朝吴铁虎的鬼头刀迎了上去，剑锋在鬼头刀平面上一点，当的一声，顺势向外御开，吴铁虎双眉一扬，大喝一声，鬼头刀斜劈过去，直砍那女郎腰肋，那女郎身形倏地一起，只觉足底劲风呼呼，知是鬼头刀从她足下掠过，心中一动，右脚在刀面上一点，借力纵至半空，斗然间身子倒转过来，呼的一掌，往吴铁虎头顶拍落，吴铁虎骂道：“他妈的，想占老子人便宜吗？可没这么容易！”右掌上撩，啪的一掌，跟那女郎对了一掌，那女郎身子一晃，飘落在一丈开外。

吴铁虎正要提刀欺近，却被那女郎抢了先着，她脚下一个箭步，掠到吴铁虎身边，唰唰唰，三剑之中，两虚一实，吴铁虎为人本就鲁莽，恶斗之间，更不理会对方便数是虚是实，鬼头刀只顾猛劈出去，冷不防，给那女郎一剑刺中右足大腿，顿觉腿上一软，登时跪倒在地。

那女郎格格一声，道：“你打我不过，向我磕头认输了，是不是？”吴铁虎怒道：“放屁！老子几时向你磕头认输了？胡说八道！”鬼头刀在地下一撑，勉力站起身来，那女郎倏地飞出一脚，正好踹中吴铁虎右腿的伤口，吴铁虎腿上吃痛，身子一晃，顿时跌倒在地。那女郎拍手笑道：“你还不认帐？这不是对姑娘佩服得五体投地吗？”吴铁虎怒极，道：“放屁，放屁！”那女郎捏着鼻子笑道：“好臭，好臭！”

卫三娘本来跟袁辟邪恶斗正紧，斗然间瞥见丈夫受挫，再也顾不得理会袁辟邪，当下一声怪叫，径自飞身向那女郎扑到，那女郎冷笑一声，道：“你这恶婆娘也想来杀我吗？”卫三娘厉声道：“是又怎样？”那女郎道：“只怕不大容易啊！”卫三娘哼了一声，却不答话，倏然间左钩一送，朝那女郎咽喉钩去，那女郎喝声：“来得好！”语声甫歇，长剑一招“举火燎天”，封住铁钩来势，左手发掌，掌峰往卫三娘面门戳到，卫三娘双钩交在左手，右掌一竖，护住面门，那女郎掌招攻到，掌峰戳在卫三娘掌心之上，卫三娘右手发劲，猛地往外一推，那女郎登时踉跄向后退去。

卫三娘斜身欺进，左钩到处，抓那女郎右足大腿，那女郎急忙挥剑格开，突然间，只听得嗤的一声响，左肩竟被卫三娘的右钩钩中，登时鲜血如注，卫三娘剩她惊骇之际，飞起一脚，将那女郎踢了个跟斗。

吴铁虎见那女郎受了伤，心中一喜，竟自挺身跃起，哈哈大笑，道：“臭妮子，死到临头啦！”举起鬼头刀，便往那女郎身上砍落，正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忽听得一人喝道：“吴爷，你要杀这位姑娘，我这口刀可不答应啊！”正是袁辟邪。

吴铁虎听得袁辟邪的声音，微微一怔，回头看去，只见袁辟邪呼的一掌，猛拍过来，吴铁虎欲待避开，已然不及，身上登时中掌，胸口一阵抽搐，跟着喉头一甜，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血来，卫三娘抢了过去，大喝一声，双钩一齐朝袁辟邪身上钩来，袁辟邪单刀飞舞，当当当，当当当，御开敌人双钩攻招，倏地单刀倒转，刀柄朝卫三娘胸口一撞，卫三娘一声惊呼，向后跌出。

阴阳双煞眼见敌袁辟邪不过，无心再斗下去，卫三娘提了口真气，耸身跃起，走到吴铁虎身边，把他扶了起来，夫妇俩随即扬长而去。

袁辟邪见那女郎腿上受了伤，鲜血流个不止，忙走过去扶她，问道：“姑娘，你怎样？”那女郎却一把将他推了开去，道：“什么怎样不怎样？姑娘受了伤，跟你又有什么相干？谁要你来假惺惺讨好了？”袁辟邪道：“你还在恼我么？”那女郎白了他一眼，道：“是啦，谁教你阻着我杀严嵩的？”袁辟邪道：“姑娘，海瑞那狗官无恶不作，你又何必帮着他去杀严阁老？”那女郎道：“胡说八道！谁说海大人叫我去杀严嵩了？”袁辟邪一怔，道：“难道不是么？”那女郎哼的一声，道：“自然不是。”

袁辟邪奇道：“然则姑娘何以要去行刺严阁老？那是什么理道？”那女郎脸上一阵黯然，随即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倘若有人把你爹爹妈妈害死了，你是不是要去找那人报仇？”袁辟邪道：“这个自然。”心念忽动，说道：“莫非……莫非严阁老害死了你的爹爹妈妈？你这才去找他报仇，是

也不是？”那女郎兀自怔怔出神，似乎并未听到袁辟邪的话，过了半晌，才听她说道：“我爹爹本来也是当官的，后来得罪了严嵩那个恶人，他便在皇帝面前说我爹爹的坏话，皇帝相信了他的话，便下旨将我们一家处死，哼哼，我说什么也要杀了严嵩这恶人，给我爹妈报仇！”袁辟邪皱眉道：“严阁老会是这等人？”那女郎道：“为什么不会？他跟我有这般深仇大恨，我难道不该杀了他么？”袁辟邪听得她言语间充满怨毒之意，并无半分作虚伪之态，不由得半信半疑，寻思：“难道严阁老才是真正的大奸大恶之徒？”

那女郎见他神色有异，问道：“你还是不相信我的话么？”袁辟邪摇手道：“姑娘的话，在下焉敢不信？”顿了一顿，又道：“既然皇帝下旨抄斩姑娘一家，何以姑娘还能保得性命？”那女郎道：“是师父救了我。”袁辟邪道：“请问尊师是那一位？”那女郎白了他一眼，道：“你问这么清楚做什么？”袁辟邪微微一笑，道：“姑娘既不肯说，那便罢了。”

过了一会，袁辟邪又问：“姑娘，能告诉我你的尊姓大名么？”那女郎道：“你又叫什么尊姓大名啊？”袁辟邪道：“我叫袁辟邪。”那女郎道：“好，告诉你罢，我姓崔，大名叫做……”说到这里，右手食指在左掌掌心写了两个字，问道：“知道是什么字吗？”袁辟邪道：“是‘小寒’二字，是不是？”那女郎微微一笑，道：“是啦，这就是我的名字。”袁辟邪道：“原来姑娘的名字叫做崔小寒，好听得很啊！姑娘先前为什么不肯说出来？”那女郎崔小寒道：“姑娘不高兴说，就不说了，那有什么奇怪？”袁辟邪笑道：“那么崔姑娘现下怎么又肯说出来了？”崔小寒道：“姑娘现下欢喜说出来了，不成么？”

袁辟邪唯恐她着恼，当下不再多问，只道：“崔姑娘，请你把那件物事还给我罢。”崔小寒问道：“什么物事？”心中一动，伸手从怀里取出那块青龙玉佩，说道：“你是说这块玉佩么？”袁辟邪答道：“正是。”伸手便要去接过玉佩，那知崔小寒把手一缩，玉佩仍被她紧紧捏在手里，说道：“姑娘不高兴把它还给你啦！”袁辟邪道：“崔姑娘，这块玉佩是我恩师送给我之物，还请赐还。”崔小寒道：“我说过啦，我现下不高兴把它还给你了！”

袁辟邪道：“那么姑娘几时才高兴将它还给我？”崔小寒道：“这可难说啦。”袁辟邪道：“那有什么难说了？”崔小寒略一沉吟，道：“要我把它还给你，那也成，不过，你要办我办一件事。”袁辟邪问道：“什么？”崔小寒道：“你帮我杀了严嵩，我便将它还给你。”袁辟邪暗道：“那严嵩当真如崔姑娘说的那般奸恶，我自是不能轻易饶了他！”便道：“好罢，我答应你便是。”崔小寒喜道：“你当真肯帮我？”袁辟邪道：“正是。”崔小寒道：“好，咱们现下就去……”话犹未已，只觉右腿一阵剧痛，站立不住，竟自跌倒在地。

袁辟邪面色微变，问道：“崔姑娘，你怎么啦？”崔小寒道：“我……我……”袁辟邪凝神一看，只见崔小寒右腿的伤口流出来的血竟然是黑色的，登时恍然大悟：“原来卫三娘的铁钩上喂了剧毒，这可糟了！”思念及此，急忙伸手点了崔小寒伤口周围的穴道，以免剧毒攻心，崔小寒道：“我……我中了阴煞的剧毒，只怕不成啦，袁……袁大哥，玉佩还给你罢，你记着替我杀了严嵩就成啦！”袁辟邪道：“那怎么成？我先想法子救你，再跟你一起去杀了严嵩！”崔小寒摇了摇头，要待再说，袁辟邪道：“崔姑娘，我这就带你去找解药！”当下也顾不得男女之防，便即将崔小寒负在背上，发足向阴阳双煞适才所走的方向奔出。

奔出数里，袁辟邪环眼四顾，却是不见阴阳双煞的踪影，心道：“他们

定是回严府去了，好啊，我这就去严府找他们算帐！”正自沉思，忽听得东北角传来一个声音：“他奶奶的，咱们夫妇横行江湖数十载，今日竟然栽在两个小贼手里，这事若是传了出去，那还了得？”另一个女子的声音阴恻恻的道：“咱们技不如人，还有什么话好说？”先前那声音道：“哼，老子可不服气！下次再教老子撞上这两个小贼，须得将他们斩个乱七八糟，那才欢喜！”

那女子道：“贼汉子，别吹大气啦，你若是本事杀他们，适才就将他们毙了，又何必留到日后？”先前那声音道：“哼，什么吹大气？老子现下打他们不过，日后将武功练得高明了，又何愁杀那两个小贼不得？”那女子道：“那也说得是，不过，那个小丫头可等不到你来杀她了。”先前那声音道：“什么？”那女子道：“那贼丫头中了我喂在钩头上的剧毒，现下已是性命难保了，还等得到你来杀她么？”先前那人道：“贼婆娘，你这话可真？”那女子道：“我几时骗过你来？”先前那人哈哈大笑，道：“原来那个贼丫头中了你的剧毒，那也好得很啊，哈哈，哈哈，妙极，妙极！”

袁辟邪听得这两人的言语，心头一凛：“是阴阳双煞！”

当即循声走去，不消片刻，便即见到对面有块大石，说话的声音便是从石后传出，袁辟邪走近大石，注目一看，只见大石后面坐着一男一女，那男的正在包扎腿上的伤口，那个女的则盘膝而坐，似乎是在运功疗伤，却不是阴阳双煞是谁？

袁辟邪大声喝道：“你们果然在这里，那好极了！”阴阳双煞斗然见到袁、崔二人，俱是脸上色变，吴铁虎一跃而起，喝道：“臭小子，你待怎地？”袁辟邪却不理他，只是大喊道：“卫三娘，这就把解药交出来罢！”卫三娘向崔小寒看了一眼，道：“你想用解药救她，是不是？”袁辟邪正色道：“不错，快把解药交出来！”卫三娘道：“你这般关心她，她是你的小情人吗？”袁辟邪脸上一红，大喊道：“你理袁姑娘是我什么人，趁早交出解药才是正经！”卫三娘冷笑一声，道：“我若是不交出来呢？”

袁辟邪哼的一声，道：“那也由不得你了！”突然欺到吴铁虎身旁，右手“青龙探爪”，疾抓而出，去势迅捷已极，吴铁虎竟是避无可避，登时被袁辟邪拿住了前胸“膻中穴”，卫三娘见丈夫受制，不禁大惊，道：“姓袁的，你干什么？”袁辟邪道：“你老公现下在我手里，你要他死还是要他活？”卫三娘尚未答话，吴铁虎便道：“喂，贼小子，有本事便放了老子，再跟老子一对一地打过，老子输给了你，那才口服心服！你现下拿我威胁我老婆，算什么英雄好汉？”袁辟邪呸的一声，道：“你这狗贼也配来跟我谈什么英雄好汉？真是可笑之至！你是小爷的手下败将，早就输给我了，还说什么再跟我打过，那才口服心服，亏你说得出来！”

卫三娘道：“只要你不伤害他，咱们什么都好商量。”袁辟邪道：“好，你若是想保住你老公的性命，这就将解药交出来，倘若你执意不交，那也不难，小爷就在你老公的‘膻中穴’上加上一拳，瞧他还有没有命活在世上！”卫三娘知道“膻中穴”是人身要穴，若是被袁辟邪击上一拳，丈夫哪里还有性命，惊骇之作，心念微动，说道：“倘若我交了解药，你当真肯将贼汉子放了？”袁辟邪道：“这个自然。”

卫三娘道：“好罢，我给你解药便是。”伸手入怀，取出了一只瓶子，道：“解药在这里了。”袁辟邪道：“扔过来罢。”卫三娘道：“你先把贼汉子放啦。”袁辟邪道：“哼，事到临头，还由得你作主么？”卫三娘只得将解药扔给袁辟邪。

袁辟邪取出解药，让崔小寒服下，右手略一用劲，将吴铁虎提了起来，喝道：“滚你奶奶的臭鸭蛋罢！”随手将他掷了出去。

吴铁虎给他摔得周身酸软，一时竟自站不起来，口中说道：“贼婆娘，你当真将解药交给他了？”卫三娘嘿嘿一笑，却不答话。

突然之间，崔小寒哇的一声，一口黑血直喷而出，袁辟邪大惊失色，叫道：“崔姑娘，崔姑娘！”崔小寒身子一晃，竟自昏死过去。袁辟邪正自惊愕之际，却听得吴铁虎哈哈大笑，道：“臭婆娘，这小贼上了你的大当，还兀自不知，真有你的！哈哈，哈哈！”袁辟邪听得这话，心中登时恍然而悟：“原来卫三娘给我的解药是假的，我这可上了她的恶当啦！”不禁又惊又怒，倏地一声清啸，一个箭步朝卫三娘冲了过去，右手拔出单刀，猛劈而出。

卫三娘心中一凛，倒退两步，左钩一挥，钩住单刀刀背，右钩跟着使出，反钩袁辟邪小腹，袁辟邪斜退一步，剩着卫三娘的铁钩钩在空处，反手一刀，当的一声响，单刀正好砍在铁钩上，卫三娘顿觉手臂一震，虎口发麻，右钩登时脱手落地，袁辟邪进步欺近，单刀挥处，一招招向卫三娘紧逼过去，他背上虽然负着崔小寒，但恶斗之间，进退趋避，仍是轻灵迅捷，来去若风，兼之他恼怒之下，霹雳刀法更是使得疾以电闪，卫三娘勉力抵挡了十数招，终于招架不住，给袁辟邪一刀砍断了左臂，跌倒在地。

吴铁虎见状，不禁大惊失色，叫道：“臭婆娘，臭婆娘！”正要挺身跃起，袁辟邪闪身上前，抢近吴铁虎，跟着提起右足，往他身上踏落，吴铁虎登时便觉有如一块大石压在自己身上一般，饶是他内力不弱，也自抵受不住，喉头一甜，猛地里吐出一口血来，袁辟邪单刀倒转，刀柄在吴铁虎头顶“百会穴”上一击，吴铁虎惨叫一声，当堂毙命。

卫三娘见此情状，倏然间怪叫一声，奔上前去，扑倒在丈夫的尸身之上，颤声道：“贼汉子，你死了，剩下我一人孤零零活在世上，那还有什么味道？好，我这就陪你到阴世做对鬼夫妻罢！”她说到这里，突然回过头来，恶狠狠地瞪了袁辟邪一眼，咬牙切齿的道：“贼小子，我们做了鬼，那也不会放过你的！”语声中充满着怨毒和愤怒，似乎要生吞了袁辟邪一般。蓦然间，右掌一撩，往自己的天灵盖猛力一击，登时气绝身亡。

袁辟邪倒没料到卫三娘竟会自杀，不禁一呆，心道：“这妇人虽然奸恶，对他丈夫倒是痴情得紧！”叹了口气，伸手从卫三娘的尸身上搜出了解药，随即让崔小寒服下，这解药果然灵验之极，崔小寒服下解药不久，伤口上的血便即由黑变紫，由紫转红，不消片刻，已然恢复原状，崔小寒这才悠悠地醒转过来。

袁辟邪心中略宽，叫道：“崔姑娘，好些了么？”崔小寒道：“袁大哥，你救了我的性命，谢谢你啦！”袁辟邪摇手道：“那也不须客气。”崔小寒将那块青龙玉佩递到袁辟邪面前，柔声道：“袁大哥，这块玉佩还给你罢。”袁辟邪道：“我可还帮你杀了严嵩，你怎么把它还给我了？”崔小寒微微一笑，道：“我现下高兴还给你啦，成不成？”袁辟邪道：“好。”伸手接过玉佩，但觉触手生温，禁不住心神荡漾。

崔小寒道：“袁大哥，你还肯帮我杀严嵩么？”袁辟邪道：“为什么不肯？我既然答应了你，自然便须办到，否则岂不是成了言而无信的小人了？”崔小寒笑道：“是啦，你不是小人，你是言而有信的君子，是不是？”袁辟邪笑道：“那可不敢当了。”崔小寒道：“袁大哥，谢谢你！”袁辟邪奇道：“谢我什么啊？”崔小寒道：“多谢你肯帮我杀严嵩！”她说看着袁辟邪一眼，

只见他的目光也正向自己瞧来，心头登时涌起一阵羞涩之意，禁不住低下头来，脸上却泛起阵阵红晕。

袁辟邪见她俏脸飞红，更显娇美动人，鼻边又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阵阵女儿幽香，心中一荡，再也说不出话来。

网中情人

他和她是在聊天室认识的。

那天，像往常一样，他打开了电脑，拨号上网，把自己的网名填好以后，进入了一间聊天室里，然后又打开了其它几个聊天室的窗口，他把每一个聊天室的谈话内容浏览了一遍，最后，回到了他最先打开的那个聊天室里，他发现有人在跟自己打招呼。

“你好！”

“你也好！”他也有礼貌地说。

“你是中国的？”她问。

“是呀。”他不否认。

“你刚才上哪去了？”

“对不起！我刚才在看其它的聊天室。”

“没关系。”

“你是哪里人？”

“我住在新加坡。”

“你是个男孩子吧？”

“呵呵~~我可不是男孩子。”

“原来你是位姑娘，我跟你相反。”

“你好可爱！”

“真高兴！我今天居然认识了一位新加坡姑娘！”

“别这样，能认识你也是我的荣幸！”

“想知道我住在中国什么地方吗？”

“想。”

“我住在中国广东潮汕，对了，听说新加坡也有潮汕人，是不是？”

“有，但是很少。”

“你个正经名叫咩个？（这是我们潮汕的方言，听得懂吗？）”

“不懂。”她想了一下，又说，“又好像懂了。”

“是什么意思呀？”

“是真名吗？”

“对极了！你真聪明！”

“你今年几岁了？”

“22。你呢？”

“我23，大你一岁。”

“.....”

“.....”

尽管他刚刚认识她，但是他喜欢跟她谈话。

“大概是因为我第一次跟女孩子聊这么久的缘故吧？”他想。他的个性比较腼腆，平时一见到女孩子就脸红，连看对方一眼都不敢，谈话更加说不上去了，但是他跟她在一起，心里就觉得很快活，他喜欢这种不见面的交谈方式。

当他离开聊天室以后，他细仔地回忆着跟她交谈过的每一句话，心里兴奋极了，他渴望能够再跟她见面。

那天晚上，他又来到那个聊天室里，他把这个聊天室里的每一位成员的名字都看了一下，结果没有发现她的名字，他失望地离开了聊天室。

“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到她？”他这么想。他担心她再也不会到聊天室来了。

第二天，他又来到聊天室里，依旧寻找着她的名字，依旧没有找到。

“唉——”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正当他断定自己再也见不到她时，一行文字映入了他的眼帘：

“你如果找得到我，我就嫁给你！”

这句话是冲着他说出的，他一看对方的名字，却不认识，他感到奇怪，正在这时，屏幕上又出现另一行文字：

“吃饭了吗？”

还是冲着他说。

“你是谁呀？”他忍不住开口了。

“你不认识我了？”

“我没见过你呀！”

对方一口气说了几个网名，问他认不认识。

“统统不认识，我想你一定是认错人了。”

“那么新加坡女孩呢？”

他的心头一震，脑海里立刻出现了她的名字。

“认识。你见过她吗？”

“我是昨天晚上才认识她的。”

“你今天见过她了吗？”他的心开始怦怦乱跳起来。

“我就是。”

“原来你换了个名字，难怪我找不到你。”恍然大悟的他高兴极了。

“嘻嘻~~”

“我昨晚到这里找你，可是没有见到你。”

“我昨天晚上也来了。”她告诉他。

“是吗？可我就是找不到你的名字。”

他又跟她聊得没完没了，他把她当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什么话都跟她说了，最后，当他依依不舍地离开聊天室时，她亲了他一下，尽管这不是真正的亲热，但是，她让他的心怦怦乱跳起来。

他约她晚上八点在聊天室见，她答应了。

当晚八点正，他准时来到聊天室，可是，他等了一个多钟头，始终没有见到她，他想哭。

“她一定把我忘记了。”他伤心地想，但他转念又想，“说不定她是碰上

了什么紧要事，不能来了。”这么一想，心里才好过些。

不管怎样，那天晚上，他失眠了，满脑子都是她的名字。

第二天一早，他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聊天室，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她的名字。

他终于找到了她，他欣喜若狂，昨晚的沮丧和失望一古脑儿跑得干干净净，他立刻大呼她的名字，问她昨晚为什么失约，她告诉他，她昨晚来了，但是迟到了。

高兴已极的他早就原谅了她。

在聊天室里，他和她又开始谈天说地，有一次他发现她跟别的男孩子亲热，他心里觉得挺不是滋味，后来他才明白自己在为她吃醋，已经到了谈恋爱的年龄，而又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他，开始知道自己坠入了情网，而且有点意乱情迷了，她成了他的梦中情人，她在他心目中的形像，绝对是美好的，但是开始时，他还不敢向她表露情意，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你了，你说怎么办？”

“噢~~”

“嗯？”

“你该不会爱上我吧？”

“差不多了。”他鼓起勇气回答。

“嘻嘻~你真坦白！”她微微一笑。

“如果是面对面跟你说话，我可就不敢这么坦白了。”

她告诉他，她曾经有过一次恋爱，但是失败了。

他想追求她，但是，他们的距离太远了。

“我们做长久的好朋友，可以吗？”她问。

“当然可以。（唉，如果你住在广东的话，我想我会娶你的，是不是有点痴心妄想？）”他叹气。

“哇~你好坦白~喜欢你！”

“我更加喜欢你！”

“你喜欢我什么？”

“反正就是喜欢你！（真想不到，我的初恋居然是在网络上发生的）”

“好啦~知道了！（这家伙真可爱）”

然而，他发现自己并不想跟她做普通朋友，他希望她做自己的女朋友。

又过了一天，当早上和晚上的时候（他知道她通常都是在这个时候光临聊天室），他跑到聊天室看了一下，结果没有找到她，他沮丧极了，虽然只有一天没有见到她，但是他这天过得失魂落魄，老是觉得心是像少了点什么……

网恋

走进聊天室的他发现每个人都在七嘴八舌地谈天说地一人一句整个聊天

室热闹非常他也想加入这个行列但他不知从何说起

她发现了他一句“你好”拉近了他们的距离一向拙于言辞的他开始使用文字代替语言他发觉自己居然变得妙语连珠语言流利异常时间像水一样不知不觉地流了过去她对他产生了好感他依依不舍地向她道别

他再一次光临聊天室满脑子只有她的他开始寻找她的名字然而他发现她在跟别的男孩子亲热他吃醋了他明白自己喜欢上她了

噤哩啪啦，噤哩啪啦……十个指头像在弹钢琴一样在键盘上飞快来去他把自己对她的爱打成了一行文字：“我喜欢你”

讽刺小说两则

“我是医生”

“嘟嘟嘟……”

深夜，电话发出一阵刺耳的叫声，把正在被窝里做美梦的贾医吵醒了。

“喂。”贾医生极不情愿地钻出了温暖的被窝，伸手拿起了话筒。

“请问，您是贾医生吗？”话筒里传出一个焦急万状的声音。

“对，是我。”贾医生脸上戴着一副睡眼惺忪的表情回答。

“好极了！请您立刻到我家来一趟。”对方忙说，“我家的地址是……”

“你有什么事？”贾医生打断对方的话。

“是这样的，我妻子心脏病复发，她现在很难受，请您赶快到我家来。”

对方说。

“我晚上不出诊。”贾医生皱眉说。

“求求你了，我妻子现在很痛苦！”

“我说过了，我晚上从来不出诊，你还是去请别人吧。”

“除了您，这附近找不到别的治疗心脏病的医生了，请您赶紧来一趟，要是晚了，我怕她要不行了……”

“得了，得了。”贾医生一脸不耐烦地说，“半夜三更地，看什么病？医生也是人，也要休息，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了，我现在要睡觉。”

“那我妻子……”

“不就是心脏病吗？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现在让你妻子好好睡上一觉，明天早上就没事了。”

“可是……”对方犹豫。

“没有可是。”贾医生说，“你马上照我说的去做。”

“这……能得吗？”对方使用怀疑的口气说。

“怎么不是？”贾医生不满了，“我是医生，什么样的病没见过？哼！”

“这……”

“就这样吧。”贾医生顺手把电话挂了。

他又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电话铃声再声催醒了贾医生。

“喂，贾医生……”对方开口。

“又是你？”贾医生听出对方的声音，说，“怎么样？你昨晚照我说的做了吗？”

“我照你说的做了。”

“这么说你让你妻子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

“是的。”

“你妻子没有什么异常的反应吧？比方说痛苦得大喊大叫。”

“没有。”

“那她有没有别的反应？”

“没有。不过……”

“很好，你现在把她带来这诊所治疗吧。”

对方忍无可忍地发出一声怒吼：

“贾医生，我妻子昨晚心脏病发作，已经死了！”

廉洁奉公

“同志们，作为一名人民公仆，我们应该感到荣幸，更应该时时处处以身作则，坚持抵制贪污受贿，人人保持廉洁奉公，这才无愧于老百姓对我们的期望，无愧于……”这里汪市长在“反贪大会”上的讲话。

汪市长的话博得了与会者的阵阵掌声。

会后，汪市长刚刚回到家里，就听见有人敲门，他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一个老头，手里提着一袋烟酒，满脸堆笑地问：

“请问汪市长在家吗？”

“我就是。”汪市长向老头手里的烟酒看了一眼，说。

“您就是汪市长，那太好了！”老头笑道。

“你是……”汪市长问。

“鄙人姓赵。”赵老头回答。

“请进。”

赵老头恭恭敬敬地走进屋里，顺手把带来的礼品放在桌子上。

“你找我有何贵干？”汪市长问。

“汪市长，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请您一定要收下。”赵老头指着礼品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汪市长立刻板起了脸孔。

“市长要是觉得礼品太少，我下次再多带一些。”赵老头一脸的讨好。

“你这不是在向我行贿吗？胡闹！”汪市长脸上全是清官的表情。

“瞧您说的，这怎么能算是行贿呀！”赵老头说。

“你先看看墙上写的是是什么。”汪市长指着墙壁说。

赵老头朝墙壁上一看，只见上边挂了一幅字，写着“廉洁奉公”四个大字。

“好字，好字！汪市长果然是才华横溢！”

“知道这四个字的意思吧？”

“知道。”

“既然知道，你就把东西带回去吧，我身为一市之长，怎么能贪污受贿？”

“是呀，您身为一市之长，日理万机，我送点东西给你，也是应该的嘛！”

“这事要是传出去，影响不好！”

“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人谁会知道？”

“这……”

“再说了，您也不是白要我的礼品。”

“这倒是，无功不受禄，这是我当市长的原则。”

“汪市长真是为官清廉！”

“你到底要托我办什么事？”

“是这样的，我儿子一直找不到工作，所以我想请汪市长在政府机关里给他安排个工作。”

“这个……”

“汪市长，就算我这把老骨头求求您了！”

“作为一名人民公仆，为老百姓办事也是应该的，好吧，东西我先收下了。”

“那我儿子的事……”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电子情书

嘉嘉：

你不理我了吗？在聊天室里找不到你，打开电子信箱，又没有你的信，你真的很忙，没空给我回信吗？其实，你随便在信上写几句就行了，只要能够收到你的信，我就很高兴了！

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不会不理我的，还说会多给我写信，那时我心里真的很高兴，我想你说得出一定做得到的，所以，我的电子信箱每天都会打开好几次，希望会有你的信，但是，我每一次的希望都落空了，那种沮丧的心情，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得到？也许我在你心里只是个普通朋友，对你来说并不重要，但是你在我心里，真的是很重要，我真害怕你会不理我！现在，我想打开电子信箱，但是又担心看不到你的回信，心情真是矛盾极了！

今天早上，我从电视上看到，在上海，有一个小伙子跟一个姑娘在网上谈恋爱，现在已经喜结良缘了，说实话，我真的很羡慕他们！

尽管我已经到了谈恋爱的年龄，但是，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对“爱情”这两个字的含义，也是含糊其词，自从在聊天室遇上你以后，我才开始体会到爱情的魅力了，每当我想起和你在聊天室聊天的日子，我真的很快乐！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你，不知道你的模样是美还是丑，但是你在我心目中的形像，永远都是美好的！我明白自己确实是爱上你了，我曾尝试跟你谈恋爱，但是，你说如果我们恋爱的话，会很痛苦的，起初，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

么说，我们恋爱为什么会痛苦呢？在这些日子里，我把你的这句话仔细思考了许多遍，心里已经有些明白了：我们的距离太远了，如果我们真的相爱，却又不能相见，真的会很痛苦！所以，我现在是不敢有太大的奢望了，我只希望能够收到你的信，我就心满意足了。

记得你以前说过，你愿意做我一辈子的知己，我现在想通了：好吧，就让我们做个长久的好朋友吧！

一个喜欢你的男孩

我是一只住在动物园里的动物

我是一只住在动物园里的动物
我讨厌笼子
因为是它剥夺了我的自由
我企图用身子撞开笼门
但是无情的笼门却不允许我离开
我是一只住在动物园里的动物
我用牙齿跟铁笼搏斗
但是它把我打败了
本来属于我自己的牙齿
毫不犹豫地离开了我的嘴巴
我是一只住在动物园里的动物
我讨厌人类朝我指手划脚
更加讨厌
他们用香蕉皮和烟蒂招呼我
当人类千篇一律的眼光
打量着我身上每一个部位时
我想骂人
我是一只住在动物园里的动物
我向往美丽的大森林
大树、小草、花朵、溪流……
这一切的一切
在我的回忆里
永远都是美好的
我渴望重新回到它的怀抱
但是
动物园的铁笼粉碎了我的愿望
我恨铁笼

梦

累了一天的我
躺在床上
一头栽进了梦乡

一只没有翅膀的小鸟
一头扎进了水里
蛙泳、蝶泳……
原来它是一位游泳健将

一条金鱼
体重可以跟牛相提并论
它参加了飞行比赛
结果获得了冠军

长方形的太阳
又红又热
置身于梦中的我
驾驶着宇宙飞船
登上了太阳结果发现太阳
上结满了冰

我被冻醒过来
才知道
温暖的被子
已经悄悄地溜到床底下
梦中的太阳
还在强逼我的牙齿打架

神雕网侣

他对《神雕侠侣》中的杨过钦佩之极，是以用杨过作自己的网名，没想到因此结识了一位小龙女。

那一日杨过打开电脑，忽然想到一位在网上认识的朋友，便想到聊天室

看看能不能碰到她，于是，他拨号上网，进得聊天室来，正好看见那位朋友在跟别人聊得起劲，他也上前跟她聊了几句，忽然，有人轻轻地推了推他的胳膊，跟着有一个亲切的声音跟他打招呼：“过儿！”杨过一怔，凝神一看，对方居然是小龙女。

小龙女又道：“过儿，你抛弃我啦？”杨过一时愕然不知所措，随口道：“你是姑姑？”小龙女答道：“是啊。”杨过误以为是以前认识的一位朋友，便道：“你贵姓？”小龙女道：“龙。”杨过一呆，寻思：“噫，我几时认得过一位姓龙的朋友？这可奇了。”随即伸手往额头上一拍，心中恍然大悟：“啊，对了，她叫小龙女，当然姓龙啦，我以为是她的真名实姓，真是糊涂得很了。”沉吟之间，只听小龙女又道：“过儿，姑姑找得你好辛苦！”杨过心中仍是一片茫然：“我可不认识她，怎么她却一定要来找我聊？”

这时杨过的朋友过来找他聊，杨过跟她说了几句，只听小龙女放声大哭起来：“过儿，没想到你还是那样绝情！”杨过心头一软，便道：“好，我现在就跟你聊。”小龙女登时破涕为笑：“好啊。”杨过道：“你到底是不是认识我？”小龙女道：“认识。”杨过奇道：“你认识我？”小龙女点头道：“是啊。”杨过心想：“网上叫杨过的人太多啦，她多半是认错人了。”正要开口，只听小龙女道：“过儿，这几天过得怎样？”杨过只得答道：“很好！”小龙女喜道：“太好了！”杨过道：“你到底是谁？请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好不好？”小龙女叹道：“你别问我是谁。”杨过也叹了口气，心道：“怎么回事？女孩子老是这样。”小龙女又道：“过儿，你还是不肯接受我？”杨过忙道：“不是啦。”小龙女道：“就是嘛。”

杨过道：“那么我告诉你，我的名字，你再说你的名字，怎么样？”小龙女道：“这很重要吗？”杨过答道：“非常重要。”随即叹了口气，说道：“网上的杨过太多啦，我怕你认错人。”小龙女却不答话，杨过道：“不理我了？”小龙女道：“没有。”

言谈之间，聊天室出现一个淫贼，大讲下流言语，直是无耻之至，杨过大怒，道：“这家伙太也不要脸啦！教训他一下。”小龙女道：“过儿，别理他，他不入流的。”杨过想了一下，道：“好吧，说咱们的。”小龙女道：“你多大了？”杨过笑道：“噫，姑姑还不知道过儿多大吗？”顿了一顿，说道：“22。”小龙女道：“是么？”杨过道：“那么姑姑呢？”小龙女笑道：“你猜。”杨过道：“洪凌波管我叫大傻蛋，我很笨的，猜不到。”小龙女微微一笑，答道：“18啦。”杨过道：“真该叫你龙儿啦。”小龙女嘻嘻一笑，没有答话。

杨过道：“你是哪里的姑姑？”小龙女道：“上海的，你呢？”杨过道：“广东。”小龙女道：“哦！广东菜好好吃。”

说话之间，只听那淫贼的下流话一句接一句，竟是层出不穷，小龙女道：“这个聊天室没人管吗？我要吐啦。”杨过道：“你要走了吗？”又道：“都怪那个该死的淫贼！”小龙女道：“是的，要打他一顿吗？”杨过正有此意，便道：“没问题。”当下两人跟那淫贼恶斗了一场，但那淫贼依然我行我素，无可奈何之下，杨过和小龙女只换了个聊天室。

小龙女道：“那家伙的话太恶心啦，害得我差点走掉。”杨过道：“别理他啦。”小龙女道：“本来我还觉得这里不错的。”杨过道：“现在觉得怎样？”小龙女微微一笑，道：“过儿，你真好，姑姑没有你，不知会怎样？”聊天室中一人听得这话，心中不悦，忍不住大声道：“你们会不会觉得恶心的？”杨过奇道：“为什么会恶心？”哈哈一笑，道：“老兄，你眼红了，是也不是？”

小龙女也道：“就是，他嫉妒啦。”杨过大声道：“他说咱们的话恶心，我偏偏要叫！”便即当着那人的面向小龙女大叫了几声“姑姑”。

小龙女道：“过儿，我们聊我们的吧。”杨过道：“好吧。”那人又道：“你们再说得这么恶心，我可要不客气了！”杨过道：“奇怪，我又没得罪你，你生什么气啊？”小龙女道：“过儿，刚刚我们可以踢人的。”杨过道：“是吗？”小龙女道：“是啊，在工具栏里。”杨过道：“我知道。”只听那人大声道：“踢呀，笨蛋！”杨过怒道：“踢你个头！”向小龙女道：“姑姑想知道我的尊姓大名吗？”小龙女笑道：“当然想。”当下杨过将自己的真名实姓告诉了她，她也跟着说了。

小龙女道：“你跟杨过很像哦。”杨过笑道：“是吗？”又道：“那么我叫你龙儿呢，还是叫你姑姑？”小龙女道：“姑姑？我没这么老吧？”杨过嘻嘻一笑。

小龙女问道：“你经常来这里吗？”杨过道：“以前没有，只是最近才经常来。”小龙女道：“现在我只能双休日上网。”语音一顿，又问：“你在读大学吗？”杨过道：“我可没有那个能耐，我只读到初中毕业而已。”小龙女道：“那姑姑的学历比你高啦。”杨过道：“是吗？还是姑姑厉害！”小龙女道：“姑姑马上就要上大学啦。”杨过道：“恭喜你啦。”小龙女道：“你呢？已经工作了？”杨过道：“还没找着。”

小龙女道：“那你的女朋友怎么样了？”杨过道：“我的女朋友？”小龙女道：“是啊。”杨过道：“没有。就算有，也是在网上认识的。”小龙女道：“好惨！”杨过道：“是啊，真惨，要不，姑姑做我的女朋友吧？”小龙女道：“你不愿告诉我，对不对？”杨过愕然道：“什么不愿告诉你啊？”小龙女道：“你的Girl-friend。”杨过道：“我不懂英文。”小龙女又道：“你的GF。”杨过道：“惨啦，碰上个满口英文的姑姑。”小龙女笑道：“你的女朋友，你不要告诉我，你从来没有。”杨过道：“真的没有。”小龙女道：“没有初恋？”杨过脸上一红，道：“有，是在网上。你该笑话我了吧？”小龙女道：“你已经22岁了耶。”杨过道：“我知道。”过了一会，又道：“我不大会说话嘛，又不会讨女孩子喜欢，而且很腼腆，一见到女孩子就脸红啦。”小龙女道：“不过，我觉得你蛮会讨女孩子喜欢的。”杨过道：“不是啦，你不知道的。”

小龙女道：“说实在的，我一进聊天室就看见你的名字，那时我就决定跟你一人聊，就换了这个名字。”杨过笑道：“是吗？那我真是荣幸之至！”小龙女道：“我当时想，真是如此，那该多美啊！”杨过道：“当了一回小龙女，现在感觉怎样啊？”小龙女道：“感觉很好啊！”杨过道：“姑姑，你可好了，有男朋友，过儿可是倒霉之至，连个女朋友也没有。”小龙女道：“别急嘛，缘难强求，是你的就是你的。”杨过随口道：“不是我的，那还是别人的。”小龙女道：“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杨过道：“我不懂你的话。”小龙女道：“你慢慢体会吧。”杨过道：“我是名副其实的大傻蛋，脑筋不大灵光。”小龙女道：“你不要老骂自己笨嘛。”杨过道：“难道我很聪明？”小龙女道：“对啊，你不信？越骂会越笨的。”

杨过道：“姑姑，前几天有个女孩子说喜欢我，我要不要跟她发展下去？”小龙女道：“既然这样，当然不要放弃啦，你要好好把握啊。”杨过道：“是啦，姑姑的话，过儿统统记住啦。”又补上一句：“只要你不吃醋就行啦。”小龙女笑道：“我退居第二线。”杨过道：“这个姑姑好大方啊，一点也不怕自己的老公给人抢走，佩服之至！”

杨过又跟小龙女聊了很久，当他要离开聊天室的时候，心中忽然有了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他发觉自己真的很喜欢当杨过，他向小龙女道：“姑姑，我要走了，你什么时候给我写信？”小龙女道：“你耐心等吧。”杨过道：“我可没有什么耐心。”小龙女微微一笑，道：“我想你的时候，就会发给你的。”杨过道：“谁知道你什么时候想我？”小龙女道：“让你挂念一段日子，你就永远不会忘记我这个姑姑了！”杨过道：“难道要让我再等上十六年？唉，完了，完了。”小龙女却道：“让你体会体会在断肠崖的感觉。”杨过道：“体会会有什么味道？你又不肯嫁给我。”小龙女道：“我嫁给你又怎样？”杨过道：“怎么样？你当然是我老婆啦。”随即叹道：“唉，反正你是不肯嫁给我的了。”小龙女道：“那可不一定。”杨过心中一动，说道：“难道你肯？”小龙女道：“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看你能不能让我对你有好感。”杨过道：“好吧，我得走了。”他亲了亲小龙女，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聊天室，心里回想起跟小龙女的每一句对答，不由得痴了。

此后几天，杨过一打开电脑，就忍不住上网，上网以后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去聊天室找小龙女，虽然聊天室里有很多小龙女，但是没有一个是她，杨过心下颇是失望，寻思：“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那个姑姑了？”

过得一个星期，杨过来到一个人山人海的聊天室里，像往常一样，质问谁有空跟他聊，忽听一人说道：“是你吗？”杨过一看，却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少女，心中一奇，问道：“你是谁？”那少女说出了杨过的真名实姓，杨过心头一凛，脱口道：“你是姑姑？”那少女笑道：“对啊。你认出来了！”正是小龙女。

杨过道：“姑姑，你怎么换名字啦？”小龙女道：“你想我换回来吗？”杨过道：“当然，还是叫小龙女吧。”于是，她换回了小龙女这个名字。

小龙女道：“过儿，我找得你好苦啊。”杨过笑道：“是吗？”小龙女道：“是啊，今天我碰到好几个过儿，都不是你。”杨过道：“那你是想我啦？”小龙女道：“是的。”由于聊天室里人太多的缘故，杨过提议换个聊天室，小龙女一口答应了。

他俩进入了一个空空如也的聊天室。

杨过道：“姑姑，这两天我也在找你呢。”小龙女道：“真的？”杨过道：“我找了好几个小龙女，都不是你啊。”小龙女道：“我也是。”杨过道：“最倒霉的是，在一个聊天室里，还给室主踢了出来。”小龙女道：“你在那个聊天室说了什么？”杨过道：“我问里面那个小龙女是哪人。”小龙女道：“然后呢？”杨过道：“那个小龙女还没有回答，室主就把我赶出来啦。”小龙女道：“这么坏？”杨过道：“是啊，气死我啦。”小龙女道：“大概别人在私聊吧。”杨过道：“可能是我打扰他们啦。”

小龙女道：“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杨过道：“心情很好啦，见到姑姑，能不高兴？”小龙女笑道：“过儿可真会拍马屁！”杨过笑道：“是吗？那么再拍几个马屁吧。”大喊道：“姑姑，你长得很漂亮，心地又好，说话又可爱……”小龙女道：“你怎么知道？”杨过嘻嘻一笑：“我神通广大，无所不知啊。”小龙女道：“姑姑快给你吹得飞上天啦。”杨过哈哈大笑，道：“不是啦，我真的觉得你很好！”小龙女道：“是吗？”杨过正色道：“是。”

小龙女道：“说说你自己啦。”杨过道：“我没什么好说的。”小龙女奇道：“为什？”杨过想了一下，说道：“我有时候很聪明，有时候很笨。”小龙女道：“还有呢？”杨过道：“有些事情一点也不懂，有些事情又好像很懂。”

小龙女道：“我也是。”杨过笑道：“姑姑，咱们的共同点可真多啦！”小龙女道：“平时还干什么？”杨过答道：“嗯……平时写小说，看电视，在家里帮忙，最近还学会了开摩托车。”小龙女道：“哇——好帅！”杨过笑道：“会开摩托车的杨过，哈哈。”又道：“姑姑，要是你来我家，我开摩托车带你去兜风，怎么样？”小龙女喜道：“好啊，求之不得！”杨过道：“可惜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了。”小龙女道：“你载过多少女孩子啦？”杨过道：“一个也没有？”顿了一顿，说道：“你不会笑话我吧？”小龙女道：“不会，你说的是不是真话？”杨过道：“骗你……我是大王八！”

小龙女又问：“你喜欢极限运动吗？”杨过道：“说实话，我这个人就是不大爱运动。”小龙女道：“懒虫！”杨过笑嘻嘻的道：“是很懒。”小龙女道：“那有杨过不爱运动的？”杨过道：“我这个杨过就不爱运动。”小龙女道：“比较特别。”杨过道：“让你失望啦，是不是？”小龙女道：“没有。很有个性。”

杨过跟她谈天说地，毫无顾忌，就连自己曾经在网上搞恋爱的事，也告诉了小龙女，说他曾经为了一个女孩子废寝忘食，生死已之，后来被那个女孩抛弃了，伤心了好一阵子，小龙女这才发觉杨过很单纯，很脆弱，她用一首流行歌曲描述了杨过的心情：“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网情深，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果然很像杨过的感觉。

最后，杨过怕以后再找她聊天时，碰不到她，便道：“姑姑，要不要来个网上约会？”小龙女道：“好啊。”杨过道：“什么时候再见呢？”小龙女道：“下个星期六下午吧。”杨过兴高采烈地答应了，他别过小龙女，离开了聊天室。

从那天起，杨过发现自己喜欢上小龙女了，他一想起网上的约会，心里就兴奋，他盼望星期六快点到来，中秋节前夕，杨过还上网找了一张漂亮的电子贺卡寄给了她。

好不容易盼到了约会之期，杨过来到他跟小龙女约好的那个聊天室里，可是他等了很久，都没有看见小龙女，心下好生失望：“难道姑姑把我忘啦？”兀自长叹一声，心中一阵惆怅。

次日是星期天，杨过忍不住，再一次来到那个聊天室，里面除了他之外，再也没有别人，但他并不死心：“说不定她过一会儿就来了。”于是，他仍在那个聊天室里等着，但是仍然没有看见小龙女的影子，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在聊天室里自言自语：“姑姑，你为什么还不来？我在这里等了你很久啦，唉……难道要我再等上十六年？”几个钟头过去了，还是没有见到小龙女，杨过再一次带着失望走出聊天室，然后给小龙女发了封信，告诉她约会改在下个周六。

这天下午，当杨过打开电子信箱的时候，看了小龙女给他寄来一封信：“过儿：寄来的信和贺卡我已经收到，我好喜欢！谢谢你！中秋节那天晚上我去过咱们约好的那个聊天室，可是找不到过儿的身影啊！你在哪里啊？姑姑找得你好苦！最惨的是，今天也就是星期天早上 10：40，当我到那个聊天时，你已经不在了，可是你说的话还留在那里，姑姑看了好心酸！不会再等十六年的！过儿，如果你收到姑姑的 E-mail，那么今天下午 2：55 在鹿

回头见面，如果到 3：00 姑姑还不来，那么我是不来了。（因为今天下午姑姑有事）。好不好过儿？如果你今天没有收到，那么下星期六两点我在哪里等你！听你的！”看完这封信，杨过心头的惆怅之意，登时一扫而光。

他当即拨号上网，来到了那个聊天室里，又等了一会儿，忽听得有人叫道：“过儿！”却不是小龙女是谁？杨过大喜，叫道：“姑姑，我在这儿！”小龙女也很是欢喜，道：“好啊，好啊。”杨过亲了她一下：“姑姑，我高兴得想亲你啦！”小龙女微微一笑：“你收到我的信啦？”杨过道：“刚刚才收到的。”小龙女道：“太好啦。”杨过道：“昨天我在这里等了你很久，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小龙女道：“怎么会呢？”

杨过道：“那么姑姑还要呆多久？”小龙女道：“1 小时吧。”杨过道：“咱们还是不要聊太久。”小龙女奇道：“干嘛？”杨过道：“你知道吗？我这两天很倒霉！”小龙女问道：“为什么？”杨过道：“上网太久，挨爸妈骂，很惨吧？”小龙女道：“我也是。”杨过道：“我妈一骂起我来，那真是没完没了。”小龙女道：“我妈也是。”杨过苦笑道：“哈哈，一样。”小龙女叹道：“唉，就是双休日上，她也说。”杨过道：“一样惨啊。”小龙女道：“是啊。”杨过道：“姑姑，要是一会我突然不说话，那就证明我又挨骂啦，你可千万别以为是不理你啊。”小龙女道：“不会啦。”杨过道：“那就放心啦。”

小龙女道：“最近还好吗？你的摩托车学得怎么样？”杨过道：“这几天下雨，我都没有出去开。”想了一下，说道：“对了，姑姑，告诉你一件事。”小龙女道：“说啊。”杨过道：“我以前喜欢的那个女孩子，这个中秋，她居然送电子贺卡给我。”小龙女道：“哦？你心动了？”杨过道：“没有啦，我只是觉得奇怪。”小龙女道：“是吗？那你有没有给她回寄？”杨过道：“没有。我想我的贺卡对她并不重要吧。”小龙女道：“那她的贺卡对你重要吗？”杨过道：“也不重要啦。”小龙女道：“是吗？可我感觉你还是忘不了她。”杨过道：“我是准备把她忘掉的。”小龙女却道：“第一次总是难忘的。”杨过嘻嘻一笑，道：“姑姑，你吃醋啦？”小龙女道：“我没有。”杨过又向她请教了几句上海话，聊了一会，小龙女忽然不回话了。

杨过心想：“姑姑多半是挨她爸妈的骂啦。”只得离开聊天室。

又过了一个星期，杨过又在聊天室遇上了小龙女，她告诉他，那天家里忽然断电了，没办法上网，杨过恍然大悟。

这一次他俩仍是聊了一会儿，小龙女又没了回音，杨过寻思：“难道姑姑家里又断电了？还是她挨爸妈骂了？或者……”他尽量为小龙女不辞而别找理由。

过了一天，杨过又收到小龙女发来的信，她在信上说：“过儿：昨天真是吓了我一跳，正当聊的起劲时，我爸爸妈妈突然冲了进来。我当时一点准备也没有，为了不被骂，只好出此下策。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所以我以后如果一下子不回答你，你等我 5 分钟，再没有反应，你就走吧，多半是因为我爸爸妈妈的缘故！你千万别以为是不理你啊 我也是情急之下没有办法，你不会介意吧？”杨过马上给她回信，告诉她，自己并没有生她的气，他又把小龙女写给他的信，翻来复去地看了好几遍，兀自怔怔出神。

笨小孩和笨女孩的故事

既然有笨小孩，当然也应该有个笨女孩，于是，就有了下边这个发生在聊天室里的故事……

—

“来了吗？”笨小孩走进聊天室里东张西望。

“来了。”笨女孩跟着走了进来。

“哈哈，笨姑娘，你好！”笨小孩笑着说。

“你也笨啊！”笨女孩推了一下笨小孩的胳膊。

“是啊，大家一起笨！”笨小孩嘻嘻一笑。

“……”笨女孩忽然不说话了。

“喂，笨姑娘，在不在？怎么不说话？”

“在这里。”

“刚才怎么不说话？”

“我又跑出去玩啦！”

“贪玩！打你屁股！”

“啊哟，好疼！”

“嘻嘻，对不起啦！”

“我有点事，你等我一下。”

“快点！”

“喂……我飞回来啦！”

“你的轻功一定很高明吧？刚才飞了多远？”

“飞到你家啦！”

“到我家啦？有吗？”

“你不开门，我可进不去。”

“我开门啦，喂，快飞进来！”

“我能变成小鸟就好啦……”

“那你就变吧。”

“你也变……”

“好啦，我变成小鸟啦，吱吱喳喳！”

“我也变啦，飞到你的耳边……”

“你就停在我的耳朵上吧。”

“笨小孩，听到我的声音了吗？”

“听到了，吱吱叫，很好听的。”

“嘻嘻！”

“你再变个直升飞机吧？”

“怎么变？”

“一二三，三二一，你就变成直升机，直升机，天上飞，立刻飞进我家里。”

“你家能降落吗？”

“当然能，你最好是降落在我的肩膀上。”

“我是直升机！”

“我知道，可我的肩膀是个飞机场。”

“你也敢坐飞机？”

“不敢……”

“不说话？”

“我在说嘛，你没看见？”

“你真的……笨得可爱！”

“我可爱吗？不会吧？”

“你真的与别人男孩不同，笨得只适合生活在古代……做书生。嘻嘻！”

“是啊，白面书生。”

“我比你大，你该叫我姐姐。”

“你该叫我哥哥。”

“不要，我比你大！”

“我大你一点。”

“不是！”

“你干脆叫我叔叔得了。”

“哼……气死我了！”

“不要死啊！我没命陪的！”

“要你填命！”

“那我不是也跟着死？”

“你说呢？真笨！”

“我笨你也笨，扯平啦！”

“我要走啦。”

“一起走，再见！”笨小孩亲了亲笨女孩的脸颊，说。

“再见！”笨女孩也亲了他一下。

二

笨女孩跟笨小孩约好在聊天室见面。

“来了吗？笨小孩！”笨女孩头一个走进聊天室。

“没来吗？”她发现聊天室里没有他的踪影。

“唉……还没来。”笨女孩叹了口气。

她等了大半天，都没见到笨小孩子，于是，她轻轻地离开了……

“来了，笨女孩，在吗？”笨小孩匆匆忙忙地跑进聊天室。“我来迟了，这下惨啦。”

“等等吧。”笨小孩自言自语。

“在等人吗？”一行文字映入了笨小孩的眼帘。

“是啊。”笨小孩回答。

他看了对方的名字一眼，并不认识。

“刚才有个笨女孩在这等了好久。”

“我知道，我就是在等她。”

“我还以为她是我的朋友。”

“不会吧？”

“嗯……不是。”

“她可能走了……唉！”

“刚才去哪里啦？笨小孩！”那人突然冲着笨小孩喝道。

“你……”笨小孩一愣。

“我真的在生气……刚想走！”

“笨女孩，是你吗？”

“不是我，还会是谁？”

“我家里有点事，所以来迟啦。”

“我等得都想哭了……”

“别哭，别哭！哭起来样子不好看。”

“我还写信骂了你一顿！”

“大小姐，别生气，我是因为有事，才来晚的嘛。”

“我在网吧等你这么久，不生气才怪！”

“是，是。都是我不好！”

“怎么罚你？”

“打我屁股！”

“你离我那么远，怎么罚？”

“这倒是，那就骂我吧！”

“我不会骂人的。”

“跟我一样，不会骂人。”

“昨晚让我哥骂了，说我老是打电话。”

“我打给你的话，你哥不会骂吧？”

“不会，但是不方便，还是少点打。”

“好啦，那就不打啦，想听你的声音都难……”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不可以对我有感觉。”

“是，是。”

“这样只会害了你。”

“不过，有些事很难说……”

“我不忍伤害你啊，你是如此单纯……”

“嗯……你现在不生气了吧？”

“我是伤痕累累，不敢再言网爱，懂吗？”

“懂，懂，懂。我是懂到家啦！”

“那你还会不会再陷进去？”

“不知道。很难说……”

“如果你要这样，我会选择逃避。”

“那就……逃避吧。”

“没有结果的付出，真是好难受！”

“我知道……”

“怕我失踪吗？”

“怕。”

“只能永远做朋友，你能做到？”

“很难。”笨小孩叹了口气，说，“看来你只好逃避我了。”

“我一开始就说过嘛。”

“唉……”

三

“笨小孩，你给我出来！”笨女孩在聊天室里大叫。“不理我……我要走啦！”

“来啦！”笨小孩应声而至。

“刚才怎么不理我？”笨女孩生气地说。

“我以为你在那边的聊天室，所以就去找啦。”

“那边好乱！”

“我知道。”

“我姐叫我回去。”

“现在就走？”笨小孩一呆。

“嗯。亲亲你，香不香？嘻嘻！”笨女孩亲了亲笨小孩，说。

“好香！”

“我姐叫我即刻回去，但我舍不得你。”

“那你……去不去？”

“由她骂吧，再陪你一会。”

“好吧。”

“感觉我们好像是在……”

“像是什么？”

“生离死别！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不会吧？”

“我以后很忙，没空陪你啦。”笨女孩语音一顿，说，“你不想亲我？”

笨小孩亲了她一下。

“我没感觉。”

“没感觉？”

“再亲……”

“那我亲个够啦！”

笨小孩又亲了亲笨女孩的脸颊。

“要走了……”笨女孩依依不舍拉着笨小孩的衣角说。

“真的要走了吗？”

笨女孩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别哭呀！有空可以打电话嘛！”

“我真的在哭！”

“唉，还真像生离死别！”

笨女孩轻轻地离开了……

四

“还没来吗？”

“笨小孩，你在吗？”

“在这里。”

“昨天我一个晚上都在想你。”

“我也要想你，一整天。”

“真的？”

“还敢说我不在乎你吗？”

“你还没亲我呢。”

“你也没亲我。”

“亲亲你……”

“我真的好想你！”笨女孩亲亲了笨小孩的脸颊说。

“我也是。”

“今天都不能说伤心话，还有，我们都不能哭！”

“知道啦。”笨小孩一口答应。

“哼！”笨女孩忽然板起了脸孔。

“怎么啦？”笨小孩一脸茫然。

“你敢说你没有跟别的女孩子聊？”

“有，但是只聊几句。”

“你昨晚还是上网了？”

“是啊，我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你，结果找不着。”

“这是借口，你明知我昨晚不会有空来聊天室的。”笨女孩不满地说。

“你是说……我在骗你？”

“嗯。”

“不骗你，我真的在找你。”

“哼……”

“后来碰到一个女孩子，她说认识我，就跟她聊了几句。”

“她可能是你的——老情人吧？”

“我有这么多情人吗？”

“我说过你花心啊。”

“我花心吗？不会吧？”

“是多情？”

“你觉得我很多情吗？”

“嗯。”

“你说是就是吧。”

“你不能承认啊，我会伤心的。”

“知道啦。”笨小孩说，“昨天我在家里写了封信，今天有空的话，我就拿去寄。”

“好吧。”

“你有空也要写给我啊。”

“我不会写。”

“我的字好难看，怕你笑话我。”

“不会啦。又不是参加书法比赛，干嘛一定要写得好看？”

“习惯了电子邮件……寄信实在太慢。”

“这倒是。”

“要不，就让我一天写一封，等好多天才寄一次。”

“好啊。”

“……”

五

“笨女孩，来了没有？”

“来了。”笨女孩亲了笨小孩一下，说，“我还以为你在那边的聊天室。”

“我也去哪里找过你。”笨小孩说，“看到一个笨……是你吧？”

“是我。”笨女孩不否认。

“你来很久了？”

“嗯。”

“让你久等了，对不起！”

“今天的机好慢。”

“有没有想我？”

“有。你呢？”

“好想你！”

“我也真的想你啊！”

“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去找你。”

“如果我不想见你，你来了也是看不到我。”

“嗯，你不想见我？”

“暂时别破坏我们的现状，我是不敢见你。”

“不是吧？不敢见我？我好像……不是怪物。”

“你这么笨……当心坐车时叫人拐了！”

“这倒是，如果有人要拐我，还真是容易到家啦。”

“那我扮成人贩子，把你卖掉。”

“哈哈，好啊，我宁愿让你拐走。”

“不行不行，你认识我的声音，怎么办？”

“那么我值多少钱？”

“一块。”

“哇，不是吧？这么贵？”

“呵呵~”

“那我把自己卖给你得了。”

“如果我是买家，就送给我。”

“当然啦，不但分文不取，说不定还得倒贴。”

“啊，哈哈……”

“白送，要不要？”

“你真的好笨。还要倒贴……不要！”

“哇，有便宜居然不捡？”

“死气你！”

“我不死。”

“你有进过我的信箱吗？”

“没有。你不同意啊！”

“真乖！”

“你叫我不要去的，唉，我怎么会去偷看呢？”

“但我想，你也不懂进……”

“嗯，这也是一个原因，不过，就算我懂，我也不会去的，我不想惹你不高兴。”

“你很怕我？”

“不是怕，是爱。”

“你试一下能不能进？”

“不要啦，信箱里不是有你的隐私吗？”

“没有。”

“没有？可是你那天好像很怕让我看。”

“如果那天你看就好了，说不定有惊喜出现。”

“惊喜？那你现在告诉我。”

“里面有我的相片。”

“原来是这样。”

“但是现在删除啦。”

“可惜……”笨小孩叹了口气。

“另一个信箱里也有，也让我删啦。”

“可惜，可惜。”

“谁叫你笨？”笨女孩说，“那里面也有很多网友的相片。”

“网友？”

“对，不过，他们都是普通朋友。”

“那我呢？是不是普通朋友？”

“你……不是。”

“你肯把相片寄给普通朋友，却不肯寄一张给我这个‘不普通’的？唉……”

“我就是后悔把相片寄给别人。”

离开聊天室以后，笨小孩心里酸溜溜的，很不是滋味。

“她宁愿把相片删除掉，也不肯寄给我……”

坐在电脑前边的笨小孩呆呆地想。

白蛇新传

江南春色美无限，微风轻拂，柔柳舞翩跹，西子碧湖面似镜，春雨如酒醉心弦。有缘千里能相会，郎情妾意，柔情谁可挡？妖氛扫尽恩怨消，此生姻缘一线牵。

——调寄《蝶恋花》

轰隆声响，一道霹雳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中划过，在这电光一闪之间，雷锋塔下映现三个人影，站在东首的是个老僧，满面红光，脸上尽是傲然之色，颊下一部白须垂至胸前，身形略显肥胖，右手握着一根金光闪闪的禅杖。站

在那老僧对面的是两个女郎，一个十八九岁年纪，容貌直是美到极处，穿得一身白衣，体态婀娜，雪肤如玉，她通体雪白，在黑夜之中，自是格外显眼。另一个女郎年龄稍减，身上穿的却是青衣，她虽不及白衣女郎美貌，却也是秀丽脱俗，俏丽异常。两人手中均是握着一柄长剑，跟那老僧对峙而立，俱是怒目而视。

过了半晌，猛地里只见那老僧将禅杖往地下重重一顿，直震得禅杖上的铁环当当作响，随即厉声道：“你们这两个妖精好大胆，竟敢来江南作恶，这不是明摆着跟老衲为敌么？”青衣女郎呸的一声，道：“臭和尚，你骂我们是妖怪，你自己又是什么好东西了？”那老僧横了她一眼，喝道：“死在眼前，还敢出言不逊，这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么？”青衣女郎怒道：“你才活得不耐烦了，姑娘可是耐烦得很！”那老僧道：“死到临头，还兀自口硬，胆子果然很是不小！”白衣女郎插口道：“我们若是没有胆量，那又怎么敢来跟你这恶僧为难？”那老僧哼的一声，道：“多言何益？这就划下道儿来罢！”白衣女郎道：“好。”话音刚落，寒光闪动，长剑已然递出，倾刻之间，一连刺出三剑，俱是指向那老僧身上要害关节。

那老僧冷笑一声，傲然道：“这也难得倒我么？太也自不量力啦！”呼的一声，禅杖挥出，荡开白衣女郎的三记剑招，跟着左手发掌，朝她前胸猛力拍到，手掌未及，掌力已至，白衣女郎俏脸色变，立即缩身退开三步，凝住心神，长剑一抖，反刺那老僧掌心，那老僧哈哈一笑，喝道：“来得好！”眼看敌剑刺来，竟是不避不让，居然将手掌迎了上去，白衣女郎这一剑正好刺在那老僧掌心之上，但那老僧的手掌便如钢铁铸就一般，饶是长剑锋利，却也刺它不穿。

白衣女郎见他如此了得，不禁心下骇然：“我只有八百年修为，这恶僧却是修炼了千年有余，法力自然在我之上，难怪他敢在江南横行无忌了。”她心神微分，只听那老僧喝得一声：“去！”手掌向前一推，白衣女郎身子一晃，登时连人带剑向后倒飞出去，但她反应迅敏，身子尚未跌落在地，长剑突然向后递出，正好戳在一株大树的树身之上，借力往前一冲，身子立即又向那老僧直飞过去。

那老僧哼的一声，禅杖一送，挟着呼呼风响，看准白衣女郎要害击去，白衣女郎身在半空，斜身掠出，避开敌杖，跟着左掌飘出，反击那老僧额头，那老僧横杖一封，当的一声，白衣女郎这一掌正好拍在杖身之上。

那老僧禅杖顺势推出，白衣女郎身子微晃，向后飘开丈许，那老僧借势进迫，呼的一声巨响，禅杖横扫而出，向白衣女郎拦腰攻到，白衣女郎见敌杖来势汹汹，心下骇然，兀自凝住心神，挥剑一挡，当的一声，剑杖相交，白衣女郎的功力终究不及那老僧，当下被对方的劲力震得虎口发麻，长剑险脱手飞出。

青衣女郎见状，心知不妙，当即一声娇喝，提剑向那老僧欺了上去，剑光闪动，直刺那老僧额角、咽喉、前胸，小腹四位部位，长剑自上而下，剑招竟是凌厉之极，那老僧眼看敌剑招呼过来，却是不慌不忙，左袖一拂，凭着一股劲急之极的袖风，将敌人的长剑激得荡了开去，跟着抡起禅杖，便往青衣女郎腹部击去。

青衣女郎大吃一惊，左脚一点，飞身而起，避开那老僧的禅杖，唰唰两剑，凌空刺出，又快又狠，那老僧冷笑一声，举杖一扫，当当两声，荡开长剑，跟着左掌一撩，往青衣女郎胸口拍去，去势迅捷已极，青衣女郎反应也

是迅敏之极，眼看敌掌拍到，身子当即凌空倒纵，一连几个跟头，堪堪避开了那老僧的手掌。

那老僧一击不中，哼的一声，左脚一点，身子凌空而起，提着禅杖向青衣女郎斜飞过去，青衣女郎俏脸色变，心头一横，剑光一闪，朝那老僧前胸直刺过去，那老僧横杖一扫，荡开敌剑，呼呼两声，禅杖势挟劲风，朝青衣女郎拦腰反攻，青衣女郎倏地拨身上窜，禅杖从她足下平平掠过，她借势提腿，凌空踢出，足尖直踹那老僧额角，那老僧竖掌一挡，禅杖往前一送，撞向青衣女郎腹部，青衣女郎不及躲避，登时被禅杖撞了个正着，哇的一声，猛地吐出一大口鲜血，身子平平向后倒飞出去。

眼看青衣女郎的后背便要撞在雷锋塔上，正在此时，白衣女郎见状，不由得大惊失色，脱口惊呼：“小青！”白影一闪，已向青衣女郎小青抢了过去，手中的长剑一抖，突然间变成一条彩绸，在小青腰间一卷，轻轻一拉，片刻之间，已然将她带回地面。

白衣女郎道：“小青，你怎样？”小青道：“我没事……啊哟，姐姐，小心啦！”原来那老僧趁白衣女郎跟小青说话之际，挥杖朝她身上横扫过来，白衣女郎心中一凛，手中那条彩绸又是一抖，登时化为一柄长剑，她头也不回，长剑便即往身后递出，当的一声，格住禅杖来势，随即拧步旋身，呼的一腿，往那老僧身上踢去，那老僧缩身后退，避开白衣女郎这一踢，跟着左手发拳，不偏不奇，正好打中白衣女郎足底，白衣女郎周身一震，向后倒跌出去。

那老僧督见西首一块巨岩，心中一动，左手一探，手臂竟是长出数尺来，只见他五个指头在巨岩上一搭，随手将岩石提了起来，哈哈大笑，道：“白素贞，死到临头啦！”话音刚落，左手一送，那块巨岩立即向白衣女郎白素贞飞撞过去。

白素贞骇然色变，眼看岩石飞来，避无可避，心头一横，长剑一挺，剑尖在岩石上一戳，顺势猛力往外一推，岩石登时倒飞回去，那老僧见巨岩飞到，嘿嘿一笑，倏地飞起一脚，在巨岩上一踢，岩石又向白素贞直飞过去。

白素贞心念忽动，左掌拍出，抵住岩石，奋力推出，身随石至，朝那老僧疾冲过去，那老僧见状，兀自不慌不忙，左手击出一掌，那巨岩承受不住两人的掌力，只听得砰的一声巨响，霎时间石屑纷飞，直是震得粉碎不堪。

白素贞身子一晃，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三步，兀自暗暗心惊：“这恶僧果然厉害得紧！”那老僧哈哈笑道：“白素贞，现下还不束手待毙，更待何时？”脚步移动，已向白素贞欺近，呼呼呼，禅杖飞舞，扫、点、戳、挑，招数凶狠无伦，白素贞凝了凝神，抖动长剑，见招拆招。

斗到紧处，白素贞一个稍神，被那老僧的禅杖扫中腰肋，禁不住脱口惊呼：“啊哟！”身不由主地向后飞出，后背正好撞在一株大树之上，喉头一甜，哇的一声，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那老僧哈哈大笑，身影如风，向白素贞飘了过去，挥杖便要往她身上击落，正在此时，眼前青影一闪，小青已然抢在白素贞身前，横剑一挡，当的一声，荡开了禅杖，向白素贞叫道：“姐姐，你先走，待我来对付这个恶僧！”白素贞尚未答话，那老僧便道：“事到临头，她还走得了么？”小青大声道：“法海，姑娘今日便跟你拼个死活！”那老僧法海冷笑道：“你是老衲的手下败将，更有什么能耐跟我拼个死活？”小青道：“怎么没有？”唰唰唰，剑光闪动，一连攻出三剑，分刺法海身上三处要害。

法海嘿嘿一笑，禅杖舞成一团金光，护住周身上下，只听得当当当三声，小青三剑攻来，均被禅杖荡了开去，她正待变招进击，已被法海抢了先着，只见他欺身进逼，挥杖狂扫，小青施展小巧功夫，腾挪纵跃，身法轻灵迅敏，一时之间，法海的禅杖竟是碰她不到。

斗到分际，法海禅杖倒转，看准小青前胸要害，杖尾疾戳过去，小青大吃一惊，情急之下，当即斜身避让，却听得噗的一声，右肩已被杖尾戳中，登时鲜血飞溅，剧痛难当，白素贞惊道：“小青！”身影闪动，已自抢到小青身前，法海第二杖跟着点到，白素贞侧身一闪，右掌击出，在禅杖上猛力一拍，跟着便要挺剑刺出，法海早已拟到她必有此着，当下不待白素贞发剑，倏地右腿一撩，踹中白素贞腹部，白素贞身子一震，立时向后跌飞出去。

法海正要欺近前去，对白素贞施下毒手，正在这时，小青身影一闪，突然化身成了一条大青蛇，向法海飞窜过去，法海面色微变，要待挥杖扫出，但那青蛇来势汹汹，竟是迅捷绝伦，法海周身上下登时被它紧紧缠住。

白素贞见状，叫道：“小青！”那青蛇正是小青的原身。

小青叫道：“姐姐，你快走罢！”白素贞兀自犹豫不决：“小青……”小青道：“你再不走，咱们可都要死在这恶僧手里啦！”白素贞心想：“现下生死关头，我怎能抛下小青不理？”正自没做理会处，只听小青又道：“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姐姐，你快走，倘若咱们都死这恶僧手里，谁来给咱们报仇？”白素贞心头一震，心想这话不错，心里一横，身形陡起，径向东北面飞身而去。

法海的身子被小青缠住，无法追赶，心下大怒，喝道：“哼，你们撞在老衲手里，事到今日，还盼望保得性命，那真是痴心妄想！”说到这里，兀自提了一口丹田气，周身用劲，正要奋力将小青的蛇身崩断，突然之间，小青的身子一松，又变回了女郎模样，径向空中飞去。

法海双眉一扬，鼻孔里重重一哼，喝道：“这还跑得了吗？”右手一扬，猛力将禅杖一掷，只听得嗖的一声，禅杖直如离弦之箭，激射而出，在小青身上一撞，小青哪里抵受得住，哇的一声，猛地吐出一大口血来，周身一震，竟自从空中跌将下来。

法海向小青横了一眼，心道：“青蛇现下身受重伤，我要杀她，自是易如反掌，只不过这妖精太过可恶，就这么将她杀了，那可太过便宜她啦，须得想个法子教她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才是。”思念及此，两道利剑般的目光在身周一扫，随即落在雷锋塔上，心中一动，已自有了计较，嘿嘿一笑，突然向雷锋塔拍出一掌，掌力到处，竟将塔身震得飞了起来，法海走到小青身旁，右手一探，拿住她的后心，将她提了起来。

小青道：“恶和尚，你……你干什么？”法海冷笑一声，道：“我要干什么？嘿嘿，你倒不妨猜猜看。”随手将小青掷向塔下，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雷锋塔凌空而降，正好将小青压在塔底。

法海望着雷锋塔，心道：“将青蛇囚在塔下受苦，岂不是胜过就此将她杀了？待得拿下白蛇，再将她们一并杀了，也是不迟。”想到这里，兀自纵声狂笑。

原来白素贞和小青均是修炼了数百年的蛇精，两人变化为妙龄女郎，到人间游玩，来到江南之时，却遇上了老僧法海，发觉法海乃是蛤蟆精所变，虽有千年道行，却是心术不正，他表面是金山寺住持，暗地里却是为非作歹，白青二蛇瞧不过眼，便跟法海约好在雷锋塔下拼个高下，却始终敌法海不过，

俱是吃了大亏。

白素贞施展飞行之术，飘行了一阵，并未见法海追上来，心中略宽，寻思：“也不知小青现下怎样了？说不定她已遭了那恶僧的毒手，她是为了救我，才会遭此毒手，唉，我可对她不住了。”思念及此，心中一阵悲痛，兀自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

沉思之间，猛地听得身后传来一声大喝：“白素贞，你可跑不了啦！”白素贞心中一惊，回身看去，只见一条人影朝自己飞扑而来，身法迅捷已极，正是法海。

眼看法海挥舞禅杖，猛力扫到，白素贞凝住心神，右掌飞出，在禅杖上一拍，跟着斜身疾掠，已自飘然落地，喝道：“小青呢？”法海飘落在白素贞对面，冷笑道：“你倒猜猜看。”白素贞脸上色变，颤声道：“你……你将小青杀了？”法海道：“青蛇太过可恶，本就死有余辜，不过，老衲可还舍不得杀她！”白素贞道：“你待怎样？”法海嘿嘿笑道：“待我将她折磨一般，再杀不迟！”白素贞怒极，道：“你这恶僧好生狠毒！”法海哼的一声，道：“对付你们这些蛇精，难道还用得着心慈心软么？”白素贞道：“小青究竟在哪里？”法海道：“你要见她，那有何难？只要你束手就擒，老衲这就带你去雷锋塔下见她，岂不甚妙？”说到这里，兀自哈哈大笑。

白素贞大怒，倏地一声娇喝，挺剑便朝法海刺去，法海身形略侧，闪让开来，呼的一声，禅杖狂扫而出，势挟劲风，直是刚猛绝伦，白素贞飞身掠开，右脚在杖身上一拍，左掌飞出，往法海头顶猛力击落，法海禅杖倒转，禅杖在白素贞掌心一点，白素贞登觉剧痛难当，心头一横，唰的一声，一剑刺向法海咽喉，法海嘿嘿一笑，当即挥杖荡开。

斗到紧处，法海禅杖自上而下，往白素贞头顶扫将下来，白素贞大骇，暗叫：“不好！”长剑一招“横架金梁”，当的一声，格住禅杖，法海哼的一声，禅杖全力压落，白素贞凝住心神，奋力抵御，突然之间，法海左掌陡发，啪啪啪，白素贞前胸连中三掌，自是抵受不住，哇的一声，鲜血从她口中直喷出来，身子平平向后飞出。

法海走近前去，冷笑一声，喝道：“白素贞，死到临头，还有什么话说？”白素贞横了他一眼，恨恨的道：“我打你不过，还能有什么话说了？你有本事就杀了我罢！”法海道：“嘿嘿，你想寻死，这有何难？”举起禅杖，便要往白素贞身上击落。

正在此时，只听得东北角传来一声大喝：“大和尚，你是出家之人，却来这儿妄开杀戒？只怕有违佛门戒律罢？”话音刚落，一掌飞来，在法海的禅杖上猛力一拍，登时将禅杖荡了开去。

法海心头一凛，喝道：“什么人？”凝神一看，只见白素贞身前站着一人，却是个少年男子，面如冠玉，头戴方巾，身形修长，一身青衣，虽作书生打扮，背上却负着一口长剑，兀自气度不凡。

只见他转身扶起白素贞，问道：“姑娘，你怎样？”白素贞向他看了一眼，忽然脸上一红，低头道：“我没事，多谢公子相救！”只听法海鼻孔里重重一哼，向青衣书生道：“施主是谁？何以来与老衲为敌？”青衣书生正色道：“大和尚，天下事天下人管得，你又何必理会我是谁来？”说话之间，负在他背上那柄长剑突然铮铮作响，青衣书生登时面色大变。

法海厉声道：“施主，老衲跟你素昧平生，你我可没有什么过节罢？”青衣书生点头道：“这倒不错。”法海道：“嗯，这就是了，既是如此，施主

何以还来多管闲事？”青衣书生正色道：“大和尚是佛门中人，本该慈悲为怀才是，但你适才却要对这位姑娘施下毒手，此事教我撞见了，在下焉能袖手旁观？”法海嘿嘿一笑，道：“如此说来，施主倒是在行侠仗义了。”青衣书生摇头道：“在下不外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行侠仗义什么的，可不敢当了。”法海道：“是么？”忽然伸手向白素贞一指，说道：“然则施主可知这女子是谁么？”青衣书生向白素贞看了一眼，说道：“这倒不知，还请大和尚指教。”法海朗声道：“她便是修炼了八百年的白蛇精了！”

青衣书生听到“白蛇精”三字，心头一震，暗忖：“难怪我的‘斩妖宝剑’声响不绝，原来这位姑娘竟是蛇妖化身！”他背上那口长剑正是“斩妖宝剑”，只要遇上妖气，便即铮铮作响。

白素贞见青衣书生听得法海的言语，不禁脸色微变，心想：“这位公子知道我是妖怪，定然不肯助我，这可怎么是好？”转念又想：“他的武功虽然不弱，却也未必是法海的对头，我又怎能连累了他？”想到这里，向青衣书生道：“公子，这恶僧才是妖怪，你……你快走罢，否则只怕你也要死在他手里啦！”法海双眉一扬，怒道：“白蛇精，死在眼前，还兀自胡说八道！老衲今番须饶你不得！”呼的一声，挥杖向白素贞猛扫过去。

青衣书生那柄“斩妖宝剑”铮铮之声，愈来愈响，突然之间，寒光一闪，宝剑竟自从剑鞘中飞了出来，犹如离弦之箭一般，向法海激射而至。

法海斗然见到宝剑飞来，不禁大吃一惊，暗叫：“不好！”顾不得挥杖伤害白素贞，急忙将禅杖一撩，当的一声响，将宝剑荡了开去。

青衣书生恍然大悟，向法海戳指喝道：“大和尚，你才是妖怪！”法海脸色微变，但片刻即转宁定，说道：“施主，白蛇精信口胡言，如何信得？”青衣书生哼的一声，道：“纵然这位姑娘骗我，斩妖宝剑可不见得会骗我，倘若你不是妖怪，斩妖宝剑又怎会出鞘杀你？”说话之间，斩妖宝剑在空中盘旋飞舞，竟是缠住法海不放，法海只得挥舞禅杖抵御，剑杖相交，火星飞溅，当当之声更是大作。

白素贞见此情状，心下暗暗奇怪，寻思：“听这位公子的口气，他那柄斩妖宝剑似乎是专杀妖魔鬼怪之物，我跟法海都是妖怪，何以宝剑只杀法海，却不来杀我，这可奇了。”她可不知，自己虽是妖怪，但心地善良，身上的妖气早已去尽，法海却是心术不正，虽然有千年道行，但他一向为非作歹，妖气自是极盛，斩妖宝剑一触妖气，立时出鞘除妖。

青衣书生见斩妖宝剑跟法海激斗良久，始终未能取胜，心想：“这妖怪倒也厉害，连斩妖宝剑也奈何他不得。”想到这里，左脚往地下一点，斜身飞起，向宝剑飘了过去，右手一抄，已然握住剑柄，唰唰唰，一连三剑，分心向法海刺去。

法海凝住心神，横杖拦架，抵挡青衣书生的剑招，兵刃相交，发当三声响，青衣书生三剑甫出，又发三剑，这一次疾刺法海上中下三路，势道凌厉已极，法海见招拆招，堪堪将青衣书生三记剑招化解开来，跟着禅杖往地下一顿，身子借力跃起，双腿鸳鸯连环，猛力向青衣书生上盘踢到，青衣书生斜退两步，宝剑飞舞，挟着阵阵劲风，向法海双腿刺去，连刺数剑，迫开法海两腿，倏地剑势上撩，朝法海腹部疾刺，法海身影一闪，突然没了踪影。

青衣书生心中一奇，两眼向四下一顾，猛地里大声喝道：“斩妖宝剑，降妖除魔！”话音刚落，斩妖宝剑一抖，忽地脱手飞出，在空中盘旋飞舞，

倏然间剑身一斜，径自朝东首一株大树激射过去，那株大树一晃，突然化成一个老僧，向后倒飞出去，那老僧正是法海。

斩妖宝剑一击不中，寒光闪处，又向法海飞刺过去，法海眼见宝剑厉害，更是不敢怠忽，身形一矮，宝剑立时从他身子上方飞掠而过。

青衣书生身影晃动，欺到法海身旁，双掌飞舞，一套掌法施展开来，一招紧似一招，直逼法海周身要害，法海一面抵御宝剑，一面挡格青衣书生的掌法，心神略分，被青衣书生一掌拍中右胸，法海身子一晃，不由得倒退一步。

青衣书生剩胜进迫，呼呼两掌，又拍将过去，法海哼的一声，禅杖当胸一横，当当两声，青衣书生这两掌均是击在杖身之上，法海冷笑一声，禅杖顺势横扫，砰的一声巨响，正好扫中青衣书生腰间，青衣书生周身一震，身子向后直飞出去，摔落在两丈之外，口中鲜血狂涌，伤势大是不轻。

白素贞见状，大惊失色，脱口叫道：“公子，你……你怎样？”飞身上前，将青衣书生从地下扶了起来。青衣书生道：“姑娘，我……”话犹未了，哇的一声，又吐出一口血来。白素贞眼见青衣书生不是法海的对头，低声道：“公子，这恶僧厉害得紧，你打他不过的，还是快走罢！”青衣书生心想：“那妖怪好生了得，我委实不是他的对头，只不过我若就此一走了之，未免有损本派威名，这可不大妥当了。”当下兀自犹豫不决。

白素贞见他神色有异，便道：“公子，怎么啦？”青衣书生道：“在下奉家师之命，行走江湖，为的便是斩妖除魔，现下妖魔未除，在下岂可就此离去？”白素贞心道：“这人武功虽好，却是呆气十足，明知打法海不过，却还不肯离去。”说道：“我倒有一事要向公子请教。”青衣书生道：“姑娘有话请讲，这‘请教’二字，在下可不敢当了。”白素贞道：“公子，那恶僧的武功厉害些，还是你的武功厉害些？”青衣书生道：“那恶僧武功在我之上，在下自愧不如。”说着面现惭色。

白素贞道：“这就是了，既然公子自知武功不及对方，却还执意不走，倘若再跟那恶僧纠缠下去，那也只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于公子又有什么好了？”青衣书生不由得点了点头。白素贞又道：“正所谓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咱们今日暂且保住性命，来日方长，还怕没有机会除掉这恶僧么？”青衣书生嗯的一声，道：“这话不错，那么就依姑娘之言罢。”说到这里，猛地喝得一声：“宝剑回鞘！”那柄正要跟法海交缠激斗的斩妖宝剑，当即应声而来，唰的一声，已自飞回剑鞘之中。

白素贞携着青衣书生，两人一齐施展飞身之术，朝同一个方向飞去。

两人飘出十数里，却不见法海追来，俱是心中一宽，当即飘然落地，白素贞问道：“公子，你的伤势怎样？”青衣书生道：“我……我还抵受得住的。”白素贞轻叹一声，歉然道：“你伤得这般重，可不是教我连累了么？唉，我可当真对你不住！”青衣书生摇头道：“姑娘，这如何怪你得来？那恶僧既是妖怪化身，教我撞见，那自是饶他不得的了，只不过我功力不济，敌那妖怪不过，委实惭愧之至！”说到这里，兀自长叹一声。

言语之间，天上哗啦哗啦地下起大雨来，白素贞四下张望，见东首十余丈之外，有座破庙，便道：“公子，咱们先到庙中避雨罢。”青衣书生点了点头，当即跟随白素贞向破庙走去。

进得庙来，但见庙内破败不堪，似是人烟少至，香火早断，四下都是蜘蛛网，庙中的几尊神像也是披着一层厚厚的灰尘，白素贞和青衣书生在庙内

一处空地上坐了下来，各自运功疗伤，隔了良久，白素贞从口中呼出一口浊气，伤势已有好转，当下缓缓地睁开眼来，见青衣书生兀自盘膝而坐，双目紧闭，仍在运功疗伤，白素贞不由得痴痴地凝视着他，竟自怔怔出神。

又过一阵，青衣书生运功已毕，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睁开眼睛，正好跟白素贞的目光相接，两人均是脸上一红，同时低下头来，都是半晌说不出话来。

过了良久，青衣书生忽道：“是了，在下还未请教姑娘尊姓大名呢。”白素贞微微一笑，道：“我叫白素贞，尊姓大名什么的，可不敢当啦。”青衣书生道：“原来是白姑娘。”语音一顿，又道：“白素贞？嗯，姑娘的名字好听得紧啊！”白素贞笑道：“公子这可过奖啦！”又问：“那么公子的尊姓大名又叫什么？”青衣书生笑道：“在下姓许，单名一个仙字。”白素贞道：“许公子，你的名字也很好听啊！”许仙摇手道：“那也不见得，在下的贱名跟姑娘的芳名相比之下，可就大有天壤之别了。”白素贞微笑道：“是啊，许公子在天，我在地，那自是天壤之别啦。”许仙忙道：“非也，非也。”

是姑娘在天，晚生在地，那才是了。”说到这里，两人相视而笑。

许仙又道：“是了，白姑娘，那妖僧显是要将你置于死地，想来必是恨极了你，倒不知你跟他有何深仇大恨？”白素贞一怔，随即答道：“深仇大恨倒还谈不上，只是那妖僧在江南作恶多端，我瞧不过眼，这才出手管上一管。”许仙道：“如此说来，姑娘跟在下倒是同道中人了？嗯，姑娘年纪轻轻，却有这般侠义胸怀，委实难得。”言语间对白素贞极是赞叹。

白素贞笑道：“许公子过奖啦！”

说话之间，忽听得许仙背上那柄斩妖宝剑又是铮铮作响，似乎又要脱鞘而出，许仙脸上色变，霍然站起，兀自环眼四顾，白素贞问道：“许公子，怎么啦？”许仙答道：“这破庙附近似乎有妖气！”白素贞心中一震，面色微变，说道：“莫非是法海那妖僧来啦？”许仙嗯了一声，点头道：“那倒须小心应付了。”正要走出庙去，却听得铮铮之声由强转弱，过得片刻，竟是没了声息。

许仙心中一奇，噫的一声，道：“妖气又消失啦，这可奇怪得紧啊！”白素贞道：“定是那妖僧找咱们不到，又走啦。”许仙道：“我瞧未必是那个妖僧，说不定是别的妖怪，也未可知。”哼的一声，朗声道：“管他是什么妖怪，只要教我撞见，我定然饶他不得！”白素贞道：“许公子，听你的口气，你是恨极了妖怪的了，是也不是？”许仙道：“正是。”顿了一顿，又道：“家师常说世间妖怪太多，向来又是作恶多端，实是杀不胜杀！”

白素贞听了这话，禁不住心中一寒，寻思：“许公子果然恨极了世上的妖怪，倘若教他知道我是蛇精，只怕我也要死在他的斩妖剑下了。”虽然这么想，却也不露声色，只道：“许公子，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许仙道：“白姑娘请讲。”白素贞道：“妖怪中虽有心狠手辣的，但心地善良的妖怪，可也总是有的。”许仙道：“白姑娘言下之意，妖怪倒是有善恶之分了？”白素贞点头道：“是啊，便如世人一般，也有好坏之分，难道不是这个道理么？”许仙摇头道：“白姑娘，你这话恕我不敢苟同，妖怪终究是妖怪，又怎会有善恶好坏之分？对他们不能有半分心慈手软，我恩师平日便是这般教诲我的。”白素贞心头一震，轻轻地叹了口气，问道：“那么尊师是谁……”话音未落，只听得铮铮之声又响了起来。

许仙心头一凛，脱口道：“妖怪来啦！”语声甫歇，只见人影一闪，庙内

已然多出一个人来，许仙凝神一看，只见对方是个白袍人，颌下留着几根胡须，身材矮小，一对眼珠子却是红通通的。

许仙心中一动，鼻孔里一哼，说道：“兀那妖怪，我正要找你，你自己倒送上门来啦，好得很啊，今日撞上了我，算你倒霉！”那白袍人正是妖怪化身，他听得这话，心中一惊，暗道：“这人倒是厉害得很，居然一眼便瞧出我是妖怪，倒不知是什么来头？”向许仙打量了几眼，大声道：“兀那书呆子，你究竟是什么人，不妨报上名来。”许仙冷笑一声，道：“你这妖怪，也配来知道我的大名么？”白袍人道：“你这人太也不知好歹，我是主，你是客，你来我家避雨，还敢这般无礼，真正是岂有此理了！”

白素贞插口道：“这里是你家么？”白袍人道：“这个自然。”白素贞笑道：“原来这样。”嗯了一声，温言道：“我叫白素贞，他是许仙许公子。”说着伸手向许仙一指。白袍人点了点头，说道：“你这个小姑娘甚有礼貌，嗯，很好，很好！”白素贞道：“我们若有得罪之处，还请你不要见怪……”话犹未了，只听许仙大声道：“白姑娘，何必跟这妖怪罗嗦，且待我杀了它再说！”话音始毕，只听得铮的一声响，宝剑已从剑鞘中飞出，许仙伸手一抄，已然握住剑柄。

白袍人见状，不禁大吃一惊，脱口道：“喂，你……你干什么？”许仙哼的一声，道：“死到临头，多言何益？”唰的一声，斩妖宝剑寒光闪动，直取白袍人身上要害。

白袍人急忙侧身避开，叫道：“我可跟你无仇无怨，你来杀我干么？”许仙大声道：“杀你干么？哼，我若不杀你，难道便留着让你祸害世人么？”白袍人道：“我几时害过人了？”许仙厉声道：“死在眼前，还由得你狡辩么？”说话之间，又刺出两剑，白袍人反应迅敏，身法又是灵巧之极，饶是许仙这两剑去势凌厉，却也刺他不中。

白素贞秀眉微皱，叫道：“许公子，有话好说，他……他……”许仙除妖心切，更无心思理会白素贞的言语，当下挺剑向白袍人攻去。

白袍人大声道：“喂，你再这般欺侮我，我可不客气啦！”许仙怒道：“谁要你客气了？”宝剑抖动，剑光闪处，一招“指天划地”攻出，唰唰两剑，一上一下，朝白袍人要害刺去，白袍人身影如风，一晃之间，已自闪出丈许，倏地右手往空中一探，手中已然多出一口寒光闪闪的钢刀来，朗声道：“许公子，你的剑法倒好，在下这便来领教你的高招！”语声甫歇，又见许仙挺剑攻来，他知宝剑锋利，不敢以硬碰硬，当下斜身躲避，跟着钢刀挥出，呼呼呼，连劈三刀，向许仙反砍过去。

许仙身形疾晃，在敌人的刀招之间穿插来去，避开两刀，挥剑荡开一刀，跟着右腿飞起，直踹白袍人前胸，白袍人却不闪避，只听他喝得一声：“看刀！”呼的一刀，看准许仙右足，砍将下去，许仙早已拟到对方这一着，当下缩腿挥剑，平平刺出，指向白袍人咽喉，白袍人大吃一惊，情急之下，竖刀一挡，当的一声响，剑锋登时戳在钢刀平面之上，白袍人身子一震，脚下下一个踉跄，不由得向后倒退出去。

许仙哼的一声，欺近身去，唰唰唰，连进三剑，迅捷已极，白袍人奋力招架，脚步却是不住地向后退，猛地里听得当的一声响，钢刀已被宝剑削断，许仙飞起一脚，踢中白袍人腹部，白袍人身子一震，登时向后倒跌出去，许仙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唰的一声，长剑直刺白袍人咽喉。

正在这时，忽听得白素贞叫道：“不可！”许仙一怔，这一剑便刺不下去

了，剑锋正好抵在白袍人咽喉之上，他向白素贞看了一眼，问道：“怎么？”白素贞看了白袍人一眼，向许仙道：“许公子，他又没有作恶，你……你便放过他罢！”许仙却道：“这人是妖怪化身，又怎能不作恶了？”白素贞向白袍人道：“你可曾害过人么？”白袍人正色道：“没有。”白素贞向许仙道：“许公子，他说不曾害过人，想来总是不假，你便饶了他罢。”许仙摇头道：“白姑娘，妖怪的话如何信得，你可不要给他骗啦。”白素贞道：“不会的。”

白袍人朗声道：“我打你不过，那也无话可说，不过，我平白无故便死在你剑下，心中实在不服！”竟然十分硬气。许仙哼的一声，道：“事到今日，还由得你作主么？”白袍人道：“那你是一定要杀我了，是也不是？”许仙道：“是又怎样？”白素贞道：“许公子，有话好说，不可……不可……”一语未毕，许仙宝剑往前一送，噗的一声，剑锋已然刺入白袍人咽喉之中，白袍人身子一晃，倒地身亡，随即化成一只白兔。

许仙向死兔看了一眼，冷笑道：“我道是什么稀罕的妖怪，原来却是只兔妖，你运气不好，死在我的斩妖剑下，可也怪不得我了。”侧脸向白素贞看去，只见她兀自怔怔出神，脸上竟无半点血色。

许仙只道她给适才的情状吓呆了，忙道：“白姑娘，你没事罢？”白素贞颤声道：“许公子，倘若我……我是妖怪，你会来杀我么？”许仙笑道：“白姑娘倒会说笑，你是人，又怎么会是妖怪了？”白素贞道：“我只问你，倘若我是妖怪，你会不会杀我？”许仙眉头微皱，寻思：“白姑娘问我这话，究竟是何用意？难道她竟是妖怪化身？”这个念头一出现在他脑海里，他便即想到：“那决计不会，白姑娘心地善良，又怎会是妖怪了？妖怪之中，又怎会有这般良善之辈了？何况白姑娘若是妖怪化身，我的斩妖宝剑又怎会毫无知觉？我可太也多心啦！”正色道：“倘若姑娘真是妖怪，在下自然不会手下留情的了！”白素贞听他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禁不住心头一震，颤声道：“那么许公子是会杀我了，是不是？”许仙道：“正是。”白素贞身子一震，坐在地下，半晌说不出话来。

过了良久，只听她轻轻的发出一声叹息：“许公子，你真会这般待我么？”许仙微微一笑，道：“姑娘又不是妖怪，我自然不会杀你的了。”他抬头向庙外看了一眼，见大雨渐止，便道：“白姑娘，你饿了罢？咱们一起去饭店吃些东西，好不好？”白素贞缓缓地地点了点头，答道：“好啊，许公子，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许仙道：“好。”转身走出破庙。

他径自走出丈许，回头不见白素贞出来，便即叫道：“白姑娘！”却听不到白素贞回话，许仙心中一奇，转回庙中一看，白素贞竟自不知所踪。

许仙见白素贞不在庙中，兀自心下大奇，寻思：“白姑娘去哪里去啦？”呆了半晌，心中忽然想到：“啊，是了，难道是法海那妖僧将她捉走啦？这可糟了。”转念又想：“那决计不会，倘若适才那妖僧来过，斩妖剑又怎会毫无声息？那么白姑娘到哪里去了？”兀自不明所以。

过了良久，许仙想起白素贞适才的神色，心中一动：“莫非白姑娘在存心避开我么？那也不对，我可没有得罪她，她干么避开我？”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道：“事到临头，那也顾不得这许多了，先找到白姑娘再说罢，否则教她遇上那妖僧，那可就糟糕之至了！”说到这里，当即转身出庙。

许仙随即四处寻找白素贞的下落，到得晚间，依然不见白素贞的踪影，禁不住心中一阵惆怅：“唉，白姑娘，你究竟在哪里？”想到白素贞的言行举止，不由得怦然心跳，白素贞的倩影更是在他的脑海里飘来忽去，想抹也

抹不掉，兀自心中思潮起伏：“我跟白姑娘相识，只不过半日而已，怎地便这般记挂她了？啊，难道……难道我竟是爱上她了？那么白姑娘现下有没有在想我？她会不会也爱上我呢？”随即想到跟白素贞在庙中的对答，更是不由得痴了。

想了良久，他忽然长叹一声，心道：“倘若白姑娘爱我，她又怎会不辞而别？我这可不是痴心妄想么？不过，只要能教我再瞧她一眼，那也是欢喜无限。”当下又寻找了一阵，却始终找不到白素贞，眼看天色渐暮，惆怅之意涌上心头，瞥见西北面有座酒楼，兀自叹了口气，大步向酒楼走去。

进得楼来，许仙唤来酒保，要了一坛酒，酒保捧着酒坛子走到许仙身旁，笑嘻嘻的道：“客官，小店的雄黄酒，那可是天下驰名，好喝得很啊……”许仙哪里还有心思听他罗嗦，不待酒保说完，眉头一皱，伸手接过酒坛子，倒了满满一大碗，兀自骨嘟嘟地喝了起来，竟是一口气将酒喝了个干净，他本来酒量甚浅，但此时找不到白素贞，心中惆怅，是以借酒消愁，喝起来竟是一碗接一碗，倾刻之间，已然喝了三四碗。

白素贞见许仙不分青红皂白，便即杀了兔妖，心想：“许公子恨极了世间的妖怪，倘若我仍跟他在一起，终有一日也会死在他剑下的，若是教我死在旁人手里，倒还罢了，倘若死在许公子剑下……唉！”想到这里，禁不住发出一声叹息，在她心中，已对许仙起了爱慕之意，若是教她死在心上人手下，那确是比死在旁人手中惨上百倍。

过了一会，白素贞又想：“小青现下给法海囚禁在雷锋塔下，我……我怎么还有心思顾及这些儿女私情？这可怎么对她得住？”转念想道：“现下只有先将小青救出来，那才是了。”思念至此，便即让许仙先行出庙，自己则施展法术，悄然离去。

出了破庙，白素贞径向雷锋塔而来。

她仗着飞行之术，凌空飘行，过不多时，已然来到雷锋塔下，白素贞站在塔前叫道：“小青，小青！”只听得塔底传出一个声音：“姐姐，是你么？”正是小青。

白素贞心中一震，答道：“是我。”小青道：“姐姐，你……你快走，不要理我啦！”白素贞道：“那怎么成？我先想法子救你出来再说。”小青急道：“法海将我囚禁在这里，便是要引你出来救我，你再不走，法海便要来啦！”白素贞心道：“事到今日，那也顾不得这许多啦。”沉思之间，忽听得半空中响起一阵哈哈大笑之声。

白素贞脸色大变，顺着笑声，抬头看去，只见雷锋塔顶站着一人，却不是法海是谁？白素贞正要开口，只听法海大声道：“青蛇说得不错，我将她囚禁在这里，正要引你现身，嘿嘿，白素贞，你果然来了，好得很啊！哈哈，妙极，妙极！”说到这里，又是一阵纵声狂笑。

白素贞道：“大和尚，咱们来做个交易罢。”法海一怔，问道：“什么？”白素贞道：“你要杀我，那也不难，只要你将小青放了，我便留下来任由你处置。”法海道：“如此说来，你是要用自己的性命，换青蛇的性命了，是也不是？”白素贞道：“正是。”法海嘿嘿一笑，说道：“你倒想得如意。”白素贞道：“一命换一命，公平得很，又有什么如意不如意了？”法海道：“倘若老衲只想杀你们其中一人，早就将青蛇杀了，那又何必如此大费周章？”白素贞道：“大和尚，你说这话，那是要赶尽杀绝了？”法海冷笑道：“是又怎样？”语音一顿，又道：“对付你们这些蛇妖，若不赶尽杀绝，难道还要将

你们留着祸害世人？”白素贞道：“你说我们祸害世人，你自己又做过什么好事了？”法海哼的一声，喝道：“多言何益？”话音刚落，身影一闪，已然从塔顶飘了下来，同时右掌一按，往白素贞头顶猛力拍落。

白素贞心中虽有防备，但见到法海挥掌击来，仍是大吃一惊，欲待斜身避开，已是不及，情急之下，长剑上撩，反刺法海掌心，法海哈哈一笑，掌心在剑锋上一抵，握在他左手的那根禅杖一挥，呼的一声，朝白素贞身上猛扫而至，白素贞凝住心神，力凝左掌，倏地击出，手掌在禅杖上一拍，仗着掌力将禅杖荡了开去，跟着左脚飞起，向法海身上踢去。

法海挥臂扫出，御开敌足，倏地禅杖倒转，杖尾点出，戳向白素贞心口，白素贞骇然色变，急忙一个“移形换位”身法，径向右首掠开，长剑寒光闪烁，唰唰两剑，向法海身上要害刺去，剑招端的是凌厉异常，法海倏地伸手食中二指，看准来剑，随手一挟，白素贞的长剑剑身已被对方二指挟住，正要抽剑缩身，猛地里听得法海喝道：“撒剑！”话音刚落，白素贞只觉手上一震，长剑果然撒手飞出。

法海嘿嘿一笑，道：“白素贞，你可不是老衲的对手，趁早束手待毙罢！”白素贞呖的一声，道：“大和尚，你想杀我，可也不大容易。”法海冷笑道：“是么？那倒要试一试了。”口中说话，脚下一个箭步，闪到白素贞身边，禅杖一抖，拦腰横击过去。

白素贞矮身一闪，避过禅杖，随即斜身掠到法海身旁，双掌齐出，挟着呼呼风响，朝法海肋下拍到，法海喝声：“来得好！”左脚一滑，闪到一旁，身法迅捷已极，剩着白素贞双掌拍空，左手呼的便是一拳，朝白素贞面门击去，白素贞一个“铁板桥”身法，避让开来，法海变拳为掌，呼呼呼，一连拍出三掌，势疾如电，白素贞暗叫：“不好！”情急之际，右拳猛发，看准敌掌，反击过去，砰砰砰，拳掌相交，白素贞虽然挡开了敌掌，但她的拳头也被法海的掌力震得发麻，甚是难当。

两人在雷锋塔下大打出手，两条人影忽分忽合，倏来倏去，或是在空中盘旋飞舞，激战良久，白素贞究竟不是法海的对手，一番斗下来，体力渐感不支，心中自知不妙，欲待罢斗，但法海不依不饶，招招进迫，当下只得勉力招架。

两人恶斗之间，雷锋塔突然震动起来，法海心头一凛，暗叫：“不好！定是青蛇想从塔底出来。”白素贞剩他心神略分，双掌拍出，打中法海前胸，法海大怒，鼻孔里一哼，左肘倒撞，在白素贞右肩一撞，白素贞身不由主，登时倒飞出去。

此时雷锋塔震动得更是剧烈，只听塔底传出小青的声音：“姐姐，快走！”

法海见势不妙，顾不上理会白素贞，突然右手上扬，禅杖脱手飞出，嗖的一声，直如离弦之箭，朝空中激射而上，去势迅速已极，只听得当的一响，杖尾已然插在最上一级的塔顶之上，雷锋塔登时被禅杖镇住。

待得法海回转心神，这才发觉白素贞竟自不知去向。

白素贞听得小青在塔底叫喊，心知自己不是法海的对手，徒斗无益，心想：“要救小青出来，想来只有另想法子了。”暗暗叹了口气，剩着法海用禅杖镇压雷锋塔之际，身形一起，凌空飘然而去。

飘了一阵，白素贞心中忽想：“不知许公子现下在哪里？说不定他还在到处找我，他会不会怪我不辞而别？”思念至此，脑海中自然而然便浮现出许仙的身影来，她随即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到了今日这步田地，我怎么

还有心思牵挂他？我……我……”虽然这么想，终究忍不住，又转回了那座破庙之中。

此时天色已暮，破庙中一片漆黑，更是显得阴森可怖，白素贞正要点亮庙中的蜡烛，忽听得庙外响起一阵脚步声，白素贞面色微变，心思：“难道是法海来了？”不及细想，身子一晃，隐在一尊神背后，只听脚步声自远而近，过得片刻，便见一个人影摇摇晃晃地走进庙中。

白素贞暗忖：“法海一心要将我置于死地，只要我还活在世上，他便不能善罢甘休，事到临头，那也只好跟他拼命啦！”思念及此，心头一横，右掌陡发，在那尊神像背上一拍，那尊神像登时飞了起来，朝那人直撞过去。

那人眼看神像飞来，兀自凝了凝神，反手便是一掌，击在神像之上，只听得砰的一声巨响，那神像是用石头雕刻而成，被那人的掌力一震之下，登时石屑纷飞，白素贞剩那人掌击神像之时，身形突起，纵身向那人飞扑过去，凌空搏击而落，那人臂挥拳击，拆开白素贞的攻招，跟着左掌一撩，往白素贞身上劈去，白素贞斜身一闪，双足鸳鸯连环，朝那人身上猛踢过去，那人双臂齐挥，抵挡敌足。

拆得数招，突然间，白素贞只见眼前寒光一闪，那人手中已然多出一柄长剑，唰的一声，朝白素贞刺了过去，白素贞心中一震，脱口道：“斩妖宝剑！”语音一顿，又道：“你……你是许公子！”那人听得这话，当即抽剑倒步，还剑入鞘，叫道：“白姑娘，是你吗？”语声之中，充满了惊喜之意。

那人正是许仙。

白素贞答道：“是我。”许仙喜极，当下取出火摺子，点亮了庙中的一枝蜡烛，烛光照映之下，见白素贞娇容如玉，不由得痴痴地凝视着她，过了良久，才道：“白姑娘，你到哪里去了，可教我找得好苦！”说到这里，情不自禁地握住了白素贞的小手。

白素贞的手被他握着，禁不住俏脸一红，却不挣脱，说道：“我去救我妹子小青了。”许仙一怔：“小青？”白素贞答道：“是啊，她为了救我，给法海囚禁在雷锋塔下啦。”许仙道：“哼，又是法海那妖僧干的好事？”白素贞叹道：“只是我武功低微，始终打法海不过，小青现下还被囚禁在雷锋塔下。”许仙道：“白姑娘不必着急，待我想个法子，帮你把小青姑娘救了出来。”白素贞心中一喜，道：“许公子，谢谢你啦！”许仙微微一笑，道：“白姑娘，咱们是同道中人，那何必分什么彼此了？这多谢之言，大可不必。”

白素贞点头道：“是。”语音一顿，说道：“许公子，适才可真是得罪了！”许仙道：“那也没什么，姑娘适才出手袭击在下，想来这其中定有误会。”白素贞道：“是啊，我适才将公子当成了法海，这才出手偷袭，得罪之处，还请许公子不要见怪。”许仙恍然道：“原来这样，那也怪姑娘不得。”

白素贞见许仙面带醉意，心中一动，问道：“许公子，你喝酒啦？”许仙正是因找不到白素贞，心中惆怅，是以借酒消愁，此时听得白素贞这话，不由得脸上一红，答道：“正是。”他口中说话，一双眼睛却自始至终都在注视着白素贞脸庞，只见她肤色如雪，在黑夜之中，更增娇艳，鼻边又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阵阵幽香，禁不住心神荡漾，酒意上涌，情不自禁地向白素贞唇上吻去。

白素贞欲待侧脸避开，但终究不忍，当下宛然相就，两人的嘴唇登时贴在一起，许仙双手紧紧地将她搂在怀中，深情地吻了起来……

突然之间，白素贞只觉脑中一阵晕眩，不由得挣脱了许仙的怀抱，颤声

道：“许公子，你……你喝的是雄黄酒么？”许仙一怔，随即答道：“是啊，怎么啦？”白素贞脸色大变，心道：“这可糟了。”须知她是蛇精化身，蛇类素来最是惧怕雄黄，她跟许仙接吻之时，雄黄酒酒气已然从许仙口中飘出，侵入白素贞体内，随即在她体内作起怪来，白素贞顿觉周身上下忽冷忽热，直是难受之极，心知自己必是要现原身了，暗道：“我决不能让许公子瞧见本来的模样，他若知道我是蛇妖，我……我……”心念至此，再也不敢往下想，当下转身便往庙外奔出。

许仙心下大奇，叫道：“白姑娘，你去哪里？”发足追了出去。

夜空中月斜星疏，许仙借着月光，向白素贞的方向追去，口中叫道：“白姑娘，白姑娘！”白素贞听得叫声忽然停住脚步，回头道：“许公子，你……你别跟着我！”许仙愕然不解，问道：“白姑娘，到底出什么事啦？”白素贞颤声道：“我……我……”随即摇了摇头，径自发足狂奔。

许仙追赶了一阵，便见白素贞奔进了一片林子之中，他也跟着奔了进去，却已看不到白素贞的身影，错愕之余，心中寻思：“白姑娘究竟怎么了？难道她恼我适才对她不敬，这才故意避开我么？”心思至此，脑海中立即浮现起适才跟白素贞亲吻的情境，兀自怦然心跳，忽然间，许仙伸出手掌，狠狠地打了自己一记耳光，心道：“许仙啊，许仙，你不是一向以正人君子自居么？怎地事到临头，竟然对白姑娘这般轻薄无礼？太也不要脸啦！”举目望去，但见四下除了树木之外，再也看不到一个人影，不由得心中一阵焦急，高声叫道：“白姑娘！”只盼白素贞应声出来，那知他一连叫了七八声，均是听不到白素贞答言，不禁大失所望。

他在林中搜索了一阵，忽听得东北角传来一阵索索之声，许仙心中一凛，脑子冒出来的头一个念头便是：“白姑娘在哪边！”待得他侧耳细听，这才发觉那声响并非脚步之声，似乎是什么物事在林中爬行时，发出的声响，许仙好奇之心大起，当即循声走去。

走出数丈，只听那索索之声越来越近，许仙唯恐惊动那物事，当下隐身在一株大树后方，随即凝神向前方望去，但见不远处竟有一道白光，细看之下，那白光竟是一条大蟒蛇，蛇身犹如大树一般粗大，通体雪白晶莹，正自在树上穿梭。

许仙见此情状，心中暗忖：“这蟒蛇倒是罕见得很，趁它尚未成妖，须得及早将它除去，以免祸害世人！”想到这里，当即拔剑在手，左脚一点，身子飘了起来，瞬息之间，已自飘到白蛇旁边，唰的一声，挺剑便往白蛇身上刺去，那白蛇身子甚是滑溜，竟然避开了这一剑，许仙见那白蛇颇有灵性，更是不肯善罢甘休，哼的一声，长剑抖动，挟着一阵龙吟之声，一剑紧似一剑地往白蛇身上招呼，那白蛇忽窜忽挪，身子灵动已极，许仙接连数剑，竟无一剑刺它得到，心道：“这畜生果然有些门道！”

突然之间，那白蛇回过头来，张开血盆大口，对准许仙面门，丝的一声，从口中吐出一股烟雾，许仙眼前登时烟雾弥漫，再也看不清白蛇的方位，不由得暗暗叫苦：“那畜生定是要趁机脱身了！”待得烟雾散去，那白蛇果然不知去向。

许仙心想：“无论如何，今晚总是要将那畜生杀了，否则留它活在世上，势必祸患无穷！”沉思之间，忽见一道白光从西南面升起，迅速往空中飞去，许仙料想必是那条白蛇，心头一凛，喝道：“往哪里走了？”将斩妖剑往空中一掷，身形一起，双足已然踏在剑身之上，御剑飞行，向那白蛇直追上去。

过不多时，眼看离那白蛇渐近，许仙纵身一跃，骑到那白蛇身上，那白蛇惊觉，身子猛烈摇晃起来，显是意图将许仙从它身上震落，许仙心头一横，双足紧紧挟住蛇身，同时左拳右掌，一并往白蛇身上招呼，砰砰砰，啪啪啪，一口气在那白蛇身上击了数十记拳掌，那白蛇飞升之势顿缓。

许仙心中一喜，喝声：“斩妖宝剑！”话音刚落，斩妖剑在空中转了一圈，飞回许仙手中，许仙举起宝剑，往那白蛇身上一刺，一股血柱登时从伤口中溅了出来，许仙欲待挺剑再刺，那白蛇身子突然一晃，竟自从空中坠了下去，许仙吃了一惊，急忙跃将起来，御剑飞回地面。

那白蛇跌在地下，白影一闪，竟然变成一个白衣女郎，身上还带着剑伤，兀自流血不止，许仙注目一看，惊道：“白姑娘，怎么是你？”那女郎正是白素贞。

白素贞被许仙看见了原身，心知再也瞒他不过，兀自长叹一声，道：“不错，就是我了。”许仙颤声道：“白姑娘，你……你……”白素贞道：“许公子，事到今日，我也不来瞒你，我是蛇妖，不是人。”许仙身子一震，道：“那……那怎么会？你明明是人，怎么会是妖怪？”白素贞苦笑道：“许公子，到了这步田地，我又何必骗你？”许仙摇了摇头，喃喃的道：“不会的，不会的！”白素贞望着他这副失魂落魄的模样，禁不住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

隔了半晌，许仙忽然横了白素贞一眼，喝道：“你不是白姑娘！”白素贞一怔，问道：“怎么？”许仙厉声道：“你这蛇妖眼见我不过，便即变成白姑娘的模样，盼望我饶你性命，是也不是？”白素贞摇头道：“我便是白素贞，公子不信，那也无法可想。”许仙哼了一声，道：“你这畜生的鬼话，如何信得？我先杀了你再说！”宝剑一挺，便往白素贞咽喉刺去，白素贞惨然道：“好，你杀了我罢，我不来怪你就是。”说着挺身向宝剑迎了上去。

许仙见此情状，不禁一呆，长剑登时搐势不发，剑尖正好抵在白素贞咽喉之上，白素贞叹道：“许公子，你不是想杀尽世间的妖怪么？干么还不动手？”此时月光透过林子，映照在白素贞雪白的脸庞上，许仙向她凝视了半晌，突然大叫一声，发足狂奔而去。

白素贞叫道：“许公子！”望着许仙的背影，心中一阵凄然，禁不住黯然泪下。

许仙一口气奔出了林子，心中思潮起伏，不能自己：“白姑娘原来是个妖怪，我……我竟敢爱上了一个蛇妖，这可怎么是好？师父将斩妖剑传给我，便是要我斩妖除魔，事到临头，我连一个蛇妖都杀了不，可不是辜负了恩师的厚望么？”但他转念又想：“白姑娘虽是妖怪，却也不曾见她作恶，要我亲手杀了她，我又如何狠得下心来？”兀自心中愁苦，长叹一声，停住了脚步，在道旁一株大树下坐了下来。

心中又想：“白姑娘既是妖怪，何以斩妖剑先前并未发出声响，那又是什么缘故？难道白姑娘是个好妖怪，是以身上并无妖气？”随即想道：“妖怪便是妖怪，又怎会有好坏之分？唉，我可想得太过天真啦！”想了良久，不知不觉之间，竟在树下沉沉睡去。

这一夜，许仙做的尽是恶梦，一会儿梦见自己用斩妖剑杀了白素贞，一会儿又梦见自己遭了法海的毒手，待得惊醒过来，才知天色已明，他站起身来，自然而然便向那片林子望去，心想：“不知白姑娘是否还在林中？”叹了口气，又想：“我既知她是蛇妖，怎么还去记挂着她？”正自出神之际，忽然间，只听林中传来一阵呼喊声：“救命啊，救命！”语声中尽是惊惶之意。

许仙心中一凛，寻思：“倒不知林中出了什么事？嗯，先进去瞧瞧再说。”想到这里，立即提剑向林子奔出，

进得林中，许仙循声走了数丈，便见一个樵夫模样的汉子一面叫喊，一面发足狂奔，在他后边紧跟着一条大白蟒蛇，许仙见那白蛇正是白素贞的原身，心头一震，忖道：“她要干么？”正自茫然之间，只见那白蛇突然摆蛇尾，往那樵夫身上一扫，那樵夫啊哟一声，身子向后直飞出去，后背撞在一株大树之上，发出砰地一声巨响，口中鲜血狂涌，就此气绝而死。

那白蛇张口一吸，那樵夫的尸身登时被他吸进口中，随即吞入腹中，跟着便见白蛇身子一晃，又变成一个白衣女郎，正是白素贞。

许仙万万料想不到白素贞竟会吃了那樵夫，不由得又惊又怒，大声道：“白姑娘，你……”白素贞看了他一眼，道：“我道是谁在这儿大喊大叫？原来却是许公子。”许仙厉声道：“是又怎样？”哼的一声，道：“估不到你这般狠毒，竟然连人也吃了。”白素贞冷笑道：“我是妖怪，妖怪不吃人，又吃什么？”许仙怒极，道：“早知如此，我便该将你杀了！”白素贞道：“你现下将我杀了，也是不迟啊。”语音一顿，又道：“就怕你没有这个能耐。”许仙怒道：“好，我这便杀了你！”宝剑一抖，唰唰唰，三剑连环，朝白素贞身上要害攻去，直是毫不留情。

白素贞冷笑一声，喝声：“来得好！”话音甫毕，斜身疾掠，避开来剑，左掌斜发，看准许仙腰肋猛拍过去，许仙回剑护身，封住敌掌来势，左手捏了个剑诀，挺剑直刺而出，使的是一招“仙人指路”，去势凌厉之极，白素贞身影如风，或闪或跃，在剑招之间穿来插去，倏地右拳击出，砰的一声，打中许仙左肩，许仙身子一晃，脚下一个踉跄，险险跌倒。

白素贞剩胜欺进，双拳如风，向许仙猛击过去，势道凌厉已极，许仙凝住心神，提腿斜踢，砰砰两声，踹中白素贞双拳，斩妖剑一抖，“青龙取水”、“驱逐群魔”、“白蛇吐信”，三记剑招，连绵而出，一气呵成，分刺白素贞咽喉、前胸、腹部三处要害，白素贞身形闪动，左窜右掠，身法竟是迅捷无伦，许仙三剑刺出，尽皆落空，兀自怒气上冲，倏地一声清啸，斩妖剑舞成一团白光，往白素贞身上罩落，那知白素贞突然化成一缕黑烟，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许仙环目四顾，却见不到白素贞的身影，惊怒之余，兀自暗暗叹气：“估不到她竟是这般狠毒，想来她生平做下的恶事，必定是不计其数的了。”又想：“我早便该料到了，妖怪自来凶残成性，她又怎会是良善之辈？我先前给她蒙在鼓里，还兀自不知，真是糊涂得紧了。”想到此处，忍不住大声叫道：“白……白素贞，快给我出来！”他一面叫喊，一面在林中搜索。

许仙忽然想到：“是了，她的妹子给那妖僧囚禁在雷锋塔下，说不定她到雷锋塔去了，也未可知。”当即大步向雷锋塔的方向奔去。

到得雷锋塔下，果见塔前站着一人，许仙注目一看，却不是白素贞是谁？兀自哼的一声，喝道：“你在这里，那好极了！”唰的一声，挺剑便朝白素贞刺去。

白素贞大吃一惊，急忙斜身避开宝剑，脱口道：“许公子，你……你干什么？”许仙怒道：“我许仙有眼无珠，错把你这妖精当好人，今日我是非杀你不可的了！”白素贞身子一震，颤声道：“你……你当真非杀了我不可么？”许仙道：“哼，如不杀你，难道还要留你活在世上作恶害人么？”白素贞脸上色变，说道：“我几时害过人了？许公子，你……你……”许仙怒

道：“事到临头，还由得你狡辩么？”唰唰两剑，又向白素贞刺去。

白素贞身影闪动，径向左首掠开，叫道：“许公子……”话犹未已，许仙哐的一声，道：“我今日若不杀你，日后不知你还要害死多少人！”白素贞听他说得咬牙切齿，心中一寒，暗道：“许公子知道我是妖怪，是以恨极了，原也是应该的，只是……”叹了一口气，说道：“许公子，你今日一定要杀我了，是不是？”许仙哼了一声，道：“不错！”白素贞心头一震，颤声道：“好，好，你动手罢！”许仙喝道：“看剑！”寒光一闪，一剑平平刺出，正中白素贞心口。

他可万万没料到白素贞见宝剑刺到，竟是不避不让，这一剑刺进她的心口，鲜血登时顺着剑刃流了出来，滴落在地下，白素贞上身一仰，向后便倒。

许仙不由得呆在当地。

过了良久，许仙手上一阵颤抖，再也把握不住剑柄，只听当的一声，斩妖剑掉落在地，许仙却不理会，他的目光落在白素贞身上，脱口叫道：“白……白姑娘！”俯身扶着白素贞坐了起来，说道：“你……你干么不避开？”白素贞轻轻地摇了摇头，叹道：“许公子，你执意要来杀我，我今日纵然保住了性命，终有一日仍是要死在你手里，那还不是一样么？”许仙道：“我……我……”心中却是一片茫然：“她是作恶多端，我将她杀了，原该欢喜才是，怎么我却半点儿也欢喜不起来？那是什么缘故？难道我还是爱着她，并不盼望她死？”内心深处，终究后悔自己伤了白素贞。

白素贞见许仙怔怔出神，知他心中歉疚，叹了口气，说道：“许公子，你是人，我是妖怪，我死在你手里，那也是应该的，我也不来怪你了。”许仙心中一震，颤声道：“白姑娘，我害了你，我……我对你不住！”白素贞摇头道：“我说过啦，我不会怪你的。”言语间极是诚恳，更无丝毫作伪之态。

突然之间，只听得有人在塔后纵声狂笑，笑声之中，充满了狂妄之意，许仙喝道：“是谁？”话音刚落，只见白影一晃，从塔后闪出一个白衣女郎，许仙和白素贞一齐凝神看去，原来那女郎不但衣着跟白素贞相同，就连容貌也跟白素贞一般无异，许白二人一见，俱是又惊又奇。

许仙看了看怀中的白素贞，又望望那女郎，奇道：“你……你是谁？”那女郎嘿嘿一笑，道：“你倒猜猜看。”白素贞心中一动，失声道：“是你，是你！”那女郎道：“不错，就是我了。”她顿了一顿，说道：“白素贞，你太也自不量力啦，竟然敢来跟我作对，我也不会让你好过，今日教你死在心上人剑下，滋味可不错罢？”白素贞怒道：“你……你……”话犹未了，心口一阵剧痛，竟自说不下去。

许仙道：“白姑娘，她是谁？”白素贞道：“他……他便是法海！”那女郎哈哈一笑，道：“不错，正是老衲。”身影一闪，登时变成一个老僧，正是法海。

许仙恍然大悟，道：“原来先前害人的不是白姑娘，却是你这妖僧！”法海冷笑一声，道：“是又怎样？”鼻孔里一哼，厉声道：“你们这两个小贼，敢来跟老衲作对，老衲便教你们成世痛苦！现下一个亲手杀了心上人，一人死在心上人剑下，滋味都不错罢？妙极，妙极！”说到这里，又哈哈大笑起来。

便在这时，斩妖剑发出铮的一声，从地下飞了起来，朝法海疾刺过去，法海心中早有防备，眼看宝剑飞来，当下身影闪动，挥掌向东首掠开，跟着右足飞出，猛力向斩妖剑踢去，忽听得许仙大喝一声，纵身直扑过来，法海

吃了一惊，不由得倒退两步，向许仙横了一眼，骂道：“小贼，拼命么？”许仙怒道：“不错，正是要跟你这妖僧拼命！”法海嘿嘿一笑，道：“你可不是老衲的对手！”倏地击出一掌，许仙侧身避开，右手一抄，抓住剑柄，剑光闪动，便往法海身上招呼。

法海右腿一滑，让开来剑，反手一勾，向许仙左臂拿到，许仙一招“白鹤亮翅”，御开敌势，长剑“流星赶月”，势疾似电，端的是又快又狠，法海斜身疾走，在剑招之间穿来插去，身法迅捷已极，倏然间，呼呼两拳，左拳击身许仙面门，右拳打他前胸，拳劲既猛且狠，力大异常，许仙知道厉害，不敢怠慢，急忙变换剑招，“金鲤跃水”、“推窗望月”、两招齐施，护住面门和前胸，那知法海拳招突变，右拳一沉，砰的一声，打叫许仙腹部，许仙身子一震，脚下不稳，登时向后跌出丈许。

法海冷笑一声，喝道：“小贼，死到临头啦！”欺身逼近，右腿一提，猛地往许仙身上踏落，许仙大吃一惊，不及避让，斩妖剑向上一撩，剑锋直指法海足底“涌泉穴”，法海面色微变，右腿倏缩，双拳如风，又向许仙身上击落，许仙见势不妙，身子在地下一滚，避开敌拳，借势耸身跃起，挺剑朝法海疾刺过去。

斗到紧处，法海奇招突出，砰砰砰，三拳打中许仙胸部，许仙哪里还抵受得住，身子登时犹如薄纸一般，向后平平飞了出去，摔落在两丈之外，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鲜血来，伤势大是不轻。

白素贞被斩妖剑所伤，虽已奄奄一息，但见此情状，禁不住惊呼出声：“许……许公子！”随即听到法海的哈哈大笑之声：“小贼，你想跟我拼命，这可不是自寻死路么？今番死在老衲手里，可也怪我不得啦！”大步走到许仙身旁，抡起手掌，便要往他天灵盖拍落。

正当在这电光石火之间，斜刺里抢过一人，挥臂一拦，封住法海这一掌之势，随手一勾，法海登时身不由主，向后倒飞出去，总算他反应灵敏，身子将要跌倒之际，脚下一个“千斤坠”功夫，这才牢牢定在地下，凝神一看，只见许仙身边站着一个老者。

那老者鹤发童颜，两道眉毛又白又长，一部白须垂至胸前，穿得一身青色布袍，身材甚是矮小。

法海委实料想不到这个老者身手如此了得，竟然轻轻松松便令自己吃了个亏，不由得暗暗心惊：“这老儿定然不是泛泛之辈，他的武功法力似乎在我之上，却不知是什么来头？那倒小觑不得了。”只听得许仙叫道：“师父，你……你老人家来啦？”那老者笑道：“自然是我老人家来啦。”向法海瞪了一眼，大声道：“喂，臭和尚，你竟敢欺侮我徒儿，狗胆很是不小啊！”

法海心头一凛，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失声道：“你……你是峨眉山白眉老仙？”那老者满面得意，点头道：“你倒听过我的名头，很好，很好！”法海心中打了个突，暗忖：“姓许的小贼原来却是这老儿的徒弟，这老儿法力远胜于我，那可惹他不得了。”微微一笑，朗声道：“白眉老仙大名远播，人所皆知，老衲焉能不知？”白眉老仙笑道：“大和尚，你这马屁拍得很是对头，不妨再说几句，好教我老人家一饱耳福，倘若喜欢起来，说不定还能饶你一条狗命。”法海脸色微变，心道：“听他言下之意，似乎已有杀我之意，那可不大妥当了。”眉头一皱，说道：“老衲所言，句句属实，又怎会是在讨好老仙了？”

白眉老仙嗯的一声，道：“你既然知道我的名头，想必也听说过我的手

段了，是也不是？”法海道：“老仙法力无边，老衲自是久闻的了。”白眉老仙道：“你知道就好，既然如此，这还不动手，更待何时？”法海道：“老衲自知非你敌手，这一架不打也罢。”白眉老仙呸的一声，骂道：“臭蛤蟆，你也配来跟我动手打架？真正是痴心妄想！”法海心中一惊，暗道：“这老儿果然了得，居然一眼便瞧出我的身份。”说道：“然则老仙还待怎样？”白眉老仙道：“我待怎样？哼，我是叫你自行了断！”法海一听，脸色大变，说道：“老仙倒会说笑，老衲活得好端端的，又何必自行了断？”白眉老仙哼的一声，道：“你奶奶的，谁来跟你说笑？你这臭和尚作恶多端，早就该死啦，事到临头，多言何益？”法海道：“老仙这话，那是要老衲非死不可了，是也不是？”

白眉老仙道：“是又怎地？”哼的一声，道：“臭和尚，趁早给我自行了断罢，免得我亲自动手！”法海心头一横，道：“既然如此，那也只有劳烦老仙亲自动手了。”白眉老仙怒道：“你奶奶的，我可不客气啦！”右手倏地往前一探，朝法海前胸抓去。

法海侧身斜掠，避开来势，正待还招反击，那知白眉老仙变招甚迅，一抓不中，当即如影随形地欺了过去，左掌飞出，法海躲避不及，给对方一掌劈中肩部，剧痛难当，心头一横，大喝一声，挥腿向白眉老仙下盘扫去，白眉老仙喝道：“来得好！”提起右腿，猛力反踢过去，他后发先至，一脚踢中法海左足胫骨，如此一来，法海反倒吃了个亏，脚下一个踉跄，向后倒退出三四步。

白眉老仙哈哈一笑，道：“臭和尚，我瞧你也不外如是。”喝道：“来，来，来，再吃我一掌！”呼的一声，右掌挟着劲风拍出，朝法海面门拍去，法海倒退一步，双掌交叉，护住面部，那知白眉老仙突然变掌为拳，向下略沉，砰的一声，击中法海前胸，乘着法海踉跄退出之际，欺身迫近，呼呼两拳，猛力击出。

法海见敌拳势道刚猛，心头一惊，不敢硬接，当下身子一晃，向后直滑出去，避过拳招，倏地右脚一点，身子凌空而起，右足一撩，往白眉老仙头顶踹落，白眉老仙横臂一格，封住敌足来势，手势顺势往上一抬，身形陡起，呼呼两拳，打中法海腹部，法海身子一震，向后直飞出去，眼看后背便要撞到塔上，危急之际，法海左足后踢，在雷锋塔上一蹬，身子借力飘了起来，随即往空中飞去。

白眉老仙身如疾鸟，也往空中直冲上去。

两人一追一逐，倾刻之间，已然飘上了塔顶，法海大手一探，拨出那根插在塔顶的禅杖，呼的一声，向白眉老仙拦腰扫到，白眉老仙提身一窜，竟自飘落在禅杖的杖身之上，双足稳稳当当地站在上面，嘻嘻一笑，道：“臭和尚，你可打不到我！”法海大怒，双手握着禅杖狂挥猛扫，满拟将白眉老仙从禅杖上震下来，那知白眉老仙足底似乎有一股吸力，始终牢牢地踏在禅杖之上。

法海正自无计可施之际，忽见白眉老仙双袖摆动，两股袖风往法海身上扑去，法海身子一晃，险险从塔顶跌落，他心念忽动，猛地里喝得一声：“去！”奋力将禅杖往塔下掷落，白眉老仙登时也跟着坠了下去。

便在此时，只听白眉老仙喝声：“起！”那禅杖下坠之势顿止，随即载着白眉老仙，向法海疾冲而上，法海始料未及，不禁大吃一惊，暗叫：“不好！”眼看白眉老仙驾杖而来，兀自凝了凝神，抢招攻出，白眉老仙见招拆招，并

无丝毫慌乱之态。

拆了百余招，法海已自抵敌不住，身子一晃，倏然间从塔顶跃将下去，飘身落在地下，白眉老仙嘿嘿一笑，右脚猛地在禅杖上一踢，呼的一声，禅杖如箭离弦，挟着一股劲风向法海疾射而去，法海见状，不由得骇然色变，危急之际，斜身向东北角飞掠过去，双足刚刚着地，便听得对面噗的一声响，凝神一看，只见禅杖足有半截插入了地下。

法海正自心惊之时，白眉老仙已自塔顶飘了下来，只见他倏地身子倒转，双掌如风，一齐往法海头顶拍落，法海不及躲避，只得举掌迎击，啪啪啪，两人连对四掌，法海的功力究竟不及白眉老仙，一双手掌登时被对方的掌力震得麻痛难当，白眉老仙顺势飞出一脚，踢中法海胸口，法海登时仰身直摔出去。

白眉老仙闪身欺近，正要再行发掌，法海突然张开嘴口，吐出一股浓浓的黑烟，霎时间，白眉老仙身周烟雾弥漫，他哼了一声，骂道：“臭蛤蟆，这也难得倒我吗？”双袖飞舞，凭仗着两股袖风，将身周的黑烟荡散开来。

法海自知不是白眉老仙的对手，早已无心恋战，心想自己今日若想脱身，须得先将许仙拿下，白眉老仙心存忌惮，那便奈何自己不得了，当下剩着白眉老仙被烟雾包围之际，闪身欺到许仙身旁，一招“毒龙探爪”，往他身上抓到。

许仙身上虽然受了伤，但见法海探手抓到，却也不肯束手就擒，当即提了一口真气，挥臂扫出，格开法海这一抓之势，跟着左手发拳，猛击敌肋，法海斜踏一步，避开敌拳，右手在许仙左腕上一搭，左手跟着伸出，抓向许仙后心“神道穴”，许仙一招“分花拂柳”，御开敌招，右手发拳，朝法海腹部击去，法海哼的一声，左掌一扬，在许仙的拳头上一搭，顺势往外一推，许仙登时站不住脚，向后倒跌而出。

法海嘿的一声，欺到许仙身边，探手一抓，这一次将许仙前胸抓了个正着，立即将他提了起来，许仙心头一横，右肘倒撞，肘尖正好击中法海胸骨，法海大怒，随手一扬，将许仙掷在地下，抡起手掌便往他头顶劈落。

便在此时，白影一闪，一人抢身而出，护在许仙身上，法海一掌劈将下来，正好斩在那人身上，法海见状，不禁一呆，随即听得许仙惊叫出声：“白姑娘，你……你怎样？”法海注目一看，才知那人是白素贞，只见她正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他知自己处境不妙，再也顾不得理会许仙，当即提身向西边飞去。

忽听得白眉老仙喝道：“臭蛤蟆，到了这当儿，还跑得了么？”伸手入怀，取出一根金光闪闪的绳子，随手掷出，金绳立即向法海飞了过去，顷刻之间，便将法海周身上下缠了个结实。

此时许仙将白素贞抱在怀中，说道：“白姑娘，是我伤害了你，你干么还来舍命救我？唉，你待我这般好，可教我不知怎生报答你才好？”白素贞叹道：“许……许公子，事到如今，你还不知道我的心意么？我待你好，岂是为了图你报答？”许仙心中一震，说道：“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紧紧地握住白素贞的手。

白素贞心中一阵激动，呼吸顿时急促起来，颤声道：“许公子，我……我不成啦。”许仙全身一震，紧紧地将她抱住，说道：“白姑娘，你……你不能死，无论如何，你不能死！”白素贞道：“我现下还有一件事求你。”许仙道：“你说罢。”白素贞道：“我妹子小青还给囚禁在雷锋塔下，只求你和尊

师设法将她救了出来，我……我……”说到这里，喉头一甜，又吐出一口血来。

白眉老仙向白素贞看了一眼，嗯了一声，点头道：“你舍身救人，已是难得，现下命在旦夕，还能顾及旁人安危，似你这般有情有义的妖怪，倒也罕见得很！”顿了一顿，说道：“好罢，瞧在你这份情义上，我老人家便成全你的心愿！”说到此处，径自走近雷锋塔去，喝得一声：“起！”雷锋塔似乎听他号令，立即向空中升起，白眉老仙跟着喝道：“喂，青蛇，快过来罢！”小青听得这话，心下大喜，当下从塔下飘了出来，向白眉老仙道：“老爷子，多谢你啦！”白眉老仙点了点头，神色间很是得意。

突然之间，只听许仙大声叫道：“白姑娘，白姑娘！”小青心中一惊，定神一看，只见白素贞躺在许仙怀中，一动不动，显是气绝而死，不由得悲从中来，大叫一声：“姐姐！”扑在白素贞身上哭了起来。

许仙道：“师父，白姑娘她……她……”白眉老仙道：“这小妞儿虽是妖怪，心地却好，就这么死了，倒也可惜。”许仙道：“是啊，你老人家神通广大，一定有法子救她的！”白眉老仙嗯了一声，右手凌空一抓，手里登时多出一个朱红色的葫芦来，当即拨开塞子，倒出一些五颜六色的粉末，敷在白素贞的伤口上，粉末到处，伤口当即愈合，白素贞身子一晃，缓缓一睁开眼睛来。

许仙和小青见白素贞死而复生，俱是大喜过望，一个叫：“白姑娘！”一个叫：“姐姐！”都是欢喜无限。

白眉老仙笑道：“小妞儿，你阳寿未尽，想来阎王爷多半不肯收留你罢？”白素贞料想必是他救了自己，心中感激，说道：“多谢老爷子救命之恩！”白眉老仙道：“你救我徒儿一命，我也救你一命，大伙儿两不相欠，这就扯平啦。”说着走到法海身边，往他身上踢了一脚，骂道：“臭蛤蟆，死到临头啦！”

小青道：“老爷子，这个臭和尚作恶多端，就这么杀了他，那可太过便宜他啦！”白眉老仙点头道：“嗯，那也说得是，然则小姑娘有何高见？”小青笑道：“高见是没有的，低见倒有一个。”白眉老仙笑道：“那么小姑娘有什么低见，不妨指点一下。”小青向雷锋塔下一指，说道：“便教这臭和尚也尝尝压在塔底下的滋味罢！”白眉老仙哈哈一笑，道：“小姑娘，你这个主意甚合我老人家的脾胃，嗯，不错，就是这样。哈哈，妙极，妙极！”飞起一脚，将法海踢到雷锋塔下，右手一拂，雷锋塔徐徐降落，正好将法海压在塔底。

许仙和白素贞同时向雷锋塔望了一眼，两人心意相通，对视而笑。

灵蛇剑

“威镇——八方！威镇——八方！”

这一年是清朝雍正年间，在一条通往河南的大道上响起了一阵趟子手的声音，这声音自远而近，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马蹄声，声响也是由远而近，但见尘土飞扬，尘头起处，一队人马自北面而来，这队人马足足有三四十人，原来却是镖局的镖队。

当先一匹马上剩的是个黑须老者，约有五十开外年纪，身材略显肥胖，一身锦衣，肩上负着一个包裹，腰间佩着一口单刀，兀自神威凛凛。在这老者左首那匹马上剩的却是个红衣少女，生得极是美貌，只见她肌肤胜雪，跟红衣相映之下，更显雪白娇美，她腰间也佩着，却是一柄柳叶刀。跟在那老者和少女后边的是七八名镖师，以及二十余名趟子手和一辆镖车，镖车上插着镖旗，上面赫然绣着“威镇镖局”四个大字。

那老者便是这威镇镖局的总镖头苏百胜，他的武功甚是了得，趟子手口中喊的“威镇八方”四字，便是他的名号，他这招牌在江湖上算得上是老字号了。那个红衣少女则是他的独生女儿苏梦蝶。

苏百胜朗声道：“这一路上大伙儿须得处小心，决不能有半分差池！”威严的声音之中却带了七分忧虑。苏梦蝶嘻嘻一笑，道：“爹，这句话你一路上说了十几遍啦！你自己不烦，我可听烦啦！”苏百胜道：“小丫头家懂得什么？咱们这趟镖可非比寻常。”苏梦蝶道：“我怎么不懂了？你还不是担心大和尚那本……”话犹未了，苏百胜瞪了她一眼，道：“蝶儿，你再胡说八道，爹可要生气啦！”苏梦蝶道：“是啦，是啦。我不胡说八道，爹也不要生气啦！”苏百胜微微一笑，道：“这才是了。”苏梦蝶拍手笑道：“爹，你笑啦！”苏百胜道：“那有什么奇怪？你当爹爹是僵尸么？不会笑的。”苏梦蝶道：“咱们从京城到这里，总是见你沉着脸，气闷得紧，现下总算瞧见你笑啦，难道不奇怪么？”苏百胜叹了口气，摇头不语。

他这一趟镖乃是将一百万两银子从京城押送到河南开封府胡大德府上，那胡大德本来在清庭为官，辞去官职之后，便要返回老家河南，他自知带着这一百万两银子回去，委实甚不妥当，须知一路上强人甚多，若是有个闪失，这一百万雪花银可就要落入旁人的口袋了，是以胡大德托威镇镖局将这批银子押送到开封府，然而，这件事苏百胜倒不如何忧虑，他担心的却是另一件事……

苏百胜正自沉思之间，一阵刀剑相交的声响传入了他耳中，他心头一惊，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四名清庭侍卫手执兵器，正围着一个黑衣大汉恶斗。

那黑衣大汉身上数处负伤，但仍提刀跟那四名侍卫拼命，一口钢刀使得虎虎生威，刚猛凌厉之极。只听一名使铁笔的侍卫喝道：“姓赵的，你行刺皇上，当真大逆不道，还不赶快束手就擒？”黑衣大汉哼的一声，道：“你们有本事便来抓我，要我束手待毙，哼，那真是痴心妄想！”一名使双钩的侍卫厉声道：“赵屠……呸，你这反贼，连名字也反了！”黑衣大汉哈哈大笑，道：“不错，我赵屠龙确是反了，那又怎样？我只恨没杀了狗皇帝雍正这条臭龙。”使刀的侍卫怒喝：“他妈的，你这狗贼死到临头，还兀自胡说八道，直是不知死活！”那黑衣大汉赵屠龙大声道：“狗皇帝还没死，我的大仇未报，岂能轻易就死？”使长剑的侍卫道：“大伙儿不必跟这反贼多言，先毙了他再说罢！”说着当先挺剑向赵屠龙刺去。

赵屠龙挥刀一格，左手发掌，向那侍卫腹部猛拍过去，力道刚猛异常，那使剑侍卫吃了一惊，急忙向后跃退，赵屠龙嘿嘿一笑，钢刀一招“天马行空”，迎面劈将过去，当真毫不留情，使剑侍卫暗叫：“不好！”长剑递出，刀剑交锋，登时被对方钢刀所发的力道震得手腕发麻，长剑险险脱手。

那使铁笔的侍卫大喝一声，双笔向赵屠龙身上要穴点到，赵屠龙喝道：“来得好！”钢刀一扬，向铁笔反劈过去，倏地里刀势突变，砍向那侍卫手腕，那侍卫脸上色变，双手疾缩，跟着提起右足，迎敌踢去，赵屠龙斜退一步，钢刀自上而下，疾砍敌腿，使判官笔侍卫已有防备，不待钢刀砍落，右手铁笔已抢先向赵屠龙眉尖“阳白穴”点去。

赵屠龙急忙提起钢刀，当面一挡，铁笔登时点在刀面上，赵屠龙力凝右臂，钢刀顺势推出，那使判官笔侍卫登时站不住脚，一个踉跄，险险跌倒。

赵屠龙嘿嘿一笑，突然间脑后生风，心中一惊，不及细想，回身便是一刀，“回风拂柳”，只听当的一声响，正好跟从身后袭来的兵器相击，待得他回身看去，见是那使刀侍卫手提长刀攻到，赵屠龙哼的一声，钢刀猛砍过去，那侍卫长刀一晃，也是砍了过来，当当当当，两人各朝对方砍了三刀，都是又快又狠，刀光纵横之中，挟着一阵阵响声，充耳不绝。

那使双钩的侍卫更不打话，双钩势如流星，直往赵屠龙身上招呼，钩钩直取要害，当真凌厉非常，赵屠龙武功虽好，但他以一敌四，兼之对方尽皆武功好手，拆斗之际，已渐渐抵敌不住。

苏百胜一面在旁观斗，一面暗自寻思：“嗯，倘若我猜得不错，那使剑侍卫必是神剑门的梅花剑吴天颜，他使的可不是神剑门的梅花剑法么？那使铁笔的定是勾魂笔周无胆了。”他想到这里，目光投向那使刀侍卫身上，心道：“这一位必是快刀谭老三了，嗯，他这快刀之名，果是名不虚传！那位使双钩的想必是夺命钩孙铁钩了。”又想：“这四人在江湖上声名颇响，估不到却做了清庭的鹰犬。”

他想到这里，又向赵屠龙看去，心道：“这人刀法极是了得，按理说，他在江湖上应该大大有名才是，怎地从没听过这一号人物，这可奇了。”沉思之间，忽听得女儿道：“爹，那四个家伙以多欺少，太也不脸啦，咱们帮帮那个姓赵的，好不好？”苏百胜脸上一沉，说道：“咱们出门在外，闲事莫管。何况那个姓赵的是刺杀皇帝的钦犯，得罪旁人还不相干，得罪了皇帝可不是闹着玩的。”苏梦蝶道：“难道咱们便见死不救么？”苏百胜道：“不是咱们见死不救，是咱们有心无力，何况咱们还有紧要事要办，可不能在这里耽搁。”苏梦蝶道：“哼，爹，你怕皇帝，我可不怕，你不肯救人，那我去救好啦！”说着便要纵马上前。

苏百胜面色大变，喝道：“蝶儿，快回来！你想毁了爹一手创办的镖局，是不是？”苏梦蝶一怔，道：“我不过是去救人，怎么会毁了爹的镖局？”苏百胜道：“怎么不会？姓赵的是朝庭钦犯，你若是救了他，皇帝追究起来，咱们威镇镖局还办得下去么？如此一来，镖局岂不是等于毁在你手里一般？”苏梦蝶心想这话不错，当下只得向赵屠龙看了一眼，叹了口气，兀自无可奈何。

苏百胜道：“此处不宜久留，大伙儿还是赶路要紧。”言罢当先纵马而行。

众从走了一段路，苏梦蝶偶尔回过头去，见到赵屠龙被四名侍卫攻得倒退连连，委实狼狈之极，她再也忍耐不住，当即掉转马头，纵马奔了回去。

苏百胜大惊，叫道：“蝶儿，回来！”苏梦蝶哪里肯听？她纵马冲入那四

名侍卫中间，喝道：“你们四个家伙欺侮一人，还要脸不要？”那使剑侍卫吴天颜向她横了一眼，喝道：“你这小妞儿是谁？谁叫你来多管闲事？”苏梦蝶道：“你理姑娘是谁，你们欺侮人，姑娘便要管，你待怎样？”周无胆道：“你这丫头好大胆竟敢来帮钦犯说话，活得不耐烦了么？”苏梦蝶白了他一眼，道：“你才活得不耐烦了！你们这么多人欺侮一人，太也不要脸啦！有本事便跟人家一对一的打过。”孙铁钩怒道：“他妈的，咱们抓拿钦犯，难道还要讲什么江湖规矩？你这臭妮子再来胡说八道，老子可跟你不客气啦！”快刀谭老三道：“孙大哥，这小丫头多半是姓赵的同伙，那也不必跟她多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连她也一起杀了免得留下后患！”孙铁钩道：“不错，就是这样。”向苏梦蝶喝道：“贼丫头，你自讨苦吃，可别怪老子心狠手辣了！”寒光闪动，右钩已向苏梦蝶身上钩到。

苏梦蝶道：“你要打架么？好啊，姑娘可不怕你！”话音刚落，唰的一声，柳叶刀出鞘，御开铁钩，跟着一刀递出，削向孙铁钩肩头，她这一招“飞流直下”使得甚不到家，孙铁钩立时瞧出破绽所在，嘿嘿一笑，右手铁钩格住柳叶刀，左手铁钩却向苏梦蝶肋下钩到，这一着委实狠毒。

眼看苏梦蝶便要被铁钩钩中，就在这时，斜刺里递过一口钢刀，拦住了铁钩去势，孙铁钩一看，对方正是赵屠龙，他怒喝一声，立即抢向赵屠龙，双钩齐施，猛往赵屠龙身上招呼，一钩紧似一钩，一招狠似一招，赵屠龙本已受伤，这时被孙铁钩一番抢攻之下，已自抵受不住，身上又有数处被铁钩钩中，鲜血如注。

赵屠龙自知今日决无幸事，但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是不愿连累苏梦蝶，当即向她说道：“姑娘相助之德，在下感激无已，不过念日之事跟姑娘无关，姑娘不必理会在下，这就去罢。”苏梦蝶还未答言，吴天颜便即说道：“事到临头还想走，哼，走不了啦！”苏梦蝶道：“哼，谁要走了？姑娘偏生不走！”吴天颜道：“谅你也走不了。”长剑一挺，指向苏梦蝶咽喉。

苏梦蝶哼的一声，挥刀抵挡，跟吴天颜的长剑斗了数合，突然间，吴天颜身形一起，右足凌空踢出，砰的一声，将苏梦蝶踢下马来。

苏梦蝶吃了一惊，急忙一个“鲤鱼打挺”身法，挺身跃起，随即使开家传刀法，向吴天颜猛砍过去，吴天颜自负武功了得，哪里将她放在眼里？当下挥动长剑，一记记剑招递将出来，真是凌厉之极，片刻之间，已将苏梦蝶逼得堪堪后退，倏地里喝得一声：“着！”长剑平平朝她胸口刺去。

正在这当口，只听得一人喝道：“住手！”跟着有柄兵刃从吴天颜身后招呼过来，谭老三失声叫道：“喂，老吴，小心了！”话音刚落，吴天颜已然回过身来，只见一人身如疾鸟，凌空飞行而来，同时手中的单刀凌空砍到过来，他惊骇之余，挥剑挡出，当的一声，刀剑相交，吴天颜只觉手臂上一阵酸麻，长剑险些脱手落地。

待得他凝神向来人看去，见是个黑须老者，不禁心中一动，只听得苏梦蝶叫道：“爹爹！”那老者正是威镇八方苏百胜。

适才苏百胜眼见女儿便要命吴天颜手下，是以立即上前相救，他虽知道如此一来便要得罪这四名清庭侍卫，但是事态紧迫，却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吴天颜瞪了苏百胜一眼，冷笑一声，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威镇镖局苏总镖头。嘿嘿，今日真是幸会！”苏百胜抱拳道：“小老儿适才救女心切，得罪之处，还望吴大人见谅！”吴天颜道：“原来这位姑娘是苏总镖头的千金，果是貌惹天仙，嘿嘿，苏总镖头亏你生得出来。”苏百胜听出他话中有刺，

却也不以为意，说道：“吴大人过奖啦！小女性子鲁莽，适才得罪了吴大人，请吴大人不要见怪。”

孙铁钩哼的一声，喝道：“便是老吴不见怪，老子也要见怪！”苏百胜道：“不知孙大人要待怎样？”孙铁钩向赵屠龙一指，道：“你知道这家伙是谁么？”苏百胜心道：“我自然知道，不过若是直言不讳，这四个家伙多半说我是赵屠龙的同伙，定然要给我安个罪名，岂非糟糕之至？”说道：“不知。小老儿还要向孙大人请教。”孙铁钩道：“这姓赵的入宫行刺皇上，真是放肆之极，你女儿却来帮他，哼，她多半便是这钦犯的同谋了。”苏百胜忙道：“那怎么会？小女不外是行事鲁莽了些，决计不是钦犯的同伙，孙大人不要误会。”孙铁钩道：“纵然如此，她来帮助钦犯便是大大的不该，终究是难免一死。”谭老三插口道：“不错，令爱成了钦犯的同伙，苏总镖头，想来你也摆脱不了这其中的瓜葛罢。”

苏百胜听得怒气上冲，心想：“我老苏在江湖上好歹也有点名头，你们这几个鹰爪子却丝毫不把我放在眼里，未免欺人太甚！”但他终究不愿得罪朝庭，只得强忍气，说道：“不知四位大人要待怎样？”四名侍卫互视一眼，均想：“听说苏老儿这一次押送一批镖银，数十大是不小，倒不妨敲他一笔。”周无胆嘿嘿一笑，说道：“苏总镖头想要化干戈为玉帛，那也不难，常言道：有钱能使……”他说到这里忽觉不妥，急忙将“鬼推磨”三个字吐了回去。改口道：“我的意思，想来苏总镖头不会不明白罢？”苏百胜道：“原来四位大人是要小老儿将镖银留下。”周无胆道：“苏总镖头果是聪明过人，一猜便中。”苏百胜心里骂道：“你奶奶的，你们这般行径，跟绿林强盗又有何异？”说道：“四位大人这可难为我了。”谭老三道：“怎么？难道令爱的身价还不值一百万辆镖银么？”苏百胜道：“谭大人说笑了，只不过小老儿这一次保的是胡大德胡大人的银子，小老儿若是将镖银留下，胡大人怪罪起来，小老儿只怕性命不保。”

孙铁钩道：“他妈的，胡大德这老儿早就辞官了，你还称他什么胡大人？”苏百胜道：“是，是。”心中却在盘算：“这一百万两银子的数目委实非同小可，若是就这么轻易就将它留下，我威镇镖局在江湖上的声望岂不是就此毁了？”又想：“我若不留下镖银，这四个王八蛋定然不肯善罢甘休，想来也是不妥之极！”左思右想，不禁大感为难。吴天颜道：“苏总镖头，想得怎样啦？”苏百胜心道：“有第一次便有第二次，说不定这几个龟儿子日后把我当成摇钱树，我老苏纵然有亿万家财，也不够他们拿，左右是个死，倒不如今日拼上一拼。”心头一横，朗声道：“我威镇镖局向来讲究的是信义二字，既然接下了这趟镖，就要把镖银送到主人手里，四位大人这般难为苏某人，未免把我瞧得小了。”周无胆道：“如此说来，苏总镖头是不肯留下镖银了？”苏百胜哼的一声道：“要银子没有，要命倒有一条，四位大人有本事只管取了去。”孙铁钩道：“好，老子先取了你这条老命！再取镖银，也是一样。”双钩晃动，同时往苏百胜身上钩来。苏百胜一招“单刀赴会”，向铁钩迎了上去，右掌突出，拍向孙铁钩前额，这一掌所蓄的掌力直是非同小可，显是要将孙铁钩置于死地了，孙铁钩骂道：“他奶奶的，老王八糕子，须教你知道老子的手段！”钩势倏变，钩头向苏百胜掌心钩到。

苏百胜吃了一惊，右掌急缩，左手挥动单刀，猛砍过去，吴天颜，谭老三，周无胆三人互使了个眼色，齐声道：“周总镖头，这可得罪啦！”三人各持兵刃，同时向苏百胜攻到，饶是苏百胜武功了得，这时以一敌四，却也手

忙脚乱起来。

威镇镖局众镖师见总镖头跟四名侍卫动起手来，各人唯恐得罪了清庭，是以兀自在旁观斗，却不上前相助。

苏梦蝶眼见父亲处境不妙，当即挥刀上前相助，柳叶刀“风吹草动”，砍向谭老三后心，谭老三立时察觉，人未回身，长刀已先行递向身后，挡住了苏梦蝶这一刀，随即拧步回身，变守为攻，呼呼呼，连劈三刀，每一刀都是直砍苏梦蝶身上要害，霎时之间，苏梦蝶险象环生，苏百胜百忙中递过单刀，替她荡开长刀，但他就这么一分心神，后心登时被孙铁钩的双钩钩到，嗤的一声，后心顿时皮破血流，剧痛难当。

孙铁钩哈哈大笑，道：“苏老儿，你的武功也不外如是！”欲待挥钩再攻，苏百胜一声怒吼，已然回转过身来，使开家传刀法，向孙铁钩猛砍猛劈过去，招招凶猛非常。

吴天颜长剑指处，直刺苏百胜要害关节，苏百胜心知此人剑法了得，不敢怠慢，单刀晃处，荡开吴天颜攻来的一记记剑招，这时周无胆的铁笔随之攻到，连连点向要害命穴道，苏百胜急忙挥刀拦格，他跟敌人恶斗之间，初时还尚有还招的余地，此刻却是一味紧守门户，一口单刀使得密不透风，对方虽然不易伤到他，但他只守不攻，未免显得缚手缚脚。

苏百胜心中暗暗叫苦：“我本来还盼望杀了这四个侍卫，以免留下后患，现下看来，自己若能逃得性命，已是万幸。”心知如此拼命，定然受不了好去，当下无心恋战，单刀猛地一挥，荡开敌人的兵器，倏地纵到苏梦蝶身旁，叫道：“蝶儿，咱们走罢！”搭住女儿右肩，提着她飞身便走。

苏梦蝶回头向赵屠龙叫道：“喂，你打他们不过的，快走罢！”赵屠龙心想：“不错，留得青山在，那怕没柴烧？只要今日且保住性命，日后还怕没有机会杀了雍正这狗皇帝？”当下提了一口真气，提身向苏百胜的方向奔了上去，叫道：“多谢苏老英雄和苏姑娘出手相救，两位的大恩大德，赵屠龙没齿不忘……”话音未落，身子一晃，登时倒在地下。

原来赵屠龙跟四名侍卫一番恶斗，真气几乎耗尽，苏梦蝶见状，道：“爹，快救救他！”苏百胜心想事已至此，再救他一救也是无防，当即答道：“好罢。”当下走近赵屠龙，将他提了起来，放在自己先前所乘的马匹上，自己则和女儿同乘一马，高声道：“大伙儿上路罢。”立即纵马狂奔，片刻之间，将四名侍卫甩得无影无踪。

苏百胜率领镖队纵马奔出数十里路，料想那四名侍卫追赶不上，这才停下马来，为赵屠龙察看伤势。

赵屠龙醒转过，自不免又说了一番感激的言语，苏百胜道：“赵老弟，你的胆子也当真不小，竟敢入宫行刺皇帝，倒不知那皇帝跟你有何仇恨？”赵屠龙道：“实不相瞒，先父原本在朝为官，为人忠直，见皇帝有不是之处，不免出言指正，时日一久，那鞑子皇帝雍正便怀恨在心，后来便找了个借口把先父杀了，哼哼，这杀父之仇岂可不报？”苏百胜道：“所以你便入宫行刺皇帝？”赵屠龙点头道：“正是。那知宫中侍卫众多，皇帝身旁更有许多武功高手，我这一次刺杀不了狗皇帝，反而被那四个鹰爪子追杀到这里，多亏苏老英雄和苏姑娘出手相助，在下这才保住了这条贱命！”

言谈之间，忽听得后面马蹄声响，跟着一名镖师叫了起来：“总镖头，大事不好，那四名侍卫追上来啦！”苏百胜大吃一惊，回头看去，只见四匹马急驰而来，马上乘者正是吴，周，谭，孙四名侍卫。

苏梦蝶道：“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去跟这四个家伙拼啦！”苏百胜喝道：“蝶儿，你又要惹事，是不是？”苏梦蝶道：“爹……”苏百胜不待她说完，便道：“大伙儿快走！”但那四骑来得甚快，片刻之间，已来到镖队之前，吴天颜叫道：“苏总镖头，这可走不了啦！”

苏梦蝶冷笑道：“你们这几个家伙真是阴魂不散！”周无胆哼的一声，向苏百胜喝道：“苏百胜，你好大胆，竟敢跟皇上做对！”苏百胜道：“小老儿此举也是被四位所迫，纵然要怪，也只能怪四位了。”孙铁钩骂道：“放屁，放屁！”苏梦蝶道：“原来是你在哪儿放屁，果然臭得很啊！”

吴天颜道：“如此说来，倒是咱们逼着苏总镖头救钦犯了？”苏百胜道：“不错。”吴天颜道：“既然如此，咱们现下再逼苏总镖头一次，将姓赵的交给我们。”苏百胜道：“那还须得问问小老儿这口刀！”吴天颜嘿嘿笑道：“那倒是该问一问。”倏地身形一起，从马背上飘了起来，长剑凌空刺了过来。

苏百胜道：“好，小老儿再来领教一下吴大人的‘梅花剑法’！”说着也提起身子，飞向空中，单刀挟着劲风砍了出去，势道凌厉已极，一跟敌剑粘上，便即拆得难解难分。

只见两人一人使刀，一人使剑，在空中盘旋飞舞，两人奇招迭出，刀光剑影组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大网，但见刀劈剑刺，均是毫不留情，斗到酣处，吴天颜故意卖了个破绽，苏百胜不知是计，冷不防被对方一剑刺中右肩，血流如注。

苏梦蝶见状失声惊叫：“爹爹！”欲待抢上，却被谭老三一把拦住，道：“你这小妞儿很是美貌，不如嫁给我谭老三做老婆，我便饶你不死，岂不是好？”孙铁钩哈哈笑道：“谭老三，真有你的，到了这当儿还有心思取老婆，哈哈，哈哈！”苏梦蝶听得谭老三言语轻薄，心中怒极，正要发作，忽然心念一动，娇声道：“谁来做你老……老……哼，也不怕丑！”谭老三见她并不着恼，心中大喜：“敢情这小妞儿对我有些意思，妙极，妙极！”当即下得马来，走到苏梦蝶身旁，笑嘻嘻的道：“给我做老婆有什么不好？我包你有得吃，有得穿，还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决计不会亏待你的。”苏梦蝶道：“你真有这般好？”谭老三笑道：“怎么没有？只要你跟着我，嘿嘿，那真是要什么有什么。”又道：“来来来，先让大爷香香你的脸。”说着便当真要来亲苏梦蝶。

苏梦蝶也不避让，突然间，只听得谭老三惨叫一声，孙铁钩，吴天颜，周无胆三人尽皆大吃一惊，不由得向谭老三看去，只见一柄匕首正好插在他心口，立时明白过来，知道苏梦蝶假意和谭老三亲热，趁机对谭老三下毒手，眼见谭老三倒在地下挣扎了一阵，便即毙命。

苏梦蝶朝谭老三的尸身上踢了一脚，骂道：“你这家伙想来占姑娘的便宜，真是不知死活！”孙铁钩厉声道：“贼丫头好生狡狴！”右钩一送，向苏梦蝶前胸钩到，苏梦蝶一惊，急忙掠了开来，孙铁钩得理不饶人，欺身进逼，双钩晃动，招招袭向要害，他恼恨苏梦蝶杀了谭老三，是以一招一式都要将她置于死地。

苏梦蝶使了个“蝴蝶穿花”身法，游身疾走，身子轻巧灵动，在孙铁钩的双钩攻势中来回穿插，孙铁钩一时奈何她不得，焦躁之际，双钩攻得更猛。

倏然间，苏梦蝶柳叶刀一扬，斜斜向孙铁钩腰间斩了过去，孙铁钩左钩一格，喝道：“你这小妞儿的脸蛋害人大是不浅，待老子给你画个大花脸罢。”说着右钩递出，朝她面门钩了过来。

他这一钩来得极是迅捷，眼看苏梦蝶避无可避，正在这时，白影一晃，一人轻飘飘地掠到她面前，寒光一闪，一柄长剑递了过来，当的一声，将铁钩荡了开去。

苏梦蝶惊魂稍定，凝神一看，见站在自己身前的是个白衣少年，十八九岁年纪，手提长剑，面如冠玉，貌似潘安，直是俊美异常，不由得俏脸一红，低下头来。

只听孙铁钩喝道：“兀那小子，你是那条道上的？胆敢来跟老子过不去，胆子真是不小啊！”白衣少年笑道：“过奖，过奖！那么阁下又是那条道上的？”孙铁钩道：“我们是皇上身边的侍卫，你说是那条道上的？”白衣少年道：“原来是皇帝身边的侍卫，我这可猜错啦！”孙铁钩一怔，奇道：“什么猜错了？”白衣少年道：“我还道四位是拦路抢劫的……那个……那个……嘿嘿，真是得罪之至了！”孙铁钩道：“你奶奶的，什么这个那个，你这小子说话吞吞吐吐，搞什么鬼？”苏梦蝶格格一笑，说道：“他说你们是拦路抢劫的强盗，这话倒也很是。”孙铁钩怒道：“他妈的，贼小子胆敢来骂老子，活得不耐烦了么？”白衣少年笑道：“非也，区区在下这条小命，活得甚是耐烦，阁下这话未免太没道理啦！”孙铁钩道：“哼，你既然不想找死，就趁早滚蛋罢，别来这儿多管闲事啦！”白衣少年摇头道：“阁下这话大大差矣，在下生平最是喜欢管闲事的了，何况今日所管的闲事非同小可，岂可就此滚蛋？”

孙铁钩道：“你这小子倒会胡说八道！闲事便是闲事，哪里还有什么非同大可非同小可？”白衣少年道：“阁下太没见识啦。”他向苏梦蝶看了一眼，说道：“这位小姑娘生得如花似玉，阁下却要将她画成大花脸，倘若这位小姑娘当真成了大花脸美人，岂非糟天下之大糕？”苏梦蝶听他称赞自己美貌，心下甚是欢喜，当听到“大花脸美人”五字时，更是忍不住格格娇笑，心想：“这人油嘴滑舌，倒会讨人欢喜。”

孙铁钩道：“她又不是你老婆，你管这么多闲事干么？”白衣少年道：“你又没瞧见我跟她拜堂成亲，怎知她一定不是我老婆了？”苏梦蝶听到这两句话，登时俏脸飞红，嗔道：“你这人好不脸，谁是你老……老……”白衣少年笑道：“老什么啊？”苏梦蝶呸的一声，道：“我不跟你说啦！”

白衣少年欲待再言，忽听得周无胆叫道：“喂，少年，华山灵蛇老人是你什么人？”白衣少年心中一凛：“这人眼力倒好，居然瞧出了我的来历，嗯，是了，定是我适才使那一招‘白蛇吐信’剑法，给这人认了出来。师父他老人家叮嘱我不可泄露他的身份，何况这人是清庭鹰犬，更加不能跟他说。”想到这里，微微一笑，说道：“什么灵蛇老人？恕在下孤陋寡闻，从来没见过这一号人物。”周无胆道：“哼，你骗得过谁来？你适才所使的明明便是‘灵蛇剑法’，灵蛇老人难道不是你师父？嘿嘿，倘若你不识得灵蛇老人，只怕天底下再也没有识得灵蛇老人了。”白衣少年笑道：“你说我使的是‘灵蛇剑法’，那不错，不过，当今世上未必只有灵蛇老人才会这门剑法。”突然欺身近前，挺剑向周无胆刺将过去，周无胆侧身一闪，那知白衣少年剑招倏变，突向周无胆下身刺去，周无胆吃了一惊，正待挥笔挡格，只听白衣少年哈哈一笑，剑锋一转，嗤的一声，一剑刺在他大腿上。

周无胆右腿一软，登时跪了下来，白衣少年笑道：“周大人行这般大礼，这可折杀小人啦！请起，请起。”周无胆又惊又怒，他向来自负武功了得，那知跟这少年拆不到两招，便即落了下风，惊怒之余，心中暗暗惭愧，喝道：

“好小子真有你的！这笔帐终究要算在灵蛇派头上。”语声之中充满了怨毒之意。

白衣少年却不理会，兀自欺到吴天颜身旁，这时吴天颜跟苏百胜恶斗不休，白衣少年欺到，吴天颜一时竟未发觉，险险被长剑刺中，幸好他反应敏捷，急忙挥剑御开敌剑，却兀自出得一身冷汗。

白衣少年向苏百胜道：“苏老爷子，你且退下，待我来斗一斗这位吴大人！”不待苏百胜答言，长剑势如灵蛇，已然向吴天颜身上招呼过去，吴天颜心知这小子武功不弱，自然不敢怠慢，当下长剑一抖，向白衣少年的剑迎了上去，一招“潜龙入水”，御开敌剑，顺势刺向白衣少年小腹，白衣少年叫道：“啊哟，乖乖不得了！”身影一晃，已从敌下方钻了过去，中跟着一掌劈向吴天颜肋下，吴天颜哼的一声，左手当肋一拦，抵住对方这一掌，白衣少年长剑递出，喝声：“着！”吴天颜闪让不及，后肩立时中剑，鲜血直溅出来。

孙铁钩大喝一声，抢到白衣少年背后，双钩老实不客气地钩了出去，突然间白衣少年身影一晃，竟自不知去向，正自错愕之际，忽听得啪的一声响，后心被人狠狠地打了一掌，他回头一看，见白衣少年笑嘻嘻地站在自己身后，登时明白适才这一掌是拜这小子所赐，不禁怒气上冲，双钩回身钩到，岂知白衣少年身影如风，瞬息之间，又已不知去向，孙铁钩冤有一身武功，却被白衣少年捉弄得团团转。

吴天颜心知今日讨不了好去，当即叫道：“大伙儿这就走罢，回头再来跟这小子算帐。”当下抬着谭老三的尸身，向北而去。

苏百胜见白衣少年打发了吴天颜等人，心中一宽，便即寻思：“这少年不知是什么路道？身手竟是这般了得。”但对他出手相助，心下颇为感激，当即走到白衣少年跟前，说道：“小兄弟，多谢你出手相助，小老儿感激无已！”说着向他鞠了一躬。

白衣少年还了一礼，说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原是习武之人的本份，苏老爷子不须这般客气。”苏梦蝶插口道：“喂，你叫什么名字？”白衣少年笑道：“区区在下姓杨，贱名雪雁。”苏梦蝶道：“你叫杨雪雁？嗯，这个名字果然贱得很了！”苏百胜喝道：“蝶儿，不可这般无礼！”苏梦蝶伸了伸舌头，笑道：“是啦。爹，你就会帮别人说话！”苏百胜道：“今日如不是多得杨兄弟相助，咱们未必讨得了好去。”苏梦蝶颇不服气，道：“那也不见得，咱们人多势众，当真跟他们打起架来，未必敌他们不过。”苏百胜摇了摇头，心道：“这小妮子不知天高地厚，这一番惹下的祸事真是不小，早知如此，我便不该带她出来了。”苏梦蝶见父亲面有忧色，问道：“爹，怎么啦？”苏百胜道：“你这一次杀了朝廷的侍卫，罪名当真非同小可，唉，我威镇镖局只怕再无宁日了。”言罢长叹一声。赵屠龙道：“都是在下的不是，连累了苏总镖头，实是该死之至！”苏百胜道：“大伙儿现下坐在同一条船上，还分什么彼此？”

白衣少年杨雪雁说道：“苏老爷子，咱们就此别过罢。”苏百胜还未答话，苏梦蝶道：“喂，杨……杨大哥，你要去哪里？”杨雪雁道：“在下要到河南一趟，就此告辞。”说着撮唇作啸，只听得从东北角传来一阵马蹄声，初时尚在远处，片刻之间，一匹白马已然奔到杨雪雁身前，这匹马通身洁白异常，直是见不到一根杂毛，显然是匹宝马。

苏梦蝶道：“爹，杨大哥也要去河南，不如让他跟咱们结伴同行，好不

好？”苏百胜眉头微皱，心思：“这少年虽然于我有恩，但他油腔滑调，未必会有什么好心，还是少跟这等人来往为妙。”说道：“咱们惹上了清庭侍卫，若要杨兄弟跟咱们结伴同行，只怕要连累于他，岂不是糟糕之极？”杨雪雁笑道：“苏老爷子说哪里话来？大伙儿都是江湖儿女，何必说‘连累’二字？何况晚辈适才跟那几个侍卫交过手，我若不跟苏老爷子同行，他们也决计不会放过我的了。”苏百胜道：“杨兄弟这可不是教咱们连累了么？不管怎样，杨兄弟跟咱们在一起，小老儿总是过意不去。”杨雪雁道：“既是如此，咱们就此别过。”苏百胜道：“好。”一拱手，目送着杨雪雁纵马而去。

苏梦蝶忍不住纵马追了上去，叫道：“杨大哥！”杨雪雁听得叫声，勒马回头，见是苏梦蝶，笑道：“苏姑娘，你还有何吩咐？”苏梦蝶呸的一声，道：“什么吩咐不吩咐？你到河南什么地方啊？”杨雪雁笑道：“那可难说得很了。”苏梦蝶奇道：“那有什么难说了？”杨雪雁道：“在下说不定会去开封府，又说不定要到登封去瞧一瞧，嗯，是了，河南嵩山少林寺名满天下，在下说不定会去哪儿。”苏梦蝶道：“呸，哪有这么多说不定？你是骗人的！”杨雪雁道：“那怎么敢？那么苏姑娘又要去河南什么地方？”苏梦蝶道：“嗯，这可难说得很，我说不定要去开封府，又说不定要去登封瞧一瞧，嗯，是了，河南嵩山少林寺名满天下，在下说不定会去哪儿。”她把杨雪雁说话的口气学了个十足十。

杨雪雁听了，哈哈大笑，说道：“苏姑娘，你说话的口气倒是跟你爸爸一般。”苏梦蝶给他占了个便宜，呸了一声，说道：“你猜错啦，我这话是跟我孙子学的。”杨雪雁笑道：“似你这般美貌的老婆婆，在下倒是头一次见过。”苏梦蝶道：“哼，油腔滑调！”她口中虽然这么说，脸上却满是笑意。

过了一会，苏梦蝶又道：“你干么不问我叫什么名字？”杨雪雁道：“是，请问苏姑娘贵姓芳名？芳龄几何？家住何处？”苏梦蝶听他一口气问了这么多，说道：“你既然知道我姓苏，还说什么贵姓？我的名字叫做……”说到这里，伸出手指写了“梦蝶”二字。

杨雪雁道：“原来是苏梦蝶姑娘，这名字果然好听得。”苏梦蝶道：“你倒会讨人欢喜。”又道：“我今年十七岁啦，你说我家住哪里，哼，你连我们京城威镇镖局也不知道，真是孤陋寡闻了。”说话之间，后面传来苏百胜的声音：“蝶儿，快回来，别打扰杨兄弟啦！”苏梦蝶应了声：“知道啦！”向杨雪雁道：“杨大哥，再见。”杨雪雁微微一笑，向她点了点头，苏梦蝶纵马奔回父亲身边，待得她再向杨雪雁看去，只见他已纵马远去，苏梦蝶望着杨雪雁的背影，心中一阵怅然。

这日傍晚，威镇镖局的镖队来到一片林子里，苏百胜提高声音道：“这一带说不定有强人出没，大伙儿小心戒备！”话声甫歇，树林中人影晃动，跟着从树顶上跃下五六十个汉子，尽皆手执兵器，模样凶恶，苏百胜心中一惊，暗道：“黑道上的爷们果然来光顾我这批镖银了，事到临头，那也只有见机行事了。”想到这里，向来人看去，只见有三名汉子当先站着，一手执一条软鞭，一持狼牙棍，一握铁枪，三人并排而立。

只听那使铁枪的大声道：“喂，苏老儿，咱们‘天龙三杰’在此，你这条老命若是还想多活几年，还是趁早留下镖银的好，如若不然，嘿嘿，咱们可要不客气了。”苏百胜道：“三位便是天龙寨的好汉么？老夫久仰大名，今日得见，幸如何之？”那使铁枪的汉子面有得色，道：“你知道咱们的大名，那便好得很了，今日撞上我们三兄弟，算你倒霉！快快留下镖银，趁早溜之

大吉罢。”

苏梦蝶见这人言语狂妄之极，心中有气，喝道：“你们这伙臭盗好了不起么？想要我们留下镖银，那真是痴心妄想！”那使铁枪的道：“小丫头，你好大胆，竟敢来顶撞我。”苏梦蝶笑道：“为什么不敢？我瞧你这人吹大气的本事倒是不小，却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使铁枪的怒道：“岂有此理！你知道我是谁么？”苏梦蝶道：“你是谁啊？”那使铁枪的道：“大爷在天龙寨坐第三把交椅，江湖人称神州无敌手，铁枪震四海，踏雪无痕水上飘，威镇天下吹破天，便是我了。”苏梦蝶格格一笑，说道：“你的名头倒是不少，我可没听过你这一号人物。”吹破天道：“你这小妞儿孤陋寡闻，没听过吹大爷的名头，那也不足为奇。”说着仰首挺胸，显得甚是神气。

苏梦蝶向另外两人一指，说道：“他们又是谁啊？”吹破天道指着那使软鞭的说道：“这位是我大哥，天龙大寨主上官虎，号称‘毒龙鞭’在江湖上算得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苏梦蝶道：“是么？我可就不知，更加不晓了。那又什么道理？”吹破天却不答言，兀自摇头晃脑的道：“这位使狼牙棍的是我二哥，名叫林四通，他在江湖上也有个名号，叫做这个……这个……大力神。”苏梦蝶奇道：“什么这个这个大力神？嘻嘻，这个名号倒也古怪紧了。”

原来那使狼牙棍的汉子的外号叫做“矮脚大力神”，他身材甚是矮小，虽然外号中有个“矮”字，但他素来最忌讳旁人在他面前说这个字，吹破天清楚这位兄长的脾气，是以将“矮脚”二字含含糊糊地省略过去。

苏梦蝶向那使狼牙棍的道：“喂，你叫林四通么？不如姑娘给你改个外号罢，嗯，是了，就叫林矮子，好不好？”林四通大怒，喝道：“贼丫头，真是不知死活！”欺身近前，手中的狼牙棍直上直下地猛扫过去。

苏梦蝶急忙让开，叫道：“你这么大人，却来欺侮我，真是不要脸得很啊！”林四通哼声道：“你这臭妞子太也无礼，如不教训教训你，谅你也不知咱们天龙三杰的厉害！”说着又挥舞狼牙棍扫将过去。

苏梦蝶眼见无法避让，只得挥刀挡出，但林四通天生神力，这狼牙棍挥扫出去之时，力道也是奇大，柳叶刀一挡之下，苏梦蝶的手登时被震得发麻，柳叶刀险些脱手。吹破天见状，哈哈大笑，道：“林二哥武功盖世，这小妞儿如何是你敌手，喂，小妞儿，你还是趁早投降罢！似你这般美貌的小妞儿，若是给我二哥杀了，实在可惜之至。”林四通道：“老三，你既然瞧中这小妞儿，那好极了，待我将她擒回去，给你做个押寨夫人，岂不甚妙？”吹破天喜道：“二哥，这可多谢你啦，哈哈，妙极，妙极！”

苏梦蝶只听得怒气上冲，喝道：“胡说八道！”柳叶刀直向林四通砍了过去，林四通斜身一闪，呼的一声，狼牙棍往她腰肋招呼过来，势道既狠且猛，苏梦蝶柳叶刀挥动，格住狼牙棍，左足往他小腹踢到，林四通左手呼的一掌，往苏梦蝶腿上拍落，苏梦蝶吃得一惊，缩足向后跃开。

苏百胜知道女儿不是林四通的对手，当下大喝一声，提着单刀欺到林四通身旁，呼呼呼呼，四刀连环砍过，攻他前胸，后背，腰肋，腿部四个部位。

林四通哼声道：“好啊，苏老儿，给你面子你不要，倒为难起老子来啦！”苏百胜道：“哼，阁下这话可不对了，是你们先来跟老夫过不去的，怎么反说是我跟你们为难？”林四通趁他说话之际，挥动狼牙棍，护住前胸，后背，腰肋，腿部，正好挡住了苏百胜攻来的四刀，苏百胜喝声：“看刀！”话音刚落，又是四刀砍到，又快又狠，林四通喝道：“苏老儿，你这刀法也不见得

怎样……”话音未落，右腿已然中了一刀，鲜血如注。

苏梦蝶拍手笑道：“喂，矮冬瓜，究竟是我爹爹的单刀厉害，还是你的狼牙棍厉害？”林四通大怒，骂道：“贼丫头，作死么？”呼的一声响，狼牙棍向苏梦蝶猛砸过去，苏百胜见状，暗叫：“不好！”身影一晃，掠了过去，单刀一招“举火撩天”，往林四通脖子劈到，却是要逼他出招抵挡，无暇去伤害苏梦蝶，林四通果然吃了一惊，本来要砸向苏梦蝶的狼牙棍，只得临时改变方位，拦住单刀，苏百胜左手成拳，倏地向林四通肋骨击去，林四通右手挥出，挡开了他这一拳。苏百胜刀招倏变，自上而下，砍敌下盘，眼看便要得手，突然间，一条软鞭递了过来，在单刀上一卷，苏百胜措手不及，单刀登时被软鞭卷了过去，心惊之下，不由得向使鞭的人看去，正是“毒龙鞭”上官虎。

他心中暗道：“这上官虎轻描淡写便将我的兵器夺了去，倒是个厉害角色，不可小觑。”当下抱拳道：“上官寨主当真要跟老夫过不去么？”只听上官虎冷冷的道：“那怎么敢？只要苏老爷子留下镖银，咱们决计不来为难你们。”苏梦蝶呸的一声，道：“要我们留下镖银，这还不是为难我们么？”吹破天插口道：“怎么是为难你们了？咱们天龙寨的英雄好汉，向来是既劫财又劫色，劫镖杀人，那更是不在话下，我大哥这一次冲着苏老爷子的面子，这才只劫镖银，当真是宽洪大量之至，你们居然还不知好歹，真正是不要命了！”苏梦蝶道：“呸，你们这伙臭强盗，居然自称是英雄好汉，不要脸！”

苏百胜道：“上官寨主既然非要老夫留下镖银，那也只好在兵刃上分个高下了。”上官虎道：“好，倘若苏总镖头过得了在下这一关，便任由你们过了这片林子，如若苏总镖头没有这个本事，那便须将镖银留下。”说着将软鞭一扬，单刀向苏百胜掷了过来，苏百胜伸手接住，道：“好，就是这样。”喝声：“得罪！”提着单刀抢先向上官虎攻到。上官虎一声清啸，毒龙鞭随手递出，去势如蛇，疾往苏百胜手腕卷到，苏百胜这一次已有防备，眼见软鞭招呼过来，更不打话，手腕翻转，呼的一刀，朝毒龙鞭劈去。

上官虎软鞭变换招数，卷向苏百胜腰部，苏百胜心头一凛，一个“龙卷风”身法，身子向空中飘起，让开毒龙鞭这一卷，身形飘忽，单刀凌空一扬，向上官虎头顶砍落，上官虎一惊，情急之下，身子就地一滚，苏百胜一刀砍将下来，当的一声，单刀登时砍在地下，他当即提起身子，又向上官虎砍到，上官虎虽然武功不弱，但是被苏百胜这一番抢攻，一时之间，竟是无法还击。

吹破天却兀自在旁唠唠叨叨：“老大鞭法如神，苏老儿定然不是你对手，喂，苏老儿，你打我们老大不过的，乘早投降罢，别在这儿丢人现眼啦！”苏梦蝶瞪了他一眼，道：“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成不成？不然惹恼了姑娘，你这条舌头可就保不住啦！”吹破天道：“我就不信你有这个本事……”他说到这里，见苏梦蝶故意提着柳叶刀晃了几晃，心中一惊，不由得住口，心想：“说不定这小妮儿说得做得到，她当真将我的舌头刮了出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老子还要靠这条舌头混日子呢，乖乖不得了，还是不要惹这小丫头为妙。”

这时，苏百胜跟上官虎已然拆了六十余招，仍是不分胜负，突然之间，上官虎毒龙鞭向苏梦蝶卷了过去，苏百胜大吃一惊，疾忙抢了上去，挥刀护住女儿，那知上官虎此举意在令他分心，眼见苏百胜护女心切，上官虎鞭势骤变，向苏百胜两腿卷到，待得苏百胜察觉，欲待闪开，却已不能，立时被毒龙鞭卷了个正着，上官虎右手将鞭一扬，苏百胜站立不住，仰天便倒。

上官虎道：“苏总镖头现下还有什么话说？”苏百胜道：“老夫技不如人，还能有什么话说了？”上官虎道：“既然如此，我可就不客气了。”苏百胜叹了口气，说道：“上官寨主只管请便罢。”上官虎右手一挥，大声道：“大伙儿还等什么？这就搬镖银罢！”群盗哄然应了，当即向镖车涌去。

苏梦蝶纵马来到了镖车旁边，喝道：“你们干什么？”挥刀便要向一名盗徒砍去，苏百胜喝道：“蝶儿，不得放肆！”苏梦蝶一怔，道：“爹，当真要将银交给他们么？”苏百胜道：“不错，爹爹行走江湖讲究的便是信义二字，既然答应了人家，岂有反悔之理？”苏梦蝶急道：“咱们把镖银交给他们，到了河南怎生向那个胡大人交代？”苏百胜仰然道：“嗯，咱们便是倾家荡产，也当设法将银子送回胡府。”上官虎大拇指一翘，说道：“苏总镖头果然守信用，上官虎今日总算领教了。”说罢率领众盗徒便要走。

正在这时，只听得一个声音叫道：“且慢！”上官虎心头一凛，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白衣少年骑着一匹白马向这边而来，苏梦蝶心中一喜，脱口叫道：“杨大哥！”来人正是杨雪雁。

吹破天向杨雪雁打量了几眼，问道：“你这小子是那条道上的？难道也想来劫这支镖么？”杨雪雁笑道：“这位兄台真是神机妙算！一猜便中。”吹破天满脸得色，说道：“只可惜你来得慢了一步，这支镖已教我们兄弟得了，你还是知难而退罢。”杨雪雁摇头道：“在下向来只会知难而进，决无知难而退之理。”吹破天道：“你想要这支镖，那也成，只要你过得了我老吹这一关，这车镖银便是你的了，怎样？”杨雪雁笑道：“好得很啊！就怕你说话不算数。”吹破天道：“哼，我老吹是什么人？说话会不算数？真正岂有此理！”杨雪雁道：“尊驾的大名，在下倒也听过，是不是叫做神州无敌手，铁枪震四海，踏雪无痕水上飘，威镇天下，吹破天吹大爷？”吹破天哈哈大笑道：“不错，正是我吹大爷。”

杨雪雁道：“那么你知道区区在下是那一位么？”吹破天道：“那倒不知。”杨雪雁道：“吹大爷连我也不识得，未免太也孤陋寡闻啦。”吹破天道：“似你这等无名小卒，吹大爷不识得，那也不足为奇。”又道：“你是那一位？说出来听听倒也无妨。”杨雪雁朗声道：“区区在下便是号称武林至尊，天下无敌，灵蛇神剑，江湖第一高手吹父是也。”苏梦蝶听到这里，忍不住哧的一声，笑了出来。

吹破天却是听得目瞪口呆，过了一阵，才道：“你的名头倒也不小。”杨雪雁道：“这个自然。”心中却道：“你叫吹破天，我叫吹父，父者爹爹也，乖儿子，见到你爹爹干么不过来行礼！”说道：“你适才说是在下过得了你这一关，这车镖银便归我了，是也不是？”吹破天道：“这个自然。”杨雪雁道：“那好极了，咱们这就来比划比划。”吹破天道：“好，倘若你能在十招之内将我打败，这车镖银便是你的。”铁枪一挥，朝杨雪雁直刺至而。势道颇是非同小可。

上官虎见老三当真跟杨雪雁打了起来，心想这个小子多半跟老三一般，只会吹大气，料来没有什么真本事，当下也不阻止，便即站在一旁观斗。

杨雪雁见敌人铁枪招呼过来，当即侧身一让，铁枪登时刺在空处，吹破天欲待再挥枪刺出，杨雪雁已然跃下马来，抢了先着，唰的一声，长剑抖动，向吹破天肩上削到，吹破天吃了一惊，急忙挥枪格住，口中叫道：“喂，一招啦！”杨雪雁笑道：“好，便是一招！”说着又是一剑刺出，吹破天当即斜身闪开，跟着铁枪挺出，刺向杨雪雁左肋，杨雪雁长剑如蛇，一招“灵蛇翻

身”，使的正是“灵蛇剑法”中的奇招妙着，当下轻轻巧巧的御开了铁枪，长剑顺势指了过去，吹破天心中叫道：“啊哟，乖乖不得了！”眼见长剑来势凌厉，却也顾不得提枪挡架了，身子一矮，从剑底钻了过去，一不留神乖乖不得了，脚下拌到一块石头，身子登时向一旁滚了出去，样子极是狼狈。

苏梦蝶笑嘻嘻的道：“喂，吹破天，你这一招‘黑狗钻洞’倒是厉害得紧啊！”砍破天兀自沾沾自喜，说道：“这个自然，这一招是我老吹的看家本领，嗯，小妞儿，你说的这个名目倒也贴切之极！”他说话之间，已然站起身来，向杨雪雁道：“喂，杨老弟，这可是第四招了。”他适才听了杨雪雁的名头，心中不敢再存轻觑之意，是以“小子”变成了“杨老弟”。

杨雪雁道：“好，吹老兄，看招！”唰唰唰，三记剑招连环刺出，一招“白蛇吐信”攻吹破天前胸，一招“青蛇取水”刺他小腹，一记“打草惊蛇”指向对方后心。吹破天登时手忙脚乱，一支铁枪左挡右格，口中不住地数道：“第三招，第四招，第五招……”杨雪雁哈哈一笑，长剑一招接一招地攻了出去，忽上忽下，忽前忽后，直逼得吹破天连连倒退。

苏梦蝶知道杨雪雁的武功很是了得，那知见他跟吹破天拆招之时，已然过去七八招，却始终没将吹破天打败，心中又是奇怪，又是焦急，心想：“难道这个姓吹的家伙武功当真这么厉害？连杨大哥也打他不过？”她可不知以杨雪雁的武功，要打败吹破天原是举手之劳，只不过杨雪雁有意跟吹破天纠缠，是以并不急急于取胜。

到得第九招上，杨雪雁一招“拨草寻蛇”，剑尖在吹破天的“神门穴”上一点，吹破天手臂一阵酸软，铁枪登时落地。

杨雪雁笑道：“吹老兄，现下胜负已分，你还有什么话说？”吹破天脸上露出惶然之色，向上官虎道：“老大，兄弟不中用，把……把镖银输给这位……这位……”他说到这里，见上官虎脸色愈来愈是难看，心中一寒，便不敢再说下去了。只听上官虎道：“大伙儿留下镖车，这就走罢。”说罢大手一挥，率领群盗扬长而去。

杨雪雁向苏百胜道：“苏老爷子，这批镖银现下物归原主了。”苏百胜心中寻思：“这少年两次相助于我，不知究竟是何用意？”当即抱拳道：“杨兄弟两次出手相助，倒教老夫不知如何报答了。”杨雪雁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理所应该，又岂是为了图人报答？苏老爷子这话，未免将晚辈瞧得小了。”苏百胜哈哈一笑，道：“你兄弟，你教训得很是，我确是不该将报答二字挂在嘴上。”苏梦蝶道：“杨大哥，亏你来得及，不然这批镖银可就要落入那伙强盗手里了啦。”杨雪雁微微一笑，并不答言。

苏梦蝶向父亲道：“爹，反正杨大哥也是要去河南，咱们还是跟他结伴同行罢，一路上若是遇上坏蛋，有杨大哥帮咱们打发，岂不是好？”苏百胜脸上一沉，说道：“蝶儿，你把杨兄弟瞧成什么人啦？咱们这趟镖已得他两次相助，岂可再来麻烦于他？”杨雪雁笑道：“苏姑娘的话也颇有道理，咱们结伴同行，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并无不妥。”苏百胜心道：“这话不错，只不过你来历不明，倘若跟你结伴而行，总是有些不妥。”又想：“倘若我不答应，反而显得不够光棍，也是甚不妥当。”想到这里，便即说道：“好罢，既然杨兄弟决意如此，咱们便结伴同行便了。”苏梦蝶听了，不禁喜颜于色，拍手道：“那好极啦！”

这一路上有杨大哥陪我说话，那便不寂寞啦。”

当下杨雪雁跟随威镇镖局的镖队向河南开封府而去，走了两日路程，眼

看距河南已然不远，赵屠龙的伤势也已好得差不多了，这日晚间，镖队在一座客栈投宿。

众人吃过晚饭，各自回房歇息，总镖头这一夜却是恶梦不断，一会儿梦见那四名清庭侍卫和天龙寨群盗合伙前来劫夺镖银，一会儿又梦见自己被杨雪雁和赵屠龙杀了，待得惊醒过来，已是满头大汗，忽然发觉一直负在自己肩上的那个包裹竟然不见了，心中一凛，脑海中冒出的头一个念头便是：“莫非给那个姓杨的小子盗了去？”想到这里，禁不住怒气上冲，当即大步走出房来。

他来到杨雪雁所住的客房门口，心想：“这小子夺得包裹，多半已是逃之夭夭了。”当下飞起一脚，砰的一声响，将房门踢了开来，那知杨雪雁此时却在房中，他见苏百胜气势汹汹，奇道：“苏老爷子，怎么啦？”苏百胜大是尴尬，说道：“这个……是了，适才老夫瞧见有人进了张兄弟房中，只道是盗贼，便过来瞧个究竟，既然无事，想必是老夫老眼昏花瞧错了。”杨雪雁道：“原来如此。”

正在这时，忽见苏梦蝶奔了过来，苏百胜心中一动，问道：“蝶儿，出什么事啦？”苏梦蝶道：“爹，我适才在房中听到外面有动静，便悄悄揭开门缝，发觉那位赵大爷拿着什么东西鬼鬼祟祟地出客栈去啦！”苏百胜哼了一声，也不开口，便即朝客栈外面奔了出去。

苏百胜四下搜寻赵屠龙的踪影，但这时是三更时分，到处一片漆黑，如何还找得到，忽然听得苏梦蝶叫道：“爹，哪边有人！”说着向东北角指去，苏百胜心中一动，凝神一看，果见有两个黑影飘来忽去，似乎是在恶斗。

父女当即向东北角走了过去，随即隐身在那两个人影附近的一株大树下，仔细看去，其中一人正是赵屠龙，只见他肩上负的正是自己那个包裹，苏百胜怒气上冲，肚中骂道：“好啊，姓赵的，我父女为了救你，得罪了清庭侍卫，险些连性命也搭上了。估不到事到临头，你这厮竟然恩将仇报！”又向另一人看去，却是个黑衣蒙面人，手持长剑，剑招极是灵动，武功显然在赵屠龙之上，跟赵屠龙的钢刀拼斗之间，已然占了上风。

赵屠龙本来也是个武功好手，但一遇上那黑衣人，便即处处受制，落了下风，他自知不敌，只有一味挥刀紧守门户，一口钢刀使得泼水不进，直是严密已极。

但见黑衣人长剑晃动，轻灵飘忽的剑招之中，自有一股霸道之气，饶是赵屠龙紧守门户，却也无法抵挡长剑的凌厉攻势，苏百胜见那黑衣人挥剑所使的一招一式，竟是杨雪雁的“灵蛇剑法”，心念一动，寻思：“莫非这黑衣人竟是那姓杨的小子所扮？”随即想到：“决计不会。那小子适才还在客栈，岂能这么快便到这里来？不过，此人既然会使‘灵蛇剑法’，想来跟那小子多半大有瓜葛。”当下凝神观斗。

过得一阵，只听赵屠龙喝道：“阁下究竟是哪一位？何以一定要来跟在下过不去？”黑衣人道：“你不必理会我是谁，你若想活命，最好把的肩上的那个包裹留下，否则……嘿嘿，后果如何，我不说你也想得到了。”赵屠龙听他说得自负，哼的一声，道：“原来你也是为了这个包裹。”黑衣人道：“不错，咱们也可算得是同道中人了，你将包裹交给我，我便放你一条生路，从今而后，咱们各走各路，便当没有今晚这回事，岂不是好？”赵屠龙冷笑道：“你倒会说好听话，只怕我将包裹交给了你，你立时便要杀我灭口了。”黑衣人哼声道：“姓赵的，我再问你一句，包裹交是不交？”赵屠龙道：“那

可难了。”说着突然展开轻身功夫，径向西道飞掠而去，黑衣人喝道：“哼，到了这当口还跑得了吗？”身形一起，向赵屠龙追了上去，过不多时，便听得远处传来赵屠龙的长声惨叫。

苏百胜心头一凛，料想赵屠龙必是遭了黑衣人的毒手，苏梦蝶低声道：“爹，咱们过去瞧瞧罢。”苏百胜点了点头，当即向西首走了过去，没多久，便见一人倒在地下，兀自奄奄一息，正是赵屠龙。那黑衣人却已不踪影。

赵屠龙斗然间见到苏百胜，脸上露出惭愧之色，正要开口，却听得苏百胜喝道：“姓赵的，老夫待你总算不薄，你何以却这般待我，是何道理？”赵屠龙道：“苏老爷子，我……我对你不住，我……我委实该死之至！”苏百胜怒气未消，说道：“哼，似你这等忘恩负义之辈，自是死有余辜。”赵屠龙道：“苏老爷子教训得是。不过，在下此举确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苏梦蝶问道：“什么苦衷啊？”

赵屠龙答道：“在下一心想杀了鞑子皇帝雍正，为先父报仇雪耻，但自知武功低微，而狗皇帝身边高手众多，想要杀他实是千难万难。在下这才出此下策。”苏百胜恍然道：“你想练成那件物事上的功夫，再去找皇帝报仇，是也不是？”赵屠龙道：“正是。”苏百胜又道：“你又怎知那件物事在我身上？”赵屠龙道：“那是苏老爷子自己在梦中说的……”他说到这里，呼吸渐弱，过不多时已然没了气息，显然已是死去。

苏百胜心想：“我日夜掂记着那件物事，以致在梦中也说了出来，想必是教赵屠龙无意间听了去，才有了今之事。”叹了口气，随即将赵屠龙的尸身埋了。

这时杨雪雁赶了上来，问道：“苏老爷子，出什么事啦！”苏百胜尚未答话，苏梦蝶已抢着将先前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杨雪雁听了，沉吟了半晌，却不言语。

三人转回了客栈，正要回各自回房歇息，忽然听得客栈外面有人大声道：“苏百胜，这就给我滚出来罢！”苏百胜心中一凛：“看来这番真是在劫难逃了！”当下大步迈出客栈。

客栈门口站着一人，正是先前那个黑衣人，苏百胜道：“阁下要找老夫，不知有何贵干？”黑衣人道：“姓苏的，事到临头，你又何必明知故问？”苏百胜道：“什么明知故问？阁下这话，老夫可不大明白。”黑衣人道：“你会不明白？嘿嘿，我劝你还是将那件物事交了出来罢。”苏梦蝶插口道：“那个包裹不是教你抢了去么？还来跟我爹要什么物事？”黑衣人哼了一声，道：“包裹是那件物事倘若是真的，我又何必回来？”说着随手掷过一物，正是苏百胜那个包裹。

忽然间杨雪雁失声叫道：“师父，怎么是你老家？”黑衣人道：“自然是我，哼，亏你这小畜生还记得我这个师父。”言罢伸手揭去蒙在面上的黑巾，露出一张满是皱纹的面孔。

这黑衣老者正是杨雪雁的师父灵蛇老人西门剑，他此番命杨雪雁跟随威镇镖局，乃是要他俟机夺取苏百胜身上所带的一件物事，但杨雪雁见苏氏父女为人侠义，是以迟迟不肯下手，西门剑等得不耐烦，只得亲自出手。

西门剑向苏百胜道：“姓苏的，还不快将那件物事交了出来！”苏百胜道：“哼，老夫的性命便在这里，你有本事只管取了去，要我交出那物事，想也休想！”西门剑怒道：“你想寻死，那也没这么容易！”说到这里，倏地身影一晃，抢向苏梦蝶，探手向她抓了过去。

苏百胜一惊，知他必是要将女儿擒为人质，逼自己交出那物事，他正要抢上相救，忽见白影一闪，杨雪雁已抢了上去，护在苏梦蝶身前，西门剑双眉一扬，喝道：“小畜生，你干什么？”杨雪雁双膝一屈，说道：“师父，弟子求你老人家放过苏老爷子和苏姑娘。”西门剑大怒，骂道：“小畜生，吃里爬外！”飞起一脚，将杨雪雁踢了个跟头。

杨雪雁挺身跃起，正色道：“师父，你平日教我不可恃技欺人，现下自己怎地又欺侮起人来了！”西门剑道：“小畜生，轮得到你来教训我么？哼，你不让我抓这小丫头，也不见得安了什么好心，你瞧上她了，是也不是？”杨雪雁气往上冲，大喊道：“不错，我是喜欢苏姑娘，那有什么不对？”苏梦蝶听他亲口承认喜欢自己，芳心一喜，痴痴地看着杨雪雁，一时竟忘了此时的处境。

西门剑大声道：“你这小畜生大逆不道，待我先杀了你，回头再来料理苏百胜跟这个小贱人，也是不迟。”唰的一声，剑光闪动，长剑已向杨雪雁刺了过来。

杨雪雁一向对师父十分敬重，但他万万料想不到师父竟是如此心狠手辣，眼见他挺剑刺来，他知道师父的武功素来了得，自己决不是他的对手，他虽然不愿悚手待毙，但也不愿跟师父拼命，当下只是一味闪让，西门剑却是毫不留情，只见他一剑接着一剑地招呼过去，倾刻之间，杨雪雁身上已然皆是剑伤。

苏梦蝶见他处境凶险，急得叫道：“杨大哥，你快抵挡啊！这个恶人怎么配做你师父？”西门剑向她狠狠瞪了一眼，喝道：“小贱人，我教训自己的弟子，也用得着你来多话？”跟着又是一剑，指向杨雪雁前胸。他这一剑来势奇速，眼看杨雪雁便有一剑穿心之厄，便在此时，苏梦蝶一个箭步抢了上去，挡在杨雪雁身前，只听得嗤的一声响，长剑登时刺入苏梦蝶胸口，随即听得苏百胜发出一声嘶心裂肺叫声：“蝶儿-----”跟着便是西门剑的狞笑声。

杨雪雁估不到苏梦蝶竟然会为了自己而死，不禁呆呆怔住，钻入他耳朵里的是西门剑的声音：“小贱人，死得好，死得好！哈哈，哈哈，哈哈！”苏百胜大吼一声：“我跟你拼啦！”纵身向西门剑扑了过去。

西门剑从苏梦蝶身上拔出长剑，向苏百胜迎了上去，苏百胜没能避开这一剑，那柄沾着苏梦蝶身上的鲜血的剑从他胸口刺了进去，苏百胜倒在血泊中。

苏百胜向杨雪雁道：“杨……杨兄弟，我……托你办一件事。”杨雪雁茫然地走到苏百胜身旁，问道：“什么？”苏百胜趴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便即气绝身亡。

西门剑喝道：“小畜生，他跟你说了什么了？”杨雪雁道：“他将那藏件物事的所在告诉我了。”西门剑大喜，问道：“在哪里？他将那件物事放在哪里了？”杨雪雁道：“我若是说了出来，你肯放过我么？”西门剑道：“为什么不肯？你是我的好徒儿，我难道还会杀你么？那件物事究竟放在哪里了？”杨雪雁道：“好，弟子这便跟你说了。”说着走到西门剑身旁，趴在他耳边说道：“那件物事放在……”话犹未已，他手中的长剑已剩机刺入西门剑胸口，西门剑一心只想得到那件物事，竟未提防杨雪雁会对自己下毒手，待得长剑刺入胸口，这才惊觉，颤声道：“小畜生，你好大胆！竟然连师父也敢杀，你……你……”一语未毕，已自倒在地下，就此死去。

当的一声，杨雪雁手中的长剑掉落在地下，他走到苏梦蝶的尸身旁，呆了半晌，泪水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滴在苏梦蝶雪白的脸庞上……

过了半日，杨雪雁才想起苏百胜临终时说的话：“杨兄弟，那件物事便放在老夫的右足的靴子里，请你将它取了出来，帮我送到少林寺去。”杨雪雁缓缓地来到苏百胜身旁，将他右足的靴子脱了下来，取出一本薄薄的册子，上面写着“易筋经”三字。

原来这本易筋经乃是少林派的镇寺之宝，上面记载着一门极上乘的武学，数个月前经书被人盗了出来，少林派的弟子又设法从那人手中夺了回来，但他夺回经书之时，已是身受重伤，自知无法将经书送回寺去，便去请求苏百胜设法将经书送回少林寺，苏百胜原是少林派俗家弟子，于此事自是义不容辞，便一口答应，是以他这一次表面上是为胡大德押送镖银到河南，实则是要将这经书送回少林寺。

杨雪雁将经书送回少林寺之后，从此独自在江湖上行走，凭着一套“灵蛇剑法”独步武林，因此得上个“灵蛇剑”的名号。

那日杨雪雁从苏百胜靴中取出经书之后，将苏氏父女和西门剑三人的尸身葬了，他站在三座坟墓前，兀自黯然泪下……(全文完)

风尘三侠

赤髯英豪何处来？青骑金铃，叮当响不定，心慕佳人意难言，枉却一厢痴情人。 红颜知己娇似玉，白衣玉面，怀中倚娇躯，心痴似醉低音语：自来鸳鸯不羡仙。

——调寄《蝶恋花》

得得得，得得得。

这一日晚间三更时分，从大隋京城长安城内中传出一阵马蹄声，声响极是急促，不消片刻，便有两匹骏马从城内疾驰而出，右首那匹马上剩着一个少年，身穿白衣，面如冠玉，形貌极是俊美，背负长剑，手中不停地挥动马鞭，鞭打马匹，那马本已奔得极快，此时吃痛之下，更是狠命奔跑，直如离弦之箭一般，另一匹马的马鞍上则坐着一个红衣少女，容貌清秀脱俗，雪肤如玉，她脸上微微露出笑意，丝毫没有慌乱之色，但她跟那白衣少年一般，也是纵马急奔，倾刻之间，两骑已然奔出数十丈远。

这白衣少年姓李，单名一个靖字，其时正值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李靖胸怀大志，便到京城投奔司空杨素，但杨素目光短浅，只顾自己眼前的荣华富贵，对百姓的死活自来不加理会，李靖跟他言谈之下，甚不投机，不禁大失所望，便即离去，但杨素府上有个名叫张红拂的歌妓却对李靖十分倾慕，当晚便到李靖所住的客栈拜访，一番言语之间，两人志趣相投，一见钟情，张红拂竟有委身相许之意，李靖心下甚喜，但张红拂在杨府一向甚得杨素宠爱，张红拂心知道自己不辞而别，更与李靖私奔，杨

素势必不会善罢甘休，是以两人连夜剩马离开京城。

那红衣少女便是张红拂。

两人纵马奔了一夜，天色渐亮，李靖见东边有个小湖，湖水碧绿，湖面似镜，当即勒马叫道：“红拂，咱们且在这儿歇一歇罢。”张红拂应了声：“好。”当即下马，两人携手走到湖边，随即伸手捧起湖水，喝了几口，但觉甜美异常，张红拂的影子映在水中，更是显得娇美绝伦，李靖斗然见到，不由得痴了。

张红拂见他怔怔出神，心中一奇，问道：“李公子，你在瞧什么啊？”李靖面上一红，说道：“没什么。”随即叹了口气。

张红拂问道：“怎么啦？”李靖道：“你本来在杨司空府上住得好好的，现下却要跟我到处奔波，想来实在有些对你不住。”张红拂微微一笑，道：“李公子，你说哪里话来？只要能跟公子在一起，我心里便欢喜得紧了，你怎么会对我不住了？何况我在司空府上虽然不愁吃喝，却也不见得是好好的。”李靖一怔，道：“怎么？”张红拂道：“我在杨司空府上只是个歌妓，你道我真住得好好的么？那可想错啦。”她向李靖看了一眼，又道：“我住在杨司空府上时，可没现下这般快活。”她说着又是微微一笑，那是幸福的笑容。

李靖听她言语间并无丝毫作伪之态，心头一阵感动，不禁怔怔地看着她，张红拂的目光也向他瞧了过来，两人目光相接，都是面红过耳，但谁也没有将目光移开。

过了良久，张红拂问道：“李公子，咱们呆会到哪里去？”李靖略一沉吟，说道：“是了，我有个朋友住在太原，咱们先去投靠他，再作计论。”张红拂点头道：“这样也好。”说着在湖边蹲了下来，伸手入怀，取出梳子，向李靖说道：“李公子，你来帮我梳头，好不好？”李靖道：“好。”伸手接过梳子，为张红拂梳起长发来，鼻边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阵阵淡淡幽香，不由得心头荡漾。

便在此时，只听得叮当叮当，叮玲玲，叮当叮当，叮玲玲一阵铃声，李靖心中一动，顺着铃声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大汉骑着一头青驴自东北角而来，那大汉赤髯如虬，一身青色锦袍，神态不怒自威，胯下所骑的青驴颈下挂了一串金鸾铃，显然是用黄金所铸，驴头微一摆动，金铃便发出叮当叮当之声。

虬髯客手上拿着一个朱红色的大葫芦，正自大口大口地喝葫芦里的酒，两道目光却落在张红拂身上，直是瞧得目不转睛。

李靖见状，心中有气，暗道：“此人好生无礼！”禁不住向虬髯客瞪了一眼，哼了一声，却又不便发作。

张红拂也已发觉虬髯客目不转睛地瞧着自己，不由得俏脸一红，心想此人虽然无礼，但他多半是倾慕自己的容貌，念及此节，倒也不如何着恼，只是向虬髯客微微一笑，虬髯客勒住青驴，向张红拂报以一笑，却始终没有离去，仍是不停地打量着张红拂。

李靖心下不快，说道：“红拂，咱们走罢。”张红拂点点头，随即站起身来，两人回到马上，便即纵马而行。

走得一阵，天上乌云密布，李、张二人心知天气有变，眼看便要下雨了，当即寻起避雨的所在来，终于在西北面边找到一座破庙，两人刚刚牵着马匹进了破庙，天上便即哗啦哗啦地下起大雨来。

两人刚在庙中坐下，便听得外面响起了一阵铃声，仍是跟先前听到的一

般，叮当叮当，叮玲玲，叮当叮当，这铃声之中还挟着一阵急促的蹄声，李靖和张红拂不由得相视一眼，心头都是一凛，均想：“难道又是那人来啦？”心念未已，果然见那虬髯客牵着青驴走了进来，周身上下却见不到半滴雨水，李靖见状，心下暗暗称奇。

虬髯客一见到张红拂，又怔怔的瞧着她，两道目光竟是再也离不开来。

李靖忍耐不住，说道：“此人太也无礼，谅来定然不是好人，待我去跟他计较一番。”张红拂急道：“李公子……”欲待出言阻止，但李靖已自走到虬髯客跟前，朗声道：“请问兄台贵姓？”虬髯客凝了凝神，答道：“在下姓张。”李靖哼的一声，说道：“原来是张兄。”虬髯客道：“正是张某，个‘兄’字却是不敢当了。不知公子有何见教？”言语甚是谦逊。李靖道：“古人云：‘非礼勿视’，这句话张兄想必是听过的了。”虬髯客点头道：“这倒不错。”李靖说道：“这就是了，张兄既然听过这句话，自也明白其中的道理，然而张兄何以却对这位红拂姑娘瞧个不停，倒不知是什么道理？”

虬髯客道：“怎么？这位姑娘的芳名叫做红拂么？嗯，好名字。”李靖拂然道：“哼，张兄，你可还没回答在下的话。”虬髯客道：“公子言下之意是在责备在下有违礼法，是也不是？”李靖正色道：“不错，在下确有此意。”虬髯客道：“这位红拂姑娘生得秀丽脱俗，张某忍不住多瞧几眼，那也是人之常情，自也算不得有违礼法了。”李靖道：“张兄倒会说好听话。”虬髯客笑道：“然则公子要待怎样？”

李靖道：“瞧张兄的言行举止，倒像是会家子的，在下自不量力，想跟张兄比划比划，倘若张兄胜了，适才之事，在下便不再跟张兄计较。”虬髯客道：“若是公子胜了，那又如何？”李靖道：“那么便请张兄自己作个交代。”虬髯客笑道：“张某几日不曾陪人打架，手脚倒是有些发痒，既然公子执意要跟张某切磋切磋，也无不可，便请公子赐教罢。”李靖喝声：“得罪！”右拳倏地劈出，击向虬髯客面门，不料拳到中途，势道骤变，朝虬髯客猛力小腹打到。

虬髯客喝道：“来得好！”侧身一闪，李靖这记来拳登时从他身侧掠了过去，虬髯客跟着还了一掌，拍向李靖前胸，手掌轻飘飘的，似乎毫不着力，李靖却是暗吃一惊，暗忖：“此人的武功大是非同小可，我先前倒是将他瞧得小了。”斜跃三步，避开敌掌，左脚朝虬髯客右腿勾到，虬髯客倏然拔身而起，李靖左脚勾在空处，欲待再行发招进击，虬髯客双腿鸳鸯连环，凌空猛踢过来，李靖一凝心神，双臂挥扫而出，砰砰砰，腿臂交击，声响不绝，虬髯客的招数凌厉绝伦，饶是李靖身负武功，被他这一番抢攻之下，兀自倒退连连，竟是丝毫没有还招的余地。

李靖不禁暗暗心惊：“此人委实了得，倒不知是什么路道？”正自沉思，虬髯客又发招攻到，招数虽然刚猛，却无伤害李靖之意，李靖凝神对付，斗到紧处，右脚一点头，倏然飘身而起，掠到一尊神像之旁，双手齐探，抱起那尊神像，朝虬髯客掷去，虬髯客眼看神像掷到，一声大喝，力凝右掌，猛拍而出，那尊神像本是用石头刻成，被虬髯客的掌力一震之下，发出砰的一声巨响，神像顿时石屑纷飞，碎裂不堪。

李靖一凛，喝道：“好掌力！”

话声甫歇，身子从神台上飘起，向虬髯客飞掠过来，双掌凌空博击而下，一口气拍出十五六掌，其快如电，在旁人眼中看来，那只是一瞬间的事，虬髯客喝声道：“好！”言下对李靖的掌法大有赞许之意，他这个“好”字刚刚

脱口，双掌已然向上递去，掌法也是迅捷绝伦，倾刻间已跟李靖对了十五掌，到得抵挡第十六掌之际，虬髯客掌上劲力骤增，顺势推出，李靖身不由主，向后直飞出去，眼看便要跌倒，危急之下，展开“千斤坠”功夫，双足牢牢定在地下，这才站住。

虬髯客见他被自己双掌一推之下，竟未跌倒，禁不住赞道：“好功夫！”随即问道：“公子还要不要再打过？”李靖道：“为什么不要？”兀自凝了凝神，欺近虬髯客，一招“钟鼓齐鸣”，左拳右掌，同时攻出，虬髯客见招拆招，丝毫不落下风，李靖见他自始至终，竟自立于不败之地，心知此人大是劲敌，自己实非这人的对手，但又不甘心就此示弱于他，只得硬着头皮应战。

辗转之间，两人又拆了五六十招，猛地里听得虬髯客喝道：“看掌！”呼的一掌，向李靖身上招呼，李靖跟虬髯客对了一掌，倒退了两步，虬髯客又道：“再接我一掌！”话音刚落，又是一掌递出，当胸疾拍，去势迅捷已极，李靖要待出掌抵挡，但已不及，眼看前胸便在中掌，便在这时，只听得张红拂失声惊呼：“不可！”虬髯客本就无意伤害李靖，此时听得张红拂娇呼，掌到中途，倏然停住，蓄势不发。

李靖满脸惭色，向虬髯客抱拳道：“阁下果然武功卓绝，李靖自愧不如，先前之事，就此作罢。”虬髯客哈哈一笑，竟不理会上天还下着大雨，便即骑着青驴扬长而去。

张红拂道：“李公子，你适才太过鲁莽啦。”李靖道：“怎么？”张红拂道：“适才那位大哥虽然对我有些无礼，却未必便是坏人啊。”李靖道：“话虽不错，但他待你这等无礼，我终究瞧不过眼。”心中忽然想到：“我跟红拂在一起，不也是常常瞧她么？如此说来，我岂不是也有违礼法了？”转念一想：“红拂是我的红颜知己，我多瞧她几眼，那也算不得有违礼法。”想到这里，心中释然。

两人在破庙中待到雨停才上路。

赶得半日路程，李、张二人来到一座小镇上，见南边有座饭店，两人下得马来，走进饭店，店伙当即上来招呼，李靖要了些饭菜，两人正自吃饭之间，忽听得店外有人大声呼叫：“啊哟，救命啊，救命啊！”李靖心中一动，放下筷子，举目向店外看去，只见一个锦衣青年一面发足狂奔，一面大声呼叫，显得狼狈之极。

跟着从锦衣青年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兀那狗贼，快快站住！”李靖心头又是一动，忖道：“这个声音好生耳熟。”心念未已，便见一个大汉飞身向锦衣青年扑了上去，张红拂失声道：“是那位张大哥！”那大汉正是他们先前遇到的虬髯客。

李靖心道：“这厮竟然当众欺侮人，如此蛮横，果然不是好人！”

只见虬髯客扑向锦衣青年的同时，双掌朝锦衣青年猛拍过去，锦衣青年骇然色变，明知不是他的对手，还是发掌向虬髯客的来掌挡去，啪啪两声，虬髯客的掌力将锦衣青年震得后退七八步，险险跌倒。

锦衣青年凝住心神，展开轻功，飞身向东北角掠去，虬髯客喝道：“狗贼，这还跑得了么？”身在半空，双足大步向前迈出，势如疾鸟，瞬息之间，已然飘到锦衣青年身后，右手突出，抓住锦衣青年后心，奋力一掷，锦衣青年叫得一声：“啊哟！”身子重重摔在地下，吐出一大口鲜血来。

虬髯客飘落在锦衣青年身旁，挥掌便要向那青年头顶拍落，锦衣青年大骇，叫道：“张大爷，有话好说。”虬髯客哼的一声，厉声道：“死到临头，

还有什么话好说？”呼的一声，左掌向锦衣青年天灵盖击了下去，当真毫不留情，蓦地里一道剑光罩在锦衣青年头顶，虬髯客一凛，疾忙缩掌，凝神一看，只见一人提剑站在锦衣青年身旁，虬髯客道：“原来是李公子。”正是李靖。

李靖哼了一声，脸上露出卑夷之色，说道：“阁下如此赶尽杀绝，不嫌太过心狠手辣了么？”虬髯客道：“李公子可知这厮是什么人？”李靖道：“我理他是什么人，但阁下如此欺人，我却是非管不可的了！”虬髯客皱眉道：“李公子，你当真执意要管么？”李靖正色道：“正是。”虬髯客摇头道：“只怕事到临头，你便后悔莫及了。”锦衣青年叫道：“李公子，这家伙不是好人，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虬髯客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喝道：“我跟李公子说话，也轮得到你这厮开口么？”提腿往锦衣青年身上踢了一脚。

李靖怒道：“岂有此理！”

长剑抖动，朝虬髯客咽喉撩去，虬髯客斜身避开，微微一笑，说道：“李公子，你想帮他杀了我么？”李靖道：“对付你这等狗贼，难道还用得着手下留情？”虬髯客道：“你便有把握杀得了我么？”李靖道：“我先前确是打你不过，不过，只要我全力以赴，未必会输给你！”虬髯客点头道：“那也说得是。”说话之间，李靖又连攻数剑，但均被虬髯客让了开去。

那锦衣青年眼见有机可剩，当即发足便奔。

虬髯客喝道：“吴天德，往哪里走了？”话音始毕，人已从锦衣青年吴天德头顶越过，拦在他身前，李靖跟着提剑欺到，唰唰两剑，疾刺虬髯客要害，虬髯客心念忽动，探手抓住吴天德前胸，将他提了起来，朝李靖的长剑迎了上去，李靖大吃一惊，骂道：“卑鄙！”急忙收剑后跃。

虬髯客哈哈大笑，顺手将吴天德掷在地下。

李靖怒气上冲，长剑挽了个剑花，一招“平沙落雁”，剑势如电，自上而下，招数精妙之极，变幻莫测。虬髯客赞道：“好剑法！”斜身一闪，右手陡出，朝李靖手腕内侧劈到，李靖拼着受他这一劈，长剑仍然向前递去，心想虬髯客若想避开长剑，势必缩手让招，那知虬髯客的武功诡异之极，李靖这一剑非但刺他不中，手腕仍是被他劈到，手臂一阵酸软，长剑便要撒手，心下大吃一惊，急忙力凝于臂，这才将剑握住。

虬髯客占了个便宜，本可剩胜进击，但他却站在一旁不动声色，待得李靖挺剑攻到，这才挥掌撩开，右足朝李靖后腰“凤尾穴”踢去，李靖身形回转，剑随身走，剑刃向虬髯客右足小腿削落，虬髯客似已拟到这一着，小腿倏然一缩，李靖一剑削空，第二剑欲待刺出，虬髯客呼的一拳击出，李靖冷不防左肩中拳，但他这一拳所蓄的劲力并不甚大，显是有意手下留情，李靖倒退一步，心中奇怪，寻思：“他这一拳若是全力击出，我势必非受重伤不可，何以他却对我手下留情？那是什么缘故？”又想：“难道真正的恶人不是他，而是那个吴天德？”想到这里，不由得向吴天德看去，那知吴天德已自不知去向，心下大奇。

虬髯客料想吴天德定是剩自己跟李靖厮杀之际，悄悄溜走，不禁大怒，向李靖道：“李公子，我本来还道你是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估不到……哼！”李靖面色微变，暗道：“难道姓吴的果然不是好人？当真如此，那可糟糕之极！”说道：“怎样？”虬髯客道：“估不到李公子竟然助纣为虐！张某当真看错人了。”李靖心中一凛，说道：“在下如何助纣为虐了？倒要请阁下指教。”

虬髯客朗声道：“吴天德那厮本已有了妻儿，却还去勾搭别人的女子，他为了讨得那女人欢心，竟将自己的妻儿杀了，似这等负心之极的狗贼，难道不该杀么？”李靖惊道：“有这等事？”虬髯客道：“张某几时骗过李公子了？”李靖道：“倘若张兄所言属实，李靖出手相助吴天德确是不该，但此事只是张兄片面之词，要教李靖如何相信？”虬髯客道：“李公子既然不信，张某自当设法证明此事。”李靖道：“倘若真有其事，李靖自当向张兄陪罪，否则……”话犹未了，虬髯客道：“张某若有半句虚言，那便任由李公子处置。”李靖见他神色凛然，心头一动，隐隐觉得虬髯客所言非虚，但他想到事已至此，自也不便直言。

这时张红拂走了过来，向虬髯客道：“张大哥，李公子适才行事鲁莽，得罪了你，请你不要见怪，我在这儿代他向你陪罪啦。”说着向虬髯客行了一礼。

虬髯客微微一笑，说道：“红拂姑娘不必如此，李公子一时心急，才会鲁莽行事，原也怪他不得。”张红拂笑道：“谢谢张大哥宽洪大量！”李靖哼了一声，说道：“事实如何，现下尚未分晓，红拂何必向他陪罪？”张红拂摇头道：“李公子，我瞧张大哥未必如你所想的那般奸恶，那吴天德也不见得如你所想的那么好。”李靖道：“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一个人是好是坏，岂能光看外表，便作定论？”张红拂道：“话虽不错，但我相信张大哥是好人。”李靖欲待再说，虬髯客道：“承蒙红拂姑娘看得起，张某感激之至！张某现下还有要事在身，咱们就此别过。”说罢径自离去。

李靖看着虬髯客的背影，寻思：“红拂说这人是好人，这话原也不错，但不知如何？我一见到此人，心中便生敌意，难道是我待人太过偏激了？还是我不愿瞧见他跟红拂在一起？”又想：“唉，我早就该想到啦，这人看红拂的目光，便跟我初遇红拂时看她的目光一般，想来他心里定是暗暗喜欢红拂了。”想到这里，兀自叹了口气。

张红拂见他神色有异，问道：“李公子，怎么啦？”

李靖想了一下，说道：“红拂，我有句话想问你。”张红拂问道：“什么？”李靖道：“倘若那位张兄当真如你所言，确是个好人，他又跟你做了好朋友，你会怎生待他？”张红拂冰雪聪明，自己猜出他言下之意，不禁粉脸微红，却也不便直言，只道：“李公子，你问这事干么？”李靖叹道：“你若是不愿回答，那也不必勉强。”张红拂笑道：“那位大哥姓张，我也姓张，我纵然当真跟他做了朋友，那也只当他是哥哥一般，有什么不对么？”李靖一听，心下大喜，说道：“红拂，你心里当真是这么想的？”说着情不自禁地握住张红拂的手。

张红拂笑道：“我几时骗过你啦？”却也不将手缩回，任由李靖握着，两人目光相接，都是凝视着对方，一时竟忘了身周之事。

两人随即上了马匹，纵马奔出数十里路，忽听得身后传来一阵马蹄声，似是有数十匹马一齐向这边奔来，李靖回头看去，果见后边尘土飞扬，尘头起处，四十余匹高头骏马齐向这边疾驰而来，马上剩客都是一色装束的侍卫，个个腰佩单刀，不住地挥动手中的马鞭，直是来势汹汹。

张红拂也回过头看去，禁不住面色大变，脱口道：“啊哟，不好啦！”李靖问道：“怎么？”张红拂答道：“他们是杨司空府上的侍卫。”李靖一凛，凝神一看，只见当先一骑上乘着一个中年汉子，身形槐梧，满脸阴鸷之色，右手着一口鬼头刀，李靖认得此人正是杨素身边的侍卫统领赵寒风，心中微

微一惊，忖道：“赵寒风号称‘阎王刀’，在他尚未投奔杨素之前，便已名震江湖，命丧在他这口鬼头刀下的武林中人实是不计其数，他此番必是奉了杨素之命，来擒我和红拂回去的，此人倒也不易对付。”思念至此，心中暗暗戒备。

不消片刻，赵寒风率领众侍卫将李、张二人团团围住。

赵寒风向李、张二人横了一眼，冷冷的道：“李靖，你好大胆！连杨大人府上的人也敢带走。”李靖尚未开口，张红拂便道：“是我自己要跟李公子走的，赵统领怎能怪他？”赵寒风哼了一声，说道：“事到临头，多言何益？这就跟我回去见杨大人罢。”张红拂道：“我既已决意跟随李公子，又怎有再跟赵统领回去之理？”李靖道：“不错，赵统领自己要见杨大人，只管请便，咱们可不奉陪了。”

赵寒风也不动怒，只道：“我自然要去见杨大人，不过杨大人要我带一件物事回去见他，倘若拿不到这件物事，我又有什么脸面去见杨大人？”李靖问道：“什么物事？”赵寒风道：“便是你项上这颗人头了。”李靖面色微变，说道：“如此说来，杨大人是要赵统领来杀李靖了？”赵寒风道：“不错。”李靖冷笑一声，道：“赵统领的武功，在下早有耳闻，想来确是名不虚传的了，不过想要将我的人头取了去，却未必有这么容易。”

赵寒风道：“是么？那倒要试试。”倏然间身形一起，从马背上飘了起来，飞身掠向李靖，轻身功夫极是高明，李靖脱口赞道：“好轻功！”话音刚落，赵寒风的鬼头刀已凌空劈将下来，李靖一凝心神，长剑脱鞘而出，横剑上扬，当的一声，刀剑交锋，迸出数朵剑花，李靖顺势递招，“龙蛇疾走”，剑招轻灵之极，势如蛇走，剑锋直指赵寒风身上要害关节。

赵寒风身在半空，更不打话，鬼头刀上下翻飞，将李靖的剑招御了开去，猛地里踢出一脚，踹向李靖面门，李靖上身向后一仰，避开敌足，随即耸身从马背上跃起，长剑一招紧似一招地递了出去，招数凌厉绝伦，赵寒风鬼头刀展开一路“夺命刀法”，每一招都是刚猛无伦，自也不落下风。

司空府众侍卫见李、赵二人在半空中盘旋飞舞，飘来忽去，斗得难分难解，哪里还插得上手？当下只是注目观斗。

张红拂心下却是暗暗焦急，寻思：“赵寒风的武功很是厉害，我在杨素府上是见识过的了，他的手段也是狠毒得紧，李公子武功虽好，却未必是他的对手，这可怎么是好？”心念忽动，叫道：“喂，赵统领，暗器来啦！小心你背后。”赵寒风恶斗方酣，斗然间听到这句话，心头一凛，随即想到：“这贱人不外是个歌妓，又怎会使什么暗器了？我可不能上她的恶当。”但他转念一想：“说不定她深藏不露，表面是个歌妓，实则身怀绝技，那便不可不妨了。”想到这里，脸色大变，不由得回头一看，才知中了张红拂的计策。

李靖听得张红拂警告赵寒风，心知她有意扰乱赵寒风的心神，心中一喜，乘赵寒风回头之际，长剑连环刺出，但赵寒风究竟反应敏捷，李靖第一剑刺中敌肩，其余数剑尽皆被赵寒风让了开去，赵寒风哼了一声，鬼头刀砍出，一招“无常索命”，刀锋向李靖项颈砍到，李靖大吃一惊，长剑展动，护住颈部，当当当，当当当，将赵寒风的鬼头刀挡格开去。

赵寒风提起一口真气，鬼头刀又向李靖连环砍到，一招猛似一招，李靖冷不防，后肩中了一刀，鲜血喷了出来，赵寒风提腿一踢，正中李靖腹部，李靖登时向后直飞出去，摔在地下，赵寒风飞身抢近，一刀朝李靖身上砍落。

张红拂见状，大惊失色，叫道：“李公子！”

突然之间，一枚石子从东北角飞射而出，来势既急且劲，当的一声，正好击中鬼头刀，赵寒风虎口一阵剧痛，登时裂了开来，鬼头刀掉落在地下。

李靖本来只知道自己今番必死无疑，这时眼见变故突起，不禁一怔，只听张红拂叫道：“张大哥！”李靖心念微动，凝目向石子飞来的方向看去，只见东北角站着一匹青驴，驴背上乘着一人，右手提着一只布袋，似乎装了什么东西，那人正是虬髯客。

虬髯客下得驴来，径自走到张红拂身边，笑道：“红拂姑娘，咱们又见面啦！”张红拂向他行了一礼，说道：“谢谢张大哥救了李公子！”虬髯客道：“红拂姑娘不必客气。”赵寒风向虬髯客瞪了一眼，道：“阁下的功夫倒好，还未请教是那一位？”虬髯客道：“你理我是那一位，不过你想杀红拂姑娘和李公子，须得先过了我这一关。”

赵寒风面上色变，暗忖：“此人原来是李靖的帮手，他适才只用一枚石子，便将我的兵器击落，实是大大的劲敌。”说道：“此间之事跟阁下毫不相干，我劝阁下还是少管闲事为妙。”虬髯客嘿嘿一笑，说道：“若是我一定要管，那又如何？”赵寒风道：“李靖得罪了杨大人，阁下一定要来帮他，那便是跟杨大人过不去，杨大人怪罪起来，于阁下又有什么好了？”

虬髯客冷笑道：“什么杨大人？嘿嘿，你说的是杨素罢？”赵寒风拂然道：“哼，杨大人的名讳岂是阁下随便叫得的？”虬髯客笑道：“那有什么叫不得了？难道要我跟你一样叫他做杨大人？于我之见，这个‘大’字须得换上一换。”赵寒风一怔：“什么？”虬髯客道：“这个‘大’字换成‘小’字，你说叫什么啊？”赵寒风道：“阁下一意跟杨大人过不去，是何道理？”虬髯客道：“李公子和红拂姑娘是我的好朋友，阁下一定要跟他们过不去，那又是什么道理？”赵寒风一哼，朗声道：“我是奉了杨大人之命行事，你倒说说是什么道理？”向众侍卫喝道：“将李靖和张红拂拿下了！”众侍卫齐声应是，随即纵马向李、张二人冲了上去。

虬髯客护在张红拂身前，倏然一声断喝，大手一探，拿住一名迎面冲来的侍卫，轻轻一掷，那侍卫的身子登时便如薄纸一般，向后直飞出去，摔在地下，眼见不活了。

众侍卫见这人如此神勇，举手之间便杀了一人，都是心中大骇，当下看着虬髯客，怔怔不敢上前，虬髯客哈哈大笑，道：“干么还不动手？”赵寒风喝道：“快将杨大人要的人犯拿下了！有谁胆敢阻挡，一律格杀勿论！”众侍卫不敢违命，纷纷拔出单刀，向虬髯客身上砍到，虬髯客身法如风，在众侍卫砍来的单刀之间穿来插去，实是迅捷之极，侍卫人数虽众，却没有一人砍他得到，虬髯客大手疾探，随抓随掷，手法快到极处，倾刻之间，已有十余名侍卫被他掷下马来，有的当堂毙命，有的受了重伤，躺在地下大声痛叫，有的则昏死过去。

赵寒风暗暗心惊：“此人一出手便占足了上风，果然不是寻常之辈。究竟是那条道上的人物？”禁不住眉头大皱。

虬髯客掌袖飞舞，当下又击毙了七八名侍卫，倏然间见赵寒风提刀飞到，鬼头刀疾砍而至，虬髯客斜身掠出，赵寒风一刀砍空，第二刀跟着砍到，虬髯客大声道：“无怪‘阎王刀’名震江湖，果然有些门道！”语声甫毕，右拳上撩，砰的一声响，正好打中赵寒风腹部，赵寒风哇的一声，喷出一大口血，身子跌飞出去。

虬髯客朗声道：“李公子，红拂姑娘，咱们走罢。”李、张二人一齐点了

点头，三人两人乘马一人骑驴，同时离去。

赵寒风被虬髯客挨了这一拳，自知伤势甚重，此时单凭一个虬髯客已然无法对付，想要擒住李、张二人，那更是千难万难了，当下眼巴巴地看着虬髯客、李靖、张红拂三人扬长而去，兀自无可奈何。

虬髯客、李靖、张红拂三人乘骑走出里许，李靖这才勒马向虬髯客道：“适才承蒙张兄出手相救，李靖实在感激之至！”虬髯客摇手道：“大伙儿都是江湖儿女，路见不平，理当拔刀相助，这‘感激’二字，大可不必。”李靖心思：“听他说话的口气，实非大奸大恶之徒，难道我先前当真冤枉他了？”

张红拂指着虬髯客手中那只布袋，问道：“张大哥，袋里装着什么啊？”虬髯客哈哈一笑，说道：“这里边装了个王八蛋，红拂姑娘，你想不想瞧一瞧？”张红拂道：“好啊。”虬髯客解开布袋，张、李二人一齐向袋里看去，只见袋里装着一个人，正是吴天德。

张红拂噫了一声，问道：“张大哥，原来这人教你抓住啦？”虬髯客点头道：“不错，总算老天有眼，教我抓住了这个狗贼！”向李靖道：“李公子，我将这家伙带来，便是要跟你说明白。”李靖抓住吴天德胸口，喝道：“张兄说你为了一个女子，竟然杀了自己的妻儿，此事可真？”吴天德见李靖脸色不善，吓得面如死灰，颤声道：“这个……这个……”李靖喝道：“快说！”吴天德道：“是，是。确有此事。小……小人该死之至！只盼李公子和张大爷饶了小人这条狗命！”虬髯客一哼，喝道：“事到今日，还有得饶么？”伸手从怀中取出一柄匕首，当堂将吴天德的首级割了下来。

李靖道：“杀得好！”

虬髯客道：“这等狗贼死有余辜！”随手将吴天德的首级和尸身掷了开去。李靖正色道：“李靖先前一味鲁莽行事，冤枉了张兄，实是罪该万死，现下任由张兄发落！”虬髯客笑道：“倘若我要怪罪李公子，先前我又何必出手救你？”张红拂喜道：“如此说来，张大哥是不怪罪李公子啦？”虬髯客道：“这个自然。”顿了一顿，又道：“不过我想跟两位交个朋友，不知二位肯是不肯？”张红拂道：“能跟张大哥这等英雄好汉结为朋友，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又有什么不肯了？”李靖道：“正是。”虬髯客大喜，道：“那好极了！”又道：“李公子，红拂姑娘，我还有要事在身，今日暂且别过，他日再来跟两位相骤。”说罢向张、李二人一揖，骑着青驴离去。

李靖、张红拂剩马赶得两日路程，这一日傍晚，两人眼见天色不早，决意找家客栈投宿，当下在西南面找到一家客栈门口，两人刚刚勒住马匹，便见一名掌柜笑嘻嘻地迎了上来，向李靖道：“这位公子可是姓李名靖？”李靖一怔，随即答道：“正是。”那掌柜又向张红拂打量了一眼，说道：“这位一定是红拂姑娘了。”张红拂奇道：“店家，你怎会知道我和李公子的姓名？”掌柜笑道：“是一位客官事先跟小人说的。”李靖跃下马来，问道：“那位客官是谁？”掌柜道：“小人也不识得那位客官的姓名，只是知道他满脸虬髯……”话犹未了，李靖恍然道：“那人定是张兄了。”

掌柜道：“公子果然识得那位客官，那好极了！”张红拂道：“张大哥还跟你说了什么？”掌柜答道：“那位客官说他料到两位必要路经此处，是在小订了两间客房，先行代两位付了店帐，说道要小人好好招呼两位。”李靖道：“原来如此。”张红拂道：“张大哥待咱们这般好，倒不知该如何报答他才好？”李靖道：“正是。”

当下掌柜引着李靖、张红拂二人进了客栈。

李、张二人用过饭菜之后，各自回房歇息，睡到午夜时分，李靖被隔壁房中一个惊叫声惊醒过来，心下一惊，暗道：“是红拂的声音！”当即翻身从床上跃起，摘下挂在墙顶上的长剑，正要破门而出，便听得砰的一声巨响，房门被人踢了开来，随即抢进一伙人，个个手执火把，均是司空府的侍卫，当先一人正是阎王刀赵寒风。

李靖忽然想到：“这姓赵的好生狡狴，他授意店家说是张兄事先付了店帐，我和红拂信以为真，对他毫无防范，这才中了他的圈套。”想到这里，心中又惊又怒。赵寒风冷笑一声，道：“李靖，咱们这可又见面啦。”李靖喝道：“红拂呢？”赵寒风双掌一击，便见两名侍卫押着张红拂从身后走出。

李靖怒道：“快把红拂放了！”赵寒风道：“我此番便是来抓她去见杨大人，岂有再将她放了之理？”李靖哼了一声，喝道：“岂有此理！”一掌拍向张红拂左首那名侍卫，赵寒风早有防备，身形一闪，抢到他侍卫跟前，反手一掌，劈向李靖手腕，李靖倒退两步，让开敌掌，手肘撞向赵寒风胁骨，赵寒风鬼头刀倏地砍出，疾劈李靖肘尖，李靖斜跃三步，寒风一闪，长剑出鞘，向赵寒风“膺中穴”刺到，赵寒风挥刀一格，右足猛力踢出，踹中李靖膝盖。

李靖脚下下一个踉跄，险险跌倒，赵寒风欺身进逼，呼呼呼，三刀连环劈到，每一刀都是劈向要害，李靖已然领教过对方这路“夺命刀法”，自是不敢小觑，当下展动长剑，剑招绵绵递出，“白鹭上天”、“推窗望月”、“白龙翻江”，端的是精妙绝伦。

赵寒风鬼头刀到处，劲风扑面，刀招也是绵绵不绝，“无常索命”、“掏心挖腹”、“钩魂引魄”，使的正是“夺命刀法”中的奇招妙着，刀法虽然精奇，却也狠辣异常，跟李靖的剑法厮杀之下，竟然占了上风。

张红拂眼见李靖不敌，急忙叫道：“李公子，你快走罢，不要理我啦！”李靖道：“那怎么成？我决不能让他们将你带走的。”他口中说话，剑招却是毫不停留地施展出来，赵寒风故意卖了个破绽，李靖不知是计，提剑抢入对方门户，赵寒风嘿嘿一笑，鬼头刀砍出，朝李靖前胸劈到，李靖顿时惊觉，急忙向后跃开，嗤的一声，身上仍是被赵寒风的鬼头刀劈中，伤势虽然不重，身上却也多了一道长长的伤痕。

正在这时，只听得砰砰声响，跟着有侍卫哇哇大叫起来，赵寒风回身一看，只见七八个侍卫躺在地下打滚，口中大声痛呼，显是被人出手击倒的，赵寒风自诧异，蓦地里听得一个声音哈哈笑道：“杨素手下这帮狗奴才本来太也不济啦！哈哈，哈哈！”赵寒风一凛，喝道：“是谁？”那声音答道：“是你爷爷。”当下便有一名侍卫举着火把朝赵寒风走了过来。

赵寒风心念一动，寻思：“这人化妆成侍卫呆在我身旁，我先前竟是毫无察觉，真可算得无能，倒不知此人是谁？”沉吟之际，那侍卫右手倏地一扬，将火把掷向赵寒风，赵寒风吃得一惊，侧身一闪，火把登时从他身侧飞了过去，兀自一凝心神，右手一抄，抓住火把，顺势朝那侍卫掷了回去，那侍卫竟不闪避，火把碰到他的身子，身上的衣衫顿时着起火来，片刻之间，周身上下尽皆着了火。

那侍卫却始终一言不发，其余侍卫见此情状，俱是又惊又奇，均想：“这家伙竟然不怕火烧，难道他识得什么妖法？”忽然间那侍卫哈哈大笑起来：“妙极，妙极！”跟着从他身后走出一个人来，却是个五十开外的道人，一身紫色道袍，身形瘦长，背负长剑，兀自仰首大笑，随手一推，扑哧一声，

那侍卫登时倒在地下，身上的火却是燃烧不熄，身子散发出阵阵臭气。

原来那侍卫早已被击毙，那道人一直站在那侍卫的尸身后边说话，赵寒风却误以为说话的是那侍卫，此时见到那道人，这才恍然而悟，自是又惊又怒，喝道：“兀那道士，你究竟是谁？何以却来跟我过不去？”那道人笑道：“道爷是谁，这可跟你毫不相干了。”侧脸向李靖和张红拂叫道：“两位这就跟我走罢。”李靖一怔，心道：“这道士究竟是谁？难道竟是来救我和红拂的？”兀自迟疑不定。

赵寒风心道：“原来这牛鼻子也是李靖的帮手，他适才一出手便打倒七八人，想来武功必定不弱。”朗声道：“道士，你想带走他们，那可不大容易。”那道士笑道：“那有什么难了？”突然间寒光一闪，长剑已然出鞘，向赵寒风疾刺过去。

赵寒风吃得一惊，疾忙挥刀掠出，失声叫道：“寒光宝剑！”

那道士道：“你的眼力倒好，居然识得道爷这口寒光剑。”赵寒风道：“原来你是‘寒光剑’玄元道人。”玄元道人笑道：“是又怎地？”语声甫歇，宝剑又刺了出去，赵寒风知道对方这口宝剑削铁如泥，自己这口鬼头刀若是跟他相交，势必吃亏，兼之他久闻玄元道人武功卓绝，心存忌惮，是以不敢与他以硬碰硬，当下展开小巧功夫，仗着腾挪纵跃，让开玄元道人的长剑攻招。

玄元道人大声道：“你这家伙畏首畏尾，道爷可没功夫奉陪，这就告辞啦！”说罢长剑还鞘，双手一伸，分别搭住李靖和张红拂肩头，将他俩提了起来，向客栈外边飘了出去，轻身功夫迅捷已极，实是罕见罕闻。

赵寒风没料到这牛鼻子当真说走便走，心中暗叫：“不好！”大声喝道：“站住！”提刀向外面追出，众侍卫跟随在后边。

玄元道人带着李、张二人奔出数十丈远，随即将他俩放下，李靖抱拳道：“多谢道长出手相救！”玄元道人摇头道：“两位该谢的人可不是贫道。”李靖奇道：“怎么？”玄元道人并不回答，只道：“此处不宜久留，两位快走罢。”他伸手向西北边一指，说道：“马匹就在哪边，两位只管请便罢。”说话之间，赵寒风已率领众侍卫赶到。

玄元道人向赵寒风横了一眼，大声道：“你这家伙阴魂不散，一定要跟道爷拼个高下，是也不是？好啊，道爷便陪你亲近亲近！”唰的一声，寒光剑一挺，刺向赵寒风小腹，赵寒风见敌剑来势迅速之极，直是避无可避，不由得骇然色变，心头一横，鬼头刀一挥，在寒光剑上轻轻一碰，立即借势提刀跃开。

待得他凝神一看，只见鬼头刀的刀锋多出一处缺口，心道：“寒光宝剑果然锋利之极！”哼的一声，乘着玄元道人剑招未出，鬼头刀猛力反砍过去，势道凌厉已极，玄元道人长剑飞舞，纵横来去的剑光组成一张大网，罩住自己周身上下，饶是赵寒风刀招凌厉，想要碰到玄元道人的身子本已极难，更加无法伤到他了。

玄元道人蓦地里踢出一脚，赵寒风防不胜防，被他一脚踹中小腹，仰身跌出，玄元道人哈哈一笑，道：“妙极，妙极！”赵寒风向来自负武功了得，那知今日一碰上这道人，便即大大吃亏，不禁恼羞成怒，耸身跃起，铁青着脸说道：“玄元道长，你的武功果然了得，不过……！”说到这里，向玄元道人手中的寒光剑看了一眼。

玄元人道：“怎样？”赵寒风道：“不过道长这口宝剑占足了便宜，未免有些胜之不武了。”玄元道人听出他这话大有激将之意，嘿嘿一笑，道：“那

也说得是，既然如此，道爷便不使这口宝剑啦。”言罢，宝剑往剑鞘一送，呼的一掌，劈面拍到。

赵寒风见自己一句话便激得他不用兵刃，心头一喜，玄元道长的手掌已然招呼过来，当下喝声：“来得好！”看准敌掌，鬼头刀砍了过去，玄元道人手势陡翻，让过鬼头刀，顺势使出空手入白刃绝技，转眼之间，赵寒风的鬼头刀竟已经落入敌手。

玄元道人哈哈一笑，大声道：“还给你罢！”随手将鬼头刀掷向赵寒风，赵寒风见鬼头刀来势劲急，哪里还敢伸手去接？急忙向一旁躲开，玄元道人乘机欺到，飞起一脚，将赵寒风踢了个跟斗。

待得赵寒风跃起身来，玄元道人竟自不知去向。

李靖见玄元道人武功卓绝，知他一人足以对付赵寒风，当下带着张红拂纵骑离去，两人赶了一阵路，张红拂忽道：“李公子，那位道长是你的朋友么？”李靖摇头道：“不是。玄元道长在江湖上的名头大得很，我早已久闻其名，不过他跟我并无交情。”张红拂道：“这可奇了。”李靖道：“是啊，玄元道长跟我并无深交，何以却出手救咱们？这其中的缘故，李靖委实大是不解。”张红拂道：“玄元道长还说过一句话，李公子，你还记得么？”李靖一呆，问道：“什么？”

张红拂道：“玄元道长说道：‘两位该谢的人可不是贫道。’”李靖道：“不错，玄元道长确是这么说的。倒不知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张红拂沉吟道：“难道玄元道长是受人所托，这才来帮咱们的？”李靖道：“当真如此，那么这个托他之人又会是谁？”张红拂道：“莫非是他！”李靖心中一动，问道：“是谁？”张红拂道：“那人说不定是张大哥。”李靖略一思索，道：“倘若真是张兄在暗中相助，咱们可又欠他一份人情了。”张红拂点头道：“是啊。真不知该怎生报答他才是了。”

言语之间，天已大亮，两人剩骑进了一片森林里，忽然间对面传来一声大喝：“站住，站住！”李、张二人勒马一看，只见对面站着四个汉子，当先一人身材既瘦且长，便如一根竹竿一般，手上拿着一对铁钩。第二人身形肥胖，两只眼睛极小，眼皮眯成了两道缝，右手握着一口雁翎刀。第三人横样儒雅，手里拿着一把铁摺扇，似乎是个书生。

第四个肤色黑黝黝的，身材矮小，手里拿着一条软鞭。

李靖朝这四人打量了一阵，寻思：“这四人的来意似乎不善，莫非竟是绿林道上的人物？”便道：“不知四位有何贵干？”那矮子大声道：“贵干自然是有的，咱们兄弟身上的银子花光啦，现下想跟两位拿些来花花。”张红拂道：“原来你们是强盗。”那瘦子道：“你这小妞儿倒也聪明，一猜便教你猜到啦，不错，咱们兄弟干的就是没本钱的买卖。”那书生插口道：“我们‘江湖四霸’名震江湖，威震四海，想来你们是听过的了。”李靖忖道：“什么江湖四霸？这个名头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说道：“恕在下孤陋寡闻，从未听说过四位的名头。”

那书生大怒，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那胖子向李靖戳指大喝：“咱们‘江湖四霸’威名远播，你这家伙怎敢不知道？真正是岂有此理！”张红拂笑道：“那么你们叫什么名字啊？”那书生答道：“我叫穆剑影。”用铁摺扇向那瘦子一指，说道：“这位是咱们老大，大名叫做杨长风，武功盖世，打遍天下无敌手。”那瘦子杨长风听他给自己大戴高帽，脸上毫无愧色，反而大是得意，兀自双手叉腰，仰首挺胸，神气

之极。

张红拂向那矮子一指，问道：“这一位又是谁啊？”穆剑影道：“他是老四……”那矮子性子颇是急躁，不待穆剑影说完，便道：“老子自己有嘴巴，不用你来说。”向张红拂道：“小妞儿，大爷的尊姓大名叫做陆七星，在江湖上是大大有名，不过你这小妞儿孤陋寡闻，没听说过，那也不足为奇。”穆剑影又道：“这位是咱们老二，姓石名开碑。”他说着向那胖子指去。

杨长风向李靖道：“你现下知道咱们兄弟的名头了罢？”李靖笑道：“知道啦。”杨长风道：“知道就好。快把你们身上的银子统统交出来罢！”李靖道：“凑巧得很，在下身上的银子都用完啦，正愁没有盘缠，可没银子给四位了。”穆剑影摇头晃脑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杨长风向李靖道：“你骗不了我的，快把银子交出来罢。”石开碑道：“老大神机妙算，料事如神，这小子身上的银子自是瞒不过你的眼睛的了。”杨长风满脸得色，说道：“这个自然。”

李靖道：“在下的银子确是用完了，四位不信，那也无法可想。”

杨长风道：“既然你不肯交出银子，咱们可要劫色啦。”说着朝张红拂看了一眼。

陆七星道：“不错，咱们兄弟向来是既劫财又劫色，现下有个现成的小妞儿，若是不劫上一劫，未免说不过去。”穆剑影笑道：“正是，正是。”李靖听他们对张红拂无礼，心中有气，哼了一声，道：“在下可不奉陪了。”向张红拂道：“红拂，咱们走。”

石开碑道：“站住，站住！”说着手提雁翎刀拦在马前，杨长风道：“你们就这么走了，这事若是传了出去，我们兄弟的面子还往哪搁？”李靖怒道：“四位还待怎地？”穆剑影道：“你们至少也得留下银子再说。”李靖心道：“这四个家伙不信我的言语，那也不必跟他们胡搅蛮缠。”哼的一声，马鞭一扬，和张红拂一齐纵马急驰起来。

石开碑倏地飞身而起，朝李靖猛扑上来，李靖反手一拳，砰的一声，正好打中石开碑胸口，石开碑大叫一声：“啊哟！”仰身跌飞出去。

杨长风大声道：“你这家伙武功虽不及我，倒也有些门道。”穆剑影道：“老大，要逼他们交出银子，那也不难，小弟刚刚想到一个高明至极的法子。”杨长风喜道：“什么？”穆剑影道：“咱们四个打他一个，他若是输了，便须将身上的银子交出来。”杨长风笑道：“好极啦！就是这样。”向李靖道：“兀那小子，你敢不敢跟咱们兄弟四人打过？”李靖究竟是少年心性，便道：“为什么不敢？”

杨长风道：“很好，倘若你打不过咱们，便要將银子留下来。”李靖道：“若是我打得过四位，那又如何？”穆剑影朗声道：“若是你胜了，大伙儿便统统将银子给你！”杨长风面色大变，喝道：“喂，老三，你搞什么鬼？这小子当真打得过咱们，大伙儿可不是要蚀大本么？这等蚀本生意老子向来是不做的。”穆剑影低声道：“老大尽可放心，咱们‘江湖四霸’威震武林，名头可不是闹着玩的，还怕打不过一个小贼么？”

陆七星道：“不错，这小贼纵然有三头六臂，那也不是咱们兄弟的对手！”杨长风心中略宽，说道：“那也说得是。”忽听得张红拂道：“你们四个打李公子一个，这可不大公平。”穆剑影道：“哈哈，小姑娘，你这话太也可笑。”张红拂奇道：“那有什么可笑？”穆剑影道：“咱们兄弟一向靠的是打家劫舍过日子，杀人越货，那更是不在话下，真可算得是无恶……”他说到这里，

忽觉不妥，急忙将“不作”二字咽了回去，改口道：“现下跟这小子打架，还用得着讲究公不公平么？岂不是可笑之极？”

李靖心中寻思：“这四个家伙吹大气的本事倒是不小，武功却不知如何？不过，事到临头，我若是不跟他们打上一架，谅来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了。”朗声道：“既然四位执意如此，在下奉陪便是。”陆七星厉声道：“老子先跟你打过！”软鞭一抖，朝李靖疾卷过去。

李靖不及避过，反手拍出一掌，啪的一声，击中软鞭，陆七星一卷不中，软鞭扬处，又向李靖项颈卷去，李靖看准软鞭，反手抓出，登时将鞭梢抓了个正着，当下力凝于臂，猛地一拉，陆七星脚下浮虚，叫得一声：“啊哟！”身子向后便倒。

李靖没料到这人的武功如此不济，不由得一呆，倏然间听得杨长风一声断喝，提钩向李靖欺来，李靖不敢轻敌，长剑一抖，格住杨长风左钩，杨长风右钩跟着向李靖前胸钩到，李靖侧身闪开，左脚猛力踢出，砰的一声，登时将杨长风踢了个跟斗，杨长风跌在地下，兀自叫苦不迭，狼狈万状。

穆剑影叫道：“好小子，你倒了得，我也来跟你亲近亲近！”张红拂见李靖连败二人，心下甚喜，当下向穆剑影笑道：“你打不过李公子的，快投降罢！”穆剑影拂然道：“我还没跟他打过，你怎知我一定打他不过了？”张红拂笑道：“你们老大的武功厉害些，还是你的武功厉害些啊？”穆剑影道：“自然是老大的武功厉害些，他……”张红拂接口道：“他武功盖世，打遍天下无敌手，是不是？”穆剑影道：“这个自然。”张红拂道：“你们老大打不过李公子，你自然也是打他不过的了。”穆剑影道：“嗯，这话倒也有理。”张红拂道：“那么你还打不打啊？”

穆剑影还未答言，便听得杨长风喝道：“老三，要打便打，跟这小丫头罗嗦什么？”穆剑影道：“是，是。”向李靖道：“兀那小子，你坐在马上居高临下，打起架来，自是教你占足了便宜。”李靖笑道：“依阁下之见，该当如何？”穆剑影道：“你有本事便下来跟我打过。”李靖道：“有何不可？”话音刚落，人已从马背上跃下。

穆剑影道：“今日便教你领教一下我的点穴绝技。”说着铁摺扇一晃，点向李靖眉尖“阳白穴”，李靖挥剑一封，左手发拳，击向穆剑影胸口，穆剑影急忙将铁摺扇一展，护住前胸，李靖一拳打在扇上，拳劲震得穆剑影铁摺扇险脱手。

李靖跟着飞起一脚，踢向穆剑影右腕，穆剑影大吃一惊，急忙向后跃出，李靖抢近敌身，唰的一声，一剑刺出，穆剑影赶紧避开，铁摺扇一扬，直取李靖“鸠尾穴”，李靖左手剑诀一引，长剑荡开摺扇，叫道：“我点你‘膻中穴’！”穆剑影挥舞铁摺扇护住胸口，哈哈一笑，说道：“你这小子蠢笨之极，竟然事先提醒我，如何点我得到……”话犹未已，只觉腋下“大包穴”上一麻，已被李靖点中穴道。

李靖笑道：“得罪啦！”

穆剑影动弹不得，口中大叫：“不对，不对！大大的不对！”李靖道：“有什么不对了？”穆剑影道：“你先前明明说要点我‘膻中穴’的，怎么事到临头，却来点我‘大包穴’？岂非大大的不对？”李靖笑道：“话是不错。不过，难道阁下没听说过‘兵不厌诈’这句话么？”穆剑影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张红拂忽然叫道：“李公子，小心啦！”话音刚落，石开碑已提着雁翎刀

抢到李靖身后，举刀朝他后劲砍落，李靖一听张红拂的话，心中已自有了防备，当下身形回转，剑随身走，御开敌刀，长剑顺势还招“顺水推舟”，直刺石开碑面门，石开碑举刀一挡，当的一声轻响，李靖这一剑登时刺在雁翎刀平面上，他手上用劲，奋力推出，石开碑脚下一个踉跄，倒退出去。

李靖喝声：“着！”左肘倏地撞出，砰的一声，击中石开碑胸口，跟着呼的一拳，打中敌腹，石开碑顿时直摔出去。

李靖朗声道：“四位现下还有什么话说？”杨长风向陆七星道：“老四，咱们再跟他打过。”陆七星道：“好！”两人一齐朝李靖扑了上去，杨长风双钩攻向李靖上盘，陆七星挥动软鞭，卷向李靖下盘，李靖一个“蜻蜓点水”身法，拨身上窜，避过陆七星的软鞭，长剑一撩，荡开杨长风双钩，倏然间双腿同时踢出，砰砰两声，在杨陆二人心口各踹一脚，杨陆二人一齐跌了开去。

张红拂笑道：“你们输啦，快把银子交出来罢！”杨长风道：“什么银子？”张红拂道：“怎么？这可是你们先前说过的，你们想不认帐么？”杨长风道：“那是老三说的，跟我毫不相干，你们要银子，只管去跟他取便了。”张红拂道：“原来这样，我这可明白啦。”杨长风奇道：“什么原来这样？你明白什么了？”张红拂道：“你们‘江湖四霸’的名头倒是大紧，原来说话却不守信用，此事若是传了出去，你们猜旁人会怎么说啊？”陆七星口直心快，大声道：“旁人定然说咱们‘江湖四霸’说话直如狗屁一般，臭不可闻！”张红拂道：“是啦。那于你们又有什么好了？”

江湖四霸均想：“这话倒也有理，倘若咱们说话不讲信用，日后在江湖上行走，多半要教旁人瞧不起，岂不是糟天下之大糕？”杨长风一拍胸脯，说道：“咱们兄弟行走江湖，靠的是一个‘信’字，若是说话如同放屁，那还了得？”当下四人将身上的银子尽数取了出来，交给了李靖。

李靖心想：“这些银子正好作盘缠之用。”当下老实不客气，伸手接过银子，说道：“多谢，多谢！”随即跟张红拂乘马扬长而去。

江湖四霸本来想打劫李靖一番，那知事到临头，自己身上的银子都落入了李靖的口袋，当下四人望着李、张二人的背影，都是无可奈何。

李靖、张红拂二人剩骑在林中走了半日，张红拂忽道：“李公子，你瞧。”说着伸手向南面指去，李靖举目一看，只见十余丈外的一株大树之下，有二人相对而坐，在两人之间有块大石，上有棋盘，两人正在对弈。

李、张二人好奇心起，纵马走近，才看清左首那人是他们在途中遇到的虬髯客，在他身旁的是他那头青驴，右首那人却是玄元道人。

张红拂叫道：“张大哥！”虬髯客听得叫声，心中一动，抬头一看，喜道：“红拂姑娘，李公子！”李靖道：“张兄，你好！”虬髯客笑道：“李公子，你也好！”向玄元道人道：“牛鼻子，这盘棋不下也罢。”玄元道人道：“不成，我上次输给了你，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赢你一盘。”虬髯客道：“好罢，这盘棋算我输了，如何？”玄元道人摇头道：“那也不成，现下胜负未分，你自己认输，那有什么味道？”虬髯客点头道：“那也说得是。李公子，红拂姑娘，且待我跟这牛鼻子下完这盘棋，再来陪两位。”

李靖道：“张兄只管请便。”说着向棋盘看去，才知那棋盘刻在一块大青石上，双方均已下了十余子，当下在旁凝神观弈。

虬髯客沉吟良久，才下了一枚黑子，玄元道人拈起一枚白子，沉吟未下，似乎在苦思如何应付虬髯客这一子，又似是看到棋局妙紧迫的变化，兀自犹

豫不决，虬髯客微微一笑，道：“怎样？牛鼻子，还是认输了罢？”玄元道人自是不服，说道：“要我认输，那有这容易？”说着将白子一放，朗声道：“你这便奈何我不得了。”虬髯客道：“嗯，你这一着果然有些门道。”眉头微微一皱，脸上随即露出笑容，当即下了一枚黑子，玄元道人眉头大皱，过了半晌，才下了一子。

两人每下一子，都是思索良久，过得大半天，除了先前那十余子之外，两人才下了七八子，玄元道人忽然哈哈一笑，说道：“张庄主，你这可输啦！”虬髯客问道：“怎么输了？”玄元道人指着棋局，笑道：“你瞧，你这棋子前有追兵，后无退路，可不是输了么？”虬髯客道：“那可不见得。”玄元道人一怔，道：“难道你还有更高明的解法？”虬髯客笑道：“解法倒是有的，高明可就不见得了。”将黑子往棋盘中一放，玄元道人禁不住啊了一声，竟自目瞪口呆，显是虬髯客这一着棋下得巧妙之极，大出玄元道人意料之故。

虬髯客笑道：“牛鼻子，现下服了么？”玄元道人凝了凝神，双手一摊，仰天打了个哈哈，说道：“张庄主，真有你的，居然能先置死地而后复生，我今日当真输得口服心服！”张红拂见他们这局棋已然下毕，便道：“道长，我有一件事想要向你请教。”玄元道人问道：“什么事？”张红拂道：“我和李公子在客栈遇难，承蒙道长出手相救，却不知那一位托道长相助我们的人是谁？”玄元道人向虬髯客看了一眼，说道：“那人便是这位张庄主。”

李靖、张红拂二人均想：“果然是这位张兄。”

玄元道人道：“贫道跟张庄主下棋向来有个规矩。”张红拂问道：“什么规矩啊？”玄元道人道：“那一个下棋输了，便须替对方办一件事。”张红拂恍然道：“是了，上一次道长也输给了张大哥，是以张大哥让你来帮我们，是不是？”玄元道人道：“正是。”

姑娘好生聪明，一猜便中。”张红拂道：“道长过奖啦！”

李靖向虬髯客道：“张兄屡次相救，这等大恩大德，李靖无以为报，请受李靖一拜。”说罢双膝一屈，跪倒在虬髯客面前。虬髯客忙道：“李公子这不是折煞我了么？请起，请起。”伸手扶起李靖，说道：“李公子和红拂姑娘既是我的朋友，朋友有难，我又岂能不管？”张红拂道：“无论如何，我们总是要多谢张大哥的。”

玄元道人道：“张庄主，我这一次可又输给你啦，你要我办什么事啊？”虬髯客笑道：“我要你帮我杨素手下那狗奴才打发走。”玄元道人道：“这有何难？”突然之间，身形一起，飞身向东北角一株大树掠去，长剑连环刺出，只听得啊哟之声大作，跟着从树顶跌下三四个人来，李靖心中一凛，凝目看去，见那四人均是侍卫装束，心道：“原来司空府的侍卫尽皆埋伏在这林子里，我先前竟是丝毫没有察觉，真可算得无能了。”只见玄元道人提着长剑，满天飞舞，片刻之间，又有数名侍卫从树顶跌了下来。

李靖见玄元道人剑无虚发，中剑的侍卫必死无疑，心下大是钦佩，忍不住赞道：“好剑法！”

玄元道人百忙中回头道：“过奖，过奖！”

正在这时，一条人影从西北面飘出，举刀朝玄元道人天灵盖砍落，玄元道人临危不乱，横剑一格，封住敌刀，凝神一看，正是侍卫统领赵寒风。

玄元道人笑道：“道爷早就料到是你这家伙啦！”挺剑斜斜刺出，指向赵寒风“贞肩穴”，同时右腿踹向对方下盘，赵寒风身法敏捷，还招也是奇迅，当下避开长剑攻招，鬼头刀挟着劲风从玄元道人右腿劈落，玄元道人右腿倏

缩，左手捏了个剑诀，寒光闪处，寒光剑疾刺赵寒风周身要害，赵寒风心知厉害，哪里还敢怠慢，当下挥舞鬼头刀，一味守住身上要害关节，饶是如此，身上仍是连连中剑，总算他躲避向快，未及要害，是以虽然受伤，伤势却不甚重。

斗到酣处，玄元道人倏然收剑发拳，赵寒风未及避开，砰的一声，胸腹之间中了一拳，身子一震，倒飞出去。

玄元道人大笑道：“姓赵的家伙，还打不打了？”赵寒风耸身跃起，哼的一声，恨恨的道：“赵某技不如人，今日暂且别过，日后再来领教道长的高招！”说罢带着剩余的侍卫向北边而去。

虬髯客哈哈大笑，说道：“牛鼻子，真有你的！”玄元道人道：“张庄主，贫道尚有要事在身，这可告辞啦。”虬髯客拱手道：“好，恕不远送。”当下目送着玄元道人消失在丛林深处。

过了半晌，虬髯客向李、张二人说道：“李公子，红拂姑娘，你们可是要去太原？”李靖道：“正是。不知张兄怎生知道？”虬髯客道：“此处距太原并不甚远，是以张某推测两位要去哪里。”他顿了一顿，说道：“寒舍便在太原，两位何不跟张某结伴同行？”张红拂笑道：“好啊。不过杨素手下那些人多半还要来找麻烦，这一路上只怕要连累张大哥啦。”虬髯客道：“红拂姑娘，你这么说可就见外啦，咱们既是好朋友，那又何必说什么连累了？”张红拂道：“张大哥教训得是。”

李靖、张红拂、虬髯客结伴同行，这一日三人到了太原。

行出里许，李靖向虬髯客道：“张兄，在下有位朋友便在附近，我和红拂此番便是要却投奔他，张兄是否要随在下一同前去拜访？”虬髯客摇头道：“张某离家已久，今番须得回去瞧一瞧。”张红拂问道：“张大哥，我还不知你家在哪里呢。”虬髯客向东边一指，说道：“再往前走十余里，哪里有座龙凤庄，便是寒舍了。”李、张二人点头记下，随即送走了虬髯客。

李靖引着张红拂来到一座府第门口，但见朱红的大门，大门两侧各站着一个家丁，门外两盏大灯笼，每盏灯笼上都写着“苏府”二字，张红拂道：“李公子，你那位朋友便住在这里么？”李靖道：“正是。”张红拂道：“你那位朋友叫什么名字啊？”李靖道：“这位苏兄名叫洛阳。”张红拂道：“咱们突然到来，只怕有些唐突。”李靖笑道：“不妨，苏兄跟我是过命的交情，量来他是不会计较这些的。”当下向一名家丁说明来意，那家丁当即入内通报。

不消片刻，便见一那家丁引着一人走出，这人身穿锦衣，年龄跟李靖相若，正是李靖的至交苏洛阳。

苏洛阳道：“李兄，今儿是那一阵好风把你吹来啦？真是欢迎之至！”李靖笑道：“多时不见，苏兄可好？”苏洛阳道：“好得很啊。”向张红拂打量了几眼，说道：“这位姑娘莫非是嫂夫人？”张红拂见他误会自己是李靖的妻子，顿时满脸通红，娇羞无限，不由得低下头来，却也不置是否。

李靖脸上也是一红，说道：“苏兄，你这可误会啦。”苏洛阳道：“怎么？”李靖道：“小弟至今尚未成亲，哪里来的嫂夫人了？这位是红拂姑娘。”他口中这么说，心里却早已决意娶张红拂为妻。苏洛阳哈哈一笑，道：“原来如此。”当下将李、张二人请入府中。

李靖向他说明来意，苏洛阳甚是好客，当即命人为李靖和张红拂安排住处。

过得数日，李靖和张红拂在苏府的花园中散步，张红拂道：“李公子，咱们到太原这些时日，还没到张大哥府上瞧瞧呢，也不知他会不会见怪？”李靖道：“想来不会，张兄为人豁达大度，决不会为这等小事责怪咱们的。”张红拂道：“那也说得是。不过咱们若不到他府上拜访一番，总是有些说不过去。”李靖道：“正是。不如这样，咱们今日便到张兄府上拜访。”张红拂道：“好啊，我也是这个意思。”

忽然间有人说道：“李靖，咱们又见面啦，这可真是冤家路窄。”李靖心中一动，顺着声音看去，只见苏洛阳带弟一伙人冲入园中，竟是杨素手下的侍卫，说话的正是赵寒风，李靖哼了一声，道：“赵统领果然神通广大，咱们走到哪里，你便跟到哪里。”赵寒风冷笑道：“什么神通广大？那可不敢当了。这一次找得到两位，全然是这位苏公子的功劳。”说着朝苏洛阳看了一眼。

李靖心头一凛，说道：“什么？”不由得向苏洛阳看去。苏洛阳道：“不错，是我将赵统领带来的。”李靖委实料想不到这位好朋友竟然会出卖自己，不禁又惊又怒，厉声道：“苏洛阳，我李靖可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你何以却来跟我过不去？”苏洛阳嘿嘿一笑，说道：“常言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李兄难道没听过么？何况杨大人权倾天下，你却去跟他作对，不是太过胆大妄为了么？事到今日，李兄纵然要怪，那也只能怪自己，可怪旁人不得了。”李靖怒极，恨恨的道：“我李靖当真瞎了眼，看错了人，竟然把你这等卖友求荣的小人当做好朋友！”

赵寒风道：“事到临头，多言何益？”这个“益”字刚出口，已自提刀朝李靖砍去，李靖侧身躲开，左肘倒撞，赵寒风右掌递出，以掌心托住敌肘，猛力推出，李靖顺势向前急窜，心中寻思：“为了红拂的安危，决不能跟这厮纠缠。”忽然瞥见苏洛阳，登时气往上冲，想道：“先杀了这无耻奸贼，再走也是不迟。”想到这里，长剑一挺，朝苏洛阳咽喉刺去，苏洛阳不懂武功，眼看长剑刺到，不禁骇然失色。

正在这时，斜刺里一口鬼头刀递到，格开李靖的长剑，李靖一看，正是赵寒风，当即御开鬼刀，提走右腿，将苏洛阳踢了个跟斗。赵寒风展动鬼头刀，向连砍带劈，一口气攻出四四一十六刀，每一刀的势道都是劲急绝伦，直逼要害，李靖长剑翻飞，舞成一团剑光，护住周身上下每一处要害关节，剑招严谨之极，直是泼水不进。

赵寒风决意将李靖置于死地，是以鬼头刀一味攻击对方要害，眼看一十六刀使尽，跟着又是一十六刀，李靖剑招虽然高明，但此时面对劲敌，却也险象环生。

恶斗正紧，李靖凝神应付之际，猛地里听得张红拂叫道：“你……你干什么？”李靖吃了一惊，定神一看，只见苏洛阳一只手抓住张红拂后心，另一只手扼住她的项颈，大声喝道：“李靖，还不快住手！”赵寒风乘李靖心神微分，一刀劈将过来，李靖究竟反应敏捷，立即向一旁窜了出去，虽然未被敌刀砍到，却也出了一身冷汗。

他凝了凝神，向苏洛阳喝道：“姓苏的，你有本事便来杀我，却去欺侮一个手无寸铁的姑娘，算什么英雄好汉？”苏洛阳冷笑道：“我几时说过自己是英雄好汉了？嘿嘿，我若是有本事杀你，那又何必使这等手段？”

蓦地里身后传来一个粗豪的声音：“快把红拂姑娘放啦！”

苏洛阳一惊，禁不住回头看去，只见一个虬髯汉子身如疾鸟，飞掠而来，

右掌突出，砰的一声，打中苏洛阳后心，这一掌看似轻描淡写，其实内力雄劲之极，直如一块百余斤的大石砸在苏洛阳后心一般，别说苏洛阳不懂武功，纵是换成一个武功好手，给他挨了这一掌，却也难当，苏洛阳自是抵受不住，顿时吐出一大口血来，身子仰天便倒，眼见不活了。

李靖心中一喜，叫道：“张兄！”那汉子正是龙凤庄庄主虬髯客。

只见虬髯客身形一晃，径自欺近赵寒风，连发三拳，朝赵寒风击来，赵寒风明明已经避开敌拳，但虬髯客不知使了什么手法，三拳击出，竟然没有一记虚发，砰砰砰，三声大响，三记拳头尽数击中赵寒风，赵寒风骇然之下，一连吐出几口鲜血，虬髯客道：“你这家伙活在世上，总是个祸患！”话音刚落，又是一记拳头，不偏不奇，正好击在赵寒风胸腹之间的“膻中穴”上，赵寒风长声惨叫，身子一震，向后飞了出去，摔在地下，再也没有爬起来。

众侍卫见虬髯客举手投足之间，便即杀了统领，尺皆吓得面如死灰，哪里还敢上去跟虬髯客为敌？虬髯客朗声道：“李公子，红拂姑娘，咱们走罢。”李、张二人齐声应道：“是。”三人大步迈了出苏府。

李靖道：“张兄，今番可又多得你出手相助，否则李靖和红拂只怕难逃此劫了。”虬髯客道：“李公子，苏府既然不能久留，何不到寒舍去？”张红拂插口道：“好啊，我和张公子正有此意。”虬髯客道：“那好极了！”

当下李、张二人跟着虬髯客向东走出十余里，便即见到一座极大的庄子，庄门挂着一块牌匾，匾额写着“龙凤庄”三个金漆大字，笔力雄劲，真如龙飞凤舞一般，进得庄来，庄内陈设，竟是豪华之极，虬髯客引着李靖、张红拂入了东厅，厅中陈设，也是异常豪华，但见巾箱、妆奁、冠镜、首饰之盛，实是罕见。

虬髯客随即设宴款待李、张二人。

饮食之间，虬髯客道：“李公子，红拂姑娘，我意欲将这座庄子赠与两位，不知两位意下如何？”李靖一怔，随即答道：“这可使不得了！”虬髯客道：“有何使不得？”张红拂道：“这座庄子是张大哥的家业，我和李公子怎能据为己有？”虬髯客道：“话虽不错，不过我已决意离开此处，庄子留在这里也是无用，倒不如赠与两位的好。”李靖道：“怎么？张兄要离开太原？”虬髯客点头道：“正是。如今天下大乱，张某不想默默终此一生，是以决意到海外另辟一番新天地。”李靖道：“原来张兄也是胸怀大志，李靖先行祝张兄马到功成！”

虬髯客斟了一杯酒，兀自一饮而尽，说道：“李公子，你我相识虽然不久，但你的人品胆识，我却是十分佩服的了，倘若张某所料不差，李公子将来必定位极人臣，红拂姑娘得此夫婿，更是无憾。”顿了一顿，又道：“以李公子的才华见识，再加上张某所赠，日后辅助清平之主，必成大器。”李靖眼见盛情难却，只得答应。

虬髯客又道：“是了，张某还有一件物事要给两位瞧瞧。”张红拂问道：“什么？”虬髯客转入内堂，取出一个包裹，交在李靖手中，李靖打开一看，登时有个首级从包裹中滚了出来，竟是司空杨素的人头。虬髯客道：“只要杨素活在世上，李公子和红拂姑娘便休想有安宁之日，张某已替两位将他杀了。”李、张二人见他想得如此周到，均是心下感激。

次日，虬髯客别过李靖和张红拂，骑着青驴离去，李靖、张红拂望着虬髯客的背影，心中都是感慨万千。

剑影情缘

暮春景色无限好，燕舞莺歌春风动，若耶溪畔绿映红。
纤纤素手浣溪纱，无意遇君君有意，西子泛舟渡此生。

——调寄《浣溪纱》

阳春三月，燕舞莺飞，红花绿叶，显得分外娇艳，越国到处呈现出一派迷人景色，在会稽城数十里之外，有一条山道，每日总有行人来来去去，这一日清晨，山道上得得声响，却有一匹高头骏马沿着山道而上，马上乘者是个青衣男子，头戴锦冠，腰悬长剑，神色间自有一股威严，这人乃是越国上大夫范蠡。

马匹顺着山道缓步而上，范蠡举目眺望，但见前面峰峦雄秀，岩洞幽深，目际尽处，尽皆是一座座山峰，兀自高高耸立，直如擎在天上一般，山下万紫千红的花木丛中，却是一间间竹篱茅舍，犹如世外桃源，山脚下有一道溪流，溪水清澈透明，溪流绕过屋舍，一直流到另一座山峰后面。

范蠡勒住马匹，凝神观望，但觉鸟语花香，不禁心旷神怡，忽然兀自叹了口气，心道：“此处景色大好，我从前却不曾到此游玩，实是辜负这名胜景了。”想到这里，又纵马缓步前行，不知不觉之间，已从山后的坡道上走到山下，迎面便是那条清澈的溪流，范蠡虽是楚国人，但他在越国时日已久，知道这条溪流叫做若耶溪，但见溪边树木丛生，其中夹着红花绿叶，更是娇艳好看。

下得马来，范蠡径自沿着溪边走去，忽见前面蹲着一人，凝神一看，却见是个白衣少女，正自蹲在溪边浣溪，那少女生得美貌之极，但见她容颜清秀脱俗，雪肤似玉，体态婀娜，一对眼睛比珍珠还要晶莹，实是美到极处。范蠡生平从未见过如此绝色美女，禁不住心头怦怦乱跳，两只眼睛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那少女的面孔，直是瞧得怔怔出神，心想：“世间怎会有如此美貌的姑娘？难道她是仙女下凡么？”不由得痴了。

那少女抬起头来，斗然间见到范蠡，不由得一怔，随即发觉他呆呆地瞧着自己，不由得俏脸一红，缓缓地低下头去。

过了半晌，那少女又抬起头来，见范蠡的目光始终向自己瞧来，当下脸上又是一红，忍不住说道：“喂，你……你瞧我干什么啊？”范蠡仍是怔怔出神，显是并未留意到那少女的话。那少女又道：“我在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吗？”她的声音清脆之中带着娇柔，范蠡心头一震，凝了凝神，自知失态，脸上一红，说道：“怎么？姑娘是在跟在下说话？”那少女道：“是啦。”语音一顿，又道：“你原来听得见的，适才我还道你是……是……”范蠡问道：“是什么？”那少女道：“我不说啦，你自己猜罢。”范蠡略一沉吟，笑道：“姑娘定是疑心在下是个聋子了。”那少女嫣然一笑，道：“你倒是聪明得紧，一下子就猜中啦。”范蠡笑道：“姑娘过奖啦！”

那少女又道：“我问你的话，还可还没有回答。”范蠡一怔：“什么？”那少女脸上泛起两朵红霞，低头道：“你适才瞧我做什么？”范蠡满脸通红，道：“在下……这个……这个……”那少女嗔道：“什么这个那个啊？你不肯说，是不是？那便算啦。”站起身来，说道：“我要去啦。”范蠡忙问：“姑娘

要去哪里？”那少女噫了一声，道：“我要回家去啊。怎么啦？”范蠡伸手一拍脑袋，道：“姑娘浣完了纱，自是要回家去的，在下这可问得糊涂啦。”那少女微微一笑，径自转身离去，范蠡望着那少女的情影，又自痴了。

隔了半晌，范蠡这才回过神来，心中忽然想到：“不知这位姑娘家住何处？我适才竟然忘问她住在哪里，连她的名字也是不知，真是糊涂之至了！”兀自在原地呆了半日，这才转回会稽城去了。

回到府中，范蠡心中再也无法平静下来，那少女的情影总是在他脑中飘来忽去，兀自思潮起伏：“估不到世间竟有如此美貌的女子，倘若我能再看那位姑娘一眼，那也是好的。却不知她究竟家住何处？”想起那少女的言行举止，更是怦然心动。

次日一早，范蠡又自剩马来若耶溪畔，只盼能够再遇到那少女，心想：“这一次若是再见到那位姑娘，须得问清她姓甚名谁，家住何处才好。”当下勒马在溪畔等待，那知他一直等到傍晚，始终不见那少女的踪影，心下甚是沮丧，想道：“那位姑娘今天多半不会来了，不知她明天会不会再来这里浣纱？”想到此处，不由得朝那少女昨日浣纱的地方看去，眼前又浮现起了那少女的情影。

过了一会，范蠡又想：“那位姑娘既然今日不来，明日定然会来的，我这就回去罢，且待明天再来这里。”但他转念又想：“说不定那位姑娘呆会就来了，倘若我现下回去，那便见她不到了，岂不是糟糕之至？”想要回府，但一想到那少女，便舍不得就此离去，兀自犹豫不决。

天色渐暮，范蠡始终坐在马背上等待着，盼望能再看那少女一眼，然而，那少女一直没有出现。

正当范蠡大失所望之际，蓦然间，一条黑影从东北角激射而出，向范蠡这边疾掠过来，身法迅捷已极，范蠡心中一震，叫道：“姑娘，是你吗？”他心中一直在想那个少女，此时一见有人出现，便即误以为是她，是以脱口叫了出来。

那人嘿嘿一笑，喝道：“范疯子，你想女人想得疯啦！”范蠡本是楚国宛人，为人一向不拘小节，行事往往出人意表，是以被人称为“范疯子”。范蠡听得对方语气不善，心中一惊，凝神看去，只见那人穿了一身黑衣，脸上蒙着黑巾，右手握着一柄长剑，来意自是不善，哼了一声，喝道：“是谁？”黑衣人冷笑一声，道：“姓范的，你大限已到，阎王爷叫我来送你一程，你倒猜猜我是谁。”话声甫歇，手中长剑一送，朝范蠡前胸挑来，剑招颇是狠毒。

范蠡大吃一惊，心道：“此人原来是来杀我的，却不知是受了谁的指使？”但他精通剑术，眼见敌剑刺到，一凝心神，长剑当胸一竖，格住敌剑来势，喝道：“你究竟是谁？”黑衣人大声道：“我是阎王爷派来的勾魂使者，你还是乖乖跟我去阴世见阎王爷罢。”范蠡嘿的一声，道：“那可不容易。”黑衣人道：“这有什么难了？”长剑从范蠡胸口急划而下，势劲力急，范蠡身手矫捷，当下身形一起，已自从马背上跃了起来，长剑上扬，顺势将敌剑御开，身子却已飘落在地。

黑衣人连进两招，都被范蠡的剑招化解开来，虽然如此，却也不肯罢休，当下欺身进逼，剑随身走，唰唰唰，唰唰唰，一口气攻出六剑，每一剑都是指向范蠡周身要害关节，当真是毫不留情了。范蠡哼的一声，长剑一抖，剑招也是绵绵而出，朝黑衣人的长剑迎了上去，当当当，当当当，夜幕之中，

两柄长剑舞得犹如两道长虹，相互交击，剑花乱溅，两人愈斗愈紧。

猛地里，只听得嗤的一声响，黑衣人一剑刺中范蠡左足大腿，范蠡只觉腿上一软，便要仰天跌倒，情急之下，长剑往地下一撑，黑衣人哈哈大笑，道：“范疯子，死在眼前，还不束手待毙，更待何时？”剑光闪处，剑锋朝范蠡咽喉戳来，范蠡大吃一惊，急忙倒退两步，长剑跟着递出，剑尖正好跟黑衣人的剑锋相抵，发出当的一声轻响，黑衣人大喝一声，提腿朝范蠡小腹踢到，范蠡左掌斜削，去势迅捷，敌腿尚未碰到他的小腹，已给他的手掌劈了个正着，黑衣人身子一晃，登时倒退出去。

范蠡喝声：“看剑！”剩机欺进，长剑一撩，反刺敌人咽喉，黑衣人身开一矮，已自从敌人剑底窜出，左手顺势发掌，朝范蠡身上拍去，范蠡立即缩身避开，跟着飞起一脚，直取黑衣人下颏，黑衣人疾向后退，随即变掌为拳，呼的一声，一拳击出，正好打中范蠡足心，他这一拳之力实是雄劲之极，范蠡登时站立不住，向后跌了开去。

黑衣人大喜，当下猿身直上，乘着范蠡还未从地下跃起，长剑一送，从他身上戳了下去，范蠡脸上色变，暗叫：“不好！”情急之余，身子着地一滚，避开敌剑，右肘在地下一撑，奋力跃了起来，黑衣人提剑直冲过来，唰唰两剑，迎面攻过，范蠡不及挥剑挡格，只得斜身避让，但他右腿适才给黑衣人刺了一剑，鲜血不住地从伤口中涌出，痛疼难当，闪避身法不免欠缺灵活，稍不留意，嗤的一声，肩头又中一剑。

范蠡接连受挫，心中又惊又怒，当下忍住痛疼，长剑一挺，向黑衣人右胸戳到，黑衣人身形略侧，让开来剑，左脚斜斜勾出，直取范蠡下盘，范蠡纵身一跃，避了开来，长剑顺势刺向对方额头，黑衣人上身向后一仰，右腿自下而上，朝范蠡猛力踢到，范蠡更不打话，当即挥剑往敌腿劈落，黑衣人腿势倏缩，范蠡长剑跟着变招，嗤的一声长响，长剑到处，黑衣人自咽喉至小腹，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直涌而出。

范蠡占了个便宜，心中一喜，立即剩胜进击，剑招连环攻出，一时竟将黑衣人逼得倒退不止，倏然间，范蠡身影如风，提剑掠到黑衣人身后，唰唰唰，三剑刺出，黑衣人避开了两剑，后肩中了一剑，鲜血飞溅，只听他大吼一声，转身扑到，范蠡吃得一惊，不由得向后退了两步，黑衣人反守为攻，剑招又出，招招凌厉，着着狠辣，范蠡稍不留意，身上又有数处负伤，心中暗忖：“此人剑法好生了得，难道我今天当真非死在他手里不可？”兀自暗暗心惊。

又斗了半晌，范蠡心知再跟此人纠缠下去，自己纵然不死，也必讨不了好去，当下已自无心恋战，倏地长剑虚刺一式，将黑衣人逼开数步，自己左脚一点，飞上了马背，双胯一夹，纵马疾驰而去。

范蠡催马奔出数十丈，待得回头看去，不见黑衣人追来，心中略宽，兀自松了口气，寻思：“我在越国并无仇家，那人却来行刺于我，究竟是受了谁的指使？”左思右想，始终不得其解，禁不住眉头大皱。

这时鲜血从他周身上下的伤口流出，甚是难当，范蠡心道：“事到临头，只有先行回府疗伤，再作计较，否则那人若是追了上来，我便当真性命难保了。”想到这里，伸掌在马腹上一拍，那马吃痛，立即发蹄狂奔，那知它跑得急了，一个失蹄，竟自翻身倒地，范蠡大吃一惊，身子一震，登时也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跌落在地下，他的伤势本已不轻，现下重重一摔，竟自抵受不住，只觉脑中一阵晕眩，顿时昏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范蠡悠悠醒转过来，鼻边便即闻到一股浓浓的药味，心中一奇，不由得睁开眼来，凝神一看，才知自己躺在一张床上，一个少女坐在他身旁，手里还端着一碗药，她正要向范蠡喂药，忽见范蠡醒转，心中一喜，笑道：“你醒啦！”范蠡心中一震，颤声道：“姑娘，怎……怎么是你？”那少女笑道：“自然是我啊。怎么啦？你不爱瞧见我，是不是？”她正是范蠡昨日在溪边遇到的那少女。范蠡心中喜极，一时竟忘了周身伤痛，说道：“不是，不是。我适才还道是自己在做梦，原来当真是姑娘，这可……这可好得很了！”那少女道：“怎么会是做梦？难道你发梦总是见到我……”她说到这里，忽然面上一红，竟自说不下去了。

范蠡却道：“不错，在下适才确是发了个梦，还梦见跟姑娘在一起，姑娘，你不会见怪罢？”那少女抿嘴笑道：“你自己做了个梦，我来怪你做什么？”范蠡心中一阵激动，禁不住握住了那少女的小手，再也说不出话来，那少女粉脸飞红，却也没有将手挣脱，竟是任由范蠡握着。

过了一会，那少女忽道：“啊哟，药都凉啦，你快把它喝了罢！”范蠡道：“是，是。”说着将碗端过，随即把汤药一饮而尽。

范蠡问道：“是了，姑娘，请问这是哪里？”那少女答道：“这里是我家。”范蠡向四下看了一眼，见屋内陈设极是简陋，料想这少女必是贫穷的农家女子，说道：“原来是姑娘救我回来的。”那少女道：“是啦，昨晚我到外边时，瞧见你倒在地下，这才把你带回家来。”范蠡心中感激，道：“多谢姑娘救命之恩！”那少女摇手笑道：“不用啦。”想了一下，问道：“是了，你身上怎会伤得这般厉害？是给旁人打的吗？”范蠡道：“是啊。不过，在下却不知道那人是谁。”那少女奇道：“你怎么会不知？这可奇了。”范蠡道：“那人脸上蒙着黑布，在下没有瞧见他的长相。”那少女恍然道：“原来这样。”

范蠡道：“是了，在下还未请教姑娘尊姓大名。”那少女道：“尊姓大名什么的，那可不敢当啦。”她顿了一顿，又道：“我叫西施。你叫什么？”范蠡道：“我叫范蠡。”那少女西施神色间一动，说道：“你就是范蠡范大夫么？”范蠡道：“是啊，就是我了。”西施道：“旁人都说做官的人凶得很，这话原来却是假的。”范蠡奇道：“怎么？”那少女道：“我瞧你就很好啊。”范蠡笑道：“姑娘过奖啦！”语音一顿，正色道：“做官的人未必都很凶，可也不见得个个都是好人。”西施道：“范大夫，你身上受了伤，暂且留在我家里养伤，待得伤势好了再走，好不好？”范蠡道：“既然如此，在下便打扰啦了。”

范蠡在西施家中住了三日，身上的伤势渐渐好转，范蠡本想别过西施，就此返回府去，但他心中对西施依依不舍，总是不肯就此离去，这日正午时分，范蠡忽听得屋外响起格地一声，心中一凛，喝道：“是谁？”话音刚落，便即见到人影一闪，屋里已然多出一个人来，范蠡凝神一看，来人正是那日遇到的黑衣人。

黑衣人嘿嘿两声，笑道：“范疯子，咱们又见面啦，这可真是冤家路窄了。”范蠡心中一惊，道：“你待怎样？”黑衣人道：“我那日跟你说过啦，你的大限已到，阎王爷叫我来送你一程，倘若我不将你送到阴世，回去如何向他老人家交代？”西施道：“范大夫，那日打伤你的人便是他了，是不是？”范蠡点头道：“正是。”

黑衣人长剑抖动，向范蠡疾刺过来，势道既急且劲，范蠡知道对方剑法了得，不敢怠慢，当下斜身闪开，随即掠至西首的墙壁旁边，伸手一探，将

挂在墙上的长剑摘了下来，唰的一声，长剑出鞘，格开黑衣人攻来的剑招，跟着变守为攻，剑随身走，灵动异常，疾刺黑衣人咽喉、胸口、小腹三处紧要关节，黑衣人也自不敢轻敌，当下长剑展动，护住周身要害关节，一柄长剑竟是使得密不透风，范蠡的剑招虽然凌厉，但一时之间，竟也伤不到对方分毫。

斗到紧处，黑衣人忽听得西施叫道：“喂，你后边是什么东西啊？”黑衣人一怔，随即回头看了一眼，却哪里有什么东西？这才知道上了西施的大当，心中一惊，暗叫：“啊哟，不好！”这个念头刚刚冒了出来，黑衣人便觉左臂一阵剧痛，凝神一看，才知被范蠡刺了一剑。

范蠡向西施看了一眼，朗声道：“西施姑娘，多谢相助！”西施笑道：“不用谢啦。”她适才故意出言扰乱黑衣人的心神，这才令得范蠡有机可乘。

黑衣人两眼向西施一横，猛地里大喝一声，朝她扑了上去，西施俏脸色变，急忙向后倒退，范蠡大吃一惊，向黑衣人喝道：“你干什么？”唰的一剑，朝黑衣人后心刺去，黑衣人回剑一格，挡住敌剑，脚下一个箭步，又向西施冲了上去，左手探处，已然拿住了西施后心，范蠡脸色大变，急忙缩剑站住。

黑衣人哈哈大笑，道：“范疯子，你还有什么话说？”

范蠡正色道：“你有本事便来杀我，何必去为难西施姑娘？”黑衣人冷笑一声，道：“这臭妮子太也多嘴，待我将她杀了，回头再来杀你，也是一样。”范蠡怒道：“哼，你当真有能耐杀了我么？只怕不见得罢，咱们最多也不外是拼个同归于尽，你想杀我，那有这等容易？”黑衣人心中一凛，暗道：“这话不错。”只听范蠡又道：“你三番两赶来杀我，我瞧你多半是受了旁人指使，倘若你杀不了我，回去定然无法交差，不如我来跟你做个交易罢。”黑衣人道：“什么交易？”范蠡道：“你把西施姑娘放了，在下的条性命这就交给你了，要杀要割，悉听尊便。”西施心中一阵感激，说道：“范大夫，你……”

黑衣人哼了一声，道：“倘若我把她放了，你还肯任我摆布么？那也不见得罢。”范蠡厉声道：“你当我范蠡是什么人？说过的话会不认帐么？你可把我瞧得小了！”黑衣人心中寻思：“范疯子是越国大夫，他当真肯为了一个女子，不要自己的性命么？”转念又想：“范疯子行事出人意表，说不定他当真肯用自己的性命，换这女子的性命，也未可知。”大喊道：“要我放了她，那也成，你先把剑放下罢。”范蠡道：“好。”随手将长剑掷在地下。

黑衣人左手一推，登时将西施推倒在地。

范蠡急忙上前把西施扶了起来，问道：“西施姑娘，你怎样？”西施道：“我没事。”又道：“范大夫，你不要理会我，你快走罢！”范蠡叹道：“西施姑娘，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么？”西施冰雪聪明，她跟范蠡相处的时日虽然不长，但她又怎会不知范蠡对自己的爱慕之意？此时听得范蠡这话，俏脸一红，柔声道：“范大夫，你待我好，我又怎会不知？我……我什么都知道的。”范蠡喜道：“西施姑娘，你当真知道我的心意么？”声音微微发颤，显是欢喜到了极处。

西施轻轻地点了点头，范蠡道：“好，只要西施姑娘明白我的心意，我今日纵然死在这里，那也死得瞑目了。”西施听到“死得瞑目”四字，禁不住脸上色变。忽听得黑衣人大声道：“范疯子，死到临头，还有这许多话好罗嗦！趁早受死罢！”长剑一挺，便朝范蠡刺去，范蠡眼看敌剑刺来，当下

竟是不架不让。

正在这时，猛地听得屋外有人大喝一声：“住手！”话音刚落，两条人影同时抢入屋内，唰唰两声，两柄长剑同时递出，一柄荡开了黑衣人的长剑，另一柄则直刺黑衣人胸口，都是一般的迅捷。

这变故来得突然，黑衣人不禁骇然色变，当下再也顾不得挺剑去杀范蠡，兀自长剑回转，护住前胸，随即向后挪个数步，定睛一看，只见范蠡面前站着两个卫士模样的汉子，两人脸上神色俨然。

这时，一位官员从屋外走了进来，范蠡心中一喜，叫道：“文大夫，你怎么来啦？”那官员正是大夫文种。

文种笑道：“我今日到范大夫府上拜访，却从贵府的椽吏口中得知，范大夫已有几日没回府了，我担心范大夫出了意外，这才出会稽城来寻找。”他和范蠡素来交好，是以对范蠡颇为关心。范蠡道：“多谢文大夫关心，小弟总算安然无恙。”文种向黑衣人看了一眼，问道：“你这人是谁？胆敢来行刺范大夫，胆子倒是不小！”黑衣人冷笑一声，道：“你理我是谁来？既然你这狗官也来了，好，我便连你一并杀啦！”提剑便朝文种刺到。

那两名卫士见状，齐声呼喝，两柄长剑又一齐递了出去，一人攻黑衣人上盘，另一人则挺剑直取下盘，黑衣人剑法虽好，但此时上下遭受挟击，登时手忙脚乱起来，右首那卫士长剑突然自下而上，朝黑衣人咽喉疾戳而至，黑衣人矮身一闪，挺剑反刺敌腹，那卫士双足向后一挪，腹部避开敌剑，左掌陡然拍出，直击黑衣人前额，黑衣人哼的一声，反手便是一掌，啪啪啪，当下跟那卫士对了三掌，双方的身子俱是一震，同时后退三步。

黑衣人凝了凝神，正待还招反击，忽觉脑后生风，心中一凛，拧步旋身，便见另一个卫士挺剑刺到，情急之下，挥剑一扫，将敌剑荡了开去，跟着飞起一脚，直踢那卫士面门，那卫士当即向后倒纵出去，黑衣人抢近前去，唰唰唰，一连三剑，看准那卫士身上要害，疾刺过去，招快如电，但那卫士也非易与，当下见招拆招，将黑衣人的攻招一一化解。

先前那名卫士抢到黑衣人身后，长剑进他后心疾刺而至，黑衣人急忙回身挡架，另一个卫士随即攻到，黑衣人闪避不及，左腿中了一剑，那卫士剩胜进击，剑势如电，嗤嗤两声，又在黑衣人右腿刺了两剑，黑衣人脚下不稳，双腿一软，登时跪倒在地，两个卫士抢到他身旁，一左一右，两柄长剑同时架在黑衣人项颈之上。

范蠡走到黑衣人身前，伸手揭去他脸上的黑巾，登时露出一张熟悉的面孔，脱口道：“原来是你！”黑衣人道：“不错，是我。”这人名叫庸烛，本是范蠡的同乡，但他和范蠡素向不和，数年前庸烛到吴国投靠了相国伍子胥，自此便成了伍子胥麾下一名得力卫士，范蠡却估不到他竟会来越国行刺自己，略一沉吟，说道：“是伍子胥叫你来行刺我的，是也不是？”庸烛知道瞒他不过，便道：“是又怎地？”

文种心中一动，问道：“伍子胥派你来行刺范大夫，那是什么缘故？”庸烛冷笑道：“伍相国何止要我行刺范疯子，他还命我将你也杀了！”随即叹了口气，说道：“只恨我自己太过没用，没能耐杀了你们这两个狗官，实是愧对伍相国了。”范蠡道：“伍子胥何以会派你来杀我和文大夫，究竟是什么道理？”庸烛道：“道理自然是有的，不过，我又何必跟你们说？”

一名卫士喝道：“你若不说，我这就将你杀了！”庸烛朗声道：“我今日落在你们手里，可没打算再活着离开，嘿嘿，你要杀我，这就动手罢，我庸

烛若是贪生怕死之辈，又有什么胆量敢来越国？”文种道：“如此说来，你倒是硬气得很了？”庸烛道：“要杀便杀，多言何益？”文种眉头微皱，忖道：“伍子胥派此人来行刺我和范贤弟，中间定有重大阴谋，只是这人甚是硬气，若要他说出真相，委实大是不易。”

正自沉思之间，忽听得外面得得声响，似是有马匹奔到，文种和范蠡心头均是一动，当即转出屋来，只见一匹快马飞奔而至，马背上剩着一名宫监，那宫监一见文、范二人，便道：“文大夫、范大夫，你们都在这里？那好极了！大王传两位大夫入宫，有要事相商。”文种、范蠡同时躬身应道：“是。”

突然之间，只听得屋中传出西施的惊呼之声，文种、范蠡二人吃了一惊，急忙冲入屋中，只见庸烛已自倒在血泊之中，一名卫士剑上沾满了鲜血，文种皱眉道：“你怎地将他杀了？”那卫士脸色大变，忙道：“没有文大夫的吩咐，小人纵是有天大的胆量，那也不敢擅自将他杀了，这人……他……”文种不待他说完，便即摇了摇手，向庸烛的尸身看了一眼，心下已自了然：“这人死意已决，便即用卫士的剑自杀，倒也怪卫士不得了。”只听范蠡叹道：“这位庸兄倒是硬气得紧，事到如今，那也只好将他葬了。”文种点点头，当即命那两名卫士在附近找了一处所在，将庸烛的尸身葬了。

范蠡见西施俏脸苍白，怔怔出神，心知她定是被庸烛自杀的情景所吓，当下走到她面前，说道：“西施姑娘，你没事罢？”西施回过神来，答道：“我……我没事。”范蠡道：“西施姑娘，我要去了，咱们就此别过罢。”西施道：“你真的要走啦？”范蠡点了点头。西施道：“你……你还会再来瞧我么？”范蠡点头道：“会的，待我办完了紧要之事，就来这里瞧你，好不好？”西施嗯了一声，道：“好，我在这里等着你。”范蠡怔怔地看了她一阵，直到那宫监在旁催促，这才和文种一起剩着马匹，随着那宫监离去。

西施望着范蠡远去的背影，忽然心头涌起一阵惆怅之意，禁不住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进得越王宫来，范蠡、文种二人忙向越王勾践问明端的，勾践道：“适才有探子来报，说夫差这家伙亲率兵将，从太湖向我西陵而来，要跟咱们越国决一死战。”范、文二人均是大吃一惊，道：“有这等事？”勾践道：“探子说得真切，想来决计不假。”又道：“当年夫差的祖父阖闾给咱们越国的大将砍断了一条腿，后来流血过多而死，嘿嘿，夫差这小子今番定是给他祖父报仇来啦！”

原来当年吴王阖闾为了给伍子胥的父兄弟报仇，发兵伐楚，又请越国出兵相助，那知越王允常非但没有答应，反而结纳阖闾的政敌夫概出兵攻打吴国，但却没有成功，越王只得收兵回国，自此之后，吴越便结下了深仇大恨。

越王允常死后，他的儿子勾践继位为王，吴王阖闾得到讯息，便要兴兵攻越，趁机报仇，伍子胥竭力劝阻，但吴王一意孤行，亲率大军攻打越国，那知一战之下，吴军大败，阖闾在战斗之中，被一名越国大将挥刀砍断了左脚，终于流血过多而死。

夫差在吴国继位为王之后，立志要为祖父报仇，是以命伍子胥训兵造船，过得三年，夫差眼见成事俱备，便派相国伍子胥为主帅、太宰伯 pi（这个字左边偏旁为“喜”，右边为“否”，但是我在电脑中却找不到这个字，只好用拼音代替了）为副帅，准备出兵攻打吴国，伍子胥知道范蠡、文种二人是勾践身边的得力助手，心想只要设法铲除掉这两人，勾践没了倚靠，打起仗来必定大落下风，这才派了庸烛前来越国行刺范、文二人，那知庸烛一去不

复返，夫差早已等得不耐烦，当下亲率大军，前来攻打越国。

勾践道：“夫差这小子执意要跟咱们决一死战，咱们若是避而不战，那便显得贪生怕死，未免教他瞧得小了。”文种眉头微皱，道：“大王言下之意，那是要出兵跟吴国拼个死活了？”勾践一拍大腿，道：“正是。夫差这家伙既然来找麻烦，咱们大可教他吃些苦头，瞧他还敢不敢小觑咱们越国？”

范蠡道：“大王，此事万万使不得！”勾践一怔，问道：“什么使不得？”范蠡道：“吴国日夜训兵，已是三年有余，这次突然出兵，显是有备而来，倘若咱贸然出战，委实不妥。”勾践脸上微微一沉，说道：“范大夫，你说这话，那是叫我不出兵迎敌了？”范蠡正色道：“正是，微臣就是这个意思。”顿了一顿，又道：“大王，请恕微臣直言，夫差决意为他祖父报仇，这一番出兵，那自是存了必胜之心，何况他身边还有一个厉害脚色，那便更加难以对付了。”勾践心中一凛，道：“什么厉害脚色？”随即伸手朝额头轻轻一拍，道：“你说的是伍子胥吗？”范蠡道：“正是。”勾践脸色微变，嗯了一声，点头道：“伍子胥这家伙用兵如神，确是不易对付。”说着兀自皱起眉头。

范蠡道：“是啊，吴军中出了这么个厉害人物，打起仗来，哪有吃亏之理？”勾践忽然哼的一声，道：“范大夫，听你言下之意，那是说咱们越国打不过吴国了？”范蠡心头一横，朗声道：“不错，微臣确是有此忧虑，倘若大王执意出兵迎战，咱们纵不落败，那也决无取胜的把握，既然如此，大王何必冒此奇险？”勾践拂然道：“范大夫这话有些危言耸听了罢？”范蠡朗声道：“范蠡之言，确是为了越国着想，倘若大王不信，那也无法可想。”勾践道：“你说伍子胥是个厉害人物，这话我倒相信，不过，若是说到咱们跟吴国这一战只有吃亏的份儿，可就不能教人信服了。”语音一顿，又道：“何况他们吴国有伍子胥，难道咱们越国便没有这等人物么？咱们远的不说，便说你和文大夫罢，用起兵来，也不见得会输给伍子胥。”范蠡摇头道：“大王这话，那可太过抬举微臣啦，若是说到用兵之道，微臣自愧不及伍子胥。”勾践从鼻孔里一哼，却不言语。

隔了半晌，勾践忽然将目光移到文种身上，说道：“文大夫，你的意思呢？”文种道：“微臣的意思，大王不听也罢。”勾践一愕：“怎么？”文种道：“微臣的心思便跟范大夫一般。”勾践皱眉道：“如此说来，你也主张不与吴国交兵了？”文种点头道：“正是。”勾践脸色更是难看，说道：“吴国兴兵攻打咱们越国，咱们若不出战，难道便任由夫差这小子欺侮了？”文种道：“那也不是。”勾践道：“怎么？文大夫还有什么高见？”文种道：“吴国这一次出兵，显是有恃无恐，力量自是非同小可，咱们事先却是毫无防备，倘若仓促应战，实难取胜，依微臣之见，咱们尽可坚守城池，待得敌人粮尽兵疲，势必不战而退。”范蠡击掌道：“照啊，文大夫的心思，正是跟我不谋而合。”又道：“只要敌兵一退，咱们便训兵强国，再过得三四年，那时咱们有了必胜把握，吴国若是再来生事，打起仗来，吃亏的可就是他们了。”勾践一听还要再过三四年才有取胜的把握，登时双眉紧锁，沉吟不语。

文种道：“范大夫所言甚是，还请大王三思而行。”

忽然间，勾践双眉一扬，大声道：“我意已决，咱们跟吴国这一仗，那是非打不可的了！”范蠡急道：“大王千万不可意气用事，此事须得从长计议。”勾践哼了一声，道：“两位大夫太过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啦，事到临头，你们再说什么也是无用。”范蠡道：“大王……”勾践飞起一脚，踢翻了身前的桌子，喝道：“退下去罢！”文种、范蠡二人相顾一眼，齐声应道：

“遵命！”均是摇头叹息，随即转身退出宫去。

次日勾践下令出兵，亲率三万人马仓促上阵，但吴国兵众船多，准备得极是充足，兼之又有夫差亲自指挥作战，是以军心大振，人人勇气百倍，吴越双方力量悬殊，一番恶战下来，越兵伤亡惨重，勾践大惊，当即下令撤兵，吴兵自是不肯善罢甘休，当下剩胜进击，直杀得越兵死伤无数，险些全军覆没，勾践眼见大势已去，只得带着残兵败将逃往会稽山中。

此时范蠡奉勾践之命，坚守西陵城，但也被吴兵团团围住，足足被困了半个月，正当无可奈何之际，却接到勾践的手令，要他放弃西陵城，带兵到会稽山会合，范蠡这才率兵突围，渡过钱塘江，到了会稽山与勾践会合。

随后范蠡、文种设法买通了吴王身边的奸臣太宰伯 pi，替勾践陈说，令得夫差不听伍子胥忠谏，允许越国求和，又将勾践带到吴国，过得三年，才放他归国，此后勾践卧薪偿胆，决意复仇。

这一日勾践召集诸臣，商议灭吴之策，文种道：“微臣倒有一计。”勾践喜道：“请讲。”文种道：“据微臣所知，夫差这人最好女色，大王尽可选一美女，送至吴国，一来便可令得吴国去其防我越国之心，又可使得夫差迷恋美色，不理朝事。”范蠡插口道：“正是。咱们再收买夫差身边的奸臣，让他离间忠良，咱们则可趁此机会整顿兵马，贮备粮草兵器，待得时机一到，咱们便可出兵灭吴，雪此大耻！”勾践伸手往大腿一拍，道：“此计大妙！就依两位大夫之言。”

计议既定，勾践当即派人到全国各地寻访美女，但是姿色平庸者甚多，竟没有一个教人中意的，勾践不免大失所望，正在这时，范蠡忽然想起当年在若耶溪边遇到的那美貌少女西施，寻思：“也不知西施姑娘现下怎样了？唉，我当年答应过要去瞧她的，只是国难当头，我时至今日，仍然未能再去见她，不知她心里有没有怪我？”转念又想：“说到美貌之人，世间女子又有那一个及得上西施姑娘万一？若是将她送到吴国，定可令得夫差为她神魂颠倒，只是如此一来，岂不是要耽误了西施姑娘一生，那可如何对她得住？”左思右想，终究还是进宫向勾践说了西施之事。

次日清早，范蠡仍是孤身剩了一骑，径向耶若溪而来，他望着这条清可见底的溪流，脑海里浮现出昔日跟西施在一起的一幕幕情景，心中思虑万千，随即长长叹了一口气。

马匹又行了一阵，前面出现一座屋子，一个少女的影子映入了范蠡的眼帘，那是西施，她站在门口向范蠡这边望来，范蠡心头一震，纵马上前，叫道：“西施姑娘！”西施周身一震，颤声道：“真的是你，真的是你！”范蠡道：“是我，是我。”西施道：“我说过在这里等你的，你……你终于来啦！”微微发颤的语音中，充满了无限喜意。

范蠡跃下马背，走到西施面前，只见她俏丽的容颜更胜昔日了，但神色间却颇有憔悴之态，范蠡心中又怜又爱，轻轻地握住她的小手，说道：“西施姑娘，这许多日子不见，你……你还好么？”西施凝视着他，答道：“我……我很好。”范蠡叹了口气，道：“当年一别，咱们已有三年没见面了，你心里一定在怪我，是不是？”西施摇了摇头，道：“你说过要来瞧我的，我天天站在门口盼你回来，现下你真的来了，我心里欢喜得紧，为什么要来怪你？”她这几句话说得诚恳，并无半分作伪之态，范蠡心中一阵感激，再也没说什么，两人目光相接，谁也没有避开，都是盼望能多看对方几眼。

过了良久，范蠡才道：“西施姑娘，我今日来访，乃是有一件要事跟你

商议。”西施问道：“什么事？”范蠡面现惭色，说道：“这件事说了出来，姑娘若是不肯答应，那便罢了，千万不可勉强。”西施奇道：“到底是什么事啊？”范蠡道：“当年吴兵南下，我越国在钱塘江边一战大败之事，想来姑娘是知道了的。”西施道：“是啊，怎么啦？”范蠡道：“大王在吴国受辱三年，现下侥幸得以还国，意图灭吴雪耻，是以要请姑娘相助。”西施道：“范大夫，你倒会说笑，我又不懂行军打仗，便是有心相助，那也不成啊。”

范蠡摇头道：“姑娘有所不知，那吴王夫差贪好酒色，姑娘若能迷惑于他，我国便可寻机灭了吴国。”西施心中一震，颤声道：“你……你要我到吴国去么？”范蠡叹道：“我知道此事确是太过难为你，不过，你若不肯，我也决不强求。”西施苦盼三年，终于等得范蠡到来，她本想以身相许，不料范蠡却要她去服侍吴王，怎教她能不伤心？想到凄然之处，禁不住怔怔地流下泪来。

范蠡望着西施雪白的脸庞，伸手轻轻地擦去她脸上的泪珠，心中也是思绪万千：“我让她去吴国，究竟是对了？还是错了？我是盼望她答应，还是希望她留下来？现下她心里是不是在怪我？她是不是恨我无情无义？”这许许多多的问题，连他自己也是无法知道答案，心中思潮起伏，不能自己，禁不住发出一声叹息，又想：“范蠡啊，范蠡，你一生自负处事果断，怎地一遇到‘情’字这一关，便即变得如此优柔寡断？你不是一向自负智计过人么？怎地事到临头，却又想不出别的法子灭吴？”正自心烦意乱之间，他听到了西施那温柔得像若耶溪流水的声音：“范大夫，我答应你啦。”她说这句话时，语气很是坚定。

范蠡听在耳中，心头和身子同时一震，只觉脑海里一片空白，他怔怔地呆了半晌，他的脑子渐渐清楚过来：“从今而后，我是再难见到她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并不盼望她答应，更不盼望自己的心上人去服侍吴王夫差，他希望西施能够留下来，留在自己身边，然而……

只听西施轻轻的道：“范大夫，我到了吴国以后，你会忘了我么？”范蠡摇头道：“不会的，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你的。”西施温柔的眼光中掠过一丝喜意：“你真的不会忘记我吗？”范蠡道：“不会，我这一辈子都记着你。”他伸手把西施搂在怀里。西施道：“你答应我，一定要接我回来，越快越好，我日日夜夜在等着你。”范蠡点头道：“好，我答应你，我会接你回来的。”西施道：“我知道你不会骗我的。”她依偎在范蠡怀里，脸上露出一丝幸福的笑容。

从会稽到姑苏的路很短，范蠡护送着西施走了几天水程，来到了吴国国都，范蠡当即前往太宰伯 pi 府上，送了他一笔重礼，太宰当即安排范蠡和西施在一座宾馆中歇息，这日晚间，范蠡和西施都是心耐意乱，谁也没有心思回房睡觉，西施轻轻叹了口气，黯然道：“我明天便要去见吴王了，不知又要过多少时候才能见到你了？”范蠡道：“不会很久的，咱们很快就会见面啦。”顿了一顿，说道：“到得那时，我也不做官了，咱们一起到太湖泛舟，好不好？”西施的眼睛陡然一亮，道：“好啊，为什么不好？”随即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我只盼现下便跟你一起到太湖泛舟。”范蠡凝视着她，半晌也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西施又道：“那天你跟我说过一句话，你再把这句话说一遍，好不好？”范蠡一怔，问道：“什么？”西施道：“你说‘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就是这句话了。”范蠡心中一震，随即点了点头，道：“我永远永

远不会忘记你的。”说到这里，他又轻轻地把西施抱在怀里，一时之间，两人都忘记了忧愁和苦恼，心中只是暖洋洋的。

突然之间，人影晃动，一人提剑飘进大厅之中，范蠡心中一凛，喝道：“是谁？”借着厅中的烛光一看，只见那人脸上蒙着黑巾，显然是个刺客，手中长剑寒光一闪，朝西施疾刺过去，范蠡大吃一惊，立即拔出悬在腰间的长剑，一个箭步抢到西施身前，当的一声，将那刺客的剑荡了开去，那刺客哼的一声，脚步移动，绕开范蠡，挺剑又朝西施要害刺去。

范蠡脸上色变，心道：“这人却是冲着西施姑娘来的。”不及递剑，当即飞起一脚，朝那刺客剑身一踢，剩着敌人剑势一斜，立即闪身欺近，左掌拍出，直击那刺客右肋，那刺客喝声：“来得好！”斜身倒退两步，唰的一声，剑势如电，剑锋直刺范蠡掌心，范蠡这一掌并未拍实，已自缩了回来，同时，长剑抖动，递将出去，指向敌人咽喉，那刺客挥剑一格，拦住范蠡这一剑来势，右脚飞出，足尖直踹范蠡左足大腿，范蠡急忙后退一步，左手呼的一拳，打中那刺客右足，跟着一剑刺出，那刺客凝了凝神，随即挥剑还击，竟是不落下风。

西施唯恐范蠡吃亏，当下纵声大叫起来：“来人，来人！”宾馆周围本有卫士把守，那知她连叫数声，竟是不出一名卫士出现，不由得又是惊诧，又是焦急。

那刺客跟范蠡斗了一阵，眼见占不到便宜，倏然间身形一掠，已自抢到西施身旁，唰的一剑，向西施疾刺而至，剑招端的是凶狠毒辣，范蠡见势不妙，急忙提剑抢近，挥剑一撩，化开那敌人这一剑，那刺客一击不中，却不死心，跟着又是一剑，刺向西施胸口，范蠡大惊，当下将长剑一送，那知剑尖刚刚碰到敌剑剑身，那刺客的剑已然沾到西施的身子，只是他的长剑给范蠡的剑这么一碰，立时偏了方位，嗤的一声，西施右肩中剑，鲜血登时溅了出来。

范蠡眼见心上人受伤，心中又惊又怒，当即大喝一声，唰唰唰，三剑连环进逼，直取那刺客要害，那刺客见他这副模样，倒似是发疯了一般，反而有些惧怕，凝神斗了一阵，竟是不敢再恋战了，径自剑向宾馆外面奔出。

范蠡喝道：“狗贼，往哪里走了？”提剑追了上去，倏然间长剑撒手，向那刺客后心射去，那刺客发觉劲风扑到，心知不妙，未及细想，立即回身挥剑，当的一声，将剑荡了开去，只是范蠡将剑掷出之时，用尽了全力，那刺客挥剑一挡之下，虽然将敌剑荡开，但自己也被震得虎口发麻，手臂一阵酸软，长剑撒手落地。

范蠡剩那刺客抵挡长剑之时，飞身直扑上去，右脚一起，踹中那刺客胸口，那刺客仰身直跌开去，欺身而近，右脚往那刺客身上踢落，喝道：“是谁指使你来刺杀西施姑娘的？”那刺客厉声道：“你杀了我罢！”范蠡一凛：“这人倒是跟庸烛一般硬气！”想到庸烛，心念一动，大声道：“是伍子胥指使你来的，是也不是？”那刺客脱口道：“你……你怎么知道？”范蠡一听这话，知他确是受了伍子胥的指使，哼了一声，抡起右掌，往那刺客头顶击落，那刺客登时毙命。

西施吓得花容色变，扑进了范蠡怀里。

范蠡忙从身上撕下一角布块，裹在西施的伤口之上，问道：“怎样？”西施道：“不碍事的。”范蠡向那刺客看了一眼，道：“这人要来杀你，果然是受了伍子胥的指使。”西施奇道：“我跟他无仇无怨，他干么要指使人来杀

我？”范蠡沉吟道：“伍子胥智计过人，我把你送来吴国，想来他多半已猜到咱们的用意了。只要你一死，咱们越国的复仇大计只怕便要落空了。”西施恍然道：“原来这样。”范蠡道：“难怪宾馆外面的卫士全都不知所踪，料想必是教伍子胥调走了。”西施道：“那么咱们带来的卫士又到哪里去啦？”范蠡道：“伍子胥既然决意要杀了你，又怎么会教咱们的卫士从旁相助？”西施秀眉微皱，道：“难道咱们的卫士也都教他叫人杀了？”范蠡点头道：“正是。”

西施道：“这人可是恨毒得紧了。”范蠡却道：“伍子胥身为吴国臣子，自当处处为吴国着想，他派人来杀咱们，也是人之常情，那倒怪他不得了。”西施道：“如此说来，这人倒是个忠良了？”范蠡点头道：“那倒不错。伍子胥这人的才干见识，远非常人能够比拟，实是个难得的杰出人材，只可惜这人对吴王忠心耿耿，不能为咱们越国所用，否则咱们现下灭起吴国来，那便不用这般大费周章了。”西施沉吟道：“吴王身旁有这般人物，于咱们越国不是糟糕得很么？”

范蠡嗯了一声，道：“从前倒是不错，现下可就不然了。”西施问道：“怎么？”范蠡道：“伍子胥对吴王虽然忠心耿耿，幸好夫差这家伙现下宠信奸臣伯嚭，对伍子胥却是不理不睬，伍子胥纵是英雄，也再难有用武之地了。”西施道：“原来如此。”范蠡又道：“伍子胥这一番杀你不成，决计不会善罢甘休，咱们倒须小心应付了。”西施轻轻地点了点头。

到得次日，太宰引着范蠡、西施二人来到王宫门口，径自入内通报，夫差一听说越国进献美人，登时喜颜于色，立即传范蠡和西施进见，范蠡向夫差行了一礼，朗声道：“小臣范蠡奉了我国国君之命，向大王献上美女一名，以供大王驱使，请大王笑纳。”夫差哈哈大笑，道：“好，好，甚妙。”说着一双眼睛不住地打量着西施，直是瞧得目瞪口呆，范蠡见此情状，兀自心下黯然。

过得半晌，才听得夫差向西施问道：“你叫什么名字？”西施道：“我叫西施。”夫差道：“嗯，这名字倒也好听。”西施道：“谢谢大王夸奖！”夫差道：“难得勾践有这番心意，好罢，这个美人寡人收下啦！”太宰道：“勾践如此孝敬大王，足见他对我吴国实是一片忠心，实是难得之极！”夫差点头道：“正是。”向范蠡道：“范大夫，回头你代寡人谢谢勾践啦！”范蠡道：“我国国君言道，大王若是肯将这名女子收下，乃是我越国之幸，决不敢盼望言谢。”

言语之间，一名宫监进来禀报：“禀告大王，伍相国在宫外求见。”夫差眉头一皱，道：“他来做什么？哼，伍子胥这家伙整日罗哩罗嗦，害得寡人难得有一刻清静，现下多半又要来坏寡人的雅兴了，这家伙不见也罢。”长袖一拂，道：“叫他回去罢。”那宫监应了一声：“是。”转身退出。

那知过得片刻，那宫监又转了回来，禀道：“回禀大王，伍相国说他有紧要事求见大王，倘若大王不肯见他，他说什么也不走。”夫差沉脸道：“好啊，这家伙连寡人的话也不听啦，他眼里还有我这个大王么？哼，你叫他进来，寡人倒要听听他还有什么话说。”那宫监应声：“是。”又转了出去。

过了一会，便见宫监引着一人走了进来，这人神色间不怒自威，一双眼睛精光四射，正是相国伍子胥。

夫差朝伍子胥横了一眼，哼了一声，道：“伍相国，你不在相国府养老，却跑来宫里做什么？”伍子胥向范蠡、西施看了一眼，说道：“老臣听说越

国向大王进献了一名美女，这才跑来瞧瞧。”夫差哈哈一笑，道：“原来如此。”伸手向西施一指，道：“她便是勾践献给寡人的美人，老相国，你瞧如何？”伍子胥向西施打量了几眼，道：“嗯，果是国色天香，倾国倾城，难怪大王这般喜爱。”夫差笑道：“是啊，伍相国倒也知道寡人的心思。”

伍子胥正色道：“大王，请恕老臣直言。”夫差问道：“什么？”伍子胥道：“这女子虽是美貌之极，不过，无论如何，大王决不能收受！”夫差脸上沉了沉，道：“勾践好意将这美人献给我，寡人将她收下，又有什么不对了？”伍子胥道：“有一句话叫做‘红颜祸水’，想来大王是听过的了。”夫差道：“哼，那又怎样？”伍子胥两眼向西施一横，道：“倘若教这等女子留在宫中，决计不会有什么好事，更何况……”夫差道：“怎样？”伍子胥道：“越国无故向大王献殷勤，居心定然不善！”

太宰插口道：“伍相国，你这话可就差了。”伍子胥瞪了他一眼，哼了一声，道：“太宰又有什么高见？”太宰嘿嘿一笑，道：“勾践向大王献上这名女子，那也不外是一番好意，相国却疑心他居心不善，嘿嘿，伍相国，你可太过多心了罢？”伍子胥哼声道：“你说我多心也好，不多心也罢，总之，这个女子留在宫中，总是个祸患，于我吴国决无半分好处！”夫差拂然道：“伍相国，你说这话，那是要寡人赶她回越国了？”伍子胥朗声道：“不错，老臣就是这个意思。”

夫差挥掌往桌案上一拍，喝道：“伍子胥，你可越来越放肆啦！”伍子胥脸色微变，说道：“大王这话，老臣可不大明白了。”夫差厉声道：“你会不明白？哼，寡人要的东西，你偏偏说要不得，寡人不爱听的话，你又整日来我耳旁罗嗦个不休，这还算不得放肆么？”伍子胥屈膝跪倒，正色道：“请大王息怒，老臣此举，那也是为了大王和我吴国着想，决不敢有半分对大王不敬之意。”夫差冷笑一声，道：“如此说来，倒是寡人冤枉你了，嘿嘿，要不要寡人向你陪个不是啊？”伍子胥道：“老臣不敢。”

夫差鼻孔里一哼，道：“我谅你也没有这个胆量！”语音一顿，又道：“事到临头，你再说什么也是无用，这个美人儿寡人非收下不可的了！”伍子胥道：“大王……”夫差袍袖一拂：“退下去罢！”伍子胥朗声道：“倘若大王不把这女子赶回越国，老臣就在这里长跪不起了！”夫差大怒，当下便要发作，却听得太宰道：“伍相国，大王叫你回去，你却要在这里长跪不起，嘿嘿，你连大王的话也不听了，胆子真是不小！”说着嘿嘿冷笑。

夫差厉声道：“伍子胥，你眼里还有没有寡人这个大王？”伍子胥忙道：“老臣待大王一片忠心，可昭日月，决不敢有异心！”夫差冷笑道：“好一个‘一片忠心，可昭日月’，你倒说得好听，你说自己没有异心，我瞧可就不见得了。”伍子胥道：“难道大王疑心老臣存有异心？”夫差道：“你何止存有异心？简直是居心不善！”嘿嘿一笑，大喊道：“倘若你还想保住这条老命，寡人瞧在你往日的功劳上，也不来跟你计较了，这就乖乖滚回相国府去养老罢！”伍子胥心头一横，道：“老臣说过了，倘若大王不把这名女子赶回越国，老臣便在这里长跪不起了！”夫差心中怒极，口上却道：“你要跪便跪罢，寡人可没空陪你！”向太宰道：“你带范大夫下去好好款待罢。”太宰应道：“是。”夫差一把搂住西施，在她脸上亲了一下，兀自哈哈大笑起来。

伍子胥再也忍耐不住，当即一跃而起，喝道：“既然大王不肯赶这女子回越国，就待老臣将她杀了！”纵身朝西施扑将过去，夫差大吃一惊，急忙将西施护在身后，喝道：“伍子胥，你想作反么？”伍子胥道：“为了我吴国

的万世基业，老臣今日纵是拼着一死，那也要将这女子杀了！”说着又朝西施冲了过去。

夫差又惊又怒，喝道：“反了，反了！”高声叫道：“来人，把伍子胥这老家伙拿下了！”话音刚落，便有几个卫士冲了进来，一齐向伍子胥扑了上去，伍子胥哼了一声，右手一探，拿住一名卫士前胸，将他提了起来，奋力掷了出去，跟着飞起一脚，将另一名卫士踢了个跟斗，这时又有一名卫士挺剑疾刺而至，伍子胥斜身一闪，反手便是一拳，砰的一声，打中那卫士胸口，那卫士胸骨断折，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血来，身子犹如薄纸一般，向后直飞出去，伍子胥拳打足踢，直是威不可当，倾刻之间，那几个卫士尽皆被他打倒在地，伤势甚重。

范蠡见伍子胥如此神勇，不禁暗暗心惊。

夫差见状，连声呼喝，当下又有数十名卫士冲进宫中，一番恶斗下来，这才将伍子胥擒下了。太宰厉声道：“伍子胥，你好大胆，竟敢来大王面前行凶杀人，真是大逆不道之至！”夫差大声道：“多言何益？这就押他出去砍头！”伍子胥哼了一声，道：“不用他们动手，我自己来！”双臂陡然一振，两名抓住他手臂的卫士登时松开手来，伍子胥伸手从一名卫士手中夺过长剑，顺势往项颈上抹去，鲜血顺着长剑流了下来，滴落在地下。

伍子胥倒在血泊之中。

范蠡见此情状，心中暗暗佩服：“此人宁死不屈，真乃英雄也！”伍子胥虽是越国的大对头，但此时见他挥剑自刎，范蠡心中却无半分喜意。

夫差往伍子胥的尸身上踢了一脚，哈哈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当下向西施安慰了一番，随即命人将伍子胥的尸首拖了出去。

范蠡悄悄看了西施一眼，只见她脸上满是愁苦之色，心中一阵酸楚，这才拜别夫差，跟随太宰向宫外走出，西施望着范蠡的身影，心头一酸，终于垂下泪来。

自此之后，西施便留在吴王宫中服侍夫差，果然令得夫差迷恋美色，终日寻欢作乐，不理政事，其后越国向夫差赠送大量财币，使他习于奢侈。越国又先向吴国借粮，再以蒸过的大谷归还，夫差将大谷发给当地农民当作种子，结果稻不生长，造成空前歉收，以致吴国大饥。随后越国又向吴王赠送能工巧匠，促使夫差大起宫殿高台，耗财伤民，自此吴国的国力便大大削弱了，夫差却只顾贪图享乐，再也不理会百姓的死活了。此时越国则趁此机会积蓄粮草，铸造兵器，训练士卒，待机攻吴。

光阴似箭，弹指间西施被送到吴国已有一年，这一年来，范蠡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西施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无一不令范蠡魂牵梦挂，虽只分别一年，但范蠡眼中看来，便如隔了数百年一般长久，那个惊世绝艳的丽影每日总是在范蠡脑海里飘来飘去，于是，又有许多念头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也不知她现下怎样了？她是不是还像从前一般天真烂漫？她现下是不是也在想着我？我说过永远永远记着她，她是不是会永远永远记着我？我现下若是能瞧她一眼，那也是好的。”他随即想到夫差搂抱西施时人情状，妒忌和苦恼袭击着他，他希望心上人能够回到自己的怀抱。

这一日越王勾践把范蠡召入宫中，范蠡问道：“大王召臣入宫，未知有何要事？”勾践取出一口长剑，递到范蠡面前，问道：“范大夫，你瞧这口剑如何？”范蠡接过长剑，但见寒光闪烁，冷气森然，心中一凛，赞道：“好剑！”略一沉吟，道：“莫非这便是我越国的铸剑师所铸的宝剑？”

勾践哈哈一笑，道：“正是。咱们要对付吴国，就须铸造千千万万口宝剑，只要有了这许多宝剑，还怕吴国不灭吗？”他顿了一顿，又道：“不过，这只是铸剑师铸出来的第一口宝剑，寡人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寒光宝剑’，现下将它送给你了。”范蠡忙道：“此剑既是宝剑，大王该当将它留在身边才是，范蠡岂也据为已有？”勾践笑道：“范大夫尽可不必客气，你寻访西施的功劳大得很，寡人一直想重赏你一番，何况你又精通剑术，这口宝剑送给你，那是再适合不过的了。”范蠡道：“既是如此，微臣便在此谢过大王了。”

出了越王宫，范蠡转回府中，随即在府内一处空地上舞起剑法来，寒光宝剑满空飞舞，剑光纵横交错，便如一张撒向空中的大网一般，范蠡挥剑舞了一阵，心中自然而然又想起了西施：“只可惜她不在一旁看我舞剑，否则……”想到这里，长叹一声，再也没有心思舞剑了。

过了一会，范蠡心中又想：“大王说道只要铸造出千千万万口宝剑，便可灭了吴国，这话倒也不错，只是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铸就这许多宝剑？难道还要再过两三年么？唉，我可是连一夜一日也等不得了。”兀自摇头叹息，忽然有一个念头出现在他脑子里：“别说是一夜一日，便是一时三刻，我也是等不得了，是了，我现下便要去瞧她，现下便去！”心思至此，当即提着宝剑向府外走出。

春色溶溶，花香从园子中透过帘子，飘进了馆娃宫，那是西施的住处所在，她来到吴国已有一年了，在这一年之中，在她心里时时刻刻都记挂着一个人，那是范蠡，在多少个梦里，她都见到了自己的心上人，见到自己跟他一起双息双栖，他们一起在太湖泛舟，然而，这只是个梦，当她醒过来时，她发现睡在自己身边的人，并不是她的心上人，而是那个令她厌恶的吴王夫差，她盼望自己永远都活在梦里，不要醒过来。

吴差出宫打猎去了，西施站在馆娃宫中轻轻地叹息着。

突然，馆娃宫外喊声大作，西施心中一动，她移动轻盈的脚步，从宫中走出，她看见一群卫士把一个人团团围住了，那个人脸上蒙着黑布，右手挥舞长剑，正在跟众卫士恶斗。

西施望着那人的身影，脑海中立刻出现那个令她魂牵梦挂的人，她的心中一震：“是他，是他！”她忘记了忧愁和苦恼，两眼痴痴地凝视着那人。那人长剑飞舞，剑势如电，迅捷已极，倾刻之间，便有六七个吴国卫士死在他剑下，乘着其它卫士惊骇之余，那人身影如风般向馆娃宫冲来。

那人终于奔到西施身前，两人四目相接，都不由得痴了。

不远处传来了众卫士的脚步声，西施回过神来，她拉着那人的手，走进了馆娃宫里，随即轻轻地关上了大门，众卫士的脚步声自远而近，又自近而远，谁也没有料到刺客会藏在馆娃宫里。

西施的心怦怦的乱跳起来，她伸出皎洁如玉的纤手，轻轻的揭去那人脸上的黑巾，顿时露出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人正是范蠡。

范蠡伸手把西施柔软的身子搂进了怀里，他的心上人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怀抱，西施的身子一震，颤声道：“范大夫，真的是你么？”范蠡道：“是我。”西施又道：“我是不是又在做梦了？”范蠡摇头道：“不是，你不是在做梦。”西施道：“你来接我回去了，是不是？”范蠡没有答话，吴国还没灭亡，他还不能接西施回去。

他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炽热的血同时在两人的脉管中迅速流动。

突然间，一个声音从外面传了进来：“大王驾到！”范蠡和西施心头都是

一震，他们不得不分了开来，吴王夫差推门走进，叫道：“阿施，阿施！”西施迎了上去，说道：“大王，你回来啦！”夫差笑道：“你瞧我带什么回来啦？”说着将两只死了的野兔拎到西施面前。

西施秀眉微皱，道：“这便是大王打到的猎物吗？”夫差道：“是啊。”西施将两只野兔接在手里，伸手轻轻地抚摸着，说道：“它们活得好端端的，大王干么要打死他们？”夫差哈哈一笑，道：“你就是心软。”顿了一顿，又道：“要它们活转过来，那有何难？”西施问道：“怎么？大王有法子救活它们么？”夫差道：“这个自然。待会我叫御医来医治它们，也就是了。”西施皱眉道：“兔子都死啦，怎么还救得活？”夫差道：“御医救它们不活，咱们就杀了御医的头，哈哈，哈哈！”

范蠡听得这话，眉头一皱，暗道：“这人如此昏庸无道，亡国总是迟早的事了。”正自沉思，忽听得夫差噫了一声，道：“范大夫，你怎么在这里？”范蠡凝了凝神，正要答话，却听得西施道：“范大夫本是来见大王的，那知大王不在，我便带他到这里来了，大王，你不会怪我罢？”夫差笑道：“那怎么会？范大夫肯来咱们吴国，寡人欢迎得紧啊！”范蠡道：“大王如此器重，倒教小臣有些受宠若惊了。”

夫差笑道：“咱们吴越本是一家，那倒不必如此客气。”又道：“是了，范大夫来见寡人，究竟有何要事？”范蠡一怔，心道：“我来吴国乃是为了西施，岂是来见你这狗王？你倒当真起来了，这可怎么是好？”他情急智生，朗声道：“前些时日，我国国君得到一口宝剑，名曰‘寒光宝剑’，是以特遣小臣将它带来献给大王。”当下将寒光宝剑捧到夫差面前。

夫差大喜，道：“好，好，勾践果然是个好人！有什么宝物总是忘不了寡人。”伸手接过宝剑，仔细看了一眼，心下甚是喜爱。

两年之后，越国铸成了千千万万口宝剑，勾践当即兴兵伐吴，吴国出兵迎击，两军交锋，吴师大败，吴王夫差率兵退到余杭山，越兵随即追赶而至，两军再度交战，吴兵仍是抵挡不住，夫差兵败自杀，吴国都城姑苏遂被越兵占据。

范蠡终于将西施从吴国王宫中接了出来，他随即辞去官职，雇了一只小舟，跟西施剩舟驶进了太湖，两人在船中结为夫妇，共偕百年之好。西施依偎在范蠡怀中，再也没有忧愁，再也没有苦恼，她终于如愿以偿地跟心上人在一起了，心中只有说不出的欢喜。

西施柔声道：“咱们终于在一起了。”范蠡点了点头道：“是啊，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西施道：“我在吴王宫里，天天盼望的就是这一天快些到来，现下总算盼到啦。”范蠡道：“从今而后，咱们生生世世都在一起，再也不用分开了。”西施道：“是啦，谁也不能把咱们分开了。”范蠡伸手轻轻的抚摸着她柔软的长发。

西施眼中闪出了无比快乐的光芒。

（全文完）

唐僧失踪记

师徒四人走进了一片林子里。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猪八戒一边走一边哼着流行歌曲。

“真够难听的！”沙和尚皱着眉头嘟哝了一句。

突然，猪八戒停住了脚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唐僧勒住马匹，不解地看了猪八戒一眼，问道：

“八戒，你干吗呢？”

“师父，我饿了，走不动！”猪八戒摸了一下他那个漏气皮球似的肚皮，说。

“那你不会自己去找东西吃吗？笨蛋！”孙悟空瞪了他一眼。

“我没力气找……”猪八戒说，“猴哥，你本事大，还是你去找吧。”

“我去找吃的，那你在这里干吗？”孙悟空反问。

“我留下来保护师父呀！”猪八戒大咧咧地答道。

“就凭你也想保护师父？少来了！”孙悟空摇头说。

“怎么？你看不起我？”猪八戒不满了。

“是又怎么样？”孙悟空说。

“岂有此理！”猪八戒大声说，“我再问你一句，去不去找吃的？”

“不去！”孙悟空不干。

“不去就不去，大家就饿着肚子去西天取经吧。”猪八戒索性躺在一片草地上，跷起了二郎腿。

“二师兄，那你就去找找嘛。”沙和尚插嘴。

“那你自己干吗不去找？”猪八戒哼了一声。

“我的肚子又不饿。”沙和尚说。

唐僧眉头一皱，下了马，说：

“别吵了，今天我去找吃的。”

“啊哈，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猪八戒一跃而起。

“喔，有这种事？太阳在哪？”唐僧好奇地朝西边看了一眼。

“我只是打个比方，连这都不懂，笨蛋！”猪八戒瞪眼说。

“喂，猪八戒，不可以对师父这么没礼貌！”孙悟空扯了一下猪八戒的耳朵，说。

唐僧端着饭盆走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唐僧还没回来。

“怎么搞的？师父到现在还没回来。”猪八戒皱着眉头说。

“师父该不会给妖怪吃了吧？”沙和尚猜测。

“有这个可能。”猪八戒说，“妖怪最喜欢吃师父这种成天只会念经，不会干活的知识份子。”

“你怎么知道？”沙和尚问道。

“我当然知道啦，我以前就是妖怪嘛。”猪八戒振振有词。

“咱们再等等，说不定师父一会就回来。”沙和尚说。

师兄弟三个在林子里等啊等……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

唐僧还是没有回来。

“怎么还没回来？”猪八戒等得不耐烦了。

“都怪你！”孙悟空瞪眼说，“肚子饿了，自己不去找东西吃，害得要师父去。”

“这怎么能怪我？”猪八戒很不服气，“是师父自己要去，我又没有强迫他。”

“要是师父给妖怪吃了，这笔帐就得算在你头上！”孙悟空大声说。

“吃他的是妖怪，又不是我，怎么能把帐算到我头上？”猪八戒不甘示弱。

“总而言之，就怪你这头大笨猪！”孙悟空骂道。

“你……你骂谁是大笨猪？”猪八戒火了。

“我骂那个姓猪的家伙！”孙悟空说。

“岂有此理！打死你这个臭猴子！”猪八戒举起钉耙朝孙悟空砸了过去。

孙悟空身子一扭，避开了。

“有种的就别躲！”猪八戒气呼呼的说。

“打就打，别以为我怕你！”孙悟空说着从耳朵里掏出了金箍棒。

“喂，不许打架！”沙和尚赶紧上前阻止。

“好，看在沙师弟的面子上，今天先放你一马！”孙悟空冲着猪八戒说。

猪八戒哼了一声。

“师父不见了，咱们该怎么办？”沙和尚问。

“依我看哪，咱们也甭去西天取什么经了，还是散伙算了，大家各走各的，多自由啊！”猪八戒提议。

“不行！”孙悟空不同意。

“哼，那你说怎么办？”猪八戒反问。

“我看，师父要不是给妖怪吃了，就是失踪了。”孙悟空推测。

“废话！”猪八戒冒出这么一句。

孙悟空不理他，继续说道：

“咱们先去找到师父再说。”

“好吧，就这样。”沙和尚点头说。

于是，孙悟空和沙和尚开始在林子里寻找唐僧，猪八戒只得懒洋洋地拖着九齿钉耙跟在后边。

三人在林子里转了几个圈，都找不到唐僧的影子。

“师父到底上哪去了？”沙和尚自言自语。

“甭找啦，师父准是让妖怪给吃了！”猪八戒肯定地说。

“也有可能是失踪了。”沙和尚补充了一句。

“我看，百份之百是给妖怪吃了！”猪八戒说着又摸摸肚皮，“也不知是

那个妖怪这么有口福？居然把师父给吃了，唉，我老猪可还在饿肚子呢！真不公平！”

“哼，你这家伙就知道吃！”孙悟空生气地说，“找不到师父，你今天就别想吃饭！”

“饿死你！”

“那我不找了！”说到这里，猪八戒又坐到地上了。

“找不找？”孙悟空大声质问。

“要找你们去找吧，我可没那份闲功夫。”猪八戒说。

“好，那你就在这里呆着吧，待会出来个妖怪，连你这头大笨猪一块吃了！”孙悟空气得满脸通红。

“哈哈，我会怕妖怪？我猪八戒可是妖怪的祖师爷！”猪八戒哈哈大笑。

“二师兄……”沙和尚还想劝他几句。

“沙师弟，别理他，咱们找师父去。”

孙悟空说完，拉着沙和尚就走。

猪八戒在草地上躺了一会儿，忽然听到自己的肚子叫唤起来。

“不行，我得去弄点东西填饱肚子再说。”

他从地上爬了起来，然后瞪大了眼睛，到处东张西望，最后，他发现一棵果树上长满了果子。

“啊哈！”猪八戒欢呼着朝果树跑了过去。

他理所当然地饱餐了一顿。

填饱了肚子，猪八戒躺在树底下呼噜呼噜地睡起了大觉。

过了一个小时，猪八戒忽然打了个喷嚏，顿时把自己惊醒过来，他睁开眼睛一看，噫，有个漂亮的女子就站在自己身边。

“你就是要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吧？”那女子打量着猪八戒，问。

“是啊，你怎么知道？”猪八戒笑嘻嘻地反问。

“我什么都知道，”那女子冲着猪八戒一笑，说，“那就证明我聪明啊！”

“对啊。”猪八戒说，“姊姊，你长得好漂亮啊，不如……”

“不如怎样？”

“不如嫁给我做老婆吧？”

“你是和尚耶，怎么能娶老婆？”

“我早就不想当和尚了，还是当个俗人好，可以娶老婆生孩子……”

“你的样子这么丑，我怎么能嫁给你？”

“我的样子是不怎么帅，但是我爱你啊！”

“真的吗？”

“当然了。我要是骗你的话，那我就是个猪！”

“你本来就是猪！”

“那么……我要是骗你，就让我变成一只狗！”

那女子向猪八戒抛了个媚眼儿，说：

“好吧，我相信你啦，你过来。”

猪八戒嬉皮笑脸地走到那女子身旁，伸手一把将她抱住。

“嘻嘻……”那女子忽然发出一阵难听的笑声。

猪八戒定神一看，才发现那女子不见了，自己双手抱着的却是一棵大树。

“怎么回事？”猪八戒一愣。

这时，几条藤蔓伸过来，紧紧地缠住了猪八戒的四肢，然后，将他吊到

半空中。

“你跑不了啦，哈哈……”大树发出一阵笑声。

原来那个女子就是这棵树变的，她是树精。

“啊——妖怪，妖怪！”猪八戒大叫起来。

“是啊。”树精说，“可你说过要娶我的。”

“我宁愿一头撞死，也不想娶你这个妖怪做老婆！”猪八戒大声宣布。

“你不娶我，那我就——吃掉你！”树精说着张开了血盆大口，伸出了湿淋淋的舌头，不停地舔着猪八戒浑身上下。

“喂，你别舔我，好不好？恶心死了！”猪八戒表示抗议。

“我在跟你亲热嘛！”树精的舌头依然在猪八戒身上来回转动着。

“你再亲热下去，我可要吐了！”

“你长又白又胖，吃起来味道一定不差。”

“不行啊，我的肉又臭又硬，很难吃的！”

“没关系，我可以在你身上多放些佐料，再把你放在锅里煮一煮，勉强还是可以吃的。”

“那也不行，象我这种又臭又硬的肉，你吃了非得胃病不可！”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有。”猪八戒很是肯定地说，“还有，如果你吃了我，动物保护协会一定会把你告上法庭的。”

“不会吧？猪好象不在动物保护协会保护的范围之内。”树精晃动着身子说。

“反正你吃了我，就犯法！”猪八戒警告树精。

“我才不怕呢，总而言之，我一定要吃了你！”树精执迷不悟。

“真没想到，我这么年轻就要死了，唉……”猪八戒长叹一声。

“我也没想到，自己这么有口福，居然可以吃到你这种又白又胖的和尚。”树精说。

“等等，在我临死之前，我还有话要说。”猪八戒说。

“好，你说吧。”树精大方地说。

猪八戒深吸一口气，突然大声叫了起来：

“救——命——啊！”

4

声音钻进了孙悟空和沙和尚的耳朵里。

“大师兄，你听，是什么声音？”沙和尚竖起了耳朵。

“好像有人在杀猪。”孙悟空笑嘻嘻的说。

“啊，是二师兄的声音！”沙和尚大吃一惊。

“我就知道，这头大笨猪准没好事。”孙悟空一脸的未卜先知。

“他……他一定是碰上妖怪了！”

“这家伙偷懒，不肯去找师父，现在碰上了妖怪，活该他倒霉！”

远处又传来猪八戒的叫声。

“大师兄，还是去救救他吧？”沙和尚是个软心肠，“说不定，师父就是让那个妖怪给吃掉的。”

“是呀，咱们去抓住那妖怪，怎么也得叫他把师父吐出来。”孙悟空一拍

脑袋。

“没错。”沙和尚表示赞同。

两人顺着声音走去。

只见猪八戒被一棵大树的藤蔓缠住了四肢，吊在半空中晃荡着。

“哈哈，大笨猪，你怎么在这儿荡秋千哪？”孙悟空幸灾乐祸地说。

“猴……猴子，别说这么多废话，快来救我！”猪八戒叫道。

“你叫我猴……猴……什么？没礼貌！”孙悟空瞪了一眼。

“别介……”猪八戒忙说，“我是叫猴哥你快来救我！”

“没道理啊，你是妖怪的祖师爷，还用得着我救？”

“我以前是……妖怪的祖师爷，现在……现在……只能算是妖怪的孙子啦！”

“那不更好吗？这个妖怪是你的奶奶，她更加不会欺负你啦！”

“怎么不会？她……她要吃我呢！”

树精流着口水说：

“是啊，我很久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肥肉了，今天可要偿一偿！”

“喂，你可得考虑清楚再吃，我大师兄孙悟空在这里呢，你要是把我吃了，他非要了你的命不可！”猪八戒提醒树精。

“孙悟空？是个什么东西呀？”树精一愣。

“猴哥，你听到没有，她……她说你是‘东西’！”猪八戒故意加强了“东西”这两个字的语调。“堂堂的齐天大圣，居然给人家说成是‘东西’，齐天大圣做到这份上，是我就一头撞死算了！”

“啊，岂有此理！”孙悟空大怒，“该死的树精！”

“大师兄，扁她！”沙和尚说。

“你敢骂我？那我连你一块吃了！”树精气呼呼地瞪着孙悟空。

“先吃我一棒！”孙悟空举起金箍棒就往树精身上打。

“啊哟！”树精吃到苦头，立刻化成一缕青烟飘走了。

孙悟空定神一看，猪八戒也不见了：

“噫，那头大笨猪呢？”

“八成是让妖怪顺便给带走了。”沙和尚判断。

5

树精带着五花大绑的猪八戒回到了洞府里，她又变成了美女的模样。

洞里的小妖们纷纷围了上来。

“娘娘，他就是那个要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吧？”一个小妖问道。

“是呀！”树精得意极了。

“恭喜娘娘，终于可以吃到唐僧肉啦！”另一个小妖说。

树精哈哈大笑：

“先把他放到锅里煮一煮，记得要多放些佐料。”

“喂，等等！”猪八戒忽然叫道。

“你还有什么遗言要说？”树精问。

“你们刚才在聊些什么？”猪八戒反问。

“没什么，闲聊。”

“我好像听到你们说，要吃唐僧肉……”

“对极啦，就是要吃你这个唐僧的肉！”

“啊，你们有没搞错？我这副德性，居然也让你们当成唐僧？”

“难道你不是？”

“当然不是。唐僧长得比我帅多了，细皮嫩肉的，吃起来味道一定不差，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让他当你老公也挺登对嘛！”

“那么，真的唐僧在哪？”

“不知道，他可能失踪了。”

“你想骗我？没门！”树精不信。

“喂，你这是什么意思？”猪八戒质问。

“你就是唐僧！”树精说。

“哈哈……笑死我啦！”猪八戒哈哈大笑，“我还是头一次碰上这么蠢的妖精！”

“把这家伙的嘴给我堵上！”树精气得满脸通红，“再把他放到锅里煮！”

“是！”

小妖们刚要动手，就见一个小妖喘着大气跑进来报告：

“娘娘，不好啦！”

“什么事？”树精皱着眉头问道。

“外边来了两个和尚，一个叫孙悟空，另一个叫沙和尚，他们叫娘娘把猪……猪……”小妖上气接不着下气。

“猪你个头！”猪八戒忍不住骂道，“他们叫你们把猪八戒爷爷放了，对不对？”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小妖点头。

“听见没有？还不快把我放了？”猪八戒对树精说。

“放了你……休想！”树精哼的一声。

“那你就等着孙悟空他们来扁你吧！”猪八戒一脸的幸灾乐祸。

就在这时，只听外边一阵砰砰啾啾之声，跟着洞府的大门被撞开了。孙悟空和沙和尚同时冲了进来。

“你们竟敢擅闯民宅，小心我去告你们！”树精怒道。

“啊呸！先打死你再说！”孙悟空举棒便打。

树精赶紧闪身避开。

“大师兄，抓活的，师父可能还在她肚子里呢！”沙和尚急忙提醒孙悟空。

“喔，有道理。”孙悟空点了一下头。

他飞起一脚，踹中树精腹部，树精的身子顿时直飞出去，砰的一声，整个人摔老远，她还来不及爬起身，孙悟空已经向她飞了过来，金箍棒一挥，正好指着树精的咽喉。

这时，沙和尚解开捆在猪八戒身上的藤蔓，然后，用它把树精捆了个结实。

孙悟空用金箍棒把洞里的小妖一一打死，接着放一把火，把妖洞给烧了个精光。

师兄弟三人押着树精来到林子里的一片空地上。

“妖精，你把我师父怎么样了？”孙悟空问道。

“师父？谁是你师父？”树精一脸茫然。

“你装什么蒜？”孙悟空踢了她一脚。

“是不是你把他给吃了？”沙和尚大声质问。

“到底是谁你们师父呀？”树精反问。

“笨蛋！我们的师父就是唐僧。”猪八戒插嘴。

“你不就是唐僧吗？”树精说。

“唐你个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唐僧长得比我帅！”猪八戒瞪着眼睛说。

“我没见过。”树精摇了摇头。

“他准是让你吃了，快把他吐出来！”孙悟空喝道。

“我是想过要吃唐僧肉，但是……”树精说。

“既然你想过，就一定是让你吃了，别不认帐！”沙和尚说。

“不，不。想与事实还有一段距离，你们不能冤枉好人！”树精否认。

“冤你个大头鬼！先把我师父吐出来再说！”孙悟空使用命令的口气说。

“我真的没吃。”树精一脸冤枉地说。

“既然她不肯把师父吐出来，我倒有个法子。”猪八戒说。

“喔，大笨猪几时变得聪明了？”孙悟空说。

猪八戒哼了一声，大声说：

“我认为应该把她的肚子剖开，师父就能从她肚子里钻出来了。”

“这……这也太残忍了！二师兄，这么惨无人道的办法，你也想得出来？”

沙和尚皱起了眉头。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嘛！”猪八戒说。

这时，不远处传来一个赞叹的声音：

“喔，多美啊！”

“噫，好像是师父的声音！”孙悟空的耳朵挺尖。

“真美！”又是一句。

“真是师父！”沙和尚眼睛一亮。

“那还等什么？过去看看吧。”猪八戒说。

“这个妖怪怎么处置？”沙和尚问。

“这事好办！”

孙悟空说完，冲着树精的脑袋就是一棒，树精惨叫一声，当场毙命。

三人顺着声音走过去，不一会儿，就出了树林，只见唐僧坐在一块大石上，两眼望着天边，不时发出一阵赞叹。

“师父，你怎么在这？”孙悟空跑上前问。

“你没有碰上妖怪吗？”沙和尚跟着说。

“妖怪怎么没把你吃掉？”猪八戒惊讶地看着唐僧。

“我一点事也没有。”唐僧说，“你们不觉得很美吗？”

“美？”师兄弟三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我是指天上的晚霞。”唐僧伸手朝天边一指。

“原来师父在这里欣赏晚霞？”孙悟空问。

“是啊。”唐僧点头。

“那……吃的呢？”沙和尚忙问。

“不好意思，我忘了！”

“啊！”

师兄弟三人当场晕倒。

唉，网络！

当太阳爬上了天空的时候，我也从床上爬了起来，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穿好鞋子，像往常一样，顾不上刷牙顾不上洗脸顾不上吃早饭，乱七八糟的头发就这样呆在我的脑袋上，导致我的脑子里不由自主地冒出这么一个念头：如果有只小鸟从窗外飞进来的话，它是否会把我的头发当成它的家？我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窗外，当我认定不会有那种有胆量光顾人类的头发的小鸟时，我才一屁股坐到电脑前边的椅子上。

每天，我总是要打开电脑，拨号上网，想通过网络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否有新鲜事发生，再看看信箱里是否有信，尽管有时候明知信箱里多半是空无一物，但我还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地将它打开了，结果，自然是空空如也。

至于今天，当然还是像往常一样，拨号上网，倒霉的是，最近几乎每天上网都会“塞车”，网络的速度之慢，使我几乎对电脑网络失去了信心，当我试图打开一个网站的主页的时候，网络开始跟我作对了，它以全世界最慢的速度打开网页，开始，我还耐着性子等待着，没想到我越是耐心，它的速度就越慢，硬是给我一种蜗牛走路的感觉，看着还没有打开主页的浏览器，我的耐心顿时被不耐烦取而代之，我的手指开始在鼠标上乱按一通，希望会有奇迹出现，但是，我的希望立刻化为泡影，因为网络依然我行我素依然像蜗牛走路依然塞车依然有气无力地在打开网页的路上进行着，气得我暴跳如雷，忍无可忍的大脑开始支配着我大发脾气，舌头默契地配合着嗓子发音，导致我指桑骂槐地冲着电脑破口大骂，倒霉的电脑成了我的出气筒，它始终一言不发地任劳任怨。

然而，网页还是没有打开，气得脸红耳赤的我，恨不得一拳就把电脑砸烂，当我考虑到这一拳下去，吃亏的多半是我自己时，我还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地打了退堂鼓。

在我的一番大骂之下，网页终于被打开了，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在网站的一个角落里填好了帐号和密码，然而，当我企图开启我在这个网站的免费信箱时，网络再度塞车我再度大发脾气电脑再度成为我的出气筒。

唉，网络！

当我被气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妈妈在楼下催我吃早饭，我只得下了网关了机下了楼，开始刷牙开始洗脸开始吃早饭……

不开心的原因

约翰和他的朋友住在同一座屋子里。

这天早上，约翰接到一个电话，便兴冲冲地要出门。

“出什么事了？”朋友好奇地问。

“刚才有人在电话里告诉我，说我那位亲爱的舅舅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所以我必须去探望他！”约翰回答。

“原来是这样，这可真是不幸！”朋友叹了口气说。

“是啊。”约翰说，“我得赶紧去探望他！”

“去吧，记得替我问候你舅舅一声，祝他早日康复！”朋友说。

“知道啦。”

约翰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下午，满面春风的约翰吹着口哨回来了。

“哈哈，一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你舅舅已经度过危险期了，对不对？”朋友笑着说。

“不，不，不。”约翰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

“怎么？”朋友一愣。

“我那亲爱的舅舅的病情一点好转也没有。”约翰告诉他。

“噢，是吗？这可太不幸了！”朋友说着摇了摇头。

“看样子，舅舅可能将不久于人世了。”

“让我们为他祈祷吧。”

“是啊，愿上帝保佑！”

过了几天，约翰垂头丧气地走进屋里。

“约翰，怎么啦？”朋友觉得奇怪。

“唉——”愁眉苦脸的约翰长叹一声。

“噢，对了，难道是你舅舅真的病逝了？怪不得你会这么不开心。”朋友叹息。

“不，事实恰恰相反！”约翰说。

“恰恰相反？”朋友又糊涂了。

“是的。”约翰点了点头，说，“舅舅已经度过危险期了，再过一段日子，他就可以出院了。”

“这是好事啊，你应该开心才对！”朋友说。

“唉，你不知道的，舅舅是个大富翁，又没有儿子，我是他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如果他死了，他的财产就该归我了，可惜他说什么也不肯去见上帝，怎么还开心得起来？”约翰皱着眉头解释。

朋友顿时目瞪口呆。

梁祝

阴沉沉的天空，布满了乌云。

祝英台的心情就像这种天气一样，也是阴沉沉的，这里是她的闺房，她就站在窗户旁边，那对清亮得犹如一澈清水的眼睛，望着窗外，凝视着远方，在她那俏丽的脸上，却看不到一丝笑容，一阵寒风从窗外吹了进来，她禁不住打了个冷战，她打心里感到寒冷，她发觉自己从未像现在这样怕冷，禁不住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目光也随之暗淡下来，就像两颗夜明珠突然之间失去了光泽……

轰隆一声，一道电光破空划过，照在她那神色黯然的脸上，终于，阴沉沉的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

“你知道吗？我不能再喜欢别人了，因为我的心里已经有一个人，自从认识的那天起，他就一直被我藏在心里了，你想知道他是谁吗？你一定知道的，是不是？他就是你……是你！现在，我心里想的这个人就是你，但是，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心里也在想念我呢？我很想知道……”祝英台喃喃自语。

她依然站在窗旁，依然注视着远方。

“我知道了，你一定也在想我的，是不是？我想跟你在一起，生生世世都跟你在一起，但是，我很害怕，真的很害怕！因为我担心我们今生今世不能在一起，唉，我的话，你会明白吗？爹爹要把我嫁给另外一个人，那是一个让我讨厌的人，我不想嫁给他，但是……但是……”她又发出一声叹息。

她像是在对天空说话，又像是在跟大雨聊天。

“我想过要离开这里的，但是，你会带我远走高飞吗？你会忍心抛下你妈妈，带我到遥远的地方生活吗？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的，就象我舍不得离开我的爹爹妈妈一样，尽管我有一点恨爹……”她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表情，然而，那是无奈的表情。

闪电从天空中划过，大雨哗啦啦地下着。

她没有关闭窗户，雨点从窗外溅了进来，她任由雨点溅到自己脸上。

良久，她终于移动了脚步。

祝英台在一面铜镜前边坐下，凝视镜中憔悴的形容，她的眼前又依稀浮现起自己昔日女扮男装的模样：头戴方巾，身着长袍，手拿摺扇，活像个公子哥儿！

“还记得我女扮男装的样子吗？你应该不会忘记吧？”昔日的情景又浮现在她脑海里。

她笑了，镜里的她也笑了。

往事历历在目，她痴了。

三年前，祝府。

“唉，英台这孩子，整天茶饭不思，你说该怎么办？”祝夫人愁眉苦脸地叹息着。

“都你是把她惯坏的！”祝老爷瞪了夫人一眼。

“这怎么能怨我？”祝夫人一脸委屈。“唉，依我看，你还是答应她吧。”

“不行，一个女孩子家，跑到外边抛头露面，成何体统？”祝老爷立刻反对。

“她整天不吃不喝，这样下去，那可怎么得了？”祝夫人皱着眉头说。

“嗯……说不定这丫头病了，先去找个郎中给她看病吧。”祝老爷想了想，说。

“这样也好。”祝夫人没有异议。

“阿福！”祝老爷叫道。

“老爷，您有什么吩咐？”管家阿福应声而出。

“快去找个郎中来给小姐看病。”

“是。”

阿福出去没多久，就带着一个郎中回来了。

“老爷，郎中请来了。”阿福大声报告。

“请来了？这么快？”祝老爷有点意外。

“老爷夫人，你们好！”郎中上前一揖。

“请坐，请坐。”祝夫人忙说。

郎中大模大样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噫……这位郎中有点面熟。”祝夫人趴在老爷耳边低声嘟哝了一句。

“嗯，确实有点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祝老爷点头说。

“请问府上小姐哪里不舒服？”郎中问道。

“是这么回事，因为我女儿想去读书，我不答应，她就堵气不吃饭，我怕她病了，才请先生来给她治病。”祝老爷回答。

“原来如此。”郎中明白了，“这个病嘛……”

“有得治吗？”祝夫人问。

“有啊，”郎中点头，“不过，心病还得心药医。”

“喔，请先生指教。”祝老爷自认智商不高。

“既然小姐想去读书，那你就成全她嘛。”郎中说。

“这怎么行？”祝老爷眉头一皱，“一个女孩子，却去跟那些男子混在一起，我不放心！”

“这事好办。”郎中胸有成竹，“你不妨让小姐女扮男装，别人一定看不出来。”

“万一有人欺负她，怎么办？”祝老爷还是不放心。

“小姐不是会武功吗？谁敢欺负她？”郎中反问。

“噫……你怎么知道她会武功？”祝老爷觉得奇怪。

“我怎么会不知道？”说着，郎中突然跃起身来，抡起右掌，朝祝老爷劈去。

祝老爷吓了一跳，急忙定了定神，反手一拳，朝郎中掌中反击过去，那知郎中掌势已缩，跟着飞起一脚，踹向祝老爷胸口，祝老爷双臂护胸，格住敌足，猛力向上一掀，那郎中上身一仰，顺势向后跃了出去。

祝夫人在一旁看得呆了。

那郎中这么一跃，头上的帽子顿掉了下来，露出一头长长的秀发，他望着祝老爷，忽然格格娇笑起来。

自然是祝英台。

轰隆隆，又是一道电光闪过。

坐在铜镜前面的祝英台伸手轻轻地抚摸着自已长长的秀发，她又笑了，那是甜蜜的笑容，她依然陶醉在美好的记忆之中。

“还记得我们头一次见面的情景吗？我想，你是不会忘记的，我也不会，就象我不会忘记你一样。”她的眼睛注视着镜子，“那时候，天气决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天空蓝蓝的，一片云也没有，只有鸟儿在空中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地叫着，路边长满花儿，一朵一朵的花儿，有红的、有绿的、也有黄的……好漂亮！花儿还散发出一阵阵香味儿，真的好香！”

大雨依然哗啦哗啦地下个不停。

“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多了一个人，但你那个时候，绝对不会想到，自己会被我藏在心里，因为你以为我是个男孩子，你只当我是弟弟，对不对？但我并没有把你当成哥哥……”

说到这里，祝英台侧脸向窗外望去，尽管外面下着倾盆大雨，但是，在她眼中，似乎一切都变得风和日丽了。

她稀依看见了他。

碧空，万里无云。

女扮男装的祝英台在去杭城上学的途中遇见了他。

“喂，兄台！”他跟祝英台打了个招呼。

“兄台有何吩咐？”祝英台也有礼貌的说。

“我是想跟兄台打听一下，去杭城的路怎么走？”他问。

“你也要去杭城读书？”祝英台脱口而出。

“是啊。”他有点奇怪，“兄台怎么知道的？”

“猜的，”祝英台一笑，“因为我也要到哪里读书。”

“是吗？那咱们真是有缘！”他显得挺高兴。

“兄台要是同意的话，咱们就结伴同行吧。”祝英台提议。

“求之不得！”他一口答应。“请问兄台叫什么名字？”

“我叫祝英台。你呢？”

“梁山伯。”

梁山伯？他叫梁山伯！她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

她痴痴地凝视着他。

“噫……祝兄，你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梁山伯觉得有点不大对劲。

“啊，我……我……这个……对不起！”祝英台回过神儿，她有点慌了。

“哈哈，瞧你急的。”梁山伯笑道，“哎，对了，我倒有个提议。”

“梁兄请讲。”祝英台说。

“祝兄，你我一见如故，祝兄若不嫌弃，我们就在这里结拜为兄弟，如何？”梁山伯问道。

“兄弟？”祝英台一愣，要知道，她是个女孩子，应该结拜兄妹才对呀！

“怎么？祝兄不肯吗？”梁山伯发觉她的表情不对。

祝兄？喔……明白了！祝英台想起自己是女扮男装，她笑了。

“当然肯啦，怎么会不肯呢？”祝英台拍了一下脑袋，说。

“太好啦！”梁山伯说。

他们就在柳荫树下插柳为香，结拜为兄弟，他比她大一岁，她叫她梁兄，他管她叫贤弟。

“应该叫我贤妹才对。”祝英台痴痴地想。

从此，她的心里有了他的影子。

祝英台想得出神。

“英台！”一个苍老的声音在祝英台耳边响起。

祝英台的沉思被打断了，她定神一看，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已经走了进来。

“爹……”她轻轻地叫了一声。

她回到了现实，霎时间，笑容又从她脸上消失了。

“怎么？不开心？”祝老爷看着女儿问。

“没……”祝英台低着头。

“唉……你是我女儿，你的心思，我还会不清楚？”祝老爷一脸的知女莫若父。

“既然……既然您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就不要为难我。”祝英台鼓起勇气说。

“这是什么话？这怎么能叫为难？”祝老爷皱眉说。

祝英台不说话了，只是发出一声叹息。

“英台啊——”祝老爷语重心长，“我这也是为你好，你可别辜负为父一片苦心。”

“这……也是为我好吗？”祝英台用怀疑的语气说。

“难道不是？”祝老爷说，“马公子有财有势，跟咱们家正是门当户对，你若嫁给了他，一辈子都不愁吃穿，有什么不好？”

“但我要的不是这些。”祝英台说。

“那你还要什么？”祝老爷不解地问。

“我要的是情义，那个马公子虽然有财有势，但他却是无情无义，我讨厌他，何况，我对他根本就谈不上一个‘情’字，爹怎么能把我许配给这种人？”祝英台解释。

祝老爷的脸色一沉：

“婚姻大事，向来靠的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听爹的话就没错了，至于你说的情义……嗯，情算什么？义又值多少钱？”

“情义无价！”祝英台一字一句地说。

她的口气是那样坚定。

祝老爷的心头一震，半晌无言。

“爹，我真的不想嫁给那个马公子！”祝英台望着父亲，她的口气还是那样坚定。

“不要说了，我已经答应把你许配给马家，就不会反悔！”祝老爷一意孤行。

“……”祝英台欲言又止。

祝老爷叹了口气，转身向房外走去。

她望着父亲的背影，愁苦之意，涌上心头，泪水顺着祝英台的眼角滑了下来，滴落在她的衣角上……

学堂。

教书先生正在大声朗诵书本上的内容。

“不对，不对！”忽然，祝英台叫了起来。

“什么不对？”先生一怔。

“孔夫子的这句话不对！”祝英台指着书本说。

“那一句？”先生瞪大了眼睛问。

“就是这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祝英台气呼呼地说，“简直是在胡说八道嘛！”

“胡闹！”先生不满了，“孔夫子乃是圣人，圣人说的话，又怎么会错？”

“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怎么能将女子跟小人相提并论？哼，孔夫子太看不起女人了！”祝英台振振有词。

“夏桀王为妹喜断送了江山，殷纣王为妲己害得黎民受苦，这些女子难道不能算是小人吗？”先生反问。“孔圣人的话说得一点也没错：‘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老师的话，可就有点是非不分了。”祝英台立刻反驳。

“喔，是非不分？这可从何说起？”先生皱眉反问。

“那些昏君无道，自败朝纲，这才弄得国破家亡，老师却把帐算在女子头上，岂不是是非不分黑白不明吗？”祝英台大声说。

“一派胡言，一派胡言！”先生气得满脸通红。

“我倒认为祝贤弟的话有些道理，”梁山伯插嘴，“世间的坏女子固然有，但是，好女子也是不少啊！就好象，补天的女媧……”

“对极了！”祝英台拍手说。

“够了！”先生喝道，“你们竟敢在课堂上说这些歪理谬论，简直是荒谬之极！罚你们到外边站一个时辰！”

祝英台吐了吐舌头。

窗外，雨渐渐地停了，但天空还是阴沉沉的。

“我不想嫁给那个不学无术的马公子，但是，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唉……爹爹却非要逼我嫁给他，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没有了幸福，有财有势又能怎样？我不能嫁给他，不能嫁给他，可是，爹爹不会答应的……唉！”她心乱如麻。

“小姐，小姐！”一个丫鬟叫着奔了进来。

“什么事？”祝英台问。

“有位姓梁的公子来找你！”丫鬟答道。

“真的？”祝英台心头一震。

“是啊。”丫鬟笑着说，“梁公子说他为了小姐，特上门来向老爷夫人提亲。”

祝英台立刻奔出了闺房。

“梁兄！”一进客厅，祝英台就叫了起来。

“贤……贤妹！”梁山伯也激动地叫道。

祝英台一头扑进了梁山伯怀里，他紧紧地搂着她，两个人的心已经融化在一起了，谁也不能离开谁。

“啊，英台，你们干什么？”祝老爷的声音响了起来。

梁祝二人同时吓了一跳，分了开来。

“爸爸妈妈！”祝英台叫道。

祝老爷和祝夫人已经出现在客厅里。

“见过老爷夫人！”梁山伯急忙上前行礼。

祝老爷鼻孔里一哼：“年轻人，到了我家，你居然敢跟我女儿……哼，成何体统？”

“我……我……”梁山伯顿时面红过耳。

“英台，这位公子是谁？”祝夫人打量了梁山伯几眼，问。

“妈，他就是跟我一起读书的梁兄。”祝英台答道。

“你来我家，有何贵干？”祝老爷横了梁山伯一眼。

梁山伯当即说明来意。

“什么？提亲？”祝老爷一脸没好气。

“正是。”梁山伯点头。

“哼，你来晚了，英台早就许配给别人了！”祝老爷大声说。

“啊？！”梁山伯愣住了。

“梁兄，我……”祝英台看着梁山伯，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小伙子，你死了这条心吧。”祝老爷说，“就算英台还没许配给别人，我也不会把她许配给你！”

“为什么？”梁山伯不解。

“我祝家怎么说也算是大户人家，怎么能把女儿许配给一个穷书生？”祝老爷说。

“爹，您……您怎么能这样说梁兄？”祝英台一跺脚。

“难道我说得不对吗？”祝老爷哼了一声。

“我不想嫁到马家去，除了梁兄，我……我谁也不嫁！”祝英台带着哭腔说。

“他只不过是个穷书生，他有什么好？值得你这样对他？”祝夫人看着女儿。

“他什么都好，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你们明白吗？”祝英台嚷道。

“住口！”祝老爷狠狠地打了她一记耳光。

“爹……你打我？”祝英台怔住了。

泪珠在她眼里一转，终于掉了下来。

“你……你竟敢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你还是不是我女儿？”祝老爷瞪着眼睛说。

不要脸？祝英台不明白“我爱他”这三个字，跟不要脸有什么关系，她用手捂着脸，怔怔地望着父亲。

“祝老爷，你说得对，我只是个穷书生，实在配不上你家的千金小姐。”梁山伯终于开口了。

“你知道就好。”祝老爷冷笑一声，“所以，我劝你死了这条心。”

“我会死心的……”梁山伯的心碎了。

“梁兄……”祝英台将目光移到他身上。

“贤……贤……祝小姐，你保重，我去了。”梁山伯说出自己不愿意说的话。

听到他改口称呼自己“祝小姐”，她的心都凉了。

梁山伯凝视着祝英台，他不想违心地称呼她“祝小姐”，更不想离开她，但是，残酷的现实，硬是要将他们分隔开来，终于，他硬起了心肠，转身向厅外走了出去。

“梁兄，别走！”祝英台叫道。

梁山伯全身一震，他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他明白，从今以后，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忽然，他大叫一声，拨腿向府外飞奔出去。

“梁兄——”祝英台叫着追出去。

“如果你不想认我这个爹，就跟他走吧！”身后传来父亲冷冰冰的声音。

祝英台站住了。

她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梁山伯的身影消失在远处，她心如刀割。

空中传来一声霹雳。

阴沉沉的天空，又下起了倾盆大雨，万念俱灰的梁山伯在雨中狂奔，雨越下越大，似乎老天爷也在为这对不幸的有人情哭泣……

他的心在往下沉。

也许我跟她相识是一个错误，因为我根本就不该认识她，当我知道她是个女孩子以后，我只想娶她，生生世世跟她在一起，永远都不分离，但是，事实却不能让我如愿以偿，我早就应该想到的，她是千金小姐，决不可能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原来一切都是我在痴心妄想，终于明白了，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中，难道我现在是从幻想中清醒过来了么？那么，为什么醒来的感觉会是这样痛苦？是因为我爱她吗？

他想着，雨水湿透了他全身。

痛苦疯狂地袭击着他，一切似乎都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整个世界似乎都变成了灰色的，他的心在颤抖着。

原来活在世上是这么痛苦，为什么我从前没有发现？是因为以前没有碰到这个“情”字吗？莫非这个字就是导致痛苦的根源么？只要沾上了这个“情”字，痛苦从此就开始了么？也许是，也许不是，因为它曾经使我快乐过……

梁山伯在雨中仰天大叫。

夜空，月明星稀。

房外响起一阵敲门声。

“谁呀？”祝英台从床上爬起身，问。

“贤弟，是我。”门的人回答。

祝英台开门一看：

“啊，是梁兄啊，这么晚了，梁兄有事吗？”

“贤弟，我听说你病了，所以跑过来看看。”梁山伯关心地说。

“没什么？只是感冒而已，啊——啊啾！”祝英台打了个喷嚏。

“啊哟，你的头好烫，一定是发烧了！”梁山伯伸手在她的额头上摸了一下。

“我睡上一觉就没事了，谢谢梁兄关心！”祝英台忙说。

“嗯……我不放心。”梁山伯想了一下，说，“要不，这样吧，今晚我留下来照顾贤弟。”

“不用了，你快回去休息吧。”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就这么说定了——今晚我留下来照顾你！”

“这可使不得！正所谓‘男女授受不亲’，我们孤男寡女呆在一起，只怕……只怕不大方便。”

“啊哟，贤弟，你烧得还真厉害，居然说起糊话来啦！”

“我说糊话？哪有啊？”

“还说没有？我明明是男的，你拿我当女的？”

“啊？”祝英台一呆，这才发现自己刚才的话中露了马脚，她低声嘟哝了一句：“差点露馅！”

“你说什么？”梁山伯问。

“啊，啊……那个，我说，既然梁兄一定要留下来，那就谢谢梁兄了！”

祝英台说。

“既然是兄弟，还分什么彼此？”梁山伯拍拍她的肩膀。

祝英台笑了。

梁家。

脸色苍白得没有半点血色的梁山伯躺在床上，他病了，他从祝府回来以后，就病倒了，他望着窗外，发出一阵阵叹息，他明白，自己还是在想她。

……难道，我就这样失去她了么？这就是我和她的结果么？原来结局会是这样痛苦，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是否还会选择与她邂逅？我想，应该会的，因为，我的心里还是在想她，从今以后，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我该怎么办？谁能帮我？那怕是让我再看她一眼，唉……应该不会有人能帮我的，除了我自己，唉，爱一个人竟然会是这样幸苦？明知如此，我还是要爱她想她，这样做值得么？

苦恼和忧郁毫不留情地袭击着他。

他感到痛不欲生，不是因为自己身患重病，而是因为失去了她，他知道自己为情所困，却摆脱不了它的困扰，泪水脱眶而出，从他那堆满了绝望的表情的脸上滑落……

他觉得自己跟死了没有什么分别。

“梁兄，我接到我爹寄来的信了。”那天，祝英台告诉他，“他说我妈病了。”

“喔，那你得赶快回家看看！”梁山伯说。

“是啊，我打算现在就回去，只是……只是……”祝英台支吾着说。

“只是什么？”梁山伯问。

“我舍不得你呀！”这句话一出口，祝英台的脸就红了。

“哈哈……”梁山伯笑了起来。

“你……你笑什么？”祝英台不解地盯着梁山伯。

“我笑你像个大姑娘，居然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他还笑。

“大姑娘？本来就是……”祝英台低声说。

“什么？”

“梁兄，我来打个比方，比方说，如果……如果……我真是女孩子，你……会不会娶我？”

“会呀！”

“真的？！”她把眼睛瞪得老大。

“是啊，不过，可惜你不是女孩子……嘻嘻！”他嘻嘻一笑。

“如果……如果我真的是呢？”她看着他。

“关键的问题是，你是男的，不是女的。”

“哼，这还不懂？笨蛋！气死人啦！”

“噫……贤弟，你发什么脾气呀？”

“不理你了！”

“好啦，别生气，如果你真是女孩子，我一定娶你回家。嘻嘻！”他又忍不住笑了。

她甜甜地笑了。

“她说我是笨蛋，一点也没有说错，我跟她相处了三年，居然没有发觉她是个女孩子，如果不是她沉不住气，亲口告诉了我，我又怎会知道她是女扮男装？”梁山伯躺在床上独语，“我真的很笨……”

想起了昔日的情景，苍白的脸上终有了一丝笑容，他痴了。

眼前，浮现起祝英台的模样，贤……贤妹，是你来了吗？你终于来看我了，他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伸出颤抖的手，去握祝英台的小手，然而，他却握了个空……

祝英台从他的眼帘中消失了。

他明白了，这只是个幻觉，因为她不可能到这里来的，她是千金小姐，他是穷书生，他怔怔地望着窗外，心中思念着她……

“山伯，该喝药了！”母亲端着一碗药走了进来。

“妈，我的病是治不好了。”梁山伯摇了摇头。

“别说傻话，喝了药就没事了。”母亲把药端到儿子面前。

“唉……妈，我对不起您老人家！”梁山伯叹道，“您的养育之恩，我还没有报答，现在又要您来待候我……”

“不要想太多，不会有事的。”母亲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

“妈……”

“快喝药吧！”

“嗯。”

他颤抖着手去端药碗……

“啪！”

药碗掉落在地上，摔得一片粉碎，汤药也洒满了一地。

阳关大道。

一队人吹锣打鼓地进行着，几个轿夫抬着一顶大红花轿，轿里，头盖霞帔的祝英台神色木然地坐在里面，轿夫每走一步，她的心就会往下一沉，她明白，自己这是在去马家的路上，只要花轿到达目的地，自己就是马家的人了，她盼望这条路永远也走不完……

她不愿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但是，她又无法违背父母之命，她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无助地流着眼泪……

梁山伯依然活在她心里。

忽然，狂风大作。

轿帘被风掀了开来，路边，一座新坟映入了祝英台的眼帘，墓碑上的文字中有一个她熟悉的名字，一个她在心里千呼万唤的名字——梁山伯！她顿时觉得天旋地转，似乎整个天空塌下来了！

“停轿，停轿！”她大叫。

乐声骤止，轿夫停住了脚步，人人面面相觑。

祝英台从轿中冲了出来，奔到了坟前，她望着墓碑上那个熟悉的名字，一句话也说不出，她站在哪里，一动也不动，身子似乎僵住了。

良久，她始终凝视着墓碑。

突然之间，只听轰的一声，坟墓裂了开来，祝英台心头一震，她奔了过去，毫不犹豫地，从坟墓裂开的缝中跳进，坟墓的裂缝缓缓地合上了……

空中响起一声霹雳。

霎时之间，风雨交加。

雨过天晴。

坟头升起两道青烟，倾刻间，化为两只漂亮的彩蝶，它们舞动着翅膀，一齐在空中飞舞着，它们飞进了百花丛中，在花丛间翩翩起舞……

网络聊天

在电脑没上网之前，常常听人提到网上聊天，上网以后，对于如何通过电脑聊天，我却是一窍不通，由于这个缘故，我认定自己的智商低人一筹，由此观之，一个智商不高的人，脑筋自然也懒得动弹一下，既然大脑不想琢磨这件事，我当然也不便反其道而行，便将此事搁在一旁。

某年某月某日，通过某个网站，我进入了全球华人聊天室，那是我头一次光临聊天室，我发现里面的名字全都似曾见过，却又不曾相识，于是，这些千奇百怪的名字争先恐后地挤入了我的眼帘，导致我眼花缭乱，有点分不清东西南北。

在聊天室里观察了半天，终于搞清楚网上聊天是怎么回事，在大脑的怂恿下，我的手指毫不犹豫地用键盘敲出了一行文字，大概意思是问谁有空陪我聊，因为大家都在高谈阔论，当然不会有空理睬我这个新手，我只好不厌其烦地质问了几遍，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位老兄见我一个人自言自语，倒也可怜，终于起了恻隐之心，过来跟我打了个招呼，他说你好，我说你也好，然后，他又去找别人聊，我不好意思死皮赖脸地缠着对方不放，只好故技重施，旧话重提，于是，又有一个网友伸出同情之手，上来跟我搭讪，当我想到自己正在跟远方素昧平生的网友对话时，就激动得有点无所适从，以致手指敲出来的内容错字连篇。

那知刚聊了几句，妈妈催我吃午饭的声音立刻钻进了我的耳朵里，我无可奈何，只得跟那网友道别。

下了线，开始吃午饭，以前我吃饭的速度之慢，简直可以跟蜗牛走路的场面相提并论，这一次我却以兔子赛跑般的速度，极其迅速地通过嘴巴将饭菜塞进我的肚子里，至于如何对饭菜的营养进行取舍，那是胃的工作，轮不到我管了。

吃过午饭，我又匆匆忙忙地打开电脑，再一次进入聊天室时，找了个北京女孩聊，她说话的口气使我联想到征婚启事，当她得知我的住处跟她相隔甚远时，她突然不知所踪，此后再也没有碰到她。

懂得了如何网上聊天以后，我几乎每天都要到聊天室走一遭，时间一长，发觉网友聊天的内容多半是曲同工异千篇一律，见了面，总是要问姓名问性别问年龄问身高问相貌问工作问家庭住址，感觉上像是法官在审问罪犯，又像是人口普查，我找网友聊天也是如此，有时当法官有时当罪犯有时由我检查别人的户口有时轮到别人检查我的户口，这就是所谓的“礼尚往来”。

有一次一个女孩子上来跟我聊了几句，就说要做我的女友，我的头一个反应是，如果对方不是男扮女装，就是拿我开玩笑，接下来，我就问她，你在开玩笑吧？她说，我是认真的，那我又说，你不怕我是个坏人吗？她居然理直气壮地回了我一句：“不怕！”正当我在怀疑她这句话的可信度时，她忽

然告诉我，她已经有男朋友了，而且就在她身边，果然不出所料，她真是拿我当猴耍！

我就跟她说，假如我爱上你了呢？她说，不可能吧？你为什么会爱上我？我说爱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那个女孩大概怕我真的爱上她，居然不敢再陪我多聊一句，我这一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还是很有用的，看来慕容世家后继有人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聊天对我来说，已经变得有点无聊了，只有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才会到聊天室去找人聊，依旧重复着往日聊过的话题……

情人

我在椅子上坐下，很习惯地打开了电脑。

然而，我发现没有什么事可做，只能无聊地盯着桌面上的软件图标。

最后，拨号上网的图标将我的目光吸引过去。

我的手指习惯地操纵鼠标点击它的身体。

在一阵叽哩咕噜声中，电脑进入了网络。

今天，网络的速度不慢，它使我联想到兔子赛跑的场面。

我在庆幸之余，打开了一个聊天网站的主页。

这里的聊天室很多，但还没有到“多如牛毛”的地步。

所以，我不能用这个成语形容它。

我并没有立即去聊天室，而是打开公众留言簿。

我知道，一般不会有人给我留言的，但我喜欢看别人的留言。

这只是我的习惯而已。

我开始浏览别人的留言。

留言簿的内容五花八门：约会、交友、骂人、捣乱……应有尽有。

失恋的女孩在这里抱怨，多情的男孩却在寻找女朋友。

有的人则在这里吟诗作对。

于是，我猜测着，在未来的日子里，是否会有诗人在这里诞生。

忽然，一条很简洁的留言映入了我的眼帘。

它像一块磁铁，牢牢地把我的目光吸引住了。

那是你写给我的留言。

我的心脏抛开了大脑的指令，自作主张地加快了心跳的速度。

你通过留言告诉我，你在聊天室里等待我。

尽管我有点奇怪：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上网？因为以往的这段时间，你通常没空。

但我顾不上寻找答案，只是激动地寻找着那个属于我们的聊天室。

然而，我并没有找到它。

我以为你走了，只能沮丧地对着电脑屏幕发呆。
通过留言簿，把我坏得一塌糊涂的心情告诉你。
终于，我忍不住自己去开了那个聊天室。
一个人在里面静静地呆着，祈祷着你的名字会出现在我眼前。
老天爷对我不薄，因为你来了。
你还是像往常一样，对我使用那个亲热的称呼。
我的心情就像股票一样，在极度低潮的状态下，突然来了个大反弹。
抛开了刚才的沮丧，心里一片阳光灿烂。
舌头的地位被键盘取而代之。
我们都把语言转换成一行行文字，呈现在对方眼前。
我问你为什么会有空上网，不用到店里帮忙吗？
你只是淡淡地回了我一句：我不想去。
我觉得这是个不祥之兆。
因为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不想到店里帮忙。
我发现你聊天的速度在下降。
你用文字告诉我，你是用拼音打字。
你一直都是用五笔打字，怎么突然改用拼音了？我的心里打了个问号。
接下来，有一段内容，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只记得……

“这里的网络太慢了，我打不开 21CN 的信箱。”你告诉我。
“这些天，你没有给我写信，我也没有写给你。”我的手指敲着键盘。
“我们扯平啦。”你用文字说。
“哎……我可以打开信箱，你把密码告诉我，让我到你的邮箱里看看。”
“不可以。”
“是因为里面有别人写给你的信？”
“不是……”但你很快就换了另一种语气，“有又怎么样？你没有知道的必要！”

你像换了一个人。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导致我的心情由晴转阴。
我的心开始往下沉……
“你开始讨厌我了？”
“随你怎么说，我对谁都是这样！”
我不得不再度使用股市行情形容自己的情绪，因为它的指数正在急剧下跌。

我祈求它再度出现反弹。
然而，这一次老天爷没有厚待我。
“不想再相信任何人……”
“你今天是怎么啦？”
“你管不着！”你突然冲着我嚷道。
“唉……你只管冲我发脾气吧。”我已猜到你今天心情不好。
但你为什么不开心，依然是个问号。
接着，屏幕上出现一行关于你放声大哭的文字。
直觉告诉我，你真的在哭。
“是我惹你不开心吗？那就骂到你开心为止。”

“不要……你干嘛对我这么好？”

“难道一直以来我对你都不好吗？”

“其实，我是个坏女人，一直都在玩你。”

玩？你是头一个对我使用这个字眼的女孩子。

感情也可以玩吗？

还是不明白你到底受了什么刺激，否则，你又怎会对我说出这种话来？

“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

“我是说真的，但是，这样太累了，不想玩了。”

看着这行文字，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擅抖。是因为紧张？难过？还是气愤？

我还是不相信你是个坏女人。

我对着电脑大声咳嗽起来。

每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这个毛病总是会趁虚而入。

我忙将一瓶口服液灌入嘴里，让它跟咳嗽展开搏斗。

很遗憾，口服液成了咽喉炎的手下败将。

咳嗽继续耀武扬威地在我的喉咙里作威作福。

“现在，我在男朋友家里。”

对我来说，这是一句可以用“晴天霹雳”来形容的话。

“男朋友？刚认识的吗？”

“是初恋情人。”

我的心脏擅抖得更加厉害。

由于情绪处于混乱状态，手指一度不肯服从大脑的指挥，而来了个短暂的罢工。

你开始跟我讲述你如何爱你的旧情人。

听到你说“我一直都爱他”时，我想吐血。

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跟我讲这些话？

当着个爱你的人的面，讲自己如何爱着旧情人，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吗？

“你打算嫁给他？”我强忍着痛苦问。

“他是别人的老公……”你回答。

“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吗？”我换了个话题。

“不是不爱，是不能爱。”你告诉我。

接着，你送过来一句：“对不起！”

对不起？看来我对你的爱真的很不值钱，只值一句“对不起”的价格。

我再度对着屏幕发呆。

下了线，我的情绪指数已跌到有史以来最低点。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我宁愿不去看留言簿。

看不到你的留言，也就不会有聊天室里的邂逅。

我虽得到了两个多小时的网上约会，却失去了你。

由此可见，凡事有得必有失。

骑着自行车出了门，无意识地在街上乱逛。

我想籍此忘却痛苦和烦恼。

事与愿违，痛苦依然折磨着我，我有痛不欲生的感觉。

周末那天，你给我打了电话。

“喂……”你那温柔而动听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每当听到你的声音时，心跳总是会加速。

并且使我很自然地联想到令段誉一见钟情的王语嫣。

我究竟爱的是你的声音，还是你的人？

从你的语气中，可以判断得出，你的心情还是糟天下之大糕。

“你跟你的旧情人怎样了？”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

“痴线佬……”你用白话轻轻地骂了我一句，“我什么都没说过。”

“那天，你在聊天室明明跟我说过的。”我一边说一边叹息。

“我再也不要上网，也不要网友，什么都不要了！”你没有回答我。

接下来，我跟你聊了些什么，我已不记得了。

只记得我们聊了很久。

挂机以后，我的心情并没有好转，任性的大脑支配着我胡思乱想。

日子过得真慢。

似乎太阳一从东边升起，就不肯往西沉，死皮赖脸地赖在天上不下来。

为了不让自己有“度日如年”的感觉，我只得拼命上网找人聊天。

这是我籍以忘记烦恼的方法之一。

星期一，当我刚把午饭塞进肚子里的时候，爸爸叫我接电话的声音进入了我的耳朵。

我猜到是一定是你打来的，匆匆忙忙地跑去接电话。

“我开心啦！”话筒里传出你带着笑声的语音。

我依稀看见你的笑容。

“是吗？”不知为什么，我叹了一口气。

“还在生我的气吗？”你问。

“唉……生气又有什么用？”又是一声长叹。

“就算我们现在都有感觉，等到见了面以后，还是会没感觉的。”轮到你叹了口气了。

“还有去找你的旧情人吗？”

“前几天，我就是去深圳找他，但他没空理我……”

直到此时，我终于明白，那天你在聊天室跟我发脾气的原因。

“那天，我是在朋友家上网。”

我只是不明白，当时你跟我说的却是，你在旧情人家里上网。

你之所以开心起来，是否因为他肯理你之故？

我还是叹气。

“我抽烟了……”你忽然换了个话题。

“是……吗？”除了这句话，我不知该说些什么。

“还会喝酒，不过，我知道你不会哦。”

“嗯。”

“以后别在网上找情人了……”

“什么？”

“就算要找，也不能跟她见面，因为见面以后，就没有感觉了。”

“……”

“好了，不说啦。”你说。

我忽然不想说话了，但又舍不得挂机。

“怎么不说话？”

“……”我沉默着。

我的心跳又加快了，估计每分钟不止跳七十二下。

“你到底想怎样？你到底想怎样？”你的语气显得有点不耐烦了。

“……”我还是不说。

“说话啦……你再不说，我挂机了！”

“……”依然沉默。

我也搞不懂，自己为什么吝啬得连一句“再见”都不肯说。

也许……是在为那天你在聊天室说的那些话生气……

“痴线佬，快点说话，我在这里真的不方便……”

“……”

终于，在一阵“拜拜”声中，你挂机了。

放下话筒，我呆呆地凝视着电话机，你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回响着。

跑上楼来，我又回到了电脑前边的椅子上。

打开电脑给你写信。

一封信还来不及完成，眼泪已悄悄地滴落在键盘上。

